

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问题文集

第二卷

主编：没有主编

副主编：没有参编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没有网站等进步网站联合发布

整理者前言

中国左翼内部对于现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存在大量分歧,为了方便今人、后人的讨论、研究、工作,因此整理者尽可能多的收录了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问题的文章。

本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一、中国是殖民地国家

这种观点主要为 2010 年之前老同志所认同的。

由于老同志们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在加入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后的糟糕处境——“用几亿条裤子换回一架空客 380 飞机”,国企私有化浪潮中的大下岗、入世后遍布沿海的外资血汗厂等等物质生活中劳动人民的惨状反映在了老同志们所表达的“中国沦为殖民地”之上,这是“中殖论”的物质基础。

二、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这种观点是 2010 年至今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左翼(学院派左翼)所认同的。

随着中国更加深刻的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依靠着对中国亿万劳动者残酷剥削,中国资本主义得到了高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GDP 的高速增长,小资产阶级得以在经济发展之际获得一般劳动人民所无法获得的改革红利,这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星辰大海”、小资产阶级学院派左翼的“中帝论”提供了物质基础。

三、中国是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

这种观点是近年来小部分小资产阶级左翼、大部分无产阶级左翼所认同的。

相信“半外围论”的左翼主要来自于过去的“中帝论”左翼、带有一定民族主义情节的左翼、经由现实中阶级斗争教育的无产阶级左翼。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之上,是建立在出口部门高速发展的前提下,这使得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满足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需要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也同时无法真正的满足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精神需求”(这需要对周围国家大打出手),强国大业永远只是“在路上”,民族主义永远只是“赢”在观察者网。

因此,近年来小资产阶级对“中华帝国”的忠诚已呈现消散之势,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斗争更是直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并非“中帝论”者鼓吹的那般强大且不可战胜的,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削让中国无产阶级唯有奋起反抗,用自己的力量和局部的胜利证明“死亡不属于无产阶级”。

本卷为文集的第二卷,总计 22 万字,主要收录至 2018 年前后“中帝论”大论战期间,主要为政治学层面分析的文章(为便于读者查阅,整理者将寒流急写于 2014 年的文章提至第二卷),论战双方主要为学院派组织(激流网、无产者评论等)、红色中国网。

星火 1921
2022 年,于上海

目录

整理者前言.....	2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1
总摘要.....	1
前言.....	1
一、当前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和其根源.....	2
1. 没有一个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	2
2. 英雄史观的泛滥.....	3
3. 分不清敌我友.....	5
4. 认不清统一战线与利用矛盾的本质区别.....	7
5. 以背离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判断国内外的局势.....	9
6. 左派思想上混乱的根源.....	9
二、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以国有资本为首的资产阶级.....	10
1. 国有资本的特征.....	10
2. 私人资本的特征.....	12
3. 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分析.....	12
三、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且必然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15
1. 驳中国重返半殖民地、半封建论.....	15
2. 驳中国是个有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论.....	16
3. 驳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进步国家形式论.....	17
4. 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为首的独立自主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18
5. 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20
6. 中国资本崛起的秘诀：国有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22
7. 国有资本集团体系的脆弱性.....	23
四、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不是帝国列强和中国之间的矛盾	25
1. 主要矛盾的证据和分析.....	25
2. 驳狭隘民族主义.....	26
五、我们处在一个全球资本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28
1. 生产过剩仍然是资本主义危机和现代资本帝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28
2.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改变了帝国之间争霸的范围和形式.....	30
3. 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世界霸权.....	31
六、工人阶级再崛起之路.....	32
1. 反帝反霸的领导权属于即将崛起的工人阶级.....	32
2. 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些特征.....	33
3. 工人阶级崛起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34
4. 革命者之间的团结问题.....	37
5. 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道路问题.....	39
6. 工人阶级重新崛起中的策略问题.....	39
7. 左派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40
8. 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41
结论.....	41
对《特色崛起和再解放》的评论.....	43
（一）挺薄问题.....	43

(二) 私有化.....	43
(三) 国有资本.....	44
(四) 争霸问题.....	44
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44
薄熙来与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	45
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47
中国红旗网编者注.....	47
摘要.....	47
目录.....	47
前言.....	48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49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51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53
(一) 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53
(二) 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53
(三) 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53
(四)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54
(五) 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55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56
(一) 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56
(二) 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57
(三) 世界体系论批判.....	59
(四) 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63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64
(一) 天朝的国际地位.....	64
(二) 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64
(三) 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65
(四) 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66
(五) 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67
(六) 历史的教训.....	68
六、结束语.....	69
注释.....	69
话实同志的“帝国主义论”——兼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	72
帝国主义和战争.....	73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74
资本主义危机.....	75
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	76
话实先生与小资产阶级左派.....	76
美中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不要被“贸易战”给绕进去了.....	78
什么才是当今大事——美中“贸易战”还是世界资本主义“混沌”？.....	80
1. 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	80
2. 虚幻的“自由贸易”.....	81
3. 世界体系.....	81
4. 美国霸权衰落.....	81

5. 三难困境.....	82
6. 混沌.....	82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83
前言.....	83
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	83
(一) 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	83
(二) 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	85
(三) 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	86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86
第三部分：唯心史观与“中华帝国主义论”.....	90
(一) 阶级斗争理论三个断层.....	90
(二) 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	93
(三) 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	94
参考资料.....	95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读后感.....	96
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短评《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98
笑话！否定“中帝论”就是修正主义？——对“今又重阳”先生短评的短评.....	99
谁配打贸易战？.....	101
美国本土资本集团反对全球化的诉求.....	101
美国的垄断资本势力不得不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103
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	110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110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111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111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112
五、全面评价井冈山卫士的世界观、方法论、写作脉络和逻辑.....	114
六、分歧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117
七、分歧的物质基础.....	117
八、结论.....	118
孤胆精英还是人民英雄？——评何宇同志的危机和斗争理论.....	119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从“全面结合”到“很难说”.....	119
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落后”的群众与“先进”的小列宁们.....	120
结论：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	121
贸易战从何而来——谁埋下贸易战的种子？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 WTO.....	123
美国霸权下的贸易谈判.....	124
巴西：农业大国如何成为发展中国家领袖.....	125
印度：在 IT 工程师与小农之间.....	126
中国：闷声发大财，关键时刻不让步.....	127
贸易战与「退群总统」的诞生.....	128
参考文献.....	129
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骐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130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糟点”.....	131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133
1.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133
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	134
3.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	134
红旗网评《“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136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 ——与红旗网同志商榷.....	137
谈“中帝论”破产了, 还是“中帝”破产了?	139
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红旗网评论员“和尚”同志商榷.....	143
再谈特色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同志讨论.....	147
“中帝论”是通往改良主义泥潭的迷药——与和尚同志再商榷.....	152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中特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156
引言.....	156
一、中国执政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政党.....	156
1. 全国党代会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	157
2.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159
4. 对于工人阶级的镇压.....	161
二、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161
1. 当今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162
2. 当今中国有没有垄断组织?	162
3. 当今中国有金融资本吗? 它们有多强势?	163
4. 中国的国家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最高形态.....	165
5. 中国是否在对外资本输出? 程度如何?	166
6. 总结.....	169
三、中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	170
1. 走出去.....	170
2. 合作与对抗.....	174
3. 中美贸易战.....	176
四、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攘外必先安内.....	178
1. “摆脱危机”	178
2. “要准备打仗”	182
3.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83
4. 尾声.....	187
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 帝国主义是极端的腐朽的私有制.....	188
现在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吗?	191
不要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给某青年同志的一封信.....	194
中国的考茨基——远航一号.....	196
评帝国与半外围之争.....	199
什么是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兼答 RedFlag 同志.....	202
中国的考茨基——井冈山卫士.....	204
就革命道路和前途问题回复辣椒网友.....	206

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寒流急，2014. 4. 3，来自时代先锋网

（整理者注：由于寒流急这一篇文章写的长的一批，标题排版烂出了新水平、新境界，因此整理者对其标题进行了修改，若读者想看原标题，“不会真的有人想看吧？”）

（时代先锋网编者按）这篇文章是针对多年来对特色左派（皇左）的批判和对泛左翼内部的诸多混乱思潮的一次很好的梳理和总结，特别是该文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解析、当前特色国的性质、对在薄熙来事件问题上的定性和无产阶级应持的正确立场和态度、对什么是统治阶级的改良、什么是劳动人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经济斗争的改良、什么是统一战线、什么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等方面，都很正确的作出了回答。因此，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可以作为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供同志们学习。

总摘要

随着中国“特色”资本的快速崛起，经济规模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左派阵营却在很多问题上，如薄案上，表现出严重的思想混乱，甚至敌我不分。为了澄清思想，认清局势，本文试提出以人民群众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辨别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是资本主义改良的是非标准，并以此来衡量近期事态的发展，然后对中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由国有资本和私人大资本组成的垄断资产阶级这三大阶级进行分析，尤其是分析掌权的“特色”国有资本集团的特征，而后论证当今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地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并说明带领中国资本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就是国有资本集团，进而论证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以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把这一矛盾放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在这一基础上探讨工人阶级再解放的道路。

前言

王立军的叛逃是中国近年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正好震到了执政党高层被有些人认为是少有的一个享有罕见人气、得民心、有才华、有魄力、有朝气的改革人物和政治明星薄熙来，暴露了上层的深刻矛盾。这一事件的背景是近几年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不断地激化，形势的发展超出人们的预料。这里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的激化：如反映改革共识破裂的“改革攻坚”呼吁；所谓“重庆模式”的争议；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对立；官方的一种声音高调地宣布“不搞私有化”，另一种声音高谈“反垄断”、“国企退出竞争领域”、“进一步私有化”，等等。另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人民群众反对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如南方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各地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和城区“危房改造”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以及各种类似乌坎那样的群体性事件。

同时，作为王立军叛逃的另一个背景，这几年国际形势的转变也是非常显著的：2008年开始的这场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在发酵、加深、蔓延之中。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后是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再有美日两国货币（发行）竞相量化的“货币战争”，以此转嫁危机，导致近期多个发展中国家再陷危机之中，至今五年多，全球经济的复苏还未成定局；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全球性反资本的群众运动也在逐步地激化和蔓延，希腊、西班牙和其它欧元区人民反抗资本转嫁危机的斗争也在风起云涌；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提高，名义上成为世界第二；美国军事中心重新调整，高调宣布战略重心重返亚太，以防范新的挑战；中国抛弃以往的低调姿态，对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等邻邦采取更加主动、强硬的态度。

当前中国左派在如何看待这些矛盾，如何认识当前事态的发展，如何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and 帝国主义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以至于什么是“左翼”都没有一个共识。反对当局的有左派有右派，但是反对右派保当局的竟然也成了“左派”！从现象上看，民间舆论多是集中在网络上，且很多左派网站似乎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或自称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网站，都是多多少少批判当局的网站，因而多数是被当局查封过的网站。从这一角度上来说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的所谓“左翼”，或“泛左翼”。但是这一“泛左翼”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其中除了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以外，还有鼓吹与其美国称霸不如中国称霸世界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有指望铁腕人物上台的反民主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还有主张“整党救国”的保皇派和致力于执政党上层“改邪归正”的左转派（即“皇左”），等等。即便是在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内部，目前大家的观点还是很混乱，看法有时相差甚远，甚至截然相反，比如在如何看待薄熙来和习近平的问题上。

要想理清本文主题和以上事态发展的关系，澄清诸多左派思想的错误之所在，笔者不得不花费一些笔墨，尽力做一些较为系统的论证。但愿这一抛砖引玉能够激起同志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并有助于左派回归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在思想上与理论上逐步地走向成熟和统一。

本系列文章的结构是首先分析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然后在第二章里探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第三章里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在第四章里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第五章里探讨中国崛起与帝国的关系和在第六章里探讨工人阶级如何重新崛起等等问题，并以此来论证左派主流思想目前的错误所在。

一、当前左派思想上的各种混乱和其根源

1. 没有一个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

当局为了掩盖薄案所反映的这一内部矛盾，重演了像台湾对待陈水扁、菲律宾对待阿罗约那般盗用刑事罪对待政敌的闹剧，以腐败和滥用职权罪判处薄熙来无期徒刑。虽然对薄熙来的审判有损薄的廉洁形象，但同时也带来了民众的普遍同情，与其它各级贪官相比，薄熙来的腐败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人们对薄熙来的同情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在重庆推行了一系列得民心的改良措施，而推行这一改良的大官却被判了刑。一些左派群众甚至把薄熙来的改良看成是“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把他看成是左派的领袖。这一思潮也是当局把薄熙来看成是“文革余孽”的依据。

但是推行改良的不光是薄熙来。胡温在当政时期也推行了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改良，如取消农业税，制定、实施和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大规模建设廉价房、实施新农合医保、社

保等等。这些“惠民”措施都是全国性的，力度更大，也更受百姓的拥护。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为何一方面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另一方面各级当政者紧锣密鼓地推行各种改良措施呢？是矛盾的激化迫使当政者以改良来缓和矛盾，还是当政者真心实意地关注民众的疾苦，尽力而为？

这就是左派应该怎样看待这些改良的性质及其推动动机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认清福利、权力和能力的关系。

我们评价改良优劣的标准不能是简单地看人民群众得利的多寡，因为利益有短期和长期之别，有局部和全局之别，有表面和根本之别。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民如果没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权力，已有的福利保不住；而人民如果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已有的权利也会丧失。因此，人民为了自己的福利，他们必须争取自己的权力，而要争取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培养自己争取权力的能力。福利、权力和能力这三者之间，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群众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有了能力才有权力，有了权力才有福利。

因此，我们评价改良优劣的标准，是看人民，尤其是看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是否从中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也就是说我们判断任何社会现象、事物或事件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这才是区别真假马列毛主义的依据，这才是我们看待和评价改良性质的正确标准，这才是群众路线的核心。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一旦起来了，就能改天换地，也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改天换地。

如果一项改良是人民斗争的结果，哪怕是极其微小的胜利都值得我们庆贺（如京郊捍卫打工子弟学校的维权运动），但是为什么要感谢统治者？如果一项改良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主动实施的（如普及高等教育），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暂时地占了点便宜罢了，为什么要感谢统治者？他们掠夺了人民十份的财富，仅仅偿还不足一份的赃物，人民还要对他们一派奴才般地感恩戴德？

只要人民看不清某一改良的目的，那么这种“改良”要么是欺骗性的，要么并不是为人民着想的，要么是回归我们应有权利的，因此就不值得我们对那些实行“改良”者的“英明”加以庆贺，而仅仅是欢迎这些改良的实施罢了。

很多改良往往就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例如，中国农业税的豁免，就是由于中国农民十多年前掀起的抗税浪潮大大地提高了征税成本，迫使官方免去了得不偿失的税种。对于抗税者来说，他们很清楚农业税的豁免是他们斗争的结果，但是抗税的农民毕竟是少数，多数农民搭了这些抗税者的便车。由于舆论的控制，他们往往相信官方的宣传，以为农业税的豁免是政府的恩赐，所以他们感恩不尽，一再地感激政权的“英明”。

由此可见，我们只能在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提高人民的革命性的基础上，才能谈论改良的进步性。一切改良，如果无助于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只能是欺骗性的改良，只能是随时可能收回的改良，只能是给利不给权的改良。有了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过去没有的可以争到；丧失了这些特征，已有的也会丢掉。就像1964年美国当局为了获得人民对侵越战争的支持搞的所谓“向贫困宣战”一样，50年过去了，“战果”寥寥无几，完全是一场骗局。如果人民看不清这些“改良”的目的，那么政权的欺骗性就会增强。尤其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改良”往往会增加人民群众对“救世主”的幻想，而不是对自身解放的信心。

2. 英雄史观的泛滥

从人们对薄熙来的敬仰中，从对“重庆模式”的追捧和对“唱红打黑”的称赞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方面，近几十年资本主义发展使得社会底层的人民越来越对自己的现

状不满，越来越怀念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因而各种纪念毛泽东的活动和歌颂毛泽东时代的行动越来越普遍，迫使当局不得不利用毛泽东的光环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撑腰。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英雄史观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根基。从挺薄派的热忱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以为一个政权的性质是由一个领导人的品德决定的，以为社会主义的“复兴”是靠某个英雄来完成的，一再指望执政党的内部出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或突然醒悟了的真正的共产党人来改变执政党的路线，改变中国的前途。这些人我们可以称之为左转派。

这些左转论者和挺薄派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一个政权的性质是由一个占领了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个人来决定的。尽管他们整天貌似用马列毛的语句来分析这个，研究那个，其实他们并不懂得“政权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一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权的当家人所拥有的权力其实都是那个统治阶级所赋予的。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往往会被几千年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所迷惑，即便是在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敏感性也往往并不强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是极其灵敏的。一旦他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别说当政者不是自己人，就连对付自己的政敌他们都会毫不客气，他们立即就会采取罢免、暗杀或政变的手法铲除阶级异己分子。所以那些指望执政党的内部出现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或突然醒悟了的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出现是荒谬的，是一种以为政权的性质是由带头人决定的帝王思想。其实执政党的高层对像薄熙来这样的人物的了解比老百姓要清楚得多。他要是真的是一个骨子里的马列毛主义者，即便是他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成为一把手，统治阶级一旦发现他的真实面目，他一天也呆不住，罢免、暗杀或政变就是他的下场。

英雄史观是一切剥削阶级所共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毫不奇怪，大多数群众接受英雄史观是完全正常的。但是那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挺薄同志，居然也信奉英雄史观。我们没有看到有哪个挺薄者是从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来看问题的，也没有看到哪个挺薄者分析过重庆人民在薄熙来领导的那一场“改良”运动中如何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或战斗性。离开这个标准，无原则地吹捧薄熙来，吹捧薄熙来的改良，只能增强人民对“清官”的幻想，对“救世主”的崇拜，对旧制度的信任。这样做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它只会削弱人民的斗志，实际上是在为统治阶级服务。

挺薄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认为历史是由统治者创造的。但是有史以来，统治阶级都是既得利益的捍卫者，因而是保守的，反动的。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无论是迫使统治阶级让步，还是推翻现有制度，都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要想改变社会就必须“唤起民众”。只有人民起来了才能改造社会。

人民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会创造出自己的领袖人物。至于谁会成为领袖人物是偶然的，但是领袖人物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些领袖人物没有一个离得开人民，但是人民离开某个领袖人物还会继续奋斗。历史的跨度越短，领袖的作用就越重要。具体到一个战役，指挥官的水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领袖人物的水平暂时地影响着人民抗争的效率，暂时地影响着人民创造历史的速度，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领袖的作用并不大。领袖人物有的是，一个死去另一个马上就会涌现出来。1949年以前，如果毛泽东不在了，马泽东会出现，马泽东不在了，王泽东会出现，中国革命还会继续，只是要多走一些弯路罢了。同样地，没有马克思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会有李克思来揭示，没有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会有其它斯坦去发现。拿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相比，印度没有毛泽东，但是它也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它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它也走到了今天，只是不如中国在反封建的道路上走得彻底，前途不如中国的光明罢了。同时，印度的革命者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留下那么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也证明了英雄史观的破产。即便是毛主席多活几十年，他最多也仅

仅是推迟但很难避免这一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这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解放初期没有把应该保留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应该废除的官僚特权（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区分开来，因而 50 年代中期所恢复的“升官发财、罢官丢财”的官僚特权体制造就了一大批捍卫官僚特权、反对群众监督的走资派。基于这些人的世界观，他们总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出现的问题。这就是走资派这一称呼的起因。当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和像毛主席这样的领袖人物认识到这一特权阶级的危害性时，已经晚了，走资派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但是没有这一阶级的形成就不会有毛主席对走资派的认识，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否则以为在走资派成长壮大以前就能得知他们特征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由于这一新阶级的形成，即便是当时有了毛主席对这一阶级的认识，他也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结局。这些走资派们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什么样的花招都使过。他们一会儿打着红旗反红旗，一会儿阳奉阴违，一会儿利用人民群众中的旧习惯和旧思想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中，他们把原来是人民群众有效监督各级领导的半独立的群众组织变成打派仗、武斗和推向全面内战的工具。由于他们高超的组织能力和阶级觉悟，他们有效地掌控了民心、党心和军心。如果毛主席健在的话，他们要么迟早会架空他，要么暗杀他，要么就是赤裸裸地政变。要想改变这一结局，光有几个领袖人物的觉悟，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感觉是不行的，而大多数人民群众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复辟是很难觉悟的。不吃一堑不长一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我们谈论“英雄史观”和“人民史观”的意义在于依靠谁来改变当今社会。持“英雄史观”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培养、改造或说服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思想，由他们来推动历史的进步。持“人民史观”的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使得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人民起来了，中国就有救了。前者寄希望于精英，后者寄希望于人民。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3. 分不清敌我友

到底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谁是盟友？这明摆着的是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本应按照马列毛主义的观点，即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来分析当前中国的形势，来区分敌我友。“敌”本应是中国掌权的资产阶级，即国有资本和私人垄断大资本；“我”本应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而“友”则本应是其余的小资产阶级，以及有可能包括受垄断资本挤压的中小资本家。这后两者，即“我”和“友”才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而前者是人民的敌人。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但是从大量的左派网络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和这一分析方法相差很远的观点。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敌我友的混淆，唯心史观的泛滥，精英思想的傲慢，左转论的顽固。我们看到一些人随着薄熙来声誉的提高而意志昂扬，又随着薄熙来的倒台而意志消沉，甚至灰心丧气，不得不另找救星、靠山和后台。

那么薄熙来到底何许人也？他是统治阶级的一员，还是人民的领袖？对人民来说，他的清廉与否是否重要？对他的审判是个冤案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之争？这些左派之间分歧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是由一些在原则上搞灵活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所造成的呢，还是有一些在策略上不懂得灵活的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在作怪？

笔者认为问题出在我们辨别是非、衡量事态好坏和鉴别政府要员的标准上。

这里一个有代表性的标准就是看某个官员是否廉洁，看他是否为老百姓着想，看他是否推行惠民政策，以及老百姓是否得利来衡量一切。以这一标准来看，薄熙来更像是个清官（或即便贪一点也值得），是个人民的领袖，审判薄熙来是个冤案。

但是这一非阶级的标准看似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其实不然。这仅仅是“替人民着想”,或者“为民做主”,还是精英思想,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救世主身上。

持有这一非阶级标准的人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腐败是奴才为主人服务时多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但主人如何花费从来不属于腐败范围。无论是封建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统治者无偿占有劳动成果是天经地义的,不属于腐败行为,比如皇帝、地主和资本家花费个人财产的行为从来都不算在腐败的行为之列。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反对仆人和奴才偷占了主人便宜的“腐败”行为。封建皇帝反腐败,反对下属、佣人和奴才“过分”地谋私利,妨害了皇家的利益。蒋介石反腐败,反对手下人物只顾自己一个劲地贪,误了反共的大业。美国的资产阶级反腐败,反对受雇于资本的政府要员假公济私为自己捞。改开时代也说要反腐败,但是近30年来所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它把原来属于人民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转化为私有或统治集团所有,人民的地位由主人变为受剥削和受压迫者,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腐败案!只有毛泽东时代反腐败,防止人民的勤务员(干部)谋私利,维护劳动人民总体利益的运动才是有意义的真正的反腐运动。正因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所以那时候的反腐运动才有可能是自下而上的通过相信、依靠和发动群众的方法来进行。其它统治阶级反腐从来都不可能是通过群众运动来实现,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整治不忠下属的行为或是对付政敌的手段罢了。

中国官方的“腐败”现象主要的还是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造成的。当局不可能真正的反腐,只能是定向“反腐”,选择性“反腐”,他们反腐败仅仅是惩罚政敌的手段。真正有抱负的统治者不会专注于小便宜,他要做的是太上皇、人上人,固然看不起财迷心窍的小人。因而,我们不能把廉洁看做衡量统治者好坏的标准。在资产阶级掌权的条件下,我们如果愚蠢到不提反对私有制,而是仅仅提出反腐败的口号,我们实在是效忠于皇家,替富豪们操心,为统治者效劳。帮出我们者数钱,生怕他缺斤少两!

我们也不查看一下,历朝历代的所有统治者,有哪个不自称是“一心为民着想”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只有动员人民、发动人民,让人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民性?

因此,我们必须用人民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是否提高的革命性标准来看问题。这个标准是个照妖镜。任何左转派、保皇派、特色派的鬼话,只要拿着这一标准来对照,他们就原型毕露。

对于特色派的人物,我们不能光看他们说什么,更要看他们做什么和回避什么。他们表面上可以接受甚至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为他们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从来不提人民群众如何当家做主的问题,不说工人阶级如何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问题。特色派的前身,文革中的走资派也是同样地回避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问题。

在目前左派舆论被严重封锁的条件下,一些同志对所谓“重庆模式”的追捧,正面地讲,是想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当局的主要政策进行批判。这种想法和做法可以理解。但是这种追捧过分了就走到反面去,分不清“西安”和“延安”,就成为特色派当权者的帮凶,好像在薄熙来的领导下,重庆原来是个“解放区”?!

我们一些挺薄的同志对薄的崇拜到了不理智的地步。明明在薄熙来当政的重庆所推行的招商引资条件比其他地方的条件更有利于外资(如重庆的国际离岸云计算数据特别管理区是中国唯一特批的不受官方监控的网络基地),或按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标准来说更“卖国”,但是这些同志愣说这是薄的高明。薄的亲信王立军有难直奔美国领事馆了,这一事实在这些同志的眼里也都是美帝和“汉奸”的阴谋所造成的。

要不有人说中国的老百姓太善良了,太容易被人忽悠了,尤其是那些天真的左派。作为统治阶级一部分的体制内的政客说上几句他们爱听的话,做些他们喜欢的事,他们就热泪盈眶,以为“社会主义复兴”了。要是像奥巴马那样能说会道的政客出现在中国,这些同志还

不一步上天了，他们所期望的共产主义不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不得不问：在薄熙来当政期间，重庆人民是否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是否加强了自己的组织能力，是否壮大了自己的阶级队伍，是否增强了自己的战斗力？答案是明摆着的：没有，完全没有！

但是我们有些人非把薄氏当成民族英雄，把他看成是查韦斯一类的人物。这种看法是基于对局势完全错误的判断。中国不是像拉美国家那样的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大国。有些同志希望在中国出现像查韦斯式的人物，其实质上还是二次革命论的主张，以为当前中国革命有个独立的反帝任务和阶段，没有看到中国的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不可避免地朝着社会帝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来是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闹剧刚刚谢幕，我们的一些人却恋恋不舍地全力投入其中。如果我们用这一场闹剧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还有多少疑问呢？

其实，薄熙来的倒台是因为薄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不惜撼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帮派之间的微妙平衡，采用西方政客的手段，试图通过忽悠民众的方法来抬高自己在官场的人气，结果破坏了国有资本集团内部不成文的官员升迁的潜规则，因而受到了这一集团上层的审判和惩罚。

但是我们一些铁杆保皇派不懂得这一道理，死不灰心地拍这一特色派人士的马屁，却老是拍到马蹄子上。他们给薄熙来帮了倒忙，拱手给反对薄熙来的宪政派一顶“文革余孽”的帽子扣在薄的头上。

挺薄的左派，认为在当今中国资产阶级这一统治阶级的内部还有个像薄熙来那样的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他们到底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软弱无能，腐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另一方面又把那些执政党内致力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推动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力与世界列强争霸的势力，看成是“党内健康力量”，把所谓“汉奸”势力看成是人民的主要敌人，自觉不自觉地暴露了他们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

这些人无视当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怀所具有的两面性：它既有反帝的愤慨也有争霸的狂妄。人民群众中朴素的民族主义是反帝的，但是为了中国资本的崛起，这些所谓的“左派”极力地协助统治阶级去鼓动民族主义中争霸的狂妄。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的实质。

现在薄倒台了，这些“泛左派”又开始抱新一批所谓“红二代”的大腿了。这些人的眼光总是离不开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如果这种关注是出自于“知己知彼”，也就是出自于希望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寻找我们可利用的矛盾，以便为工人运动创造生存的空间和崛起的条件，那么这种关注是必要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些人却并不是这样看和这样干的。相反地，他们总是想在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一丝光明，找到一丝希望，找到统治集团“左转”的可能，无视资产阶级早在 30 多年前就已经上台的事实，看不清一个资本当政后崛起的中国在当今帝国主义世界的意义，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争霸和反霸的根本区别。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视敌为友，与我为敌，指责反当局的人民群众为“左派带路党”。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称不能和民主革命派搞任何团结，反而对国有资本的领袖人物抱有希望。他们与当前工人阶级斗争的距离何止十万八千里！

4. 认不清统一战线与利用矛盾的本质区别

目前很多追捧所谓“党内健康力量”的人动不动就高谈“统一战线”，凡是与其观点不同的往往被扣上“极左”和“原教旨主义”的帽子，殊不知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两者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对主要矛盾的分析出发的。正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凡是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即资产阶级）有利害冲突的其它阶级都有可能成为统一战线的一员。相反地，资产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不属于统一战线的范围。我们不能把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混为一谈。前者针对盟友，后者针对敌人。以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才是前者的起点。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才是后者的目的。

要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就必须有一个基于共同利益的各方都能接受共同纲领，各方必须都有所让步。如果所谓“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一般党员，那么他们一般是无权的，不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也就不大可能被这些“左派”追捧。如果“党内健康力量”指的是执政党内有权有势的人，指的是党内当权集团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所谓的“党内健康力量”在对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有何共同利益？有何共同纲领？这些“党内健康力量”对人民都做出了哪些让步？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又做出了哪些让步？他们反对过国有资本的哪些利益？这些当权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只能是敌我矛盾！在这里，工人阶级只有利用矛盾的机会，没有与虎谋皮的可能。

只有在人民内部，在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才有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和可能。在某一个时期，这个统一战线甚至有可能会包括那些受垄断寡头资产阶级打压的小业主之类的中小资本家。建立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虽然中小资产阶级不断地被垄断资本和寡头所打压或消灭，但是科技的发展又往往会创造出新的一批中小资产阶级。团结和改造小资产阶级的任务将还会是长期的，因而统一战线的维护也将是长期的。这和利用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

对盟友我们既有希望也有可能改造他，而不是消灭他，但是对敌人就没有改造的可能，只有利用矛盾以便迟早消灭他。这就是这两者的本质的区别。比如说在抗战期间，当时的共产党还是希望能够把蒋介石的国民党由消极抗战通过教育改造为积极抗战的力量，而不是希望在抗战时期消灭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就没有这种教育和改造的可能。

分不清利用矛盾和统一战线的区别是很危险的。毛主席在30年代分析为什么红色政权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强调了当时中国的军阀割据给予红军利用矛盾的可能，从而创造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当时的红军从来没有也不会愚蠢到帮助一个军阀去打击另一个军阀，尤其不会帮助一个较为强大的军阀去消灭相对弱小的军阀，以便使得前者更强大。红军不可能与任何军阀搞统一战线。相反地，如有可能的话，他们会挑动一个军阀去打击另一个军阀。这才叫利用矛盾！毛主席之所以能够拯救红军，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高手。

温薄之间的矛盾就像当年军阀之间的矛盾一样，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完全可以利用，并以此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如果我们否定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利用矛盾的机会，我们就会犯四面出击的左倾错误，就会损害人民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统治者要“唱红”，我们完全可以大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歌和反映当前工人斗争的曲，并以此提高人民的阶级觉悟和对当前政权的认识；统治者要“打黑”，我们可以依此发动群众去反对那些拖欠工资，违反劳动法的各种“黑老板”。

但是我们把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到无产阶级可以与其一方形成统一战线的地步，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就是阶级投降主义，那样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会破坏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无论多么尖锐，他们都是私有制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他们双方也都会利用无产阶级去攻击对方，但是没有一方会愚蠢到为了击败对方，不惜向无产阶级作出实质上的让步从而获得人民支持的地步。相反地，如果我们愚蠢到了试图与一方搞“统一战线”的程度（如2013年元旦后有些“左派”竟然声援当局对《南方周末》的制裁），我们只会成为人家搏斗中被利用的一把枪。

5. 以背离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判断国内外的局势

没有一个正确的阶级分析就认不清敌我友——这一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时，没有一个基于阶级分析的正确社会性质定性，革命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前进方向。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不可能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当今国内外的局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谈不上什么是一个正确的革命道路。

我们之所以要从阶级分析出发来看问题是因为我们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证据)，我们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因而都离不开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用这一视角来看待所有的社会现象。这就是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些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类似体制的分析、宪政的设计、民主的追求等等的视角都看不到问题的根本。这种脱离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要么是无知，要么是骗人。例如狼吃羊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完全取决于我们是狼还是羊。再比如，外星人并不在乎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与否，就像我们不在乎田野里不同蚂蚁窝之间的争夺哪方具有正义性一样。在阶级社会，人是有阶级性的，在社会矛盾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

目前流行的很多说法都是有意无意抹煞阶级立场的：什么社会发展的需要呀(那么资产阶级为何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什么要与时俱进呀(不谈是与革命的还是与反革命的“时”俱进!)，什么要接轨呀(但只选择符合当政者利益的轨才接)，什么为了国家的强大啦(好像还有不希望自己国家强大的统治者!)，什么要以人为本呀(难道有以狗为本的?)，什么人性呀(是黄世仁的还是白毛女的?)，什么民族的复兴呀(在马列毛主义的旗帜下还是在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只有马列毛主义实实在在地向我们揭示了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才是人类的希望。这不光是因为无产阶级当前占人口的大多数，更主要的是它的利益代表了人类的前途。

正因为很多左派对时局的分析背离了阶级分析的方法，才会出现当前许多对国内外局势的错误判断。比如，有的说中国当前是个封建社会，有的说中国有被沦陷为殖民地的危险，有的说中国当前还是一个多少有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有的说中国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要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有的把当政的国有资本集团看成是中国社会的“健康力量”，有的担心“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总量百分比的下滑。很少有人看到中国是一个由国有资本集团掌权的，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步步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大国，更不要说认识到带领中国资本主义的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恰恰是国有资本集团，认识到国有资本集团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6. 左派思想上混乱的根源

左派思想混乱的根源是其阶级性。这里的阶级性有两重意义。一个是左派本身的阶级地位，一个是左派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就其阶级地位来讲，在号称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里面小资产阶级“左派”占了统治地位(包括一些左派大佬，就其社会地位来说，也只能算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如不能经常地有意地改造自我，就只能当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尾巴，这在挺薄群体中最为明显。

除此之外，当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对左派意识的侵蚀也是其思想混乱的社会根源。因此，很多人不是从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喜欢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表现在精英观点和实用主义上。例如把希望寄托在“清官”和所谓“党内健康力量”上，把界定真假改良的标准放在老百姓得利的多寡上，把人民的前途认定只能是在“改良”的努力上，以及避开所有制问题奢谈走“共同

富裕”的道路上（在不触及所有制的前提下，统治者提出的“共同富裕”口号是个骗人的口号，连改良都谈不上，就像剥削阶级一再强调的通过劳资合同所达到的“劳资共赢”和通过租赁关系所达到的“地主、佃农共赢”一样，是个骗局。这些就是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形而上学的典型反映，都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

我们之所以坚信马列毛主义，是因为它是认识社会矛盾，把握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改造社会的一门科学和一个威力无比的思想武器，而不是因为我们是该主义的盲目崇拜者。近百年的革命者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导下曾经掀起过一个十月革命，创建过一个占世界人口1/3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动过一个史无前例的尝试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大革命。这些革命实践后来的失败，并不证明这一理论的荒谬。恰恰相反，它证明了不光是广大的工人群众作为改变历史的新生力量尚未成熟，人民群众还没有普遍地把握这一真理，它还反映了那些致力于砸烂旧世界、创建新世界的革命者们（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马列毛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解不够深刻，贯彻不够彻底。就像人们早期在建造汽车、飞机和宇宙飞船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各种挫折并不证明近百年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错误的，每一个成功的例子都证明了人们对社会和自然规律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飞跃，而每一个革命实践的挫折，每一次飞机的坠落和宇宙飞船的毁灭仅仅证明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实践的指导还不够彻底。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前左翼思想上混乱的原因就在于很多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的革命者并没有真正地掌握马列毛主义，并没有把马列毛主义拿过来，消化掉，融入到自己的血液中去，自觉地应用它。这些人其实更像是马列毛主义的学者。就像文学研究者不一定会写作，军事研究者不一定会打仗，宗教研究者并不一定信宗教一样，我们这些马列毛主义的学者并不一定是马列毛主义者。他们对马列毛主义的学说很有研究，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往往要么是纸上谈兵，要么是机械地套用马列毛主义的说法，但是一遇到当前中国的具体问题，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全没了，因而马列毛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没了。他们分析问题要么不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要么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要么不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矛盾，因而他们的结论往往是违背马列毛主义的。

为了还原马列毛主义的真实面貌，为了澄清以上左派思想上的混乱，我们有必要在后面一系列的文章中就中国社会都有哪些阶级，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那里，中国资本的崛起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道路等等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

二、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以国有资本为首的资产阶级

承认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这两大资本势力的存在，认清这两大势力的区别是洞察当今中国社会很多重要问题的一把钥匙，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效地用马列毛主义来解释一系列问题，如：关于“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这一争论的实质，关于中国这一畸形资本主义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明显差别的根源，关于中国近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关于中国“崛起”的本性，关于东欧和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本质，关于“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救国”口号的起因等等问题。

1. 国有资本的特征

中国这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特征不光是它的国有性，不光是它的垄断性，也不光是它的官僚性，而是其政权、垄断和官僚的统一性。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这一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家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相比之下，中国国企的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

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官僚性也和过去的官僚资本全然不同。官僚个人利用自己的权力掌控的资本，只要是他个人说了算的都不是国有资本的一部分，而是私人资本的一部分。比如解放前的四大家族所拥有的财产就不是国民党政府的财产，也不是国民党官僚集团共同所有的，而是这些官僚利用自己的官位，假公济私形成的，在资本实际的操作上看得出来是完全属于他们个人的财产。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现象。在那里，往往也是几个大家族控制着当地的政权，这些官僚资本依然是私人资本，只不过官僚资本对政府的掌控要大于其它私人资本罢了，故称为官僚资本。当今中国的官僚也有私人财产，如温家的 27 亿美元。这些财产从资本的实际操作上看也都是个人的财产，受物权法的保护，而不是国有资本的财产。因此，国家垄断官僚资本的“官僚”在这里仅仅指的是这一资本集团的主人，是为了明确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属于整个官僚集团。

中国的这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的垄断性也是一种特有的垄断形式。它是由计划经济的指令性垄断，通过 90 年代的所谓“抓大放小”，一方面把大批竞争领域的国企私有化，另一方面保留了自然垄断和国计民生关键部门的国有垄断，逐步演变成为当今市场上的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私人垄断资本中，只要是国家不控股的，像海尔、华为、三一重工等，还不属于国有资本。

因此我们说这一国家垄断官僚资本的属性不光是“国有”的，不光是垄断的，也不光是官僚的，而是政权、垄断和官僚的统一。

但是中国的这个国有资本集团的垄断性又不是铁板一块。它既不同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单个垄断资本集团，又不同于松散的卡特尔一类的垄断联盟。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垄断形式。它既有央企和地方国企两大类，还有国有资本控股的、合资的和其它类型的股份公司。同时，它也懂得单一垄断的坏处。即便是同一行业的国有资本，他们之间也往往有竞争关系，比如通信行业的联通、移动和电信三家都是国有的，但也都在有限的程度上相互竞争。金融、能源、交通等行业也是如此。

央企的国有资本中还有各种家族势力，比如据说李鹏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电力，王震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通讯，陈云家族的势力主要的在金融，等等。这里面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但是他们又是一个总体。家族势力不得违背这一集团的全局利益。无论那个家族的势力，最高决策权仍然是这一集团的中央。这是特色资本垄断性的源泉。

地方国企之间的竞争性就大于其垄断性。钢铁行业就是如此。这一行业里面既有央企、地方国企，也有私企。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是因为这一行业的垄断性还不够高，尤其是地方国企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地省级钢企是地方财政的源泉和势力的靠山。国资委下令各地关闭中小钢铁企业以便缓和产能过剩，各地就以更新改造为名，大肆借贷，扩大本地（国有和私有）钢企规模，结果是越整顿，产能就越过剩，使得 2012 年整个行业的利润几乎为零。即便如此，大量的亏损钢企仍不愿破产，不愿退出已有的市场份额，一方面期待着市场的好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走出去”等方法来扩大自己的市场，指望熬过“黎明前的黑暗”。

由此可见，资本扩张的动力并没有因为一个企业是“国有”的性质而有所改变。

中国这种国有资本集团的形成具有它的特殊性，是世界上少有的，必须有其特殊的历史

环境才有可能形成，比如从原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脱胎而来这样的特殊历史环境。这是因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是把原先全民所有制的资产通过剥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转变为统治集团的集团所有制的资产。人民群众一旦丧失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全民所有制就不再是全民所有了，而是统治集团所有了。走资派上台就完成了这一转变。

2. 私人资本的特征

中国私人资本内部也是可以分为几个较为清晰的类别，其中主要的有（一）属于官僚个人的私人资本，（二）其它国内大小私人资本，（三）属于列强和依附于列强（如韩国）的国外私人资本，（四）和属于港澳台（严格地讲应该不算是外资）的私人资本。前两者往往被视为国内的私人资本，后两者往往被视为外资。

这四类私人资本中，官僚个人的私人资本属于中国资本的暴发户。他们与国有资本、外资和港澳台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的私人资本对这些官僚资本发家的路径极其羡慕和愤慨，称后者为“权贵资本”，两者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但是，官僚的私人资本在官场上和国家政策上的话语权，如果不是通过权钱交易，是不会随着其私人资本的扩大而加强的，反而有可能成为政敌（以反腐为由）攻击的把柄。

中国的土富豪是国内私人资本的代表，多由私人垄断集团的头目组成，比如阿里巴巴、腾讯、海尔、三一重工和华为等企业。这些私人资本与官僚的联系极其紧密。有些企业，如海尔，原先是地方国企，但是管理层通过各种改制，用很低廉的价格，就把企业收入囊中，逐步地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这些私人资本的话语权随着他们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提高。

外资在中国的地位，不像有些左派人物所描述的那样高，他们并没有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改开以来外资在中国的扩张不是在列强的压力下形成的，而是中国当局积极主动邀请进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夫妻”关系（汪洋语）而不是强奸关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为了充分地利用后起优势，国有资本集团当初指望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用效仿的方法或直接抄袭的手段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为此，他们对外资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制定了严格的限制。哪些行业准许进入，哪些行业不得进入都有详细的规定（上海自贸区的试点就是仅仅列出不得进入的行业即所谓的“负面清单”，其它都可进入）。因而外资才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其中最主要的合资形式是与国有资本（像汽车制造业那样）的合资，这是外资不得已的合资形式。独资形式被政府严格地限制在（类似日用化工品那样的）非关键行业里。为了自身的利益，国有资本往往会照顾外资在中国的利益，但是哪些利益值得照顾，哪些不值得完全取决于国有资本集团本身的利益和基于推动中国资本发展和崛起的考虑。

港澳台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要比其它外资的规模大（比如 2012 年港澳台的直接投资，按照官方的统计，占外资总额的 60%以上，这其中光是香港的就占了 58%，因此这里面很有可能包括了各种为了获得各地政府的优惠政策而设置的先是在港澳投资，然后转投内地的，“出口转内销”式的各种国内资本）。由于没有强大的靠山，名副其实的港澳台资本在中国的话语权远远不如外资的话语权大。

3. 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分析

从中国两大资本势力的斗争来说，国有资本是当权集团，私人资本是“在野”势力（南方报社集团是他们的代言人之一），其斗争表现在所谓的“民进国退”还是“国进民退”的争论上（这里的“在野”指的是像其它资本主义多党制国家的“在野党”那样的“在野”，

不是说他们没有话语权，而是说他们不当政)。这是因为市场上强大起来的私人资本势力越来越不满意其政治地位相比其经济地位的落差，步步紧逼国有资本集团。这是他们强调“民进国退”的根本动力。正因为前者以政府行为垄断性地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如：金融、能源、交通、通讯、冶金、机电、装配等等的行业，后者才愤愤不平，总想打破前者的垄断地位，取而代之。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不论谁垄断，对人民来说差别不大。比如中国的铁路无论是政府垄断还是私人垄断，对人民来说都差不多。差别是，铁道部涨价是政府行为，人民群众的怒火会集中在政府身上；铁路企业化以后涨价是市场行为，人民群众的怒火会更有可能地集中在对企业的的不满上，对政府的威胁相对的要少些，政府甚至可以在人民的怒火过分高涨的时候出来痛斥铁路公司，充当人民的“大救星”。因此，铁路的政企分家对统治阶级来说更有利*。

【*我们的有些左派把当局的政企分家运作看成是私有化有些过早。人家还没有准备把铁路公司上市。即便是铁道公司上市，国有资本是不会放弃它的控股地位。我们反对私有化不是在为官方说话，而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起码在私有化前，表面上人民还有话语权，私有化后人民就什么话语权也没有了，公司的行为就完全是所谓“市场”行为了。右派好像是在说私人垄断比官方垄断好似的，其实说不通，私人垄断也还是垄断。在中国，如果允许私人垄断的出现，外资会很快地掌控这些垄断，造就比以前规模更大的垄断，人民得不到任何好处。这才是我们反对私有化的原因】

左派内部的分歧之一就在于有的人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买办为一方，民族资本为另一方。但是他们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定义区分很不明确。到底国有经济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如果是民族的，那么国有和外资的合资企业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其它的合资企业呢？再有，依赖进出口的是民族的还是买办的？如果主要依赖国际市场的属于买办的，那么中国有多少企业与国际市场关系不大的？收购了 IBM 的联想公司属于哪一类？如果没有合资的国有经济是民族的，那么中国的哪一个所谓“买办”行为不是掌握着国有经济的国有资本统治集团亲自制定和推广的？

另一些人则依照政治主张或观念来区分资本利益集团，提出什么“唱红派”和“普世派”之分，或“保守派”和“改革派”之分。这其实是把统治阶级内部唱红脸的和唱黑脸的误认为不同经济利益的代表，就像把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看成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一样的错误。这是唯心主义的划分方法。资产阶级内部在政治上的派系和在经济上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是一对一的关系。

以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例，两者都是为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寡头集团服务的。而且两党的政府要员都是来自华尔街或被华尔街认可的人。它们两党之间的不同是在如何维持这一利益集团的统治上有着不同的主张。面对国内外的各种矛盾，一派认为回归传统的低税收、低福利的小政府好，另一派认为只有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才好应对现代问题；一派认为富人应当少上税以便鼓励资本投资来发展经济，把重心放在造蛋糕上，以为蛋糕做大了就能缓和各种矛盾，另一派则认为富人应当多上税以便缓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冲突，把重心放在分蛋糕上，以为在不损害资本的根本利益这一前提下，把分蛋糕的游戏做好了就能缓和各种矛盾。它们的分歧也不过如此。

但是毫无疑问，当前美国两党所代表的都是金融寡头集团的利益。其原因是因为像华尔街投行一类的金融寡头资本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太上皇。美国内战前，北方资本家主要的是投资在工业上，而南方的庄园主资本家主要的是投资在黑奴和农业上，因而当时确实从内政到外交有着两大不同利益集团。今天的美国资本家阶级基本上都是投资在股市上，而且大多数都是极为分散地投资到各种各样的公司和基金上。因而除了企业主管以外，大财团对单个企业或行业盈利与否关心不大。相对不赚钱的企业，他们要么主张改组高管，要么主张撤资。金融寡头资本（而非非阴谋论鼓吹者何新所说的“共济会核心联盟”）就这样把美国几乎所

有的产业都金融化了，而且金融衍生品的总量远远地超出了实体经济的总量，因而它牢牢地控制着美国资本主义的重心，绑架了整个美国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因此，在美国，代表单个行业，如工业、农业或服务业中的某个利益集团的势力远远比不上金融寡头资本的势力。即便如代表石油利益集团的布什家族，其实也不过是因为它代表了这一金融寡头势力维持其世界霸权利益的需要才得以上台。虽然这些金融巨头之间的竞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但是在维持金融寡头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他们是一致的。即便是单个资本集团内部，两党的支持者在高层也都有。因此我们说，美国的两党都是美国金融寡头资本集团整体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哪两个相互对峙的金融寡头利益联盟的代表，比如说，不是民主党代表 2008 年垮台的以雷曼兄弟财团为首的那些财团联盟，共和党代表以高盛财团为首的那些没有垮台的财团联盟。民主和共和两党如果真的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内战很可能早就打响了。相反地，在处理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上，共和、民主两党就如何救市这一问题上，通过布什和奥巴马上演的无缝衔接，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两党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同样地，如果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真的有所谓的“唱红派”和“普世派”，那么它们两者也都只能是代表着同一国有资本集团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间有差别的话，也主要的是在于如何维护这一利益集团的统治上，在这一集团将来的发展方向上，双方意见不同。虽然这一集团内部每个官员和私人资本的联系不尽相同，但是在维护这一集团的绝对统治上，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否则类似苏联的崩溃早就发生了。

面对着私人资本势力从舆论上的进攻(如“改革攻坚”、反对所谓“权贵资本”、反对垄断和要求私有化)，从经济上的进攻(如温州炒房团、山西炒煤团、蔓延全国的高利贷和近期互联网“宝宝”支付的金融冲击等)，从政治上的进攻(如“08 宪章”、要求“军队国家化”)和其它等等的进攻，步步紧逼国有资本集团，加上国际环境的改变，现政权的执政能力与合法性遇到空前的、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出路在哪里？

所谓的“普世派”或“改革派”(更确切的应该称为“宪政派”)认为只有完全的私有化才有出路，才能安定各级官员和私人资本的“民心”，才能提高效率，才能巩固政权。他们主张通过吸纳私人资本加入统治集团(也就是实现西方民主)，以及通过国企私有化来缓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缓和国有资本集团与国外列强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也说不出如何“公平”地私有化。集团内部就如何私有化意见分歧很大，分赃不均才是“腐败”和所谓“国资流失”争议的根源。尤其是这一集团的高层，像党、政要员和高级军事将领这些当权者在这一私有化的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好处的话，他们是不干的，弄不好他们会从原本是国有资本统治集团一个成员的地位沦陷为私人资本的公仆，尤其是那些掌握军权的高级将领(埃及当前政局的动荡就是一例)。苏联的解体就证明了这种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制度下不太可能有一个“公平”的私有化方案，普京的上台也反映了掌握国家暴力机关的高级官员并不甘心把自己仅仅定位于私人资本的公仆。他们要做国有资本的主人。

这和完全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不同。在那里，党政军的要员和私企高管都是资本的公仆，都是资产阶级花钱雇来的，任何这类公仆企图篡夺资本所有者对资本的所有权，就会遭到这些资本家们所雇佣打手的无情镇压。这就是军队国家化的实质，也是为何资本主义国家强调军人要忠诚于宪法，即捍卫私有制的宪政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的执政党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因。没有执政党对武装的绝对指挥权，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地位就得不到保证。为此目的，它们也在套用毛泽东时代所坚持的无产阶级政党指挥人民军队枪的口号。

所谓的“唱红派”或“保守派”(更确切的应该称为“特色派”)认识到在中国实行完全的私有化的话，那么他们就做不了“中国梦”了。他们看到帝国列强的危险，认为只有继续穿着执政党的红色马甲才有生路，否则前苏联的结局等待着他们。这才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就像革命者之间虽然为了共同的目的仍然会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样，资产阶级内部，即便是同一利益集团内部，为了共同的目标，也会有路线斗争。我们不能把资产阶级内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定看成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尤其不能像某些理论家误以为在革命高涨时期，有一派资产阶级会联合工人阶级去对付另一派资产阶级，甚至指望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夺取一部分地方政权，并与资产阶级中的某集团分享中央政权，或最低限度，形成某种形式的在无产阶级制约下的资产阶级中央政权。这是一种荒谬至极、不可思议和极其危险的一派胡言！

在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妄想联合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去反对其另一部完全是痴人说梦，执行起来就是叛徒行为。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有多尖锐，他们之间的矛盾从来都比不过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前者捍卫的是私有制，后者恰恰是要推翻私有制。巴黎公社的起因就是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宁愿当亡国奴也不要联合巴黎的工人阶级去反抗普鲁士（德国）的入侵。蒋介石同样的主张“攘外必须安内”，因为不同于共产党人，日本帝国主义起码还是保护私有制的。相反地，面对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的两派在如何镇压工人阶级上从来分歧不大：一派主张枪毙，一派主张活埋。如果工人运动的一部和资产阶级的一翼真的搞联合的话，那么这一运动肯定是改良主义的，肯定是背叛和出卖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运动，而不是主张推翻私有制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三、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且必然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当前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二流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正在崛起的，且必不可免的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大国？在这一问题上目前所谓的左派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

1. 驳中国重返半殖民地、半封建论

左派里面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或有沦为附庸的倾向和被殖民化的危险。

他们的理由之一是外资对中国的控制（例如所谓 28 个行业中有 21 个被外资掌控了）。无论他们证据的真假，这一论点的错误，在于他们混淆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具有的本质差别，因而他们完全无视国有资本对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等国计民生核心行业的掌控。他们没有认识到，所谓被外资“控制”的行业，并非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又如，按照那些“电子中心论”者的观点，韩国应当是世界霸主了，因为三星公司已经超越苹果公司成为既是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又是最大的内存生产商。但是韩国显然不是。

他们的理由之二就是所谓（也是二次革命论者所强调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他们认为这是封建残余。持这种观点的有些人甚至否定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资本的本性并不在乎“专制制度”还是“民主制度”，两者都是统治的手段，都取决于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需要，都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把“专制”仅仅看成是封建的特征，殊不知资本集团内部从来实行的就是专制制度！

更重要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通过多党议会制来实现，因此一个从无产阶级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了的政权起先一定是以专制的形态出现的，否则它无力面对人民的反抗，“六·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把这种政权误判为封建残余的政权就完全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了。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这是封建社会

的主要特征。中国经历了前 30 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又经历了后 30 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早已不存在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生产全世界一半的钢材，60%的水泥，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工业产能，自然经济早已荡然无存，地主阶级早在土改时期已被消灭，哪里还有封建的影子？如果我们把封建文化的存在作为半封建的依据，那就更荒唐了，因为英国有女皇，日本有天皇岂不是这些国家仍然是半封建社会的依据？这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外资都是在政府主导之下进行的，过程完全可控，完全不是外国资本凭着坚船利炮打进来的，哪里有什么殖民化的影子，又有什么殖民化的危险呢？

说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或有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危险，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

2. 驳中国是个有些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论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前还是一个多多少少有点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或者是个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了的国家，因为“国有”或“公有”经济还占据国民经济的重要成分。

以此出发，他们仅仅以一些表面现象，例如原有的福利是否保存，是否有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等的形式来判断社会主义的“因素”还有多少。在他们看来，国内矛盾的焦点是“走社派”和“走资派”的斗争，表现在“国进民退”和“民进国退”之争上，因而他们的努力集中在试图促使政权向“左转”。

这些“左转派”的错误在于他们对政权性质的认识不是从阶级分析出发，不承认政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他们把政权看成是凌驾于各个阶级之上的，缓和阶级矛盾的力量。他们误以为政权的性质决定于当权者的主观选择，而不是出于其阶级利益的考虑，因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政府的高层出现一些有思想的人物来改变中国的走向，因此他们并不认同毛主席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论点，把形式上的“国有”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只见现象不见本质，只谈量变不谈质变。

按照表面现象，太阳明显地绕着地球转，波兰的团结工会反对的明显的是社会主义的政府，六四镇压的明显的是右派学生。这些人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被波兰和中国的当局给忽悠了。波兰团结工会反对的不是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府，而是一个国有资本集团掌权的，以人民为敌的反动政府。六四武装镇压的不是右派学生，而是那些胆敢质疑当局的，由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北京人民（这里我们要从当局的暴力究竟是对准了谁的问题来着手分析六四的实质。当局的坦克到达天安门后，那些右派学生全都放走了，这说明当局害怕的不是右派学生而是北京的工人阶级）。

这些左转派并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的最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对政权的掌控，主要的体现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力上，而不是体现在福利多少的问题上。例如很有可能一部分垄断企业工人只看到自己眼前的那点利益，不将眼界扩展到工人阶级全体，就一定会被统治者所利用，统治者也一定会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各种矛盾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因而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个别企业里面职工福利的多寡来衡量一个政权的性质。

这些左转派并不懂得，或者不愿意承认，走资派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30 多年前他们已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党、政、军、企一体的国有资本利益集团是从那时起就已经实际上把原有的全民所有制的国营资产转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垄断官僚资本，而后他们又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摸着石头过河”，完成了资本主义的改造。这一改造过程不是复辟的过程。复辟已完成才有改造的可能，就像毛泽东时代花了 7 年的时间，从 1949 年的解放到 1956 年才逐步完成了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但是政权的性质从 1949 年

起就已经完全转变了，而不是到 1956 年才转变。今天的中国，经过 30 来年的私有化，很大一部分的国有资本又进一步地转变为私人资本。因而，从本质上讲，中国的“国企”不具备任何社会主义性质。只有这种不愿看到到底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非马列毛主义者，才有可能侈谈当今资产阶级掌权的执政党内还有所谓的“走社派”和“走资派”的斗争。

3. 驳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进步国家形式论

这种观点虽然认同当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并且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优越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政权形式，是一种进步的国家形式。因此他们一方面把“私有化”和“颜色革命”看作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危险的结局，另一方面，他们又瞧不起中国的资产阶级，总是用轻率的口气谈论着它，仿佛它快要完蛋了，需要左派去帮助。殊不知这个政权是吃人的。他们不懂工农群众今天迫切要求争取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意义，总是害怕群众上当，宁可去讴歌薄。

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工人阶级不掌权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凶恶的资本主义，即社会法西斯主义，因为它试图直接用国家机器完全地剥夺工人阶级反抗的一切手段（连右派人物张千帆都看得清当局“红色”法西斯的本质，他们却看不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政权形式没有任何进步因素。

他们看不到、或不愿意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赶超世界列强的捷径。

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现实，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的当权集团这一点也是明显的。因为它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它比“西化派”更有欺骗性，因而要危险得多。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法西斯势力。它剥夺了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的结社权和话语权，用遍布全国各地的探头和越来越严格的实名制来监视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却又以隐私权来保护官员类似房产的腐败，老百姓连上访的权利往往都被它剥夺。另一方面，它穿着“红色”的马甲，阉割马列毛主义的精髓，塞给人民口里的就像是经过它腐烂肮脏、臭气冲天的口腔嚼过的令人恶心的臊馍馍，使得当今工人群众的大多数误以为这一威力无比的精神武器就是官方的那一套，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它又绑架了工人运动的形式，把以往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所有尝试过的组织形式都接管过去，垄断起来，又把它的内容加以篡改。工人要组织自己的工会，它用现成的官方工会来反对，工人要组织自己的政党，它用现成的官方政党来反对，因而它有效地阻碍着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崛起。

如果真正的革命者看不到这一集团的危险性，看不到它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看不到这一集团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如工人运动的总体困境和迷茫），将会犯方向性的大错误。毛主席从 1962 年以来一再强调，无产阶级的政党一旦变色就会成为法西斯的党，政权就会变成一个法西斯的政权，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要把毛主席的警告仅仅看作是吓唬人。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内部形式民主的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1959 年到 1961 年的 3 年困难时期，正在形成走资派的官僚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掩盖他们刮浮夸风、共产风所造成的饥荒，用民兵去围追堵截河南信阳逃荒的难民。文革头 50 天，他们又对敢于对领导提异议的人民群众实行过法西斯镇压。他们上台后除了比“还乡团”更恶毒地铲除革命派以外，还公然用坦克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北京人民，而后又把他们的法西斯行为伪装成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为。可悲的是，我们一些读了几本马列毛原著的善良人却被他们推行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给搞糊涂了，把人民群众争取当家做主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看成仅仅是西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一边去了。我们另有一些同志却把这些法西斯的特征看成是封建残余！

更有甚者，在当局用法西斯的手段全面封锁网络信息的背景下，我们一些所谓的“左派”不去抗争当局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手段，反而成为当局对付类似茅于軾这样右派小丑人物的

打手。他们不是为人民争取茅于軾当前所能享有的言论自由，而是协助当局封锁所有“不和谐”的言论，声称“中央需要群众这样做”！他们的立场到哪里去了？

现实是无情的，我们不吸取历史的教训，就要受到现实的惩罚。当年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原名译成中文就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当时的希特勒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打着工人的旗号，打着国家或民族的旗号，都改变不了法西斯为了德国的金融垄断资本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本质。纳粹政党之所以要打着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旗号，就是为了掩盖国内越演越烈的阶级斗争，防备德国的工人阶级走向共产主义。

中国今天的执政党就干脆叫“共产党”！他们也是要打着民族的旗帜，打着人民的旗帜为其争霸世界服务，因而比“西化派”更符合中国资本的利益。由此可见，当前那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反汉奸”的口号，同样的正是为了掩盖国内越来越严重的阶级矛盾的口号，是为资本崛起服务的口号。

从对“重庆模式”和“重庆事件”的分析上来看，从对“红二代”上台的态度上来看，所谓的左派内部最根本的分歧就是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当前政权的性质上。那些非阶级的、把政权凌驾在各阶级的冲突之上的观点，那些折中主义的混淆政权阶级性的观点，那种认为政府的走向是看“走资派”还是“走社派”的势力强的观点（即前面所说的左转派的观点），那种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带有“进步性”的观点，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一问题已经讲得非常精辟了，但是还是有人顽固不化地排斥对中国的政权做彻底的阶级分析，还是喜欢和稀泥，或者抱有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

4. 中国是一个国有资本为首的独立自主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国

笔者认为，中国 30 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掌权的、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近期唯一有所改变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它甚至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帝国主义。这里我们需要论证三个问题：一、国有资本是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老大”，二、中国是不是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以及三、它是不是正在崛起，而且不可避免地步步走向帝国主义。

首先，在中国，掌握实权的明显的是国有资本而非私人资本

国有资本直接地控制着国家机器和经济命脉，也就是它控制着党、政、军、企的所有领导机构。这一集团依赖国家政权，垄断性地掌控了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金融、能源（石油、化工、电力和煤炭等）、交通（航空、铁路等）、通讯（电讯、电话、网络等）、装备制造等等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所有权和实际使用权以及最终决策权毫无疑问地完全是由党、政、军、企一体的统治集团所拥有。据官方统计，这一国有资本集团曾经在 2005 年雇佣了全国 1/4 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 1/3 左右的产值，获得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近 1/2 的利润！近几年它的相对地位表面上看像似有所下降：2009 年它雇佣了 1/5 左右的劳动力，创造出全国 1/4 左右的产值和 1/4 左右的利润。但是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公司 2010 年的利润就超过了当年民营企业 500 强的利润之和！它的集中程度和规模实际上是不断在提高，达到了其它任何世界列强单个垄断集团从来没有过的高度集中。这一资本集团的总体实力远远地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单个垄断资本集团（属于国有资本集团的那些上了世界 500 强的央企，它们的资本总量远远地大于其它跨国公司的任何一家）。

在中国，私人资本最大的也不过是像海尔、华为和三一重工之类的企业。其它那些依赖于进出口加工的私人资本行业就更属于次要的地位了。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资产阶级中占优势的是“出口制造业资产阶级”，认为“国家的主要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由这一利

益集团制定的，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当权者，就不会有这几年人民币不断地升值这一挤压此行业利润的现象，迫使其正在步步地转型和产业升级，也不会有 08 年救市的四万亿资金基本流向国资掌控的“铁、公、机”，而非私人中小企业的现象。再有，中国入世十多年来，基本上是把轻工业或竞争行业向外开放，但是重工业或垄断行业开放甚微。这是因为这一统治集团并不傻，他们不会把原先完全属于自己的国有资本白白地拱手出让给他人。他们出让什么、保留什么完全是依据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因此，在中国，没有任何单个的资本集团能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单个（国家垄断官僚）资本集团相抗衡。如果它在中国担当不了资产阶级的“老大”，那就没有任何集团担当得起。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为“特色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在。其“特色”就在于掌权的资本集团是国有资本集团而非私人资本势力。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畸形的资本主义。

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即那些不望人民和工人阶级强大，只望中国资本强大的人），把外资、买办势力看成是中国的掌权集团。他们主要的是从总量上而不是从质量上看问题。他们喜欢套用宗主国和殖民地时代的汉奸、买办概念来分析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他们没有说明在当今资本相互渗透的情况下，买办和汉奸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说在美国的日资企业里当监管的美国人是不是美奸（日本索尼公司已退休的前主管是个美国人。按照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定义，此人该是为日本人服务的美奸了）？或在日本的美资公司里任职的日本高管是不是日奸？如果两国之间（如美国和日本）不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内奸、买办的概念本来就不适用，或没有原本的意义。美日两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前者是个超级大国，一个霸权国家，后者是一个战败国，因此两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因而也就没有那种意义上的所谓的内奸、买办的概念。面对美日两国的不平等关系，日本有“亲美派”和“本土派”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买办”和“民族”利益之争。如果有，也是帝国之间老大和二老的矛盾，而不是帝国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之间的争斗上强调民族利益其实就是在为本国的资产阶级效劳。

进一步分析，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跨国资本的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原来意义上的“买办”势力。比如说，那些入了外国籍的人不能算“买办”，他们就是外资的经理或代理人之类的。“买办”这一阶层的定义仅仅适用于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那些依靠列强势力，为列强服务的当地人群体里。因而所谓的“大官僚买办资本家”在当今的中国是个不严谨的名词。如有，那么哪些官僚是依附于列强的，为列强服务的？如果真有，被查到了，要么他早就被抓起来了，要么他早就外逃了。我们不要把执政党内持不同主张的一方看为是买办。我们有些时候为了咒骂自己痛恨的官吏，给他扣上个“官僚买办”的帽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毕竟是不严谨的。当今中国不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或有被殖民化的国家，反而是除了美国以外所有享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因此中国并没有什么“买办”或“官僚买办”阶层可言。否则所有那些和外国资本有密切联系的，有依赖的，为跨国公司生产或服务的中国私人资本或官僚资本岂不都成了“买办”了？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有哪个不是买办呢？如果都是就都不是了。

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存在着一批专为外资服务的中国人，但是他们的性质和早期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期的大不相同。今日的外资为了给自己在中国的投资寻找靠山，往往会拉拢一些统治集团成员的子女或亲友做他们的代理人，以便改善自己在中国的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外资在中国的代理多由“太子党”组成）。但是这其实是外资在中国处于相对弱势的表现。这些在中国为外资服务的所谓“买办”唯一的本钱就是他们和统治集团内部官员的人事关系网。这些人的本质是“有奶便是娘”，他们对外资的依赖其实并不强，中国同行的资本做大了，他们很容易就会“跳槽”，对外资很不“忠诚”。这和早期的买办很不一样。这反映了中

国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

其次，中国确实是一个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自主的国家

军事暴力是国家机器因而是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我们必须首先从这一视角上看问题。不像日本、韩国、欧盟的很多国家都有美国驻军，中国境内（除台湾以外）没有外国军人的驻扎或操控，因此军事上是独立自主的。有了军事的自主权才可能有政治上的自主权。因此，中国的政治是不依靠外国势力的政治。这和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的政治大不相同。遭受美军驻扎的国家，他们的政治就必须是看着美国眼色行事的政治。美国不高兴的政治家在这些国家是不好上台的，或呆不久的（例如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上台后表示要和中国友好，揭露了美日之间保密了 40 多年的核武器协定，结果上台 9 个来月就被轰下台了）。

中国对外实行的“韬光养晦”政策仅仅是个“装孙子”的政策，而不像日本那样是个不得当“真孙子”的政策。如果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那么她就不会搞那些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的活动，他就不会建造航母、发展航空和航天技术，派遣武装人员参与湄公河联合执法，派遣舰队到南海、中东等等。相比之下，除了美、英、法、俄等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具有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独立的主权地位。

5. 中国是一个正在走向社会帝国主义的崛起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

有些人怀疑或否认中国有可能崛起，有些人看不清在资产阶级掌权条件下崛起了的中国就意味着帝国主义。

怀疑或否认中国有可能崛起的大有人在。

有的认为中国的崛起不现实。理由是中国的统治集团是个“腐朽的、外强中干的”集团，是“不得人心的”集团。这一集团“谈崛起，是为了欺骗人民，转移视线”。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没有看到或忽略了近十年经济发展现实的另一面，甚至有可能是这些人害怕如果承认了中国正在崛起，那么就有可能证明了他们所憎恨的当权者执行的路线反而是正确的了。他们自觉的不自觉的还是用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来看问题。

还有一些人以世界体系论为基础，把中国定性为外围或半外围国家，认为它不大可能突破这一资本主义的世界分工，因而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获取超额利润，由此断定中国的“上升”是不可能成功的。且不说是否能“上升”与是否能成功是两码事，是否能获得超额利润也不是一个国家是否是朝着帝国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标志。例如二战前的德国之所以要发动帝国主义的战争，正是因为它暂时还获不得超额利润，因而为了获得超额利润它才与其它资本帝国通过战争来争夺市场和资源。由此可见，超额利润是帝国主义获得世界霸权的结果，而不是帝国主义的起因。

世界体系论就像长波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每 50 年左右有一个大危机）和 24 节气一样，是对现象的归纳和描述，是典型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形而上学。就像 24 节气并不追究地球和太阳谁绕谁，且对南半球不适用，因而算不上什么理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多多少少是个对现象的描述，而对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像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那样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去追究。

帝国主义论与中心外围论所说的中心国家侧重不一样。前者重在谈“垄断”，后者重在谈“分工”。垄断是因，分工是果。垄断是本质，分工只是现象。因而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外延有重叠处，也不完全一样。象澳大利亚，据说是中心国家，但恐怕不能与中国（半外围国家）相提并论。世界体系论较庞杂，谈分工但不唯分工，世界体系论的创始者沃

勒斯坦也认为美帝在衰落，将来要形成几个力量中心，即所谓的多极化，而不是某些人说的美帝无所不能。因此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外围分工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各方基于自己势力大小博弈的结果，因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此来说明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帝国就像宿命论一样的荒谬。

笔者认为，中国不但有崛起的可能，它不得不做崛起的努力，而且它正在崛起中！

就像任何一个资本集团面对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要么扩张，要么灭亡一样，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是要么崛起，要么崩溃（这是狭隘民族主义者高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的原因）。经过 60 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而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工业国（其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只有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 1.3 亿中的一部分，估计在总劳力的 10-15% 之间）。中国近 30 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又迫使它不得不走向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资本的扩张需要垄断，垄断是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每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即金融寡头垄断阶段，它必须面临着和其它已经发达了的早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帝国主义国家）争夺资源、争夺市场的问题。一战、二战的起因都是如此。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目前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钢铁最为明显：9 亿吨左右的产能和仅有 6 亿吨左右的国内市场），它不得不靠扩大自己的出口和寻找新的市场来缓解这一矛盾。它的资源已经严重地依赖进口（如石油、铁矿石），它又不得不加快自己对世界资源的投资和掌控。它“走出去”的压力极大。另一方面，国有资本集团深感自己的资本势力比不上列强的跨国资本势力，它还需要进一步地集中，进一步地加大其垄断性。这是十八大后国有资本改革的趋势：用股权多元化来扩大国有资本掌控的资本量，使得有限的国有资本通过杠杆的作用来做更多更大的事，从而变国资委的管理模式由资产管理为资本管理，最终转化为类似华尔街投行那样的巨型金融寡头资本，以便在世界上争夺更多的话语权。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今后如要进一步的发展的话，它就不得不和世界列强争夺市场和资源，来获得自己生存的空间。这不是它有没有本事的问题，而是它要不要生存，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它和列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早已经意识到崛起的中国意味着什么：美国高调宣布其战略重点的重新调整，重返亚太地区，中美两国学者已经在探讨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好像一战、二战前人们不懂得如何探讨此类关系似的。其实所谓的“大国关系”就是帝国之间的关系，而“新型”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而我们的一些所谓的马列毛主义者要么一头栽在书本里，要么一味地藐视自己的政敌，不去分析现实的问题，看不到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

中国是不是正在走向帝国主义和中国是不是正在崛起是同一个命题。在资产阶级掌权下崛起了的中国将只能是一个帝国主义的中国。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逼着它不得不走向帝国主义。但是由于它的崛起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由国有资本主持，因此它的前途只能是类似前苏联的社会帝国主义。

从国内指标来看，撇开那些诸如 GDP 排名第二和工商银行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几家银行之一这些表面指标外，实打实地它已经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的汽车产量和发电量等等工业指标，甚至连发明专利申请量也从 2011 年起成为世界第一。虽然按人均的角度来衡量，中国所有的这些指标与帝国列强的距离还是很大，但是大国和小国毕竟不同。比如，英国虽然人均 GDP 远远高于中国，但是由于它的总体实力的下降所造成的军备资金的困难，它正在考虑如何拍卖它仅有的一艘航母，而中国近期成为航母拥有和制造国，且正在尽力扩大自己的航母舰队。因此我们不能事事仅仅从人均的角度来看问题，在比较国家实力的时候，总量也是有意义的指标。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已经派军舰到中东去打击所谓的“索马里海盗”；它已经派武装力量到湄公河“联合”巡逻去；它已经开始大量的进行海外投资，而且它每年的对外投资量

很快就要赶上外资每年在中国的投资，为此它已经宣布要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所以说，它正在一步步地崛起。因此，它所大肆宣传的“中国梦”实质上就是一个“帝国梦”。

但是它还没有完成这一崛起的过程，它的“中（帝）国梦”，在很多方面来说还只是一个“梦”，它还不是一个十足的帝国，资本输出还不是它的主要方面，它还没有能够依照自己的经济、金融或政治力量来操控他国。这里质变要有一个量变的过程方可。尽管如此，走向帝国是它不得不迈进的方向，这是资本扩张的规律所决定的。

6. 中国资本崛起的秘诀：国有资本集团在中国的统治地位

中国有，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崛起的可能，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个像中国这样的国有资本集团在本国的统治地位。

二战以后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防止发展中国家出现不受帝国列强控制的金融寡头垄断资本。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它成功地摧毁了很多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有资本，同时它有效地通过渗透和操纵控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防备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在第三世界的出现。

但是不像其它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如印度或巴西，中国之所以有崛起的可能，其关键就在于中国近 30 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药方，因而保留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寡头垄断资本集团（即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不同的是，中国这一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有着国家机器作为其直接的后盾，因而它有至少两个优势：

首先，它可以不顾一部分国内中小私人资本的利益，“横扫一切障碍”般地强行扩展国有资本的利益，极其有效地进行资本的高速积累。各地层出不穷的强拆事件就是一例。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又使得它可以运用高效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在如高铁、装备和军工等重工业领域加速中国工业技术的提高和升级，在军备、航天等领域形成对西方列强的隐性或明显的挑战。全国快速建成的高铁网络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国有资本的特点，体现了它所独有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优势。

其次，这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直接地妨碍了西方跨国公司对中国渗透和控制。国有资本不论经营状况好坏，不想出卖的谁出多少钱它也不卖。相比之下，私人资本可以轻易地被帝国的跨国公司高价收买，或分化瓦解。例如，要不是 2009 年政府动用反垄断法去阻止可口可乐收购中国私人资本汇源公司，帝国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渗透会进一步地加深。但是如果汇源是国有资本，那它根本就不用费心，用不着兴师动众，可口可乐无论出多少钱它不想卖就不卖！

国有资本甚至可以用一些行业的利润或者那怕是国家财政去补救另一些行业的亏损，不给列强跨国公司抄底的机会，有效地防备列强资本对中国资本的操纵。这一招使得帝国列强很恼火，谴责中国不给外资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中国“入世”十多年了，外资对中国国计民生的关键部门和重工业的渗透仍然较小。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依然控制在国有资本集团手中。

像巴西、印度等国那样的发展中国家，哪个不希望有中国这样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主权？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中国这样一个国有资本集团，他们的私人资本在世界列强的跨国公司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面前很难成长壮大。在帝国主义时代，落后资本主义国家要想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实现工业化，也不得不先走一段“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里，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政府对经济的高度干预）。当今，也正因为这一国有资本集团的存在，才会有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成为列强无法控制的经济实体中最强大的一个。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是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赶超世界列强的捷径。

由于至少这两个优势，相比私人资本，国有资本集团更有本钱和能力与其它列强进行抗

争。这是邓小平这一“总设计师”和执政党的高层早已认识到了的优势。本着“发着就是硬道理”和“韬光养晦”的战略眼光，他们主动推行改革开放，推行沿海经济特区，推行“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推行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跨国资本搞合资企业和全力推动中国加入 WTO 等等一系列战略措施。近期他们又迅速组建上海自贸区。这一切都是国有资本集团为了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称霸世界，依靠“摸着石头过河”所探索的道路。没有国有资本集团“披荆斩棘”地努力就没有今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因此，国有资本集团是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

国有资本集团的崛起努力形成对列强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这是为什么美国和世界银行极力鼓吹中国国企的私有化*，为什么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者对这一集团发起强烈攻势的原因。他们知道，只有国有资本的私有化才能避免中国的崛起，才能避免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当前世界列强的挑战。

【*我们一些左派对于当前国企上市的“私有化”认识不清。国企上市和国企私有化不是一回事。由国有资本掌控的，通过上市融资实现的所谓“私有化”对于国有资本其实是极其有利的。它可以利用自己手里拥有的丰厚资本，利用上市的手段掌控规模更大的资本。一个企业或公司如果是完全的“国有”对它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只要国有资本在上市后仍然是控股的资本（不需要 50%+1 的绝对控股，只需要相对控股即可），那么它就有可以通过上市的手段来控制比它自身大几倍的资本。这是世界各垄断资本集团的惯用手法。中国的国有资本只是刚刚开始效仿这一手法罢了。这和世界银行极力鼓吹的中国国企私有化完全不一样。帝国列强所希望的私有化是把国有企业完全卖掉，也就是国企改制早期的做法。但是现在的国有资本不会这样干的。出卖它已有的具有垄断地位的资本对它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地，它会通过上市来吸纳更多的资本为它服务。将来一旦大部分的国企都上市了，帝国列强的要求就有可能由国企私有化转变为国资退股，以便它们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只有后者才是符合列强利益的真正的私有化。】

7. 国有资本集团体系的脆弱性

以上分析的都是它的优势，这个现代国有资本体系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

正因为在中国掌权的集团是国有资本集团，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才是一个畸形的、脆弱的资本主义形态。虽然这种党、政、军、企一体的统治形式有利于后起国家崛起，但是它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又不可能作为一个稳定的形态长期生存。这一内在矛盾主要的表现是官僚体系成员瓜分社会财富的权力不象完全私有制下那么确定。

首先，如前所说，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不如私人资本的个人所有制那样产权明晰，个人在这一个体系里面的地位没有保证，派系斗争很容易使战败者像薄熙来那样丧失一切，因而官僚体系缺乏整体的凝聚力，表现在贪官、大款和大腕成群的海外移民，裸官的大量出现。

其次，与市场的游戏规则相比，官场的游戏规则除了幕后的权钱交易以外仍然有层出不穷的潜规则，且因人而定（这是向上负责、向下不负责的官僚体制所决定的）。官场权力的移交实质上没有成文的规定，主要是由当权者在体制内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且这一潜规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而没有一个像西方“民主”那样摆平不同利益集团的平台，造成官僚们的精力多花在勾心斗角上，而不是像私人资本那样把他们的精力主要花费在对市场的操纵上。尤其是问责制很容易使得大小官员面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惊慌失措，草木皆兵，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游戏规则的不确定性使得官僚体系成员缺乏安全感。

第三，官僚体系成员的资格不容易继承，“官二代”不如“富二代”那么名正言顺。

因此，党、政、军、企一体的国有资本集团很不自信，很脆弱（因而自欺欺人地提出“道

路、理论、制度”的三个“自信”），这种统治形态很有可能会被整个统治阶级所抛弃。因此，国有资本的集团所有制既是它的强势，又是它的弱点。它一方面可以克服私人资本掌权的国家（从印度到欧美所共有的）那种资本利益集团之间经常出现的扯皮现象，能够雷厉风行地推进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由于官场游戏法则的人为性使得大小官员人人自危，因而它又没有凝聚力，不会有任何官员会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去捍卫这一政治制度。这和西方的资本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集团所有制脆弱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的解体。作为超级大国两霸之一的苏联不是被另一霸权美帝打败，而是苏联国有资本统治集团由于内部深层矛盾的发展，最终丧失了所有的凝聚力，被一个小小的政治危机所撼动，再也维持不下这一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自我倒台。这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虽然在做崛起的努力，但是它能不能实现崛起，成全自己与列强争霸的帝国梦，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里的关键，在于这一国有资本集团能否维持自己的统治。如果这一统治集团像前苏联那样由于凝聚力的匮乏而自我崩溃的话，那么中国崛起的帝国梦也就一同泡汤。这就是为什么保皇派和狭隘民族主义者（即那些不渴望工人阶级崛起，只侈望中国当前统治阶级崛起的人）把这一集团看成是“复兴中华”的唯一希望，看成是“健康”力量的代表。为了防止苏联的结局在中国重演，完成自己梦寐以求的中国崛起梦，他们提出了“转型备战、反腐锄奸、整党救国”的口号，把本是国有资本集团中一员干将的薄熙来（在辽宁当政时期极力推行国企改制，造成几百万工人下岗）肉麻地吹捧成自己的精神领袖，把所谓的“重庆模式”看成是政权重新获得凝聚力的希望，像指望狗改吃屎一样妄图通过“整党”来改变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通过改良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以便保证其“可持续剥削”，维护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

资产阶级会不会由于内部缺乏凝聚力不得不推行“颜色革命”是他们要权衡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维护其统治的最有效的政治制度（如美国和西欧）。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不认同私有制的人甚多，那么资产阶级很有可能宁愿保留“专制制度”也不敢实行“民主化”，因为他们唯恐群众不尊重个人财产的“神圣性”。比如说，苏联解体时的人民虽然已经饱受本国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压迫，但是他们对私有制还抱有幻想，还认同私有制，因而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西方民主的形式成为资本统治的有效工具。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对私有制的幻想已经被这30来年的现实破灭了很多。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要搞“民主制”，他们不得不担心否认私有制的“多数人的暴政”，就像希腊债券危机时，资本主义世界异口同声地反对希腊人民的公投，因为那是一人一票，而不是一元一票。前者有可能造成老百姓“不负责任”地否决拯救资本的“救市”方案。

有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左派笼统地把“颜色革命”看成是最坏的结局，这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一方面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尤其是所谓“老工人”的觉悟性，另一方面又极力反对“颜色革命”的结局，真是让人费解。如果“颜色革命”真的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危险的结局，那么这一结局实现的可能性反而就最大，反而是最有利于资本的统治。这是因为所谓“颜色革命”的实质要么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私人资本势力的壮大，最终有能力替代国有资本集团的变革，要么是因为国内劳资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国有资本集团无法继续维持资本的统治。他们需要发动一场“颜色革命”，实现领导层的“换马”，继续维持其阶级统治。东欧修正主义上台后的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就是这个原因。

至于中国的统治阶级会不会用“颜色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程度，二是看国内两大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因而，资产阶级是否会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可以说是衡量中国工人阶级斗争水平的一个标志。波兰的团结

工会之所以未能推翻资本的统治，反而成为私人资本推翻国有资本集团的主力军，就是因为他们虽然具有组织能力和战斗力，但是他们缺乏阶级觉悟。这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工人阶级大不相同。正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拥有强烈的“仇富”心理，如果中国的资产阶级中的一派胆敢发动“颜色革命”的话，我们反而更有可能因势利导，推动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内部的混战中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那些唯恐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人，其实有意识无意识地恐惧的是中华帝国梦的落空，而不是这一事变对工人阶级的打击。

目前国有资本在中国的统治比前苏联要稳定，毕竟它已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私人资本虽有怨言，但也依附于它，暂时离不开它。只能是缓慢地变革，突变的可能较小。故颜色革命在中国暂时还没有市场。颜色革命一旦在中国出现，只能是资产阶级无法统治下去时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情况更有可能造成革命的机会。但即便换色，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土崩瓦解，毕竟中国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生产关系不需要做任何改变，最多也只是微调。

我们有些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的人口口声声说要反对西方民主，要反对“颜色革命”，要提防西化派上台，但是薄熙来案恰恰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个预演，恰恰是薄熙来采用了资产阶级政客惯用的那种忽悠民众的手段，获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我们这些口头革命派不是引导人民如何以马列毛主义的革命性原则去识别和提防资产阶级政客，反而成为这些政客的游说者和吹鼓手，成为他们欺骗人民的帮凶！

这些最怕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左转派、狭隘民族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行为恰恰是在为“颜色革命”铺平道路。当人民群众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救世主、精英和铁腕人物，也就是“好”政客身上，而不是自身的组织能力和战斗力上的时候，“颜色革命”出现的概率反而最大。薄熙来和叶利钦有个共同点：都是得民心的以往体制的挑战者。

我们致力于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马列毛主义者，对中国各种政治主张进行阶级分析时，一定要从当前现实的国有资本统治集团的经济基础出发，认真地分析这一集团生存的条件和他们所面临的选择。否则我们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民族主义情绪相比 20 年前为何高涨，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等等的问题。这一集团当前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象俄罗斯那样量力而为地与列强抗衡，“不当孙子力争霸”，这就是中国强国派、争霸派或特色派的主张；要么象日本那样“甘当孙子不争霸，美国咋说咱咋做”，也就是中国亲美派、普世派或宪政派的主张。目前来看，前者是越来越强，而后者的观念（除了铁杆亲美派以外）也在改变，就连在野的，以南方报系为代表的普世派或宪政派也对中国军事能力的提高表示振奋。由此可见，致力于中国资本的崛起，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四、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不是帝国列强和中国之间的矛盾

1. 主要矛盾的证据和分析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上，左派内部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基于以上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中国社会都有哪些基本矛盾呢？我们看得到的几个是：（1）人民内部诸如户籍制度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包括国内不同民族人民之间的各种矛盾）；（2）大、小资产阶级之间诸如城乡结合部层出不穷的房地产开发与拆迁、城管与摊贩一类的矛盾；（3）统治阶级内部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包括国内不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4）中外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即国家之间的矛盾，或帝国列强与中国之间的所谓“民族矛盾”；（5）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个社会的所谓主要矛盾也就是那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最激烈的矛盾，也就是一个政权使用其手中掌握的国家暴力（军队和警察）所要应对的矛盾。

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哪一个呢？上述矛盾中，前两个是资产阶级造成的，这些矛盾一般都不算激烈。人民内部矛盾顶多是吵吵架，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毛泽东时代就不是对抗性的。当今国内民族矛盾的激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阶级矛盾的反映。大、小资产阶级之间诸如城管与摊贩一类的矛盾除了极个别的，一般都不需要调动武警。第三个矛盾，即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像美国内战时期那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国内不同民族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激化成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离主要矛盾还有十万八千里。第四个矛盾，即中外资本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帝国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时候才会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因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在政权最担心的敌对势力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表现在巨量的“维稳”开支上，表现在日益庞大的国家机器上，表现在对人民越来越全面的监视上。明显地，当前动不动就出动武力镇压中国工人运动的完全是中国的当局，而不是美国大兵，不是日本宪警或其它任何外国的军人或警察。因而，当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为资本服务的“狗腿子”而不是为外资服务的“汉奸”。

有一些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把另一些反对当局的马列毛主义者称为“左派带路党”。这些人武断地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渗透、控制、操纵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阶级矛盾要退居次要地位。他们认为，出于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希望中国乱，希望中国四分五裂，因此他们简单地认为所有反对中国当局的行为实质上都是在为美帝效劳，都在客观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

即便他们对主要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他们的结论也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按照他们的逻辑，1931年日本已经开始占领中国的东北，那么毛主席在南方中央苏区领导的武装斗争不就更是“左派带路党”的行为了吗，不在客观上帮了日本的忙吗？他们的论点和国民党反对派对共产党的攻击有何区别？他们“稳定压倒一切”的论调和蒋介石的“攘外必须先安内”又有何区别？即便是民族矛盾占首位，毛主席也是反对“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路线，也是反对阶级投降主义，也是强调人民群众的独立自主性。这是因为如果当时的抗战真的是一切依靠国民党，依靠蒋介石，那么抗战的结局就会像印度，即便是日本投降了，中国仍然不会摆脱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因此，即便是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仍然不能把反帝的领导权寄托在反动当局身上。何况当前没有任何证据来说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列强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如果有，从何时起这一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从来没有对此做过论述。

2. 驳狭隘民族主义

今天的中国并没有沦为殖民地或被殖民化的危险。相反地，当前这些人所谓的“民族矛盾”就是正在崛起的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中国大垄断资产阶级和帝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不管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他们扮演了“保皇派”的角色，维护的是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中国大垄断资本的利益。其中有些人甚至希望中国能够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以为这样的话，他们也能像帝国公民那样的富有，指望在中国称霸世界的盛宴上多捞点残羹剩饭。

但是他们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为资本“大国崛起”而献身的“爱国主义”是虚伪的，是反动的，是在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他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会反问，“不爱国难道要卖国吗”？那么我们想一想，维护中国在中东和非洲（比如在南苏丹石油）的投资

属于“爱国”行为吗？支持中东和非洲人民反抗中国资本对他们的压迫属于“卖国”行为吗？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抵抗外敌侵犯的爱国主义是进步的，是正义的，但是一个为了在本土以外寻找资源、寻找市场而提倡的扩张“爱国主义”就是反动的帝国主义行为。中国资本大举进军非洲的初期，当地人民热烈欢迎。但是不久他们就发现中国的资本和西方的差别不大，非洲人民的反抗就越演越烈。中国的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是在支持非洲人民的反抗呢，还是站在中国资本一边维护资本的利益呢？答案明显的是后者。其实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由此就没有任何权力批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了，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是缺乏客观区分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爱国主义”，是以我为中心的。符合我的利益的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爱国主义”，是维护本国资本利益的“爱国主义”。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实质上是大国沙文主义者，或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他们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只有毛主席在抗战时期所分析过的正义和非正义的爱国主义才是具有客观标准的爱国主义。这就是受压迫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反帝和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是这些民族的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因此它是进步的或者是革命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发达国家的“爱国主义”就是反动的法西斯的“爱国主义”。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就是反动反共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是因为它是为本国垄断资本扩张服务的，是为了转移国内工人阶级的斗争矛头的“爱国主义”。有了对外的侵略战争，这些帝国就有望克服生产过剩，转嫁国内危机，转移国内人民视线，压制本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当今我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所推崇的“爱国主义”不正是后者吗？

他们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帝国梦的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在各自的“爱国主义”号召下相互残杀，伤亡惨重。二战中的德国和日本人民又一次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为本国的统治阶级称霸世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的号召下，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的霸权地位不断地在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上充当无谓的炮灰。

他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百多年前“大国的崛起”时期，技术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面对着的是像满清帝国那样腐朽、不堪一击的封建王朝。当今的世界早已不是一、二战前的那种世界被各帝国瓜分了的情况。美国在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成为独霸世界的超级核大国。在这一条件下，指望以中国这种畸形、臃肿、外强中干的资本势力来取代像美国那种虽在没落，但根基仍然雄厚的资本霸权，这一帝国梦，只能通过穿越核战的废墟、趟过遍布世界的血海和爬上堆积如山的尸体来实现。并且，一个有能力在国际上称霸的统治者就更有能力在国内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因此，对中国的工人阶级来说这些人的帝国梦才将是一场真正的灾难，一场真正的浩劫。

他们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不懂得、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美帝国主义将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帝国。他们所鼓吹的就是要把中国人民当成其实现帝国梦的炮灰，其中的一些人很有可能，为了防备工人阶级的崛起葬送了自己的帝国梦，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大资产阶级镇压工人阶级的帮凶。

为了自己的帝国梦，这些铁杆保皇派们危言耸听地警告人民，如果大家不保皇，执政党垮了，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人民就会遭殃。他们单拿苏联的解体做例子，但是全然不顾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加盟共和国，且俄罗斯族在其他加盟国中属于少数民族的事实。在中国，一方面除了西藏和新疆以外，其它少数民族地区汉人占绝大多数，另一方面，当今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各地区经济上相互严重依赖的统一的经济体。这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各地军阀混战的经济基础全然不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国，国土的大小（除了战争的影响以外）对经济的影响不大，因而才有军阀混战的可能。当今的中国，市场是全国性的（尤其是大企业，很少有仅仅依赖地方市场生存的资本势力），资源是全国性的（如东、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对于

西、北部能源的严重依赖)，地方的独立几乎不可能，也不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四分五裂的结局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也只能是暂时的。按照保皇派的逻辑，北伐战争就不该打、解放战争就不该打、美国的南北战争就不该打，因为一打仗，人民就会遭殃。他们根本就不懂阶级斗争的规律。当前的执政党将来有可能四分五裂，成为几个相互竞争的政党，但是所有的政党争夺的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分而治之的一片小国。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没有再分裂，其它经过“颜色革命”的东欧以单民族为主体的国家也并没有四分五裂就是证明（原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乌克兰都是非单民族为主体的国家，因而它们的解体对中国没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问题上，表面上看好像主要的分歧是在马列毛主义者和狭隘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但是，种种左派内部，包括自称为马列毛主义者在内的思想上的混乱，其实它的根子就是由于立场上、世界观上和方法论上的不同，因而造成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分歧。正因为很多人对主要矛盾的模糊，才会有分不清敌我友的问题，才会有不知如何区分统一战线和利用矛盾的问题，才会有对改良的错误认识。

有了正确的阶级分析，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看清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着手讨论工人阶级如何崛起的问题以前，我们还必须对当今的国际形势有一个正确的判断。

五、我们处在一个全球资本危机、帝国争霸前夜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正像我们不能脱离中国资本和世界资本的关系来谈中国的问题，同样的我们不能脱离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危机来谈论中国工人阶级崛起的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懂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来龙去脉，然后认真地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关系。

1. 生产过剩仍然是资本主义危机和现代资本帝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生产的过剩，而不是其它的如资源危机或生态危机等等。

这是因为，资本的生产是为了利润。但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工人阶级的总消费才有资产阶级整体的利润（这里可以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等等的需要，因为这些都可以看做为产出的折扣）。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加到一起要多于所有工人所购买的产品总和才有老板们的利润。工人总体生产的产出和工人总体生活的消费之差就是资本总体的利润，且差别越大，利润越大。但是这一利润只有在能够形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才能实现，否则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这就是生产过剩。

自古以来，人类都是消费不足，只有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是由于消费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而且往往过剩的产品还不是消费品。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产出和消费的同步增长，它就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像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到其解体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是资本主义一般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说明单个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除非特殊需要（如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一般不会自动地协调相互的生产，而且单个资本的生产扩张一般不会直接地造成其产品的过剩。相反地，采用新科技、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资本集团往往会使得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都下降，因而会使得扩张相对不足的资本集团的产品竞争不过，成为过剩的产品，从而挤垮后者。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单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是资本集团竞争

的手段。

但是单个资本集团在行业内部的“理性”行为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非理性”行为。为了生存，每个单个资本集团都拼命地扩张其生产规模，因而造成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张。但是这一总体的扩张只有在高于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消费的增长时才会有资本总体利润的增长。因此一方面资本为了利润的增长就不断地扩大工人生产的总产出和工人阶级总消费之间的差别。但是另一方面只有资本通过进一步地扩大生产，才能把那些过剩的产品卖掉，才能实现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才能避免产出和消费的差别成为生产的过剩。但这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往后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更加严重。一旦资本对将来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失去信心，也就是对产能泡沫式的不断扩张失去信心，经济危机就必不可免。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要缓解生产过剩危机不外乎以下几个办法：要么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如发现新大陆或拉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体系），要么通过新科技对原有固定资本的淘汰来缓解产能过剩（如电视有一段时间几乎淘汰了电影，手机几乎淘汰了座机，数码相机基本上淘汰了胶卷相机，或汽车和飞机在美国基本上淘汰了火车等等），要么通过自然灾害（直接破坏产能）或通过战争（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一片废墟）来破坏过剩产能。没有新市场，没有新技术，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那么产能的过剩就只有通过经济的危机来解决。实力弱的资本集团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得不破产，这样就有可能淘汰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产能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

帝国主义产生的起因原本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生产过剩。它通过对殖民地的倾销和掠夺开拓了自己的市场，获得了新的资源，缓解了国内生产的过剩，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后期的发展才由商品的输出转向资本的输出资本）。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起先也是通过对它国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操控来造就新的投资机会和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市场进一步地开拓，暂时地缓解了帝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中国加入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把后者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直到 80 年代中期也没有明显缓解的总危机趋势推迟到了 2008 年才又一次爆发），结果却是后患无穷的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如果近期没有重大的新科技来开拓新的市场或强行淘汰大量的旧有固定资本（假如一种新的化工材料可以完全替代钢材的话，或一种新的科技使得光伏产品的造价成为极其低廉，进而几乎可以完全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话，这些新科技就会大量地淘汰类似钢铁或能源等行业旧有的固定资本），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就只有通过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来摧残过剩的产能，以便恢复产能与市场的平衡。但是各国资本都希望通过摧残它国的产能来缓解自己的产能过剩，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危机的集中表现。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

相反地，资源的枯竭，生态的破坏并不造成资本危机，反而会造就新的投资机会。中国的风电、光伏等行业前期疯狂地扩张和近三年严重的生产过剩，恰恰是因为生态危机还没有“及时”到来。依此来看，资源的枯竭本身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会影响人与人的矛盾，但不直接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并不会直接威胁资本主义，就像日本 2011 年的大地震并没有威胁日本的资本主义。其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就讽刺地说过，人类石器时代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当时石料的耗尽，因此他们并不担心石油危机，且相信新的能源一定会替代石油而产生。同样的，当前遍布华北的严重雾霾反而会淘汰污染严重的工业产能和雾霾治理投资造就新的机会，从而拯救当前资本主义的危机。由此可见，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因为任何资源的匮乏或生态的破坏而告终。

2.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改变了帝国之间争霸的范围和形式

帝国主义不是一个阴谋，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各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争夺市场和资源。这一争夺市场和资源的斗争迟早会引起战争。

二战以来近七十年时间没有世界范围的战争。这不是因为世界太平盛世到来，不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资本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使得帝国之间的战争成为历史，而是因为目前，除了二战后和美国同时成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以外，还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足够强大到有能力跟美国抗争的地步。

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已经六十多年了，作为最大的工业国有一百多年了。它再继续维持半个世纪的世界霸权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它的霸主地位，它可从金融霸权那里获得巨额利润，它就不再大搞实业经济，它把生产都放在其他国家去，它已经空心化，因此它的经济实力早已下滑，它越来越靠自己的金融霸权和军事霸权来维护它的世界霸权。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充分反映出它的腐朽性和脆弱性。后来它依靠滥印钞票来维生，进一步地表现出它的寄生性。

美国的霸权主义维护的是美国资本的利益，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全球资本的共同利益。象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协调各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分歧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实质是为美国独霸世界服务的。美国所捍卫的游戏规则是以它自己的利益制定的，又是以它的利益的变化而变更的。比如：二战后固定汇率对它有利，它就推行固定汇率。70年代初固定汇率支撑不了了，它就擅自废除固定汇率，反而指责其它国家操纵汇率。当美国的经济还处在较为强大的50-60年代时，它极力推行自由贸易，但是一旦其它国家像日本的经济实力强大起来，美国又强调“公平”竞争，迫使日本80年代“自觉地”限制它的汽车对美国的出口。稍后，它还迫使日本接受日元大幅度的升值，造成日本近20多年经济的一蹶不振。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有驻军。日本是敢怒不敢言。其他国家如拉丁美洲和亚洲90年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美国都通过IMF和世行在这些国家强力推行提高利率，减少政府赤字，和私有化的政策，反对这些政府的救市。但是一旦它自己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它反而降低利率，增加政府开支，接管破产资本为国有，全力救市。当今影响世界经济最大的机构莫过于美联储，但是美联储从来都是仅仅从美国和华尔街的利益出发来考虑经济问题的。当前美国为了华尔街的利益可以滥印钞票，但是日本刚刚想要模仿美国大印钞票，美国就对它瞪眼，很不满意。G20讨伐日本的货币政策，但G20没有人敢指责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一贯执行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双重标准，这就是帝国主义的霸道。

除了政治和经济手段以外，美国终究还是需要依靠它的军事霸权去维护美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投资，维护它从中得利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否则它不会每年花费巨额军费去维持自己的军事力量。反过来说，美国的军队、核武器、航母必须是按照华尔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按照伦敦、巴黎、柏林、东京、莫斯科或北京的利益行事。美国特别在乎这个。即便是对待其最紧密的北约组织盟友，它也规定美国军人只能服从美籍军官的指挥，其它欧盟国的军官无权指挥美国的士兵。

我们有些人被一些假象所迷惑了。他们认为既然主导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是超大型的各种跨国公司，其生产是世界性的，市场是世界性的，投资者也同样来自世界各地，因而资本无祖国。但是，这是一种假象。虽然资本投资无国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结果，依此认为资本无祖国就完全错了。

鉴别一个资本集团的国籍不在于其主管或控股者的国籍，不在于其总部的所在地，而在于其资本投资重心的所在地，最终在于是哪个国家的政权会不惜动用武力来捍卫这一资本集团的利益（不光国际资本有国籍，连国内资本都有籍贯。比如，当山西省强行收购省内小煤

窑为国有时，出面代表温州炒煤团利益与山西省政府谈判的竟然是浙江省政府！)。

因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废除资本的祖国，也不会消灭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各国资本都有各自的算盘。全球化并没有使得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过时。相反地，它进一步地验证了列宁基于辩证唯物主义所赋予的精辟的洞察力和远见。

正因为资本有祖国，欧盟才不顾美国的一再反对，试图通过自己独立的导航系统和航空制造业（空客）壮大自己的武装；日本才试图以钓鱼岛的冲突为借口来恢复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独立性，摆脱美国对它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才大搞航空、航天、航海和航母技术。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各自在世界各地的投资，扩大自己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话语权（比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前，如果中国能够在中东停泊那怕一艘航母，战争的结局就会大不一样，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也不至于遭到上百亿元的损失）。

因此，一边是工业上相对强大的欧盟、正在崛起的中国、试图复兴的俄国和不甘永远“当孙子”的日本，另一边是日益衰落、但是仍然占有世界霸权地位的美国。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抗争（通过军备竞赛、局部摩擦和势力范围边缘地带的代理战争）只会越演越烈。一山容不得二虎，世界由美国独霸到一个多元鼎立的世界其实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奏。列宁关于只要有帝国主义就必然要有战争的论断完全没有过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乌克兰的危机就已经打响了帝国争霸的序幕。核武器的存在只是改变了这一帝国战争的形式。到最后美帝必然要动用它所有的军事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它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我们对此不能有任何幻想。

面对着这些事实，我们一些自以为是的理论家竟然轻率地断言“列宁对他那个时代帝国主义的论断已经不适用于今天。今天全球只有一个帝国主义，或者说是帝国主义体系”，“今天全球帝国主义体系的这种结构与特点，与列宁时代的也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列宁时代对于帝国主义的很多观点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了，譬如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战争”。对这些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我们除了希望他快快地觉醒过来，不要继续做梦了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3. 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世界霸权

虽然美国至今仍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世界霸权，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它是最后一个世界霸权。不像二战以后美国替代了英国，英国早先替代了荷兰那样，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是不大可能的。一是因为美国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它会做垂死挣扎。二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迅速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世界各国人口中的比例，且近半个世纪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已经达到了满足人类所有人温饱的水平（即物质已经“极大丰富”），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具有颠覆私有制特征的信息革命（比如开源软件、信息共享冲击着以往的私有观念和任何封锁信息的试图）把全世界的人民融入在一个“地球村”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人民决不会坐等霸权相争的结局，坐等新霸主的来临。

战争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危机的集中表现。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残酷，但是没有什么比战争更教育人。它把金融寡头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不惜毁灭全人类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它淋漓尽致地展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和荒谬。人类要想避免战争的摧残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要想推翻帝国主义就必须从根本上埋葬资本主义。在帝国核战争的威胁面前，共产主义是人类要想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的霸权和任何其它国家的霸权，才有可能打败帝国主义。这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会教育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就像妇女的解放斗争教育了男人，黑人的人权运动教育了白人，美国人民如想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最后也会为此付

出沉重的代价，这迟早也会教育美国人民。

美国人民有很多优点，最主要的是没有等级观念，没有奴才性，不迷信权威，且有强烈的维权意识。目前美国人民还认同私有制，还看不清美国的帝国主义本性。他们还有强烈的主人公精神和正义感，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这些也正是美帝需要的。只要它能够欺骗美国人民，把自己的对手妖魔化，它就能够鼓动美国人民为它的帝国主义服务。因此，任何国家和美国争霸都更有可能使得美国人民成为美帝称霸的炮灰，使得美国人像二战那样团结一心。只有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霸权才会像美国的侵越战争那样教育美国人民，促使美国人民的觉醒。

美国 70 年代在越南打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武器，也不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因为侵越战争不得人心。美国士兵亲眼看到他们遭遇到越南人民男女老少一致的反抗，摧毁了他们以为自己是帮助越南人民抗击“共产主义扩张”的谎言，这才觉悟起来，这才使得战争打不下去。美国人民在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中迟早会觉醒起来，她们不会允许美帝国主义用核武器去威胁全世界人民。一旦美国人民觉醒起来，崛起了，那些核武器就不管用了，美帝的霸权地位就崩溃了。

同样，中国“特色”资本与帝国争霸的崛起争斗也会教育中国人民。这是因为一方面全世界人民不光是反对美帝的霸权主义，他们也会反对任何形态的霸权主义，他们决不会允许在一个旧的霸权被推翻以后，让一个新的超级帝国去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他们的反霸斗争会教育中国人民。另一方面，一个除了民族主义以外没有其它任何凝聚力的，连资产阶级民主都不敢实行的，仅仅依靠严格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草木皆兵、极其脆弱、毫无自信的政权是动员不了自己的人民充当其争霸的炮灰。在其争霸的过程中，人民迟早会问：为什么只许资本的崛起，不许人民的崛起？为什么要打压人民捍卫自己权益的能力？

因此，只有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越南人民、菲律宾人民，以及其它所有的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打倒美帝的世界霸权，把人类从资本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从历史上看，一战造就了一个十月革命，二战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下一次的帝国争霸拼斗一定要埋葬资本主义。由此我们可以断言美帝国主义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世界霸权。

今后半个世纪的大趋势就是帝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加剧和世界人民的抗争、工人阶级的崛起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最后的结局还是毛主席说的那样，要么是战争引起革命，要么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歌里面所说的“这是最后的斗争”终于到来了！美帝国主义的灭亡之日就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的到来和迈向共产主义之时！

六、工人阶级再崛起之路

1. 反帝反霸的领导权属于即将崛起的工人阶级

只有工人阶级的崛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其它资本势力的壮大仅仅会动摇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帝国主义仍然会统治全球。在这场全球反帝、反霸的斗争中，工人阶级当然要利用列强之间的争霸斗争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把反对美帝的领导权拱手交给与美帝抗争的其它列强，例如正在崛起的中国“特色”资本，指望它去带领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那我们得到的就只能是一场灭绝人类的灾难。

一个工人阶级而不是一个“特色”资本掌权的国家一旦崛起，它必须是一个反霸而不是一个争霸的强国。它与世界列强争夺的不是市场和资源而是人民自我解放的权利。它会团结全世界的人民，组织成一个广泛的反帝反霸的统一战线。

反霸者像毛泽东那样追求的是把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宣传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道理，抗强扶弱，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美和所有的反霸斗争。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反霸者就不会允许美帝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去干预石油国的内政。

中国人民 50 年代的抗美援朝斗争就证实了只有像毛泽东那样的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先是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霸权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较量，尔后就有全力支援越南反美斗争、无私援建坦赞铁路建设等等一系列的举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在联合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

争霸者正好相反。他们是狂妄的暴发户。不像日本和德国的统治者那样，中国资本的崛起还算一路顺风，还没有栽过大跟头，因而他们还不懂得争夺霸权的代价。这些争霸者鼓吹“中华民族的复兴”，期望的是媳妇熬成婆，受压者翻身压别人，出人头地，当老大，狭隘民族利益优先，欺软怕硬，窝里横，面对其他民族的灾难幸灾乐祸、趁火打劫，口头上说的是“永不称霸”，心里想的和行动上做的是韬光养晦缓称霸。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当今的争霸者就会和西方列强狼狈为奸，默许帝国的霸道行为，为将来自己称霸做准备。

今天这个自称为“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宣布它“醒了”。但是“文明的”狮子也只会吃肉，只有吃饱了它才会是“和平的”，连台湾的民众都感觉到了大陆资本扩张的威胁，奋起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服贸协议”。

因此，人类的希望就在于工人阶级的崛起，尤其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新崛起。

2. 中国工人阶级的一些特征

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且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马列毛主义者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为工人阶级的重新崛起服务。工人阶级要崛起，就必须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三点既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又是我们的长期目标。短期没有这三点，工人运动不得发展。长期来讲，没有这三点，即便是它暂时地夺取了政权也会像走资派上台后的前苏联或中国那样的重新丧失政权。

尤其是中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是个实实在在当过家做过主的阶级*。只是由于它没有及时地铲除走资派赖以生存的官僚特权这一资产阶级法权的特殊形态，没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本阶级与其政党之间的关系，因而未能把类似文革中涌现出的那种半独立的群众组织作为监督各级领导的常态形式，最终它失去了自己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工人阶级从其自身的经历中深深地领会到掌权相比夺权难。要重新掌权，没有本阶级高度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是不可能长久的，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这里证据至少有三：首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端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与近 30 年的宣传正好相反，这才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否则给领导提意见的工人就有可能被扣奖金、工资，甚至开除。但是仅有铁饭碗还不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因此证据之二是毛泽东时代广泛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原则，这就更直接地证明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地位。但是本阶级当家做主最直接的、最明显的证据还要算文革中的派仗。打派仗虽然不好，但是它反而说明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确实有当家做主的愿望，有过当家做主的权利，有过当家做主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没有此权利，它就根本没有打派仗的资格，也没有派仗可打！但是右派的反驳“因为那种权利是毛泽东恩赐的，所以他可以随时的收回，因而工人阶级并没有当家做主”是经不起推敲的。这种说法实质上以为在阶级社会里，一个阶级要想当权可以不通过自己的政党去实现，以为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以没有

自己的领袖人物去体现。事实上，毛主席当时如果没有发动文化大革命，那就不配为工人阶级的领袖，毛泽东主义也就无从谈起。】

回顾近 30 多年来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上世纪 90 年代国企改制时期的斗争有较鲜明的政治性和战斗性，但是那场斗争是个退却战，且已经基本结束，所谓的“老工人”多已退出生产领域。因此，就如何分析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来说，新、老工人的划分在 90 年代或有一定价值，但是今天把国企工人当做“老工人”，私企工人当做“新工人”一类的分法已经没有什么大意义了。今天的产业工人基本上是以正式工、合同工和派遣工等等来划分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问题也是要以此为基础来讨论。

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新崛起，从组织上来讲好像基本上是从零开始，但是从思想、理论和经验上来讲，他却站在世界工人运动的一个制高点上。他所考虑的不光是如何重新获取政权，他还要考虑如何防备历史的悲剧重演。

他懂得，光有阶级的觉悟和阶级的组织还不足以实现阶级的崛起和解放。工人阶级要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斗性。否则像工联主义者那样承认劳资的区分，但是主张劳资的和谐与共赢，把工人群众在工人运动中所造就的阶级意识和组织性引导和局限在分蛋糕的游戏上，因而实现不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因此，工人阶级要重新当家做主的那种社会主义只能靠一场推翻私有制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来实现，而不可能靠所谓“复兴”所能完成。后者只不过是“和平过渡”的翻版。

但是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只有通过它与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长期不懈斗争中才能提高，不是一两次大的经济危机就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工人阶级重新崛起还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有几个必不可免的阶段。

3. 工人阶级崛起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一般来讲，工人运动首先是从个人抗争到集体抗争，然后是从自发的集体抗争到有组织的集体抗争，再后是从反抗单个资本家为目的的有组织的集体反抗到以反抗整个资产阶级为目的的，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形式组织起来而进行的阶级反抗，最后是从反抗资产阶级的压迫到与其决战，取而代之，建立无产阶级共有制*的阶级专政，以便为最终消灭所有的阶级压迫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阶段都是工人阶级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过程。

【*共有制，即全民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人民当家做主条件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但是人民不再当家做主的“公有制”就不是共有制，如当前的国有资产。希望今后的左派不要再拿定义模糊的“公有制”说事，不要无意帮当局骗人。】

我们目前所属的阶段还是从自发的集体抗争到有组织的集体抗争的阶段。

在目前这一阶段，工人运动还不缺乏战斗性（风起云涌的罢工潮就是证据）。改良主义目前似还不是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尽管工运当今只能从事改良的事业不等于从事工运者认同改良主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但是从挺薄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改良主义倒是小资产阶级“左派”的主要倾向。

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

如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是目前的首要问题。相对解放前的中国工人，现在的工人阶级不缺乏文化（能写会唱的人才到处都是），不缺乏知识（至少初中，且大学生越来越多），不缺乏信息（普遍都能手机上网，信息唾手可得）。相对来讲，他们缺乏的是意识，尤其是新一代的工人，缺乏的是革命的意识，阶级的意识，自我解放的意识。由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那种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个人解放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还占有统治地位，他们的多数还看不到团结的力量，看不到阶级的力量，尤其是新一代的很多工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工人

阶级的一员，许多人对创业还抱有希望，不断地打工挣钱-创业-破产-再打工-再创业-再破产-再打工。他们的斗争因而还往往停留在个人抗争的阶段，还没有上升到普遍的集体抗争的阶段。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新一代的工人阶级具有它特殊的斗争性。为了生活，他们背井离乡，甚至妻离子散，他们痛恨自己的现状。他们富有战斗性，他们对老板稍不满意就跳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出路，因而他们不怕被老板开除，不怕暂时找不到工作（大不了回家种地），结果迫使资方不得不用扣押他们薪金的方法来拴住他们（相比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因为怕辞职没有收入或罢工领不到失业救济，反而不敢轻易地与资方如此抗争）。

这些工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慢慢地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慢慢地不愿为每次跳槽的高价成本埋单，意识到与其跳槽不如改变现状更有前途，意识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团结起来一起干，因而越来越多的自发的集体抗争爆发出来。这里面有的带头人抱着反正不在这里干了，走之前带领大家闹一闹，恶心一下臭老板的心情，因而他们不怕出头露面，敢于和老板抗争。

但是这种方法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要建立这样的组织，基层的工人领袖人物必须获得工人群众的保护。因此，在此类工人组织获得合法性以前，他们必须能够长期地隐藏在工人中间。合法性也只有工人的大多数不怕坚持长久的罢工来捍卫自己的带头人的情况下方能获得。这就需要工人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

这种阶级觉悟的提高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深入到工人运动中去组织者可以在日常打工和生活的细节上，做到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通过这些小事让周边的工人体验到团结的力量。工人之间有了信赖，集体对付老板就更有信心。这是阶级觉悟升华的第一步。

工人群众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

伴随着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提高是其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因此，目前工人阶级崛起的第一步就是由工人的个体抗争和自发的集体抗争走向有组织的集体抗争。这一步的典型表现就是成立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类似工会的工人组织。

工会是工人与资本抗争的最基本的组织。这是世界几百年工人阶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我们一些马列毛主义者轻率地否定它，这是非常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把工人组织成一个个的为其服务的团队。工人对资本的反抗有个人行为，也有集体行为。集体行为最直接、最普遍的形式就是针对具体资本的集体抗争。为了使得集体抗争更有效，工人阶级自己的维权组织初期也只能是以这一团队的形式成立自己的组织。这一组织叫工会好呢，还是叫工人委员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好，还是其它的名称好，关系不大，关键是它必须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跨行业的组织，乃至自己的政党都是离不开工人阶级日常生产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工人维权组织。问题不是要不要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会组织。问题是如何保证工会是代表工人利益的，是工人自己的工会。在当今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体抗争和维权还没有组织化的情况下，工联主义算是个进步。它起码懂得工人即便是为了自己眼前的经济利益，也必须组织起来。那些仅仅强调个人抗争，强调自发性，或光强调经济利益，忽略有组织的集体抗争的人，连工联主义者都不如。

由于官方用专制的形式垄断了所有名义上的工会，中国工人集体抗争和维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要么是夺回工会的领导权，要么是成立自己的独立于资本的工会。这一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将来的实践中去探索。

除了工会一类的按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工人组织以外，工人阶级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还会形成以工人居住社区为单位的，以工人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为中心的其它的群众维权组织（如下岗工人的维权组织、外来工子女教育权益组织等），或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各类群众组织（包括类似红歌会，反转基因等社会团体），以及利用现代通讯手段的

各种网络圈子式的组织。在这里，马列毛主义者还应该利用一切合法的渠道，通过学习、锻炼，甚至娱乐活动，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来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也就是说，凡是有群众的地方，都有马列毛主义者工作的空间。

但是资产阶级绝不会坐等反抗资本的工人组织出现，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之。

工人组织起来最起码的标志是一些带头人的出现。资产阶级对付这些工人领袖一贯的手法是软硬兼施地收买和镇压。他们懂得工人组织起来的危害性，尤其是以组织工人起家的执政党，因此面对着高涨的工人运动，他们宁愿牺牲一些眼前利益，暂时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但是他们绝不要看到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组织出现、成长和壮大。

咱们看看被有些左派人物捧为“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薄熙来是如何对付工人运动的。

2002年轰动一时的辽阳工潮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经过工人们越演越烈地多年斗争，当局一方面在经济上大步退让，“偿还了数以亿计的拖欠职工的包括工资、劳保等项的大部分欠款，连一些久已拖欠的、个别老工人至死也不报偿还希望的大笔医疗费这次也一并偿还了。”另一方面政府逮捕了一批出头露面的工人领袖。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工人领袖姚福信和肖云良有期徒刑的决策据说是薄熙来不顾上下官僚的劝阻，一意孤行拍的板。

按理说，既然当局几乎能够完全满足工人们经济要求，而且一批贪官由此落了马，说明他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的斗争是有功的，但是为什么以薄熙来为首的辽宁省当局非要判那几位工人领袖有期徒刑，而不是对他们以功臣相待？

这是问题的关键。有远见有头脑的统治者在工人运动的高涨面前，他们宁可在经济上让步也绝不葬送自己的长远利益。相反地，这些工人运动的不成熟也恰恰表现在捍卫自己组织起来的权利和领袖人物的斗志上不如捍卫自己眼前利益那样坚决。像薄熙来一类的统治集团干将正是看准了工人阶级队伍中的这一致命弱点，通过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但是取缔他们的组织能力这一手段来分化瓦解工人阶级队伍，政府花了仅仅几亿元就有效地摧毁了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是所谓“老工人”和国有资本集团的斗争之所以是个退却战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上他们算是胜利了，但是由于工人维权的组织被摧毁了，政治上他们是惨败的。他们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葬送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我们一些目光短浅的左派网友还振振有词的以“这次的工潮善后大部分工人还是比较满意的”说教和薄熙来没有在国企改革中为自己捞一把的行为来赞赏薄熙来。

薄熙来在对付重庆出租车司机的罢工中也有同样的远见：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但是以取缔黑社会的名义取缔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袖。

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一贯手法：把工人维权运动的组织和领袖按照黑社会来处理。至于什么是黑社会，重庆的官员早已深刻地说明：与政府作对的就是黑社会。这和历代农民起义被皇朝看成是土匪黑社会，井冈山的袁文才和王佐被国民党的政权看做是土匪黑社会一样，“挑动”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的黎强被薄熙来认定为黑社会势力，以“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九项罪名判了他有期徒刑。这些罪名是统治阶级对付罢工工人的典型罪名。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组织出租车司机“闹事”的那些人是否是黑社会是个次要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不是依靠资产阶级政权来解决的问题，就像无论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多么的黑暗，那是伊拉克人民要解决的问题，不能作为美帝侵略的借口一样。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不论是不是，资产阶级一贯地把与政府作对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当成黑社会来看待，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薄熙来也不例外。

薄熙来“打黑”后重庆的“治安”大大“好转了”说明不了问题。统治阶级强大的地方，尤其是“铁腕”上台的话，“治安”当然要“好些”，但是对人民不一定好，如希特勒上台后的德国。世界上这些大流氓镇压小流氓的例子有的是。重庆的治安“好转了”，但是有何证据说明人民组织起来维权的能力是提高了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我们要看的不光是人民的眼前利益，我们时时刻刻更要看到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这一

长远利益的实现只能靠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来完成。具有这一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队伍才是统治阶级最为恐惧的力量。

薄熙来一方面说“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并主张成立“出租车司机协会”以便政府与出租车司机的沟通，另一方面却镇压像姚福信、肖云良和黎强这些带头“闹事”的人物，目的是杀鸡给猴看，让老百姓知道以后有话“好好说”，但不要组织起来和政府作对。

但是工人阶级唯一的力量就是团结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团结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工人阶级要崛起就必须把自己的组织看成是和自己的生命一样才有可能。

在如何对付工人阶级崛起这一问题上，难道我们从以上两个事件中看不出薄熙来这类统治集团干将和政客所表露出一副对统治集团利益有着卓越远见，且个人有着宏伟抱负，但对待人民是极其阴险，狡猾，且奸诈，笑里藏刀的狰狞嘴脸吗？我们总不能愚蠢到了以为“好事”都是“清官”做的，坏事都是贪官做的，仅仅把政府满足工人群众的经济要求归功于薄熙来式的人物，却把政府镇压工人斗争的领袖，取缔工人阶级的组织归罪于他人吧？我们有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左派真是有眼无珠呀！真是不如被他们痛斥的工联主义者呀！起码后者懂得工人阶级的组织是工人阶级的生命这一最基本的道理。

以上事例说明工人阶级组织能力和战斗性的提高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4. 革命者之间的团结问题

这就是如何对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一旦有了路线分歧怎么办，或如何对待派性的问题。讲团结就必须讲斗争，团结是斗争的目的，团结是斗争的结果。这看起来很矛盾，其实就是对立统一。不斗争的团结不是团结，是和稀泥。意见不一样，不允许辩论，达不到团结的目的。经过斗争，甚至是激烈的路线斗争，意见一致了，这样的团结才有力量。但是如果斗争的方法不对，不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以教育人为目的，而是为了表现和抬高自己，那也达不到团结的目的。

斗争的方法本身就体现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只有为了真理，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所以宗派主义与此格格不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了争当人上人，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当老大而争斗，所以宗派主义猖獗。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是有些区别。大资本必须“合资”，而小资产阶级是以“单干”为生，甚至以“单干”为荣，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单干”行为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就是山头主义，就是我行我素，就是各自为政。纵观文革中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或国际共运中托派群体的宗派主义现象，明显地，他们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阶级社会，而是为了当老大，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抬高自己，不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是为了出人头地，因而谁也不服谁。他们这种人如果在大圈子里面当不了老大，就找一个小圈子当，小圈子里面当不了老大，就找一个微圈子当，反正不找到一个能当老大的圈子不罢休，那怕“单干”也自以为荣。张国焘从赫赫有名的革命者到叛徒，不正是这种人吗？文革中忙于打派仗的各路头头不就是这种人吗？目前众多整天泡在网络上的“论战家”是否会重蹈张国焘、文革头头一类的老路？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同志间的分歧呢？答案是，一不能掩盖或回避矛盾，二不能把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当成阶级敌人。只要没有明确的背叛行为，只要不是内奸，革命同志之间的分歧，那怕是严重的路线分歧，都是非对抗性矛盾，都是人民内部，而且还是革命者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最终只能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这是一个原则。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即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只要斗争的双方仍然坚持马列毛主义，我们就不能分裂，但是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

这里我们要区分共同目标下的路线斗争和目标不一致的道路之争。前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后者有可能是敌我矛盾。路线斗争是原则问题，决不和稀泥，但绝不分裂，如何行动只能依照民主集中制来解决。相反的，民主集中制无济于道路之争。但是解决团结之难处就在于正确地区分目标一致的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路线斗争和目标相悖的真假马列毛主义者之间的道路之争。这后者往往是以路线斗争的假象出现，假马列毛主义的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者一定会掩盖他们的真实目标，因此真假马列毛主义之间的道路之争起先往往看似是路线斗争，两类矛盾的区别起先往往并不明确。这只有从实践上看他们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来区分，从他们的斗争方法是否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是光明正大上来鉴别。

在如何对待革命者之间的分歧上，我们同时还必须总结近百年革命先辈的斗争经验。

目前很多的革命者，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很喜欢列宁那种犀利的文风，大家不论有没有水平也都学着像他那样毫不留情地批判他人的观点。但是这里面有个如何团结持有不同观点的同志的问题。虽然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进行严厉的批评，甚至讽刺、挖苦、嘲笑以至于发泄个人对机会主义者的愤怒都不算过分，但我们不能进行人身攻击，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来看待，不能把他们往敌人那里推。后者属于原则性错误。

说实在的，列宁批判卢森堡的一些讽刺、挖苦、嘲笑的语句让人看了很不舒服。列宁看问题的尖锐性是超人的，但是方法上不如毛主席。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主席有关路线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比列宁要更为成熟。毛主席从建党到延安整风的 20 多年里长期地属于少数派，经常地受到打压和排挤，就像孙悟空在炼丹炉里获得火眼金睛一样，毛主席的这一经历确实磨练了他的斗争水平。

相比列宁，斯大林就大大地退步了。他对托派的斗争就很粗暴*。虽然斯大林坚持列宁的建党理论，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正确的，托派实质上要求取消无产阶级的政党，以形式民主的工会取而代之和疯狂的宗派主义活动是极其错误的，反动的，但是对于像托洛斯基这样的人物，斯大林就没有能够像毛主席对待王明、张国焘那样达到团结所有要革命的绝大多数同志，没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整风来教育和团结持有托派观点的大量要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往往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很多犯有托派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是愿意革命的优秀的革命家当成特务、叛徒和敌人来对待，分裂了革命队伍，给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如果斯大林有毛主席对待党内一系列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从张国焘到邓小平那样的胸怀和水平，说不定最后背叛革命的就只有托洛斯基，托派也很有可能形不成什么势力（当然托派反党、反“官僚”的思想基础是小生产，因此托派在小资产阶级里面很有市场也是必然的）。

【*其实这一结论，列宁早有非凡的预见。他在临终前就说过：“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见列宁 1922 年 12 月 25 日《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所希望的具有“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的人选不就是毛主席那样的人吗？】

中国解放后的党内斗争和解放前的也是大不一样。对高岗、彭德怀那样一棒子打死的结局就明显的有刘少奇在作怪，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那样的一棒子打死的结局也和林彪的野心有关。在这一类问题的处理上，由于走资派的影响力空前的强大，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极其不明朗，毛主席不可能像解放前那样，把党内的路线斗争完全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共同目标的）路线斗争和（走资、走社的）道路之争不甚明朗时不得

不做很多的妥协，往往是很被动的。即便是这样，毛主席比斯大林高明得简直不可相比。要是按照斯大林的做法，刘邓一类早就被枪毙了，但是这样做教育不了人民，也阻止不了资本主义的复辟。邓的复出就证明了毛主席的高明。毛主席没有把邓小平当成敌人，而是给予出路。是邓小平自己暴露了自己。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邓的表演充分地暴露了他们这类人的本质，为后人认清走资派提供了一个最为完美的标本。

所以，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我们不要把对那些持有错误观点和主张的人物往敌人那里推，即便是这里有坏人，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前，我们也不能把他们像对待敌人那样。敌我一定要分清。张国焘是在叛变以后才被开除党籍的。在这些人彻底背叛以前就把他们当成敌人不利于我们团结持有同类错误观点的革命同志，反而会助长宗派主义和分裂。

5. 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道路问题

对于中国将来的局势，挺薄的保皇派和自称为马列毛主义的机会主义者正好相反。保皇派是唯恐天下大乱，乱了自己的帝国梦就会泡汤。机会主义者是唯恐天下不乱，乱了自己才有望和资产阶级中的某集团（如薄熙来式的人物）分享中央政权。如果这一目的暂时还达不到，那么“借鉴重庆经验”，在大乱之下，“左派”（也就是他们自己）“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首先取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愿做艰苦的、长期的、细致的教育、动员和组织工人阶级的工作，他们希望找捷径，因而抓住重庆模式和薄熙来不放。

这些机会主义者不是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去为工人阶级争得活动的空间，而是指望抬举他们内部像薄熙来那样的某些精英来改变工人阶级的处境，一再希望当权集团的党中央左转。这些人堕落到了何等地步！他们不是揭露统治阶级，而是在投机，在帮他们的忙。

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不是没有掌握过国家政权。这些机会主义者完全不顾这一历史事实，不谈工人阶级如何重新组织起来，不是用革命性的标准去引导人民如何识别和提防像薄熙来式的资产阶级政客，只关心少数精英（像他们一样的所谓“左派”）如何上台，生怕工人阶级提高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就不再会把薄熙来式的人物（和他们这类人）当成“中国一切进步力量的领袖”，因此他们极力混淆薄熙来事件的阶级本质，力争成为这些政客的游说者和吹鼓手。用心何其毒也！这些快速堕落的机会主义者如不悬崖勒马，他们很快地就会变成中国特色资本忽悠老百姓的帮凶！

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不是投机的纲领，不是没事找事，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它自身的矛盾造成的，不是任何人蓄意捏造和制造的。马列毛主义者对于大乱的看法从来在于大乱的起因，在于乱了谁。树欲静而风不止，无产阶级并不想乱，但是不怕乱。如果是像一战、二战帝国争霸那样的大乱，无产阶级是坚决反对。如果是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面对工人阶级的维权运动，统治阶级胆敢采取镇压的手段所造成的“乱”，责任在于统治阶级而不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权利被侵犯，被剥夺，他们当然要奋起反抗。

6. 工人阶级重新崛起中的策略问题

地球上原先没有路，早先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力，往往都是通过“非法”斗争获得的。例如，罢工权只有通过非法罢工才能获得，结社权只有通过非法结社才能获得，迁居权只有通过非法迁居才能获得，言论权只有通过非法言论才能获得，出版权只有通过非法出版才能获得。起先争取这些权力的人数微小，但是只要人民有争取这些权力的愿望，为争取这些权力而奋斗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最后是法不责众，不合法的就有可能成为合法的。而合法的斗争一般来讲只可能捍卫已有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合法的要与非法的相结合才能维护已有的权力，争取更多的权力。

正由于当政者有宪政派和特色派，我们的对策也要灵活。我们要利用执政党的红色马甲大搞马列毛主义的学习，在工人群众利用红色马甲维权的过程中去揭露红色马甲的虚伪，就像我们对付宪政派一样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去揭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但是我们不能像左转派那样奢望官方实施自己的口号，不能奢望我们有任何能力去“迫使执政党为工人服务”。同时也不能像一些被邓小平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给搞糊涂了的人那样荒谬的认为“今天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民主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和值得肯定的地方”。

工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是工人阶级崛起的一部分。工人群众的阶级意识恰恰是在争夺这些民主权力的过程中提高的。工人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起先主要的表现在自我组织工会权，争取自我结社权、言论权的斗争上。正是这些实质上的权力是资产阶级最怕工人获得的，因此，这些权力只有在工人群众认同私有制的条件下才有望获得（也是西方工人的绝大多数认同私有制，因而看似有此权力的原因）。工人群众越是不认同私有制，这些权利就越不容易获得，工人群众就越容易识破资产阶级“民主”的假面具。

目前虽然保皇派和机会主义者挺薄有自己的目的，但是挺薄运动还是有它的进步意义，有可被工人阶级利用的空间。它给予我们利用矛盾的机会，有利于我们揭露统治阶级政权的内幕，有利于把矛头对准当局。事实上，薄熙来事件确实教育了很多群众，让他们罕见地看到了所谓“清官”的伪君子真相，看到了这些人是如何轻易地假公济私，是如何容易地进行权钱交易，又如何较为轻易地掩盖自己的幕后操作。

问题是这两年绝大多数的“左派舆论”都是在研讨如何挺薄而不是如何利用矛盾。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应当讨论的是工人阶级如何利用薄熙来事件壮大自己的阶级队伍，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

7. 左派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

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一切努力都应当从如何推动工人阶级的崛起着手。为此，我们的眼光必须放在下面，放在工人阶级身上，放在如何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组织能力和战斗性上，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上面，像那些机会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家那样把希望放在精英群体里。

我们有些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热情很高，立志通读马列毛，但是即便是他通读了这些经典，如果没有立场的转变，他也不过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学者，而非一个马列毛主义者。立场的转变不是单靠学习能够获得的。这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要到工人阶级中去，要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以便把自己的感情和立场、出发点放到工人阶级一边，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毛主义者。一些读过几本经典著作的网络上的马列毛主义学者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愿意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不愿意和工人阶级融为一体，整天泡在网上，忙碌于网络上看谁辩得过谁，而不看这些争辩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革命性，因而他们最多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工人运动催化剂的作用，这些人是无产阶级的落后分子。

我们左派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列毛主义，就是在工人阶级崛起的过程中，把马列毛主义变成工人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工人阶级自己会通过自己的斗争磨练出自己的领袖人物。那些奢望获得工人运动领导权的“网络革命家”会被历史所抛弃。我们只能是争夺马列毛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而不是自己的领导权。

工人阶级在其崛起的过程中会造就千千万万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他是立场、思想和能力的优秀结合者，也就是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个人才能三者合一的优秀代表。有才能的人有的是，比如蒋介石、林彪。有马列理论水平的人也不少，如刘少奇、陈伯达、

吴敬琏。据说后者能把资本论背下来。这些人懂得马列主义的逻辑，但并不认同马列主义。有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如早期党内的很多党员和干部。但是把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人很少，太少了。工人阶级的崛起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在有了千千万万个毛泽东式的革命者，在毛泽东这样三结合式的人物变成很普遍，不再是伟人后，才有可能得到最后的巩固。

8. 当前马列毛主义者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综合以上的分析，马列毛主义者今后在思想、理论上的几项重要任务是揭露和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揭露和批判“左转论”，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当前这几个中，对群众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是狭隘民族主义。

因此，揭露狭隘民族主义的欺骗性是马列毛主义者在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左派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几个特征：

1. 他们表面上同情弱势群体，但是宣扬的是精英思想，要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明君和救世主上，试图消弱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2. 他们说是捍卫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但仅仅视毛泽东为反帝的民族英雄，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强烈的反封建内涵和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继承关系。

3. 他们不加分析地捍卫中国传统文化，说是提倡“文化复兴”，却在用反动、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用中庸之道去反对辩证法，用封建安分守己的等级观念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用儒家思想去反对唯利是图。

4. 他们同时又不加分析地反对西方文化，以掩盖其反对马列毛主义的反动实质。这些所谓的“毛派共产党人”的行为使人想起《共产党宣言》中对反动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里我们只要把“贵族”换成“精英”，就像是描述今天的这些看似进步，实为反动的“文化复兴”思潮。

5. 他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反执政党，不反当权者，即维护私有制的国有资本集团，因而他们提出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汉奸”口号。这些铁杆保皇派们之所以把反对腐败作为当前斗争的口号和纲领，其真实目的是为了保住国有资本集团的统治，以便实现自己的帝国梦。

为此，我们要对民族主义做一分为二的分析，要区分民族主义中反帝的激情和争霸的狂妄，宣传前者反对后者，宣传为反霸而反帝，不是为争霸而反帝的思想。

结论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资本主义又不断地培养着自己的掘墓人，因此帝国主义的灭亡和工人阶级的解放，都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中国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的大环境，因而它将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

今天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崛起，是在资本列强争霸世界的前夜进行的，同时也是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国度里进行的。它所面对的资本势力是以执政党领导的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资本势力。这一国有资本集团既是带领中国资本主义崛起和走向帝国主义的核心力量，又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看不清，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国有资本集团的这一本性是当前左派思想混乱的集中表现。

工人阶级重新崛起确实是任重道远，但是它的意义深长。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其历史上又有过多次的重大起伏，尤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练和资本主义复辟后三十多年的摧残，在他的身上聚集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因此他一定能够学会如何更好地利用资本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被资本所利用；一定能够更好地学会与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对付全球化的资本势力，而不是被当做争霸的炮灰；一定能够更好地学会识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诡辩，而不是被他们所忽悠；一定能够更好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通过斗争达到阶级内部的大团结，而不是被资本势力分化瓦解。因此他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正像俄国的工人阶级曾经是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先锋队，中国的工人阶级也一定会成为世界人民反帝反霸的先锋队。他的重新崛起将不可避免地砸烂资本主义的旧世界，与全世界人民一起共同开辟一个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剥削的灿烂的新世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013年5月初稿

2013年12月二稿

在此感谢诸位对初稿的批评和建议，并愿以此个人思想火花和网络人士观点抄袭拼凑在一起的、理论造诣不高的和逻辑思维不甚清晰的拙作来纪念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2014年3月三稿

（整理者注：寒流急此篇文章三易其稿，在2014年后又多次进行堪比整容手术的大型修改，由于整理者的资料检索能力不足，无法找到寒流急此篇的历史版本，若是找到，还请联系...算了，估计也联系不上。）

对《特色崛起和再解放》的评论

红色中国网友，2014. 3，来自：红色中国网

（一）挺薄问题

读者是看得清楚的，挺薄是不是在盲目崇拜英雄，是不是对资产阶级有幻想，是不是在走上层路线，我想红中网的大部分网友对这些答案是非常清楚的。不要低估大家的政治水平。这篇文章提了一些正确的批评意见，但是针对的对象都是自己树立的起来的空靶子，这的确是一种论辩方法，但是自己给自己空想的敌人发射子弹，有点自娱自乐了。

至于“如果我们用这一场闹剧是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组织能力和战斗性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还有多少疑问呢？”

我觉得，恰恰相反，我个人在生活中，在网上都不断的遇到群众因为薄熙来事件而提高了政治水平啊，这有什么疑问呢？我觉得，要相信群众，要对他们有信心，不要用精英主义（哪怕是马列毛牌的）的眼光去看待民意。

寒流急同志总算愿意将自己的文章公开发表出来，这是个进步。左派该不该挺薄，如何挺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了。目前阶段，应该向前走。连潘毅教授都在关注国企工人、老工人了，说明能进步、能变化的同志都在进步和变化。路石同志给寒流急同志的这篇文章待遇太高了，不辞辛苦，附了那么多相关文章。实际上，大家都很忙，革命工作任务重，还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存。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要严格挑选。否则，浪费时间就是图财害命，也是对革命的犯罪。

总的感觉这是一篇唯我独革的文章，对左派的革命行动的看法比较片面，有一种取消主义的倾向。不进行斗争哪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的实践。我个人过去更像是“自干五”，正是薄熙来事件以及革命派的挺薄斗争让我提高了阶级觉悟，可能还不彻底，我也感谢温家宝这个反面教员对我的教育，像我这样的同志应该还不少。作者大概是在挺薄斗争、元旦献词事件、反铁路拆分斗争、钓鱼岛维权游行、反腐等民众斗争中的逍遥派或反对派。如果真是这样，你就等着敌人自己一天天烂下去，等到瓜熟蒂落，胜利就在眼前了。

（二）私有化

中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属于他们的军人和知识分子；新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马列毛主义的叛徒——现代修正主义为代表的官僚权贵资产阶级、新生的（大中）自由资产阶级、买办汉奸集团以及属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新社会主义的朋友是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海内外拥护社会主义和热爱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人士。

如果把国有资本当作工人阶级的主要敌人，是片面的和不准确的。按照阁下这一观点，那末现在中修集团私有化国有企业、瓦解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搞混合所有制改造都是合理正当的了，起码在阁下看来是歪打正着的了。连韩国工人都会集会示威反对韩国对国有铁路的私有化，你连他们的水平都差一截。

对中修集团起打击作用的挺薄降温运动你反对，对中修集团的私有化你实际是替他们找到了理论依据。你这算哪门子左派？

（三）国有资本

全篇都是在论证资产阶级如何强大，工人阶级如何没有希望。完全无视眼前的事实，说什么“国有资本统治集团”越来越强；无视新自由主义的反动性，胡说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是“最凶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者打着马列毛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右派中的各种反动思想在左派队伍中的反映而已。

文章很花工夫，看得出是用心琢磨过很多问题的，虽然很多问题的逻辑根本不清楚，比如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 80 年代是不是比现在更法西斯，更帝国主义？那时候不仅国企多，而且国内比较团结，而且还打国际战争，而且还镇压国内民众。

我提醒作者以及其支持者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自称马列毛的作者，经过无数理论论证后，其立场却迎合了两部分反动群体：一方面，和一部分幼稚的强国派一样（中国强大的很），另一方面又和大量的买办媒体发出了一样的声音（国有企业最危险，国进民退了）。这种思路，实际上没有得罪任何敌人，右派里面的强国派，看了高兴，右派里面的普世派呢，看了也高兴。这样的文章，究竟是发出谁的声音呢？

中国工人的叛徒韩东拿着美国民主基金会的钱，是在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吗？其文章中驴头不对马嘴不说，好像他们还有人参加了辽宁省委的会议似的。右派编造新闻是一贯的，问题在于引用者可是号称最革命的马列主义者。济南审判结束了，以同样的手段，“最革命者”又假借工人阶级的名义进行第二次审判了。

（四）争霸问题

有很多思想火花，但是作者最基本的判断：美国，欧洲，日本，中国要加剧争霸，没有什么证据和逻辑的基础。近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一些猜测，也就经不起推敲了。

我们分析现实，不能搞似是而非。比如，中国，俄国和美国就不存在什么市场争夺，卖的东西层次都不一样，贸易对象也不一样。你不能自己生造出一些概念往上套。又好比，承认美国资产阶级维护美国的利益，不能忽视美国也是世界的警察，维护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秩序，而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这个前提下赚钱的，他们更多的是合作关系，是大哥和小弟的关系。实事求是，是一切革命分析的前提。

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红色中国网编注：这是“如此而已”网友在寒流急同志“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一文后的跟贴，现整理成文，供广大网友共同讨论。标题是编者加的。）

中国国家资本的性质确实已经非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但由于中国的国家资本是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脱胎而来，承担着维护民族经济基础和命脉的功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与国际垄断资本企图彻底将中国经济殖民化的利益根本冲突，所以是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世界银行和国内普世价值派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改革的主要对象。

这些名为民营化实为私有化、殖民化的改革目的就是为了让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大官僚资本（大官僚私有资本的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还是有别的）控制中国国民经济命脉。国家资本按照列宁的观点是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最好形式，因而代表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左翼力量历来是反对国有资本的私有化、殖民化，主张尽量扩大国有资本的份额，以维护民族经济，便利将来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的所有资本，不论是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总的位置是居于受国际垄断资本残酷剥削的边缘和半边缘的依附地位，中国资本除了少数军工企业，大部分不具有自主的核心技术，处于为外资加工和粗加工的受剥削境地，利润率很低，一般不到1%，给中国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巨大生态环境代价。

而这些中国低得可怜的利润赚的美元由于“中美国”的半殖民地依附地位，不得不去购置大量美债而不断缩水。由于中国企业资本积累率很低，工人工资水平不足以使农民工全家在城市安身，而被迫过着城乡两栖生活，使中国社会呈现城乡分化的二元结构特征。由于中国企业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受外国资本残酷剥削利润率很低，中国政府税收率很低，无法实施西方福利资本体制，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比较激化，中华民族同世界垄断资本的矛盾也比较激化。因而整体来看中国经济性质属于半殖民或殖民地性质，中国社会性质属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绝非什么“二等帝国主义”，乃至什么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性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有时被称作“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有关。按照联共（布）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有个封建社会，但封建社会在西方中世纪是指政治权力分散土地等级占有的社会形态，而与秦汉以来的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官僚帝国社会是不同的，因而“封建主义”在中国社会环境的确切含义是“中央集权官僚主义”。半殖民半封建是对中国传统社会遭遇西方资本入侵殖民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官僚制不断瓦解而国家主权失落的过渡进程的描述，本质是形式上保留国家主权的、对世界资本依附的、边缘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描述。

薄熙来与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

（红色中国网编注：在寒流急同志文章“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下面，路石同志跟贴，介绍了一些薄熙来任辽阳省长期间与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运动之间的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单独编成一文。）

（寒流急）原文说：“把本是国有资本集团中一员干将的薄熙来（在辽宁当政时期极力推行国企改革，造成几百万工人下岗）肉麻地吹捧成自己的精神领袖”。作者大概不了解朱镕基推行的1997-2000年的全国“抓大放小，三年搞好国有企业”政策，其实就是国企大规模破产，工人大批下岗的一段时间。要踩地雷阵，不惜万丈深渊的豪言就是这个时期发出的。按照作者的思想，朱镕基干得好啊，消灭了官僚资本，应该给这位资产阶级别动队队长发一枚无产阶级的勋章的。但这里嫁祸于薄却好像有失公允。看薄的履历：

1993—1999年 辽宁省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

1999—2000年 辽宁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市长，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2000—2001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2001—2004年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

还有人说薄是镇压辽阳工人运动的黑手，这跟用法国别墅加罪薄道理是一样的。辽阳工潮发生辽阳工潮发生后是第三天我们就到达了现场，当时还有几架直升机盘旋在辽阳市的上空，空气非常的紧张，说是工人要举行城市起义云云。我们前后到达辽阳五六次，最后写了详细的调研报告（见：<http://zlk.wyzxsx.com/Article/shidai/2009/09/714.html>）。报告中有记载：

【据工人们说，破产实际是当时的辽宁省省长、腐败分子张国光（张国光1998年任辽宁省省长，2001年2月调入湖北任省长、省委副书记，2002年10月辞去省长职务。2004年2月24日新华社报道，张

国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但他的假破产却让工人承受了代价，至今没有哪一级政府负责）授意搞的。2000年春节时张来辽阳，不管铁合金厂的资产、债务对比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如何，指示铁合金厂应该分离重组。开始市委书记陈世南不同意，后张又派秘书来辽阳开秘密会议，再次要求破产。。。2001年1月5日，张国光再次到铁合金厂现场办公，说：这样的企业怎么能不破产？】

工潮发生后，全总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说，姚福兴等人是恐怖分子。恰逢小布什提出全球反恐战略之时。

在我的记忆中，这次的工潮善后大部分工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偿还了数以亿计的拖欠职工的包括工资、劳保等项的大部分欠款，连一些久已拖欠的、个别老工人至死也不报偿还希望的大笔医疗费这次也一并偿还了。”

还是看报告原文吧。当时没人想为“国有资本集团中一员干将的薄熙来”说好话。

发信人: quaecumvera (irrational), 信区: NewExpress

标题: 从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看不厚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Apr 11 13:39:35 2012), 站内

要点:

1. 1998年辽宁人大选举时就有“国光”和“富士”之争，“国光”就是指张国光，“富士”是指薄熙来，辽南是富士苹果的产地，辽南的代表希望大连市市长薄熙来上台，提出了“要富士不要国光”的口号。最终张国光成为省长。张国光培植了一个腐败集团，慕、马就是其核心成员。

2. 铁合金厂工人于2002年3月5日、8日两次召开职代会，选举代表，组织纠察队，3月11日、12日的两次大规模游行示威。工人抬着毛主席像，打出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辽阳市市委书记、市长吓得当天坐直升飞机走了，出来接见工人的都是副手，整个辽阳市处于无政府状态。

3. 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表现了高超的斗争水平，在游行前广泛散发和张贴了《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致辽阳市人民各届同胞书》、《反腐败御状 四年无结果 工人受迫害 书记要做主——致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的一封公开信》、《辽阳腐败横行、省长应该私访——致辽宁省长薄熙来的一封公开信》。

4. 由于组织到位、声势浩大，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成果。游行后2个月，2002年5月，市政府偿还了拖欠工资的50%，2003年6月全部偿还拖欠工资。2002年将工人的医疗费全部报销。

总体看来，薄熙来在辽宁也是很得民心的。辽阳铁合金厂的工人运动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薄也应该扮演了积极角色。

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

话实，2017.9.20 来自：激流网

（该文于 2017 年首发于激流网，2018 年被红旗网转载，因此加上红旗网编者注。）

中国红旗网编者注

这篇文章主要讲清楚了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超帝国主义、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当前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中心外围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中心外围论”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这个理论被国内外的左翼中的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李民祺等原封不动的全盘接了过来。其实，他们是将列宁当年批判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接了过来。此文简直就是为“中心外围论”专门打造的，对当前国内外左翼中以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中心外围论”来代替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倾向是一个有力的扭转。对文章中重要部分，编者进行了加粗，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花枝俏

摘要

从世界 500 强的资料入手，本文分析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垄断资本的分布和特征，从中汇总了中国资本崛起的一些证据，接着分析了帝国主义如何在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以外，通过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的垄断，通过不等价交换，来掠夺世界的财富，而后论证了生产过剩和帝国主义危机的关系，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之外的帝国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与帝国的矛盾等。

在如何看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本文较系统地批判了超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论和“中心、外围”学说，指出资本的“DNA”就是竞争、垄断、霸权，因而不可能有一个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出发的主体来维护所谓的“世界体系”，且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为“中心、外围”的本事取决于其整合资本的能力。舍此则无法认识帝国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随着实力的变迁，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利益纠纷和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武力来解决。本文从垄断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资本的崛起，尤其是国有资本集团的一些基本属性和特征，且列举数据表明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

基于资本集团要么扩张，要么消亡的基本逻辑，国有资本集团今后的发展必然要与现有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并依此分析中美之间矛盾的特点和趋势。

目录

前言

-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 (一) 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 (二) 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 (三) 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 (四) 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 (五) 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 (一) 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 (二) 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 (三) 世界体系论批判
 - (四) 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 (一) 天朝的国际地位
 - (二) 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 (三) 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 (四) 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 (五) 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 (六) 历史的教训
- 六、结束语

前言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繁荣”泡沫的破裂和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这一泡沫的破裂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试图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根本性的生产过剩危机的结果。他们克服这一危机的办法除了进一步“放水”的“货币量化”政策以外，也就是除了进一步地把资本泡沫吹大和转嫁危机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灵丹妙药。

九年来，在几乎零利率和政府赤字翻番的强心针下（比如美国的赤字从 GDP 的 60% 剧增到一倍以上），苟延残喘的发达国家经济一直获不得令人信服的复苏。那么他们还有什么手段来对付下一次必将到来的经济危机？

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的世界格局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对于这一变化的实质，各方的判断和分歧显著。

比如，近年来中国在南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在中印边界有争议的地区修路，在中东的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等地通过债务豁免建立 99 年租赁权等等的举动，哪些是捍卫和恢复主权的正当行为？哪些是为争霸铺垫的帝国主义伎俩？

混合所有制的推行是为进一步私有化，变中国为西方跨国公司肆意践踏、入侵和占领的国土，还是为了加强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使得其掌控更大的资本，以便其更好的与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近来不时爆发的工人闹事、罢工等运动的高涨是境外敌对势力操纵的结果，还是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表现？

“中国梦”是加速被殖民地化，还是快步走向帝国主义的“理想”？

除了一些整天危言耸听地叫喊中国正在被殖民地化的民族主义“左派”以外，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国内外基本上不争的共识。就连一贯紧跟着美帝的菲律宾政府也看到了世界格局的改变，认识到利用中美对峙为其获得经济发展机会的时刻已经到来。

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的战略明显地挑战了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那些高喊

中国被殖民地化的人士对此也不得不改变一下自己的声调。

那么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成为一个走向帝国主义的大国？

强国派对此毫不掩饰的感到兴奋，说“看到祖国这样流氓我就放心了”，西化派替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必将遭到的挑战感到担忧。自称“左派”的内部对此问题争议颇大。那么搞清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问题牵扯到现中国社会的性质，牵扯到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在中国与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体系的矛盾中应持的立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要正确的认识当前的局势，我们需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什么是帝国主义？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否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即资本的全球化是否推翻了列宁的理论？

如果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正确的话，那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态下的帝国主义是不是资本主义走向没落时期的回光返照？

崛起中的国有资本集团是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霸力量还是争霸的中坚？

苏美争霸时期的军备竞赛、代理战争、势力范围摩擦等对今后中美对峙有何启示？

要回答这类的问题，我们必须一方面把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事实梳理清楚，另一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分析这些基本事实的理论框架。这是因为我们处在大数据时代，每日每刻都有海量的信息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如果我们不想被信息所淹没，我们就必须有一个清醒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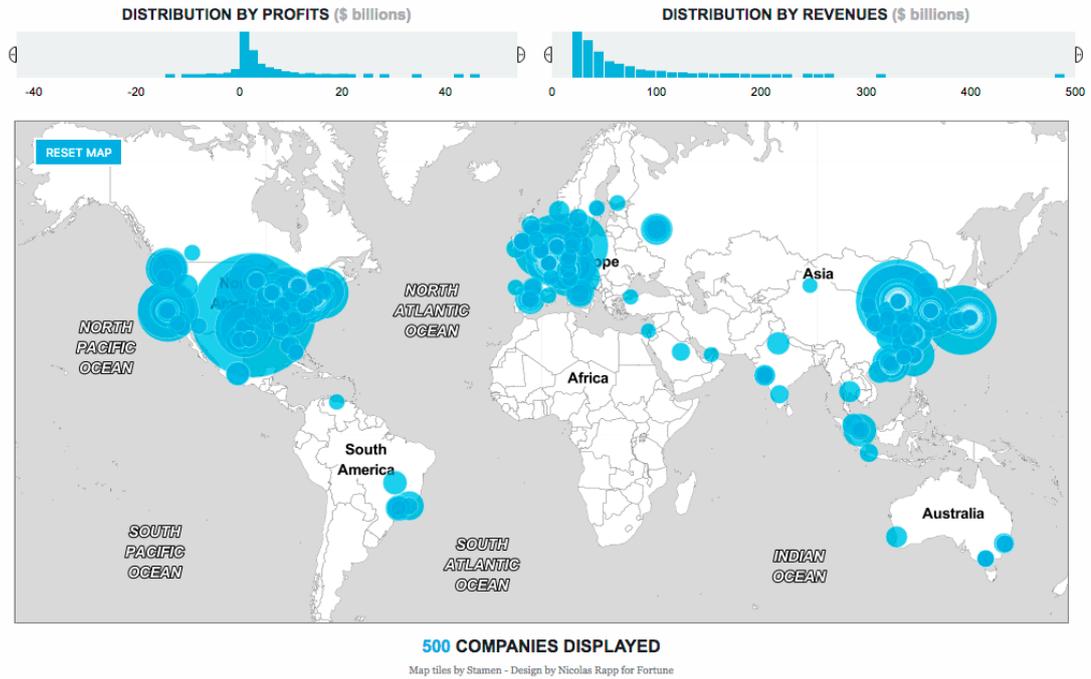
为此，我们将首先梳理一下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基本事实，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几个基本矛盾，然后就如何分析这些事实和矛盾所需要的理论框架进行一些探讨，以便为最后分析崛起的中国与当今帝国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打下基础。

一、当今世界垄断资本的一些基本现状

我们不妨从全球垄断资本最集中的代表世界 500 强入手来分析当今世界垄断资本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

MAPPING THE GLOBAL 500

Each circle on the map points to the location of a company headquarters; and the circle's size represents company revenue. Zoom in by double-clicking on the map to explore company locations and hover over the circles for more information.



图一、世界 500 强的分布

http://beta.fortune.com/global500/visualizations/?iid=recirc_g500landing-zone1

从世界 500 强的分布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的资本实力主要是集中在 3 个中心。首先是美国，其次是德、英、法等老牌西欧帝国，再有就是亚洲的中、日两国。

国家/ 地区	上 榜 %		利 润 %		营 业 额 %		资 产 %
	14 年	17 年	14 年	17 年	14 年	17 年	17 年
美国	26%	26%	28%	42%	41%	31%	30%
西欧	28%	27%	30%	18%	21%	27%	27%
中国	20%	23%	20%	22%	16%	23%	23%
日本	11%	10%	10%	9%	7%	10%	10%
其他	15%	13%	13%	9%	15%	10%	10%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从表一上看，各国 2017 年世界 500 强中，美国的资产大约占 30%，德、英、法等的西欧占 27%，中国（包括占比很小的港台）占 23%，日本的才占 10%。其余的合计也只有 10%。当然这个资产占比并不反应一国资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中国的资产绝大部分在国内，而其他老牌帝国的资产多在国外。

国家地区	金融					工业					服务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上榜数	上榜%	利润%	营业额%	资产%
美国	25	22%	30%	24%	23%	55	20%	54%	23%	23%	51	47%	60%	56%	46%
西欧	37	33%	15%	34%	34%	68	25%	10%	27%	26%	32	29%	29%	22%	28%
中国	23	20%	37%	23%	22%	75	28%	18%	27%	30%	11	10%	7%	9%	12%
日本	11	10%	6%	9%	12%	32	12%	11%	11%	10%	7	6%	1%	6%	10%
其他	17	15%	12%	10%	9%	39	14%	6%	12%	11%	8	7%	3%	6%	4%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按金融、工业和服务的区分，即表二来看，中国的工业，除了利润（被金融拿走了）以外，（已多年）在其他各个指标上都是领先的。

除了世界 500 强的数据以外，中国的崛起在其他指标上来看，也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钢铁产量、发电量、汽车产量、高铁里程、专利申请、高等教育人数等等指标都是世界第一（当然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指标还远远落后）。军事上，中国是美、俄之外，超过英法德的世界第三军火出口国。相比之下，印度是靠购买军火来实施地区扩张主义的国家。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世界垄断资本是如何获得如此强大的财富积累。

二、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若干渠道：货币金融、科技和资源垄断

在帝国主义体系中，帝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个前者推行霸权、掠夺和剥削后者的关系，就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个前者压迫、统治和剥削后者的关系一样。但是阶级之间的压迫和剥削的关系是通过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单位劳动时间（比如一年）平均创造的价值和单位时间（比如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差，即剩余价值来实现的，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1]

相比之下，帝国主义体系内国家之间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就大不相同，就主要的不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如果是等价的就不存在帝国主义。

那么废除了旧的殖民主义制度以后的全球化的帝国体系是通过什么渠道来实现统治、掠夺和剥削的关系呢？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大类：货币霸权、金融霸权，科技和资源垄断。所有这些都是不等价交换。

1. 货币霸权：利润率最高的应该算是美元霸权（它可以直接以印钞票的方式把资源从其他国家掠夺过来），它的成本几乎为零。但是它的利润额是有限的，美国不能无限制的依靠印钞票来维生。

2. 金融霸权：以华尔街金融寡头、和世行等国际组织为代表的金融霸权所获得的利润率比不上美元霸权，但它相似高利贷，驴打滚的利息逼着很多亚非拉国家一方面不得不用大量的出口去还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用新的贷款去还旧债，因而它的利润额非常大。这里谈不上等价交换的原则，只有掠夺。

3. 资源垄断：跨国公司通过对石油（或通过对石油产出国，如沙特阿拉伯的掌控）、矿石等资源的垄断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但是依靠这种旧殖民主义的资源垄断方法获利，其规模还是有限的。

4. 科技垄断：这里财富的掠夺也是通过剩余价值以外的不等价交换来实现的。劳动价值

论承认一个商品只有一个价值,而不是劳动效率低的产品价值高。但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尤其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复杂多了。发达国家用高科技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去换回欠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里的交换是不等价的,也就是发达国家用包含较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获取其他国家包含着大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转移的主要形式[2]。比如中国过去要用几亿条裤子换回一架空客 380 飞机。同样的,美国的农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一个普通的美国农场主一年生产的农产品,比如上千吨的玉米,出口到墨西哥,一举就会使得几十个、上百个当地农民破产,迫使他们到出口加工区打工,生产出的纺织、电子等产品廉价地卖到美国去。结果就有美国一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可以换回墨西哥几十个、上百个劳动力一年的产品。相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基本上都是等价交换,因为双方都有各自的技术和专长,所交换的产品中的单位劳动时间相差不大。

由于最后的这个不等价交换的渠道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影响有着流毒甚广的错误认识,我们有必要对此做进一步的阐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不等价交换大大的降低了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成本,维持了发达国家资本的利润率,有效的抵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论证的有机构成增加所本应发生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3]。以此对比如下的断言:“1945 年后的‘新政’实质上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合作为条件,分享到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4]。如果真是这样的,那么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物质基础就不存在。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进,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因为,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平均工资,无论有多大的差距,也不管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该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所需要的花费,也就是生儿育女、抚养老人和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等等的花费。

如果没有科技垄断,那么欠发达国家就会很快的掌握任何新的科技(模仿比创新要快的多,因而后起者的跳跃式发展优势很强,像当年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一样[5]),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就趋向于等价交换。这就是帝国为何要极力防备欠发达国家掌握新科技的一个根本原因。

帝国主义掠夺世界财富的这几个渠道之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科技领先,资源是老式帝国的特征。有了这两者才会有金融,有了金融才会有货币霸权。

一旦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可以作为储备货币,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印钞票来获得那些把他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国家的财富。其他除了欧元区和日本以外的帝国,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享受不了这种仅仅依靠印钞票就可以掠夺其他国家财富的货币霸权,但是金融、资源和科技他们多多少少都享受一些。

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中国在这些渠道中的地位是什么呢,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韩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区别在哪里呢?

1. 虽然 IMF 批准了人民币的储备金地位,但是除了少数东南亚地区通用人民币以外,中国至今还未能由此获得多少货币霸权的红利,但是他正在努力实现自己货币的国际化,为将来实现类似欧元、日元那样的货币霸权打基础。韩国、印度和巴西在这方面不可能有任何希望。

2. 金融霸权他目前还谈不上,至少规模不大,亚非拉国家上钩的还不多,其真实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但是亚投行的建立已经为这方面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开端。有关韩国、印度和巴西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搜集,除了他们比不上中国,其他的不好说。

3. 资源垄断方面他好像目前主要的是受害者。他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他正在全世界范围努力购买和掌控各种资源。韩国没有多少资源,印度和巴西的被跨国公司掌控的应该也不少,但是这方面的资料搜集的不够,还不好下结论。

4. 科技垄断正在被他打破。虽然中国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还不能和发达国家进行等价交换,

因为自己对市场和科技的掌控还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这一情况正在快速的改变。中国对外的装备输出已经能够获得不菲的利润，比如类似高铁一类的装备和军火的出口。他和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等价交换，进而他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越来越是不等价交换。韩国在这方面能够享受部分不等价交换的暴利，好像印度和巴西还不行。详情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由此可见，相对韩国、印度和巴西，中国是一个具有帝国架势的国度，起码他正处在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中。

三、当前帝国主义世界中的一些基本矛盾和危机

为了认识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懂得他的内在矛盾和由此带来的运转规律。下面论述的是资本主义最根本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劳资矛盾，其次是帝国之间的矛盾，第三是帝国主义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由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所带来的生产过剩危机不光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动力，而且也加剧了帝国之间的矛盾。各国内部的劳资矛盾也可以更深刻的从生产过剩危机中揭示出。

（一）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尖锐的矛盾，表现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政权都把国家的暴力手段（警察和军队）放在维护资本主义的秩序上，放在应对本国人民对私有制的反抗上。在帝国主义时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际上的帝国主义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帝国一方面必须通过转嫁危机才能缓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打压帝国外的工人阶级才能捍卫对外投资的利润，并依靠廉价的进口来进一步地打压国内工人阶级的反抗。

由于劳资之间的矛盾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不在这里做过多的论述。

（二）帝国之间的霸权冲突

首先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列强与俄罗斯的矛盾。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 2014 年的乌克兰危机和当今越演越烈的叙利亚危机。从俄罗斯派遣他仅有的航母来捍卫自己在中东唯一的军事基地来看，后者目前还有加剧的势头。反恐是双方的借口，难民是美俄争霸的后果。

其次是美国与欧盟的矛盾。欧元区的创办，空客公司的组建，都是欧盟与美帝矛盾的表现。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也把欧盟内部的矛盾暴露无疑。同时，美国利用欧盟内部的矛盾激化了主权危机，削弱了欧盟对美国的挑战。英国脱欧虽然也是欧盟危机的一个表现，但是没有英国以后的欧盟有可能对美国的挑战更强。这或是美国反对英国脱欧的原因。

再有就是美国与日本的矛盾。后者至今没有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军事上他完全受控于美国。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迫使日本接受 IMF 的方案，其在东南亚的投资损失惨重。

美国与中国这个崛起之国的矛盾本文稍后再展开。

（三）帝国争霸赋予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用矛盾的空间

除了帝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帝国之间的矛盾以外，所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当前依然存在，即所谓的“南-北”矛盾。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矛盾。

实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一个新兴帝国的出现或崛起确实可以起到打破已有帝国垄断体系的作用，给予其他第三世界国家选择的余地，就像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一样。菲律宾最近试图利用中国的崛起来解脱美帝对他的控制就是一例。

相比之下，苏联的解体对广大的第三世界来说是个损失，造就了近 25 多年美国为所欲为的、一国独霸的、新自由主义猖獗的世界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新兴帝国的性质，能够有效地利用帝国之间的矛盾（就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那样有效地利用了美日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像王明那样盲目的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中国的崛起就有助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摆脱现有帝国体系的控制。

但其前提必须是对帝国主义的清醒认识，否则是很危险的。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利用帝国之间矛盾的立场，而是依靠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最终不会获得自身的解放。回顾当初美国百年前的崛起打破了“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垄断时，他也暂时地“赢得了人心”。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垄断的升级和生产过剩的危机

有些左派错误的认为：“在国家干预的条件下，传统的以生产过剩为形式的经济危机不再构成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威胁，其破坏程度显著减轻了。” [6]在他们看来，反而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起死回生的最大制约因素。” [7]

历史的事实却一再的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还是生产的过剩，而不是其他的如资源危机或生态危机等等。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但是只有在社会生产的总产出大于工人阶级的总消费的时候，也就是有了剩余的时候，这些剩余才有可以转变为资产阶级整体的利润（这里可以不考虑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固定资本的折旧和维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等等的需要，因为这些都可以看做为产出的折扣）。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工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加到一起要多于所有工人所购买的产品才有留给老板们的剩余。工人的产出和工人的消费之差越大，剩余越大，整体利润才有可能更大。把剩余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经济便增长。

虽然价值是在生产中创造的，但是它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因此每个资本集团的剩余产品只有在被其他资本集团购买成为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时，那些剩余的产品才能转换成利润。这是剩余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即资本增值的必要条件。否则那些剩余产品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商品。但这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使得往后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更加严重。一旦多个资本集团对将来那些过剩产品到利润的转换失去信心，也就是对产能泡沫式的不断扩张失去信心，经济危机就必不可免。这就是宏观视角的生产过剩危机起源。

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由于人民的消费不足引起的。这是不对的。自古以来，人类的多数都是消费不足，只有生产过剩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不是由于消费下降引起的，而是由于产出的增长超过了消费的增长，而且往往首先过剩的是投资用的工业品而不是消费品。所以，所谓的消费不足看起来和生产过剩是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其实不然。生产过剩是绝对的（因为过剩的不是消费品），消费不足是相对的。生产过剩是原因，消费不足是结果。这一点在一个经济周期中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首先是由于投资前景的冷却带来投资的下滑、工业品的积压、利润的下降、生产的过剩，才有工人的失业、消费的下降。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产出和消费的同步增长，它就有可能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像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苏联到其解体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但是资本主义一般不是铁板一块的单一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苏联的解体说明单个集团的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除非特殊需要(如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内部一般不会自动地协调相互的生产,而且单个资本集团的生产扩张一般不会直接地造成其产品的过剩。相反地,采用新科技、新技术进行大规模扩张的资本集团往往会使得其单位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都下降,因而会使得扩张相对不足的资本集团的产品竞争不过,成为过剩的产品,从而挤垮后者。这就是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结果。因此,从微观视角来看,单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是资本集团竞争的手段。

但是单个资本集团在行业内部的“理性”微观行为成为资本主义整体的“非理性”宏观行为。为了生存,每个单个资本集团都拼命地扩张其生产规模[*iii*],因而造成资本主义总体生产规模的扩张。但是这一总体的扩张只有在高于工人阶级总体生活消费的增长时才会有属于资产阶级的总体剩余的增长。一旦总体剩余不能转换成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生产过剩危机就会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根本矛盾,也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缓解生产过剩危机的办法要么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如发现新大陆或拉中国加入世界资本体系),要么是通过新科技对原有固定资本的淘汰来缓解产能过剩(如电视有一段时间几乎淘汰了电影,手机几乎淘汰了座机,数码相机基本上淘汰了胶卷相机,或汽车和飞机在美国基本上淘汰了火车等等)。

否则,要拯救资本主义,就必须摧毁过剩的产能!自然灾害可以直接破坏产能,进而缓解生产过剩。战争是破坏过剩产能的另一个渠道(二战后的日本和德国是一片废墟)。当足够的产能被战争或自然灾害摧毁后,产出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为新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没有新市场,没有新技术,没有自然灾害或战争,那么产能的过剩只有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来解决。实力弱的资本集团在经济危机期间不得不破产,这样就有可能淘汰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产能与市场重新恢复平衡。

与封建帝国基于简单的贪婪而进行的扩张不同,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起因之一就是为了解缓国内的生产过剩。基于小生产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能生存,但是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帝国主义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因而他必须通过对殖民地的倾销和掠夺开拓自己的市场,获得新的资源,缓解国内生产的过剩(百年前日本在中国大力发展采矿业和倾销工业品就是一例),因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后期的发展才由商品的输出转向资本的输出)。美国的新殖民主义起先也是通过对其他国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操控来造就新的投资机会和倾销自己的过剩产品,以此来转嫁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市场进一步地开拓,暂时地缓解了帝国国内产能过剩的危机(中国加入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把后者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石油危机为代表的,直到80年代中期也没有明显缓解的总危机趋势推迟到了2008年才又一次爆发)。其结果却是后患无穷的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如果近期没有重大的新科技来开拓新的市场或强行淘汰大量的旧有固定资本(假如一种新的化工材料可以完全替代钢材的话,或一种新的科技使得光伏产品的造价成为极其低廉,进而几乎可以完全替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话,这些新科技就会大量地淘汰类似钢铁或能源等行业旧有的固定资产),世界范围的产能过剩就只有通过更深刻的经济危机来摧残过剩的产能,以便恢复产能与市场的平衡。

但是各国资本都希望通过摧毁他国竞争对手资本的产能来缓解自己的产能过剩,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战争才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

(五) 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与帝国主义

虽然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马列毛主义者要一分为二的对待这个问题。一方

面它激起了全球人民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反抗，激化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尤其是帝国之间争夺资源的斗争，但是它也有提供新投资机会，从而拯救资本主义的一面。相比以上所列举的各种资本主义下不能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有可能克服生态危机的。

比如，中国古代历次农民起义往往是和自然灾害相关联的，但是另一方面 19 世纪爱尔兰的土豆饥荒和欧洲同期的黑鼠瘟疫对于制度的冲击好像并不严重。这是因为资源的枯竭本身看像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人与人的矛盾，因而并不直接地威胁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日本前几年的大地震并没有增强日本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诉求。

资源的枯竭当然会威胁个别依靠垄断资源的那些资本集团的生存，但是他的竞争对手反而因祸得福。天然橡胶的局限推动了人造橡胶的发展，石油资源的枯竭推动了日光的利用，等等。因而资源的枯竭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有可能推动科技的创新，造就新的投资机会。2008 年兴起的液压分裂技术就大大增加了美国的页岩油和天然气的产量。中国的风电、光伏等行业前期疯狂的扩张和目前的生产严重过剩危机恰恰是因为生态危机还没有“及时”到来。正像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十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石器时代的终结不是因为人类找不到石头，石油时代的终结也会远远先于石油资源的枯竭。[9]

我们在这里必须再一次的强调，资本主义恐惧的不是资源的稀缺，而是生产的过剩。除非帝国之间的争夺摧毁资本主义，生态的危机有可能拯救而不是埋葬资本主义。当前中国政府正是在利用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契机强行迫使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关闭，以便缓解很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是一例。

四、列宁主义还是超帝国主义？

面对帝国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摆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和有效地抗争帝国主义。

（一）美帝称霸的全球帝国主义新特征

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的帝国主义形态有所转变。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体系取代了以前各个帝国按照实力瓜分世界的旧殖民主义。基于这种新的情况，今天的列宁也不会套用他百年前的定义来分析当今全球化帝国主义的体系。

因为只有懂得了一个事物的根本规律才有可能正确的预见这一事物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对资本主义出世以后的帝国主义以下的几种不同形态必须有所研究：

早期的帝国主义是从自由竞争到行业垄断，然后导致金融垄断的出现。列宁在百年前研究了这种形态的帝国主义。

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是垄断的升级，即从国内和殖民地垄断到全球化的以核威慑为靠山的美国垄断资本超级大国垄断地位的确立。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高度整合，以便一方面通过如美国的“新政”或欧洲的“福利国家”来缓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通过如 IMF、世行等国际机构来规范各垄断集团之间的交往。这是新殖民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生产的全球化和以美元霸权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对工业资本的掌控是其他需要特别注意的新特征。

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是通过直接掌握国家机器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登峰造极的国家资本主义。

根据这些新特征，至少有两个理论框架左派和进步人士可以用来分析当代帝国主义。这

两种方法将产生全然相反的方针、路线和策略。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作为滋生帝国主义的动力。既然资本主义积累的基本法则或逻辑是要么扩张，要么消亡，这种资本的无限积累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无论竞争开始如何的“自由”。争夺霸权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质性的“DNA”。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组合资本的能力。

百年历史证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和战争的论述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列宁抓住了资本主义运转的基本规律。因此，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分析问题的单位就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功能单元，即单个资本集团，如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等，即垄断资本的功能单位，以及为这些资本集团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无视垄断资本的力量便无法认识帝国主义！

（二）超帝国主义论的复活

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它回避每个垄断资本集团在划分世界为“中心”，“半外围”，和“外围”过程中所能撬动的经济，政治和最终军事的力量。

比如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列强、帝国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像 IMF、世行、WTO 之类的全球性组织来调和，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过时了。[10]

另一种类似的观点把全球化条件下资本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依赖，“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作为依据，认为世界列强必然要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大局”，帝国之间的激烈冲突不可能发生。

请看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典范论述：

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虽然很庞大，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非生产性部门也占相当的比例，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也很大。但是这些部门或者是为出口制造业服务，或者是依赖于出口制造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

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这些能源和原材料虽然不来自美国，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中国资本主义出口制造业对于美帝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依赖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甘愿在“G2”体制下充当所谓“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帝国主义的衰落既没有、将来也不会造成类似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目前主要表现在美国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能力大大下降了，因而美

帝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地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不再能够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比如，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力量，以及朝鲜的核威胁），当然更不能够有效地应对愈演愈烈的世界环境危机。但是，美帝的这种衰落并没有严重加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尤其没有严重加深中、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1]

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除了国内镇压工人阶级的反抗和国外争夺霸权以外，资产阶级还有什么共同利益可言？表面上看，联合国、世行、IMF等国际组织是全球资产阶级“民主”治理国际事物的平台。实际上各方在这些国际组织上的话语权是按照各自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分配的。

因而这位作者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是出口制造业”，看到了“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不仅依赖美国和欧洲的市场，而且还依赖在国外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还看到了“如果中国的出口制造业衰落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其他部门很快就会衰落”，但是他看不到中国这一资本核心的进一步扩张就必然要与西方列强进一步的争夺市场，争夺资源。

其中的原因之一有可能是这些人把中国的出口制造业主要的看成是那种类似富士康的，来料加工、大进大出的，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以高铁为代表的国企和类似三一重工等私有装备垄断企业，在严重的生产过剩的压力下，为了生存，越来越注重出口，且不得不用“走出去”的战略来克服国内困境的那些制造业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核心部门”。

这一错误论点或许源自一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它特别强调（其实仅仅是描述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国际“分工”的作用，但是（除了同义反复的“中心、外围”分析以外）没有说明“分工”的基础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工”现象的出现，以及“分工”变化的运动规律是什么。在此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国际“分工”比较固化，不易互换，并且既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中，中国资本主义专攻制造业生产”[12]，那么该理论家就认为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走向“核心”的证据。这是个全然颠倒了因果关系的理论。他没有看到垄断力量是“分工”背后的驱动力，因而不懂得垄断是本质，“分工”只是现象，且国际“分工”是由垄断资本之间依靠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竞争所决定的基本事实。

如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核心部门的出口制造业确实是为跨国公司服务的私有出口制造业，那么“一带一路”就是多余的，亚投行就是不可思议的。因而这些人看不懂当局力推“一带一路”战略的原因，认不清中国发起亚投行的意义，看不到后起的垄断资本集团必然要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逻辑。挑战却已成现实。亚投行是当今美国不光没有否决权，连表决权都没有的或许唯一的国际金融组织。

后起的“中国资本主义客观上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力量来保障中东、非洲等地的政治稳定以及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安全”。这种搭便车行为确实符合近二十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但是中国对现有的世界帝国主义秩序越来越不可忍受。中国虽然是世界很多资源（如铁矿石、石油等）最大的进口国，他却没有什么定价权。中国买什么其价就涨。同时，他又世界多种商品的出口国，他也没有多少定价权。他屡遭反倾销制裁，且卖什么其价就降。

因而说“中国资产阶级既无力，也无心，更无胆，去挑战美帝霸权”全然不符合事实。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正是看到了这些挑战，才有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而不是推动美国主导的、中

美两国共同“治理”世界的所谓“G2”体制。后者完全是中国一帮学者的一厢情愿，美国不可能认同什么“G2”体制。

由此可见，说：“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是个全然不顾事实，唯心主义的主观推断。

按照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说法：“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不走“持剑经商”的道路有何可能？

百多年前，考茨基认为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来遏制帝国之间争霸的战争，以便维护资本主义的全球利益。他的超帝国主义论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现实无情地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上。然而，正当帝国之间的争霸越演越烈之时，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幽灵又以世界体系理论的形态起死回生。但是，连该体系论的主要理论家沃勒斯坦都不敢断定帝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这些人误读了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自以为 70 多年没有世界大战证明了帝国之间有可能在国际机构下，通过和平的手段来和平共处。他们明明看到“美帝国主义霸权的衰落”，却看不到美帝的衰落必然带来的帝国之间生死攸关的争霸斗争！

（三）世界体系论批判

为了更彻底地澄清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超帝国主义论的区别，我们有必要对世界体系论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表述和批判。

1. 该论的简介

二战后，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诸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等，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着大量的分析和著作。他们都或多或少遵循马列主义的传统，加上各自的“小创新”。但是魔鬼在细节上，面对当今的关键问题，正如考茨基与列宁在战争爆发前的“小差异”一样，他们的“小创新”就会产生与马列主义截然相反的结论。

由于世界体系论的著作非常庞大且繁琐，我们需要一个简要地表述。起码在红中网上他们是这样描述的：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起源于十五世纪的欧洲多国经济体系。到了十六世纪，西北欧地区上升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原来较为领先的南欧地区下降为半外围，东欧则沦落为给核心地区供应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外围地区。通过地理扩张，整个美洲沦落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为新兴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数量巨大的贵金属、自然资源和移民空间。到了十九世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覆盖整个全球的经济体系。

在历史上，核心地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中心。通过剥削广大的外围和半外围地区，核心地区攫取并积累超额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并维持本地区内部的阶级妥协（培养列宁所说的“工人贵族”）。外围地区是主要的向核心地区转移剩余价值的地区。在二十世纪，半外围地区是核心地区以外主要的辅助性积累中心，承担着接纳从核心地区转移出来的较为过时的产业的职能。这种辅助性资本积累职能，造成了半外围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和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得半外围地区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围内阶级矛盾最集中、资本积累结构最

脆弱的地区。[13]

这里阐述的明明是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史，但世界体系论者非要用什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概念来描述。世界体系论的“中心、外围”分析框架就这样有意无意地混淆了十八、十九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后期帝国主义时代的区别。

世界体系论者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兴起的过程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在西欧地区形成了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西欧各国的竞争导致对外扩张，并成功地形成了以西欧各国为中心（后来扩大到包括北美、大洋洲和日本），掠夺和剥削美洲、非洲、亚洲和东欧的世界体系。第三，对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化石燃料）的大规模使用，是世界资本积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主要物质基础。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要形成和发展，以上三者缺一不可。”[14]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广大外围地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但是这个版本的世界体系论在这三个核心观点上恰恰都是错误的。

2. 该论的几个谬误

首先，资本主义能够在全球扩张，最根本的是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致，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所谓“历史偶然性”和“一系列特殊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人类学会用水力或蒸汽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资本主义便是人类知识进步的必然结果。这是世界体系理论家试图反驳的马克思伟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见解。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家倾向于混淆两个截然不同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此刻的对抗与封建王朝的对抗相似。第二个时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封建王朝之间的争论是基于贪婪，而不是基于生存。自给自足小生产者的封建王国不扩张也可以很好地生存。基于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造就垄断，垄断必然导致霸权的规律，垄断资本出现以后帝国之间的战争和无止境的扩张都是为了垄断资本集团的生存。要么扩张，要么死亡才是垄断资本的运动规律。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框架因此无法区分一战以前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区别，视所有战争都是“多个民族国家相互对峙、竞争”的结果，对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或大英帝国的帝国主义一视同仁。例如，萨米尔·阿明认为，垄断出现之前和之后的帝国主义没有任何质的差异。[15]

其次，世界体系论者和卢森堡一样错误的以为没有“外围”国家所提供的市场和资源，发达的“中心”就无法进行资本的积累，因而不可能生存[16]。例如，沃勒斯坦认为，资本积累是通过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而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来实现的[17]。这一错误的理论意义在于，没有任何殖民地或者从资本出口中提取超级利润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蜕变为帝国主义。

其实，“中心、外围”的对立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它的必要条件。第一、所谓“中心”国家的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主要的还是来自“中心”国家。比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网站最新的 2014 年资料，美国对外投资和所获取的利润中 90% 以上来自“中心”的 OECD 发达国家。[18]当然这一数据有可能大大低估了通过不平等交换，发达国家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但是投资额的数据还是相对可靠的。第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外围”国家的贫穷，那里的资源其实比起那里的市场更为重要。即便如此，获取“外围”国家的资源也不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就像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虽然有利于个别资本的积累，但两者都不是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一样，“外围”国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最主要的是他有利于暂时地缓解或推迟“中心”国家的经济危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推迟而不是克服“中心”国家经济危机的意义上，“外围”国家是必

不可少的。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是劳、资两大阶级的对立，是剩余价值的获取。

即便是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垄断的出现也是会有超额利润的。只是这一超额利润是通过掠夺中小资本占有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不是通过更加深刻的剥夺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比如美国早期铁路交通和石油垄断的产生，就是以牺牲其他中小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帝国主义仅仅是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它的超额垄断利润也是以牺牲“外围”资产阶级的利益获得的。

再有，生态的制约只是规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形式。但是，如前所说，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不是资源稀缺，而是生产过剩。

3.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

虽然世界体系论的出发点明显的不是为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辩护，但是其结果却必然如此。世界的生态和气候无疑是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但是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事实上，美帝国主义也是不断地强调其在维护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方面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

不像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样用垄断的腐朽性、寄生性来解释为什么帝国会没落，因而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就解释了世界格局的变迁，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论只是描述了，但是没有能力去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会上升为“中心”国家，有些会没落为“半外围”或“外围”国家。[19]

一个世界体系论者反而断言：

“作为一个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中国不可能与西方核心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前沿竞争，也不可能与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一些半外围国家（比如中东石油出口国）在自然资源出口方面竞争。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唯一“比较优势”，就是依托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将中国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转变为可以任由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廉价劳动力”，据此来吸引跨国资本，进而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长。” [20]

在该世界体系论者的眼里，不光是中国不可能在技术上赶上发达国家，就连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可能：

“只要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不改变，这就是一场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赢得的竞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垄断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技术封锁。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需要巨大的资金和高科技人才的投入。除了个别领域，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与人才方面，不可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竞争。” [21]

至于什么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动规律”，除了“是追求对资本的无限积累” [22] 以外，我们很难找其他的描述。其实这个“规律”并不需要什么繁琐的“世界体系”理论方能解密，它就是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

但是基于这个规律，世界体系论者得出以下的结论：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中心地区的少数人占有外围和半外围地区多数人的劳动。如果中心地区变成了由多数人组成，也就不成

其为中心地区了。中国巨大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决定了如果按照现有的发展模式，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地区。” [23]

读者请注意，“永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且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近 10 亿的人口比中国“巨大”的人口相差并不远。由于至少世界上有 80%左右的人口目前还不是中国人，不知中国的哪位统治者会搭理这样的高论，停止自己迈向“中心”的步伐？

那么到底当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当今世界的矛盾到底是用“中心、外围”的对立来描述好，还是用“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的对立来描述好？

“中心、外围”论是个定“量”而非定“性”的，或以人均 GDP 指标的“量”定（中心、外围）“性”的分析框架，因而它会阻碍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进而误导我们走向荒谬。比如，单从长相和是否会飞来看，蛆和蚯蚓“明显”地应该属于同一类的不会飞的物种，而会飞的苍蝇和蜂鸟看似属于另一类的物种。同样的，世界体系论者全然不顾日本的垄断资本结构在二战前后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荒谬地把战后高度工业化的日本连同中东那些除了石油以外一无所有的封建王国统统地划分为“半外围”国家。这就是单从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出发的恶果。由此可见，世界体系论仅仅在外表上有一些相似马列主义的说辞，却是个很不彻底的马列主义，是个倒退。

由于马列主义不光是在理论上的彻底胜利，而且以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为代表的革命实践对资本主义世界几乎是致命的打击，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成员不惜重金扶持一大批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以便寻找应对措施。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形形色色现代修正主义的起源之一。歪曲、篡改、阉割马列主义的革命性是这些御用文人的“神圣”职责。我们那些在西方学府任教的进步学者，对此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否则很容易由马列主义者脱变为“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

世界体系论就表现了非马列主义的学者不得不向马列主义做出的一些让步。它参杂着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它喜欢就事论事，喜欢归纳和总结一大堆现象，并且试图通过罗列这些现象来解释现象，使用的是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但是它把握不了帝国主义的“DNA”。

明明当今的“中心”基本上是帝国主义国家，“外围”主要是第三世界和被压迫民族，但是我们为什么非要用这种不疼不痒的，貌似客观的词汇？

资产阶级的学者喜欢用“贫穷、富有”的对立来解释各种社会矛盾，有些甚至对社会贫富的高度差距表示极大的愤慨，但是他们拒绝用劳、资的阶级对立来解释贫富差异的根源。前者是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并往往解释贫富的差异是由勤奋的差异所致，后者才是马列主义的，并解释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差异所致。

同样的，“中心”与“外围”的二分法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可以接受的，并归结于“中心”创新和掌握技术的能力所致。因此，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善于表述对帝国主义的愤慨，却回避帝国主义的实质。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社会阶层用家庭收入来划分“富人”、“中等收入”和“穷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中心”=发达=富有；“外围”=欠发达=贫穷。还有什么方法比这种统治阶级可以接受的看似高深的“中心、外围”方法更庸俗？这比同义反复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没有钱”高明在哪里？

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 60 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矛盾出发、从分析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出发来看问题的。这些基本矛盾就是以上分析过的：1) 国际、国内劳资之间的阶级矛盾，2) 国际垄断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3) 一国资产阶级内

部以及各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等等。

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或逻辑就是资本要么积累、扩张，要么死亡，因而资本的积累必须发展到垄断资本。这才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离开了以各国垄断资本所能够掌控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实力来划分“中心”、“半外围”和“外围”我们就不由自主地陷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马列主义的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

至此，我们看到了世界体系论的致命错误。

世界体系论家，尤其是该理论的鼻祖沃勒斯坦一再强调，在研究现代世界时，我们必须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来研究，而不是以国家或地区作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单位。这种看似更全面的做法实际上掩盖了帝国主义的实质。

恰恰相反，要了解帝国主义，我们的分析单位，如前所说，必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功能单元上，即资本集团，以及为此服务的国家武装力量。垄断资本集团塑造世界的力量取决于其通过杠杆或联盟整合资本的能力。

因此，世界体系论的那种以就事论事的现象归纳法为核心的“中心、外围”论的分析框架忽视、回避垄断资本集团的力量便无助于我们对帝国主义进行更深刻的认识。

（四）美帝国主义从来不买超帝国主义的账

世界体系论的错误或于这些超帝国主义论者对美帝在当今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所起的作用有关。出于该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他们光看到了美帝自我扮演的世界警察角色，以为美帝以往不光是“有效地镇压各国人民的反抗以及各种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威胁”，而且他还是在力图“调节和管理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雷锋”式的力图“帮助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美帝在这种人的笔下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多么优秀的领袖！美帝的没落对“世界体系”的维护该是多么大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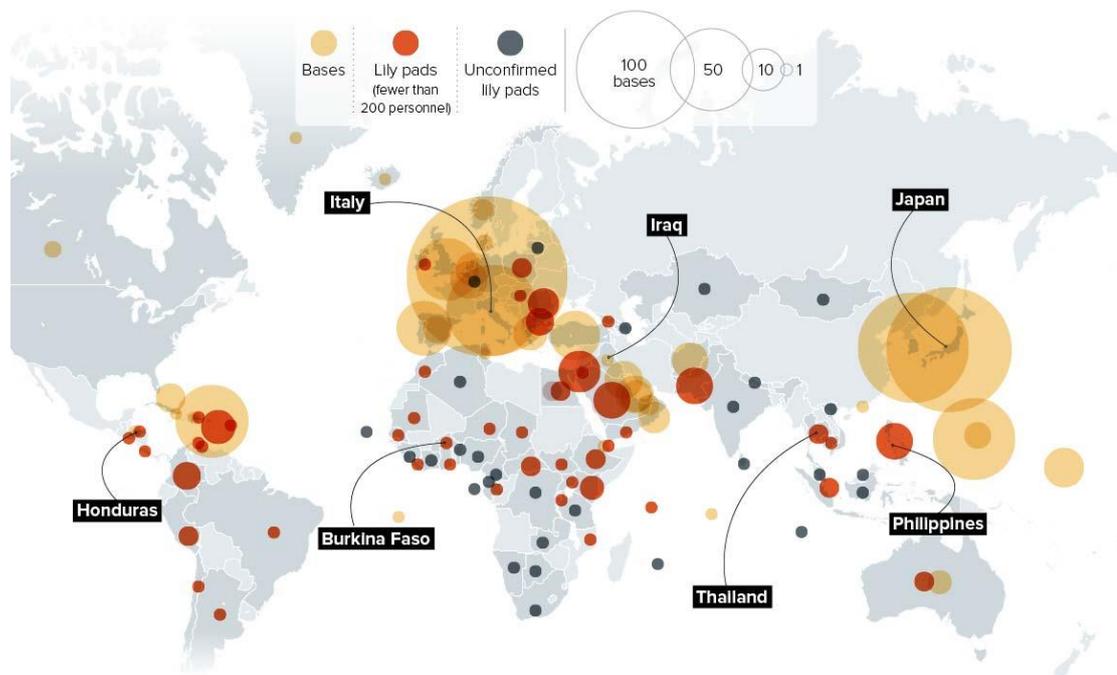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没有“帮助”过资本主义各国摆脱世界的经济危机。就连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也是为了克服美国自身的生产过剩，为了美国的资本输出服务的。美国一向善于要么像 2008 年那样转嫁危机，要么像 1997 年亚太金融危机那样去制造危机。美国从来就没有维护过什么“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从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 1971 年美元与黄金的脱钩）来决定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要维护。川普的“美国优先论”是美国一贯的行为准则，只是他把不该公开讲的话讲出来了而已。

资产阶级的学者否定国家的存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结果，一再的强调一个貌似“中立”的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对治理社会的必要性。世界体系论同样的强调“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但是美帝维护的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而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全球利益。只有在不违背美帝的全球利益，即各国列强承认美国霸主地位的前提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避免同归于尽的结局，美帝才会与其他垄断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做出有条件地妥协。但是，一旦经济危机发生，美帝转嫁危机是主要对象往往就是其他发达国家。2008 年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欧盟的主权信贷危机和日本近 25 多年经济的疲软都是美国转嫁危机的后果。

美军在世界的布局很能说明问题。美国在 60 多个国家有军事基地，150 多个国家有军人驻扎[24]，维护的不可能是全球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否则，为什么美国的海外驻军（见图二）主要的集中在发达的西欧和日本？美帝国主义遍布全球的、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力量主要对付的显然不是各国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而是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各国垄断资本势力。

下面的图二和图一有一个共同点，即：世界 500 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美帝国外驻军最

集中的地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美国一再的挑衅早已基本上瘫痪了的俄罗斯，为什么非要迫使北朝鲜走上拥核的道路。没有来自俄罗斯和北朝鲜的威胁，美军驻扎西欧和日本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西欧和日本垄断资本严重地挑战。美国需要敌人不光是为了自己的军工综合体，更重要的是为了对付有能力挑战美帝的其他垄断资本势力。



图二、美国的全球军事布局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06/us-military-bases-around-the-world-119321>

五、新帝国的崛起必然挑战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列强格局

（一）天朝的国际地位

首先，在军事上，中国享受着完全的主权。相比 G7 成员欧盟的多数、日本等有美国驻军的国家，以及那些没有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仅仅靠依附于发达国家提供军火的落后国家，比如印度，中国在军事上的主权地位是和俄罗斯相当的。

以军事主权为后盾，中国在政治上也享受着完全的主权，不像 G7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在政治上受美国的制约。

有了军事和政治的主权，中国在经济上仅仅是有条件的融入了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如 WTO）。

（二）国有资本的特色所在

令西方资本担忧的不是中国私人资本的高速增长，而是国有资本的强劲扩张。前面所列举的中国资本与其他世界 500 强中的对比，基本上都是国有资本。

就国有性来说，西方的国有企业的性质就和中国的大不相同。在那里，由于政府官员是

私人资本花钱雇来的，是为私人资本服务和需向私人资本负责的，因而西方国企的所有权不属于当地政府官僚（因为在那里，政府官僚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而是间接的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在西方列强资产阶级的内部，国企真正的所有权是按每个资本集团所拥有的资本量来决定其话语权的。这就是西方民主的实质。

相比之下，天朝国企的实际所有权仅仅属于国有资本集团，而不属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私人资本不能通过“民主”的手段来有效地干涉国企的运转。中国的官僚集团不是资本的公仆而是国有资本的主人，他不需要向自身以外的任何人负责。

但是，为了权衡国有资本集团内部各种势力的利益，为了防备垄断性必然带来的寄生性和寻租行为损害此集团的整体利益，国有资本集团有意识的把自己在各个领域掌控的商业和企业拆分成几个表面上相互独立的、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公司。能源上有中石油、中石化等，航运有国航、东航和南航等，金融有 5 大行，通讯有联通、电信和移动，等等。

但是这些公司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为了国有资本集团的整体利益，这些公司有可能被重新拆分或组合。比如，铁路装备公司十多年前拆分成南车、北车，2015 年为了“走出去”又合并在一起。再有，为了更好的协调国有资本集团下属公司之间的关系，国资委 2015 年 7 月 20 日宣布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国铁物、中国普天的人事调整，各公司一把手轮流对调。类似的调整不是第一次。为了防备国有资本集团掌控的公司之间的过度竞争，国资委 2004 年 11 月 1 日一声令下，中国电信、移动、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也是同日换帅。这类调整在西方相互独立的资本集团之间是不可思议的。

在私人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美、欧、日帝国内，党、政、军、企、商还是相对独立的，2008 年华尔街的投行雷曼兄弟倒闭就是一例证据。相比之下，2015 年 7 月初国务院一声令下，国企集体救市。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办到的。这就是“特色”资本主义的“特色”所在。

（三）国有资本集团的经济实力

人们往往忽略了国有资本集团是当今世界上垄断性最高、资本实力最大的单一资本集团这一基本事实。既然中国在崛起，我们就尤其有必要探讨这个资本集团的性质，较深入的研究他的经济基础和清晰的说明他的基本属性。从资产报表（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有资本的垄断（以资产量衡量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西方任何单一资本集团。

非金融业		资产		金融业		资产	
美、欧公司	排名	百万美元	万亿元	美、欧、日财团	排名	百万美元	万亿元
通用电气公司	26	492,692	3.20	房利美	40	3,221,917	20.94
大众公司	7	414,858	2.70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	191	2,654,413	17.25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	5	340,157	2.21	日本邮政控股公司	37	2,597,856	16.89
埃克森美孚	6	336,758	2.19	汇丰银行控股公司	68	2,409,656	15.66
威瑞森电信	30	244,640	1.59	摩根大通公司	55	2,351,698	15.29
苹果公司	9	290,479	1.89	法国巴黎银行	39	2,166,092	14.08
沃尔玛	1	199,581	1.30	美国银行	64	2,144,316	13.94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23	402,672	2.62	房地美	124	1,986,050	12.91
中国国企				中国金融业			
中石油	3	621,242	4.04	中国工商银行	15	3,420,257	22.23
国家电网	2	478,539	3.11	中国建设银行	22	2,825,781	18.37
中石化	4	317,006	2.06	中国农业银行	29	2,739,835	17.81
移动	45	251,113	1.63	中国银行	35	2,589,565	16.83

世界 500 强（2016 年版）的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按资产排列对比

但是，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截止到 2014 年底，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102.1 万亿元，其中央企资产总额 53.7 万亿元，地方国企资产总额 48.4 万亿元。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就单个上市公司来说，国企已经和美、欧、日的资本集团属于同一个等量级的公司。但是与美、欧、日资本集团之间相互独立的状态全然不同的基本事实是，所有 500 强上榜的国企都是国资委的下属公司。因而他这种集工业和金融资本为一体的经济实力超越了欧美日的任何单一企业，公司，集团公司，跨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特尔或财团。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指导下，国有资本集团直接掌控一国党、政、军、企、商的绝对领导权。他可以直接调动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和国家暴力来为自己的资本扩张服务。

该集团的实力体现在其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行业	航天军工	能源、化工	工程建筑	材料	汽车	高科技	通讯	交通	其他制造业
美国	6 48%	15 16%			2 12%	14 44%	4 44%	6 38%	5 35%
西欧	1 4%	22 30%	3 15%	6 35%	10 37%	4 4%	7 22%	8 37%	5 29%
中国	6 48%	23 35%	8 77%	7 46%	7 14%	13 22%	3 15%	3 19%	6 28%
日本		6 4%	1 4%	2 11%	10 29%	7 14%	3 16%	1 3%	1 4%
其他	0%	21 16%	1 3%	1 7%	5 8%	6 14%	1 4%	1 3%	1 4%

资料：根据 500 强财富网资料整理 (<http://fortune.com/global500/list/>)

表四中，除了高科技似乎没有国企以外，其他上榜的基本上都是国企。虽然在技术上国企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基于国企雄厚的资本实力，通过购买或砸钱的方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的消除。

由于这几年严重的生产过剩，国有资本面临着强大的“走出去”的压力，今后海外资本的比重会不断地上升。他正在努力的改变这一资本过于集中在国内的弱点。因此，近年来，中国商品和资本输出的增长趋势令西方国家担忧。中国对亚非拉和欧盟的资本输出是典型的，实实在在的资本输出，而且基本上全是非金融投资。从 2015 年起，中国对外的非金融投资已经超过了外资在中国的非金融投资。[25]

看不到国有资本集团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作用，看不见带领中国资本崛起的核心力量是国有资本集团，就看不懂中国资本为何能够崛起，而其他比如印度、巴西没有崛起的可能。

除非国有资本集团自己的崩溃，他不和世界霸主争夺霸权的可能性有多大？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吗？

（四）中国资本对美帝霸主的挑战

中美今天的关系当然和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大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不会争霸。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在当前的帝国主义体系下继续地发展，他一定会试图改变这一体系。相对其他发达国家，中国确实是独立自主的，尤其是表现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方面他远远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他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也在逐步增强。相比之下，美国通过北约等方式牢牢的控制着其他发达国家的军事，通过军事美国轻易的操控着其他发达国家的政治。

这里说的“争霸”指的是中国正在挑战美帝的世界霸权。但是这个挑战明显地并不意味着中国目前就已经达到了能够和美国平起平坐，达到了当初苏联挑战美国的地步。

即便是这样，中国对美帝世界霸权的挑战和 80 年代日本汽车在美国市场的挑战，欧元对美元的挑战等等不同。虽然都是帝国之间争霸的表现，但是由于日本、欧盟缺乏军事上的独立性，和由此所造成的政治上独立性的欠缺，因而无论来自日本还是欧盟的威胁，美国都会通过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通过搅局，把他们对美国的挑战限制在美国的可控

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媒体在 80 年代也大量渲染日本威胁论，然而后来都烟消云散”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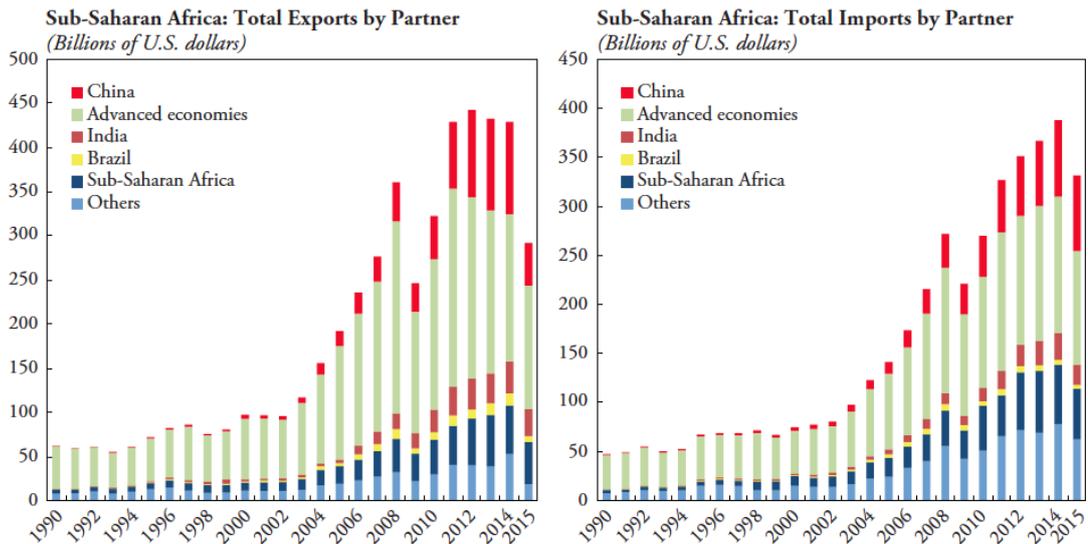
中国的挑战不同。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独立性，保证了他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挑战不容易限制在美国的可控范围内，因而“中国威胁论”的结局也会和“日本威胁论”全然不同。这是美帝最担心的问题。

美国对谁在威胁自己的霸权应该是看的最清楚的。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他无法用自己的经济能力来抗衡中国在比如非洲越来越强大的影响，他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他最后的霸权手段：即赤裸裸的军事霸权来抗衡自己的对手。

（五）案例：中国资本在非洲

以下的数据证明西方的担忧不是无稽之谈。虽然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直接投资（FDI）在快速增长以后的今天仍然只占有所有实际外资额的 5%左右[26]，但中非贸易额的增长却远远超出了投资的增长。

2017 年 IMF 的研究报告《中国与非洲的再平衡：中国再平衡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贸易和增长的影响》指出：“1995 年，发达经济体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出口总额的近 90%，但 20 年后，包括巴西、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伙伴占了 50%以上，其中中国又占了这个的一半左右。”[27]该报告中的下图表明中国已经成为（黑）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Source: 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
DAC: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part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图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出口贸易国分析（IMF 报告）

此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在（黑）非洲地区的外债总额已从 2005 年的不到 2%上升到 2012 年的约 15%。”同时，“到 2013 年，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工程合同都在（黑）非洲地区。”

该报告还分析了贸易的结构，称：“至 2014 年，中国是（黑）非洲的全球最大进口来源国。燃料、金属和矿物产品占（黑）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的 70%。（黑）非洲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制成品，其后是机械品。”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列强与第三世界国家贸易的构成。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布鲁金斯学会 2015 年的报告《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现实与神话》也表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西方列强的没有本质上的不同。[28]

遗憾的是，我们一些熟悉非洲情况的左派学者，离开了列宁主义的分析框架，不是从垄断资本扩张的需要出发，而是在世界体系论的误导下，认为“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是殖民

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而是在后殖民的全球体系中，一个半边缘的经济与边缘经济的关系。” [29]

然而，随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国正在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除了在吉布提建设军事基地以外，为了保卫自己在南苏丹的石油投资和扩大自己在非洲的影响，以维和的名义，中国已经破天荒地第一次派了武装部队去捍卫当地油田的安全。

正像 IMF 报告中指出的那样，“通过使贸易伙伴多样化，（黑）非洲减少了其出口的波动性”，因而中国的资本正在逐步的打破西方列强对非洲的垄断。

虽然西方列强大喊“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是贼喊捉贼的强盗逻辑，但是西方列强毕竟对谁在真正的威胁着他们的利益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比我们这些书呆子、知识分子和局外人强得多，快得多。他们恐惧的不是大量来自中国的小商小贩，因为来自印度的小商小贩人数在非洲可能比中国的多，却没有听说过谴责印度新殖民主义的言论。他们谴责中国大资本挺进非洲，按照英文的一个说法，是因为“贼先识贼”（It take some to know one），或通俗的讲就是骗子最善于识别伪装起来的骗子。

没有这些事态的发展，就不可能造成西方列强的恐慌感和对中国的谴责。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如此的明了了，美国在非洲担心的已经不是来自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的挑战，不是来自其他任何老牌帝国的挑战了。

（六）历史的教训

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起，尤其是与日本就谁控制朝鲜半岛的 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曾经是一个饱受帝国侵略和压榨的穷国。但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基础，加上近 40 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条件，他不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展现出一个剧烈的转变。

历史上这种巨变的先例很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其 1890 年代的工业产值超过了英国，今天中国也超过了美国。1900 年代美国只剩下 50% 人口从事农业，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从 2000 年起就不足 50%。一个多世纪前，英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德国，一方面要对付崛起的美国。今天的美国也是同样的要一方面对付相对强大的欧盟、日本，另一方面要对付正在崛起的中国。

基于中国的历史，如果我们多多少少地从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替中国资本在国外的“不平等”遭遇打抱不平，为其说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是从马列毛主义出发，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用阶级分析的视角看问题，那么那些替新兴帝国对外扩张辩护的说辞还站得住脚吗？其立场在哪里？

我们有一位学者就形而上学地说：对外投资能够获得超额利润者乃帝国主义。中国目前的对外投资属于等价交换，谈不上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还没有能够获得超额利润。

他的另外一个奇谈怪论：

由于中国输出的资本纯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且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人民，因而他和一般帝国主义早期资本输出的性质完全不同。他不是为了解缓生产过剩，不是为了寻找资源和市场，而是为了完成战略目标，包括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是为了提高生产率的目的而进行的。[30]

这位先生为中国资本输出在国际上的遭遇喊冤叫屈的行为与一战前第二国际的那些“左派工人领袖们”，比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之类的诡辩有何区别？当时英、美、法、德帝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起先也是从他们本国劳动人民的血汗中获得的，且英、法、德国的国有企业

比中国的国有企业，通过西方的“民主”手段，看上去更是“属于英、法、德的人民。”

一个受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情怀，就其反帝性来说，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如果是工人阶级领导的话）。相反的，一个帝国的民族主义，由于他是建立在压迫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的，因而是反动的。中国当前的民族主义反霸的愤慨不多，争霸的狂妄不少。随着中国资本的崛起，他正在由进步走向反动。

在国际关系上支持弱肉强食（即帝国主义）的人在阶级关系上也会同样地容忍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榨。

从政治上来讲，祖国是一个捍卫自己权利的国土。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今天，虽然垄断资本投资无国界，但是华为的海外利益不能靠美国的舰队，苹果的全球投资不能靠中国的航母。因此跨国垄断寡头资本必须以祖国为靠山方敢投资四海。

六、结束语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2016年10月第一稿

2017年9月第二稿

注释

[1]也就是说，虽然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维持劳动力生存所必须消耗的价值，即其工资，但是资本家通过工资所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所能够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资代表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力所能够创造的价值，就像耕牛的价值是由饲养耕牛的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耕牛所能做的工决定的一样，因而雇佣劳动不需要违背等价交换的原则。

[2]参照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世纪大众的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列表6-2

[3]也就是说，活劳动是有机的，资本是物化了的无机劳动，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因而越是资本密集的，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占总投资的比例就越小，因而利润率就越小。

[4]李民琪：《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冥王星出版社（Pluto Press），2015年，第一章

[5]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156个援助项目，在专家撤走之前，才是没有保留的技术转让。它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少走了十年、二十年的积累过程。今天世界500强的所在国，没有一个会像当年苏联援助中国，或毛泽东时代援助亚非拉国家那样无保留地通过技术转让来援助发展中国家。

[6]远航一号：《将马列毛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二十一世纪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1期（2015年1月6日）

[7]程广胜：《当前形势与社会主义革命》，红色中国周刊2015年第33期（2015年9月2日）

[8]这是金融资本大显身手的地方。那些把更多的控制权转让给金融资本的资本集团会有更快的资本扩张，直到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的太上皇。

[9]<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5717>

[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11579101016xuv.html

[11]远航一号：《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8 期（2015 年 2 月 24 日）

[12]李民骐：《中国和二十一世纪的危机》第七章

[13]远航一号：《经济危机与社会变革（三）》，红色中国周刊 2015 年第 32 期（2015 年 8 月 20 日）

[14]马克思主义 100 讲：《【第 4 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网
<http://www.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488&page=3>

[15]萨米尔·阿明：《当代帝国主义》，《每月评论》2015 年 7 月

<http://www.cwzg.cn/theory/201509/24539.html>

[16]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时事出版社，2004

[17]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18]<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4225>

[19]刘涛在《中国崛起策》第 40 节中列举了很多使得“中心、外围”论很尴尬的现象。
<http://read.jd.com/5057/263915.html>

[20]李民骐：《“混合所有制”改革与阶级斗争》红色中国周刊第 44 期（2014 年 11 月 24 日）

[21]远航一号：《21 世纪与共产主义》，红色中国网，2014-3-13，

<http://redchinacn.org/portal.php?mod=view&aid=17299>

[22]马克思主义 100 讲：《【第 5 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红色中国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593>

[23]李民琪、张耀祖、许准、齐昊著：《资本的终结——21 世纪大众的经济学》第 18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3 月出版。

[24]<http://www.globalresearch.ca/the-worldwide-network-of-us-military-bases/5564>

[25]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6/11/01/chasing-chinas-outbound-direct-investment.html?utm_source=iContact&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Asia%20Briefing&utm_content=AB_Flyer_Nov22016_USWest

[26]该数据来自下一个注脚，而英国《金融时报》“中国成为非洲 FDI 最大来源国”的报道包括了比如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非埃及的 200 亿美元房地产投资意愿（占全非洲 FDI 意愿的 22%），并非实际投资额。

<http://forms.fdiintelligence.com/africainvestmentreport/?ref=TIA>

[27]IMF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Africa'sTradeandGrowth

<http://www.imf.org/en/Publications/Departmental-Papers-Policy-Papers/Issues/2017/04/07/A-Rebalancing-Act-for-China-and-Africa-The-Effects-of-Chinas-Rebalancing-on-Sub-Saharan-44711>

[28]<https://www.brookings.edu/blog/africa-in-focus/2015/09/03/chinas-direct-investment-in-africa-reality-versus-myth/amp/>

[29]严海蓉，沙伯力合著《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第一部分：《中国、非洲、西方

及殖民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5月1日，摘要见：

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initDatabaseDetail?siteId=1&contentId=7101107&contentType=literature&type=%25E6%258A%25A5%25E5%2591%258A

[30]卢荻：《希腊左翼能和中国站一条道吗？》观察者网

http://www.guancha.cn/ludi/2015_02_04_308493.shtml

话实同志的“帝国主义论”——兼评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

远航一号，2018.7.4

（红色中国网编注：红旗网的同志费心了，专门发表了 Fred Engst 同志的长篇文章“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来批判世界体系理论，花枝俏同志还专门加了编者按。谁是 Fred Engst 同志？话实同志是也，寒流急同志是也。话实同志的这篇文章，去年激流网就发表了，红色中国网就转载了。对于其中的种种错误观点，远航一号当时就做了批判。红旗网同志就是要批判远航一号，也应该针对远航一号的“错误”批判再批判吗。为什么要炒冷饭呢？为什么还要专门给作者起一个外国名呢？难道认为是外国人说的话比中国人更有分量？还是外国人的屁就是比中国的香？下面将远航一号批判话实同志错误观点的文章也再发表出来，并与话实同志的文章相链接。请读者看看，与这篇 Fred Engst 同志的“新作”是不是一字不差？）

话实先生的数万言长文“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发表在激流网上。在这篇长文中，话实先生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批判了他所理解的（或者他所歪曲的）世界体系理论，并且用了不少的篇幅批判了远航一号等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关于中国前途的一些观点。

在话实先生看来，中国资本的崛起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事实，而中国资本中最大的集团便是国有垄断资本集团，这个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集金融和工业资本为一体的，垄断性最高的，资本实力最雄厚的单一资本集团”。中国这个最强大的国有垄断资本集团在扩张中必然要与美帝国主义发生这样那样的冲突，进而展开争霸斗争。面对着这样的中国资本集团越来越强大的“事实”，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可以做些什么呢？话实先生的口号很响亮：“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中国的资本集团确如话实先生所说的非常强大，并且正在成长为霸权，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客观基础又在哪里呢？话实先生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这种霸权的动力又在哪里呢？既然在历史上英国的无产阶级、美国的无产阶级、德国的无产阶级、日本的无产阶级在这些国家争霸的过程中或夺取霸权以后都不曾反对霸权，或者局部反对而后失败，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要起来反对这样的霸权呢？为了将来的壮烈的失败？

表面上，话实先生声嘶力竭地批判民族主义，但是话实先生对于中国与世界实际状况的认识有哪一个重大的方面，是区别于“工业党”、“强国派”分子的呢？两方面都认为中国资本集团空前强大、越来越强大，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对外扩张，两方面都认为“中国崛起”以后必然要与美国争霸并有可能夺得霸权。话实先生文章的“受众”是小资产阶级群众（话实先生冗长晦涩的文字，劳动者是看不了的），“工业党”、“强国派”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群众。那么，在争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斗争中，话实先生除了他自己认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正义感以外，还有哪些优势呢？话实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能当饭吃吗？

所以说，话实先生数万言长文的营养=零。

不过，万事万物都要一分为二。话实先生的长文也并非一无用处。话实先生的诸多错误，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目前的一批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中相当流行的。这些错误观点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当前阶段特点的反映。透过这些迷雾，我们才能看到那隧道尽头的光明，识别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

帝国主义和战争

既然说到帝国主义，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在列宁看来，十九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为了攫取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和新的市场，而大量输出资本。这种资本输出为垄断资本家带来了“超额利润”，并且用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收买了“工人贵族”，这些“工人贵族”实际上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请话实先生注意，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贵族”占有了世界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后来的资产阶级培养的“马列主义研究者”的发明，而是列宁的观点。虽然列宁当时仅仅提到了“工人贵族”，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大多数被改良主义夺取了领导权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当时恩格斯在通信中已经提出过整个的英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化”的问题。全世界无产阶级当然要联合起来，但是不是通过否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核心国家的无产阶级客观上占有了一部分世界剩余价值这一世界历史事实。

列宁并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获得资本输出的场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瓜分世界，并将广大的亚非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就是现代帝国主义，或曰资本帝国主义。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必然要为了瓜分世界而展开斗争；又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当这种要求与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尖锐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就必然爆发战争。

如话实先生所承认的，自列宁发表《帝国主义论》以来，世界历史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没有爆发战争；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和苏联、中国等新兴大国之间也没有爆发过战争。如远航一号在另外的文章所说明的，近年来，战争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举全国之力的大国之间的战争（更不必说主要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已经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头号霸权国家与若干中小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在这些战争中经常被当地人民群众所打败）。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除美国以外的其他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大可能将对外战争作为实现本阶级利益的一个主要手段。

话实先生承认不承认这一新的历史现实呢？他是坚决不承认的，但是又好像羞羞答答地要承认。话实先生用了一大段篇幅引用了远航一号的一段论述，其中说：

在这个意义上，中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没有冲突，而且高度一致。这就决定了，不仅在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即使是在中国和美帝的仆从国（如日本）之间，也不会爆发战争，甚至连武装冲突都不会爆发。

然后，话实先生故作惊诧状：“人们不禁会问这个作者来自哪个星球？这种超帝国主义论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看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上资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看不到垄断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似乎忘记了资产阶级的本性就是竞争、垄断、霸权！”

姑且不论，中美两国资本集团之间到底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请话实先生回答，远航一号的上述论断是否符合近年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是否很有可能也符合可预见将来国际政治的实际情况？

对此，话实先生先是以小粉红般的热情、《环球时报》般的政治正确为中国的崛起而惊叹：

“军舰‘下饺子’式的快速增长，航母、航天和其他军备的投入，海外多个基地和租界的筹建，‘一带一路’的推行、亚投行的成立、大

规模的南海种岛，这一切都表示着他挑战美帝霸权的能力和胆量都在增强，更何况他的意愿。”

咱们姑且就把这些赔本赚吆喝都当作是对美帝的挑战吧。但是我们知道，话实先生所追求的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不是中国霸权。那么，话实先生接下来的结论就不能不令人沮丧了：

“是的，在核武器的威胁下，直接的冲突不易发生，但是像南苏丹、缅甸等地的替代战争，越演越烈的航天、航海等的军备竞赛，捍卫各自所谓‘核心利益’的势力范围的争夺会连绵不断。”

就是说，无论争夺如何“连绵不断”，南苏丹、缅甸有哪些内战（是否“替代战争”另当别论），军备竞赛如何热闹，中、美之间终究是“不易发生”直接冲突的。

既然如此，话实先生，你费了那样大的力气，批判了几个理论体系，除了得到事实上与“小粉红”们完全一致的中国强大论，又在事实上承认了远航一号关于“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论断以外，还剩下哪些有那么一丁点用处的东西？

相比之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绝不仅仅是为了论证帝国主义争霸，而是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将使得“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的各种矛盾全面激化，从而造成“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条件。

而在话实先生的洋洋洒洒中，帝国主义链条处处强大，无产阶级除了正义的词汇外不剩下任何实际的力量。话实先生，你是在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写作，还是在为论证帝国主义坚不可摧而写作呢？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如话实先生所说，世界体系学说确有不同的门派，不可简单地一概而论。这也并不否认，这些门派相互之间仍然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但是，像话实先生那样来概括世界体系学说基本观点的倒是真正的别处心裁：

“当前替代列宁主义分析框架的最时髦的是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版，即世界体系论。”

“如果把世界资本主义也看成类似有机体一样的超越国家的‘体系’，那么，为了全球的资本主义，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世界体系论一边谴责‘中心’国家对‘外围’的掠夺，一边却在为美帝的世界霸权提供理论依据。”

“这里牵扯到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世界体系论’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强调的是帝国之间的对立性。‘世界体系论’在哲学上就是60年代批判过了的‘合二而一’论的现代版。”

话实先生的逻辑理解能力真是妙不可言。世界体系理论家以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霸权在客观上起了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共同利益并促进世界范围资本积累的作用。而在话实先生看来，这就是认为“美帝称霸世界是合理的”。照此逻辑，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曾经起着进步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合理的”了？

按照话实先生的见解，美国霸权就只能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而绝不可能是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共同利益”。照此逻辑，不妨说，任何一个资本家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决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乃至任何一个阶级的个人都只有他的个人利益，而绝不可能有阶级意识。话实先生，你的这种国际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论呢，还是资产阶级“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论？

话实先生说，世界体系论维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一性。恰恰相反，世界体系理论家沃勒斯坦是目前世界上著名社会科学家中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已经造成其“结构性危机”并必然导致其灭亡的少数几人之一。沃勒斯坦的论断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而话实先生事实上所主张的帝国主义越来越强大的观点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资本主义危机

话实先生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混乱。

在话实先生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能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生产过剩，其他一切危机理论都是错误的。

有一定政治经济学常识的人知道，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都表现为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如果说，一切经济危机都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从而只要消除生产过剩，便能消除经济危机，这并不比医生说一切疾病都是感冒发烧引起的高明多少。就经济思想史来说，这无非是抄袭马尔萨斯和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学说而已。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一旦爆发，必然意味着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不能够通过资本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支出以及资本家的消费支出而得到实现。那么，资本家为什么不愿意维持（或扩大）投资支出的规模呢？显然，这个原因，只能从生产过剩以外去寻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必然产生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进而引起积累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下降进而导致积累危机的历史现象。对此，话实先生向来是视而不见的。

那么，对于马克思的著名的因为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话实先生又为什么完全回避呢？（除了提到不平等交换可以部分抵消利润率下降，但在探讨经济危机时则完全忽略）大多数主张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主因的理论家，都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过度剥削所导致的工人阶级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过剩的主要原因。话实先生又很自信地摈弃了消费不足危机说。

按照话实先生的独特而别致的生产过剩危机说，危机只能由生产过剩产生，因而一切看似可以消除生产过剩的变化，包括技术革新、商品输出，乃至战争和自然灾害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认为，战争和自然灾害可以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减少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就没有了，这就是消除生产过剩。

话实先生，你能不能向不懂经济学的读者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生产过剩？是相对于需求的过剩吗还是别的什么过剩？如果是相对于需求过剩，那么有哪一种经济理论告诉你，当你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的时候，需求是可以不受影响、固定不变的？你消灭了一部分生产能力（不是闲置，是消灭），收入或者财富不会减少吗，需求不会下降吗？

确实，历史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处于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但那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生产能力，而是因为战争期间政府军事开支大幅度增加，从而使得原有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动员（像美国这样本土没有直接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生产能

力还大大增长)。

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

无论如何，按照话实先生的观点，既然经济危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那么几乎任何社会和经济变迁都可以消除生产过剩，进而克服经济危机。既然如此，经济危机除了充当资本主义定期的健康检查以外，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资本主义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于是垄断资本便征服海外市场，经济危机就克服了。垄断资本要征服海外市场，相互之间当然会发生冲突，于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要争霸。但是在现代条件下，有核武器，所以争霸也不会导致战争。那么好了，争霸的结果，无非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越来越受压迫而毫无办法，资本主义天下永远太平。这便是话实先生混乱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果。

话实先生不仅认为经济危机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并且认为生态危机更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灭亡。按照他的生产过剩唯一危机说，生态危机因为会促进环境保护投资，还会帮助克服生产过剩危机。

关于资本主义与全球生态危机的关系，近年来，《每月评论》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多有著述。福斯特明确认为，疯狂的、无限制的资本积累已经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其结果，将颠覆人类文明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当然也包括资本主义赖以存续的物质基础）；人类已经到了“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的历史关头。

话实先生对于《每月评论》是熟悉的。我建议，话实先生将自己关于生态危机无关紧要论的观点发表在《每月评论》上，一定会引起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重视。

话实先生与小资产阶级左派

让我们看看话实先生的长篇巨著最后得出怎样的结论吧：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我们目前的现实是，美帝国主义手里拥有炸平世界好几遍的核武器，他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会做垂死的挣扎。随着美帝国主义的衰退，为了维护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美国人民会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是美国人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是，只有像朝鲜和越南战争那样全世界人民的反霸斗争，而非帝国之间的争霸才会促进美国人民的觉醒。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

“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一切霸权！”一个响亮的口号。在口号的背后呢？

“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但是……”美帝国主义有核武器，“只有美国人民的觉醒才能避免核武器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所以，在美国人民“觉醒”之前，一切、一切，都无从谈起。至于美国人民什么时候“觉醒”，这是一个类似于植物人何时苏醒的问题。

这是话实先生长期以来失败主义思想的总暴露。这种失败主义，并不是话实先生个人的，而是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左派积极分子所共有的。

近年来，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除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老革命、老工人长期坚持斗争以外，大量的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在向马列主义左派

靠拢。这些新加入左派队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或者出身小资产阶级，或者在事实上拥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发展，大批小资产阶级被排斥在优质劳动力市场以外，出现了边缘化、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这是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政治激进化的客观社会基础。但是，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左派激进分子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还没有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们的思想左倾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个人前途的悲观失望以及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廉价同情。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夸大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资本到处都很强大，而劳动解放只能是遥遥无期。

他们不懂得，任何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的社会是依赖于一定条件的，而一定社会的发展往往会破坏它自己赖以存在的条件。他们不懂得，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小的可以变成大的，弱的可以变成强的。在他们看来，现在强大的便只能永远强大下去，现在弱小的便只能永远弱小下去。未来的世界，工人阶级只能是配角，资本和帝国才是主角。

他们不认真学习伟大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不重视中国劳动群众自己的斗争传统，而对外国一些屡败屡战的“经验”却津津乐道。他们不努力学习整个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以及世界上最新的进步和革命思想，而是将二十世纪初的一些局部经验奉为不可颠覆的教条，用最革命的口号来掩饰自己最低落的信心。

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如果不摆脱这种被小资产阶级左派统治的状况，是必然不能够进步的。中国的马列主义左派也必然能够摆脱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使得自己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力量和政治代表。

美中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是“夫妻关系”—— ——不要被“贸易战”给绕进去了

水边，2018.3.24

美国宣布要针对中国加征关税之后，中国表示会开展报复行动，也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就在不久的十几年前，美国对中国也是一直抱怨，那个时候的理由、借口是中国汇率太低，不公平。到了现在，中国的汇率已经按照“友邦”的建议升值了不少，经济学界很少有说人民币低估了。实际上，2015年夏天一搞汇改，人民币马上就跌，这些年外汇储备不断减少，这说明了人民币恐怕是有不少的贬值压力。于是乎，美国政府就拿出了一个新的老借口，那就是中国人偷窃了美国的技术，不讲究知识产权，还是不公平，要教训一下。

美国政府这种流氓姿态，的确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个特点。特朗普政府的一位高级经济官员 Peter Navarro 就是一位出名的极端反华人士（代表作《中国带来死亡》）。但是这篇短文要说的是，这种表面上的剑拔弩张，恐怕没法影响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关系基础。

很多人总爱想象中国要挑战美国，取代美国的地位等等。这种观点在中国和美国都有不少。但其实中国和美国之前并不直接存在竞争关系，两个国家基本上在两个层面上生产交换东西，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的工农业产品，而美国出口高价值的工农业产品。不是之前一位中国高级领导说过吗，中美之间是夫妻关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

根据网上报道，美国这回要提关税的商品价值大概 600 亿美元，这个占美国进口中国商品价值的大概 12% 左右。而中国目前提出的报复，涉及大概 30 亿美元，最多占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的 3%。美国这边的动作也不算太厉害，而中国的回应就更加的克制，双方不是要你死我活，这肯定是给最后谈判桌上准备材料用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美双方恐怕都没有动双方贸易中最重要的那些东西。这一点，我看有的人给忘记了。比如看看下面这个图，在网上疯传，很明显的，大家都能看出来中国报复的主要是农产品，而美国报复的主要是工业品。这无疑给有些人打了鸡血，说美国这么一个农业国要来挑战中国这个工业国。

首先要说的是，这个图有一半的信息是假的。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来源是清楚公开的，但是美国这边只是说了一个数字，还没有具体清单呢。美国这个还要走个程序，要再过两周，美国的贸易代表才会拿出一个建议加税的目录。是不是我们的商务部门已经厉害到了解了特朗普都还不知道的消息？不至于吧。

图片上说资料来源于商务部，商务部的确有一个征求意见稿，见下面的连接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u/ao/201803/20180302722670.shtml>

但是里面完全没有美国大规模加税的具体信息，只是提到了之前已经公布的对钢铁和铝产品的加税。

那么，中国和美国都互相进口些什么呢？

根据美国贸易部门的资料，在 2016 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是：电子机械（1290 亿美元），机械（970 亿美元），家具（290 亿美元），玩具和体育设备（240 亿美元），鞋类（150 亿美元）。在这个里面，电子机械的代表就是电话设备，机械的代表是电脑设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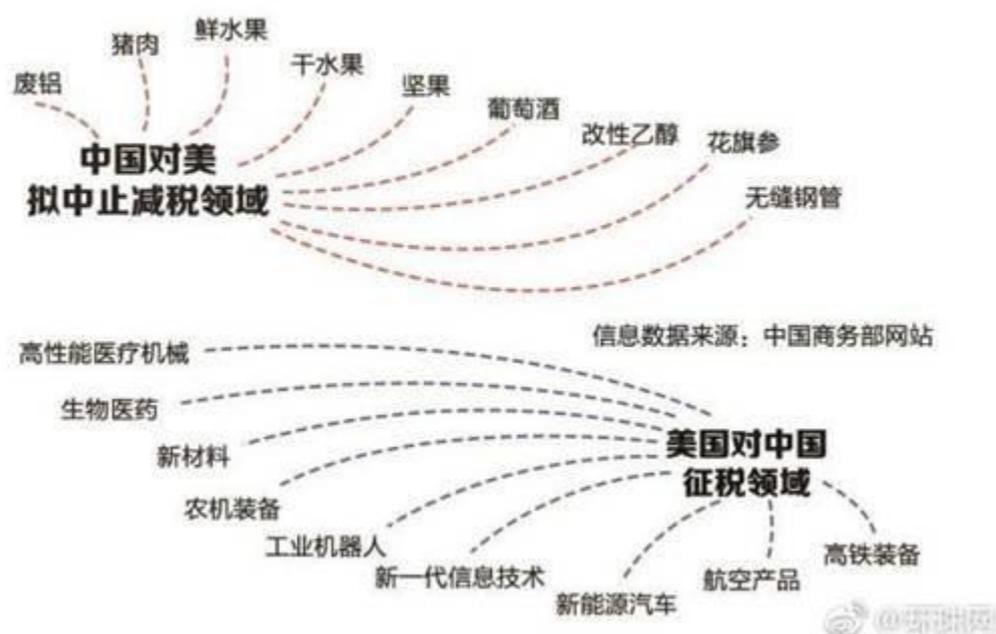
在同一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粮食（150 亿美元），飞机（150 亿美元），电子机械（120 亿美元），机械（110 亿美元），汽车（110 亿美元）。这里面粮食的代表是大豆和玉米，机械类的代表是半导体和工业机械。

有些人不能明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怎么还能出口这么多农产品，可是，一手掌握粮食，

一手掌握高科技，本来就是二战以来美帝国主义的一个特点，这是其称霸世界的两个重要基础。

看到这里就清楚了，两国的贸易战的确会有，主要是满足于一些国内政治的需要，但是不伤及中美的夫妻关系。美国资产阶级其实是清楚的，中国的低廉商品价格，就是把中国工人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转移到了美国，维持其整个经济的稳定。中国资产阶级也肯定是不想得罪美国的，要不然就不会之前着急的派一圈高级干部求见特朗普了。可是抛开中国，美国也不好过，特朗普也是明白的，要不然他就不会在贸易战的宣言里面还要特别的说上这么一句——我把中国人当朋友，我非常尊重习主席，我们有伟大的友谊。

中美贸易战涉及的领域



什么才是当今大事——美中“贸易战”还是世界资本主义“混沌”？

赵君夫，2018. 4. 7

美中贸易战的锣鼓敲得震天响，仿佛已成为关乎国家命运、人民前途、世界“自由”的大事。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场景也曾发生过。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提出了“双向运动”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市场扩张”和“社会保护运动”之间震荡。所谓“社会保护运动”，就是面对自由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剧烈冲击，人们试图寻求集体力量来保护自己。于是，在英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失败、继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

如今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类似的历史节点上。经过二三十年快速的全球化进程，为什么“自由贸易”好像行不通了？到底是什么在制约着国际贸易政策？如何解释美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贸易保护的手段？是中国人导致美国人受损了吗？我将在下文中尝试解答这些问题。

1. 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

市场交易存在一个根本的困境。通俗地讲，就是在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市场参与者的最优策略是骗取对方财物而逃，预期到这一点，没有人会愿意参与市场交易。改变这一困境的关键点在于，要使多次参与市场交易的收益大于“干一票就走”的收益。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中的法律和暴力机关、信用体系、商会、黄色工会等等都具有这样的功能。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并不能完全消除市场交易的基本问题——只要看看那些密集的金融案件就能明白了。

在国际贸易中，这一根本困境变得更加复杂——强盗可能在途中截了货物，目的国可能“找茬”扣留货物或增加关税等等。为保障本国确实能在贸易中获益，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必需的。19世纪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英国依靠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逼迫中国进行“自由的”鸦片贸易。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国际金融。比如，在1905年当多米尼加共和国无力还债的时候，美国的炮船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该国代收关税——其实在此之前，美国许多州都曾出现过欠债不还的先例。当然，现代国际体系变得稍微文明了一些。美联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幅度加息，导致拉丁美洲和非洲众多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于是，美联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这些负债国必须采取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来还债，不然不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在此威胁下，拉丁美洲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对于国际贸易，还有另一层重要因素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国内政治。国际贸易对国内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人们对国际贸易的反应也千差万别。国内的政治进程会深刻影响国际贸易和国际关系。这一点将在下文中讨论。

总之，在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体系背后，都站着—一个盯着你的、必要时会运用暴力的霸权。

2. 虚幻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论强弱贫富，只要自由地参与市场交易，都能从中获益。对于从事贸易的国家来说，如果有群体在贸易中受损了，只要配合以相应的再分配政策，仍然可以达到人人受益的局面。

所以在信奉这一理论的人看来，只要你不支持“自由贸易”，你就是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可是，从历史上看，这群信徒不是也在维护一小撮人的特殊利益吗？

提起自由贸易，就不得不提英国 19 世纪上半叶的谷物法——这个法案针对进口谷物设置了高额关税。围绕谷物法，新兴资产阶级与旧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工业资产阶级希望废除这个法案，因为进口外国的廉价粮食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同时也能使外国人拥有购买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为了给资产阶级辩护，李嘉图发展出了比较优势和土地边际生产力递减的理论。而英国地主阶级则希望保留法案以维持粮食高价。马尔萨斯因此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来为地主阶级辩护。可见，这些看似客观的经济理论背后都站着某些特殊的阶级利益。

美国也不例外。在 19 世纪，美国南方奴隶主出口农业品赚了很多钱，而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却在世界市场中竞争力不足。所以在美国，代表落后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奴隶主们是要求自由贸易的，而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们是要求贸易保护的。南北战争以北方资产阶级的胜利告终，于是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直到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美国的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为止。

可见，“自由贸易”的口号很多时候都是幌子。国际贸易政策始终取决于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内的政治进程。

3. 世界体系

美国资产阶级统治者喜欢用“中国人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的说辞来引导美国工人阶级的仇外情绪。

根据我的估算，在 2005 年，为了满足美国的最终需求，中国提供了 946.2 亿个劳动小时（大约相当于 4500 万劳动者一年的劳动）；相反，为了满足中国的最终需求，美国仅仅提供了 9.17 亿个劳动小时，大约相当于中国提供给美国的劳动的一百分之一。在 2005 年，中国用于出口的劳动每小时仅获得 1.72 美元的附加值，而美国用于出口的劳动每小时可以获得 52.92 美元的附加值（以当期基本价格、市场汇率计算）。换句话说，在 2005 年美国一小时的劳动可以换取中国 30 个小时的劳动！

这正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真相：中国依靠极为低廉的劳动参与世界市场，向核心国家供给低附加值的产品。在这种世界体系背后，是中国数以亿计的任劳任怨的、受国内外资产阶级剥削的劳动者！美国资产阶级们享受着中国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丰厚利润，却反过来指责中国工人阶级抢夺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作！

4. 美国霸权衰落

既然在当前的世界体系中美国享受着大量特权，那它为什么还要进行贸易战呢？

这就回到了第一部分，美国霸权正在衰落，已经无力也无心维持“自由贸易”的国际秩序。美国霸权衰落表现为，在国际上美国无法妥善处理中东和朝鲜局势，国内的政治进程也导致美国资产阶级的分裂与手足无措。

以研究全球不平等著称的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以丰富的数据指出，在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富人们的收入增长最多，而中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处于停滞状态。通过这一基本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 2008 年声称“改变和希望”的奥巴马会当选总统，为什么 2011 年会发生反对最富 1%人口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什么 2016 年在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伯尼桑德斯投降资产阶级之后，“疯子”特朗普能够打败代表华尔街和军方利益的战争贩子希拉里。

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工人阶级的挫败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失业、收入停滞、社会福利削减、失去住房、药物成瘾泛滥、人均预期寿命下降等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采取的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如今，工人阶级要求改变。西弗吉尼亚教师罢工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美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妥善处理工人阶级的要求，只能诉诸“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将矛头指向国外，尤其是中国。

5. 三难困境

在全球化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三难困境”这个词，意即三种因素不能同时存在。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提出，民主、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不能同时存在。保留民主和国家主权，就意味着必须限制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保留国家主权和经济全球化，充分就业等民主要求就无法保证；保留民主和经济全球化，就要求超越民族国家。

类似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里·艾肯格林提出，在国际金融中，民主、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存在。保留民主和固定汇率，必然要求资本管制；保留民主和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放弃固定汇率；保留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如金本位的情形，就必须打压工人阶级的诉求。

美国显然遇到了罗德里克所说的三难困境。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美国工人阶级的物质要求与美国资本家们在全球攫取利润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当然，中国也受这些三难困境的制约。我国某些学者和官员对这些理论稔熟于心，但他们的屁股决不坐在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民主）一边。他们指责 2008 年劳动合同法是不合时宜的法律，攻击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他们为自由贸易做背书，反对产业政策；他们迫切要求放开资本管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我国金融机构持大头。总之一句话，在他们看来，我国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要让位于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中的资本家利益。

6. 混沌

未来会朝向哪里发展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些人认为，全球化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搞贸易战无异于螳臂当车。然而，全球化的真相却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攫取廉价劳动和自然资源，给各国劳动者带来的只是工资水平的“逐底竞争”。凯恩斯在 1933 年发表了《论国家自给自足》一文，他认为，自由贸易和自由资本流动只能导致各个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冲突，带来经济动荡乃至战争。所以，回归自给自足、保证国内经济稳定和充分就业是当时各个主要国家的自然选择。

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中，不受管制的资本的全球化已经导致各国劳动者要求社会保护的强烈反弹。美国霸权衰落、不平等接近临界点、自然资源耗竭等等基本参数的变化，揭示出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逐渐进入“混沌”期，初始条件的微小扰动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径。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大时代”，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当前的集体行动。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井冈山卫士，2018.6.29，来自：红色中国网

前言

为什么“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减关税，降门槛，买美货，交罚款，美国要什么中国给什么。

为什么“敢打必胜”的中国还要被一再羞辱？印兵进，美舰来，撤导弹，吃“萨德”，别国做什么中国承受什么。

为什么看似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维权老兵，恐吓不了进步青年，惩办不了讨薪教师，打压不倒罢工司机？

一句话，为什么近年来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

第一部分从三个角度梳理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行为。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立场。

(一) 中华物力，与国欢心：中国资产阶级的全局性妥协

“贸易战”并未“战”，只是中国在做单方面的妥协。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束手就擒的指导思想。从2018年3月底到4月初，每当特朗普集团提出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进行调查之时，中国商务部总会在口头上做出与美方对等的关税威胁。同时，外交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也集中表达了诸如“中国不怕打贸易战”，“有能力应对任何挑战”等较为强硬的声音。但这种僵持局面被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的讲话打破。在讲话中，习近平承诺放宽市场准入，保护外资利益，强化知识产权，降低关税，主动扩大进口，即在原则上答应了美方的所有要求，也冻结了中国在“贸易战”中的反击手段。作为纲领性文件，习近平的讲话为后续谈判中的中国官方定下了基调，即答应美国的要求，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这也无怪乎中国政府的后续行动中基本服从美方好恶。

“种啥买啥”的进口策略。“贸易战”尚未开打之前，中国就向美国下了370亿美元的

飞机订单，强化了美国在中国大飞机市场的地位；博鳌讲话之后，中国又主动降低汽车关税，向美国汽车敞开大门；5月底，中美贸易协定又规定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增加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和能源。美国完全达成了其“减少逆差”的谈判目标，以至于特朗普在推特上兴奋地宣布“中国将从我们伟大的美国农场主手里进货，我们种多少他们就买多少！”。特朗普集团所依靠的传统工业、农业和能源资本家的利益全都得到了保障，以至于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搞贸易摩擦的资本集团也被中国的妥协态度所震惊，一时阵脚大乱，降低了对特朗普集团的指责力度。

门户洞开的金融改革。博鳌讲话之后，人民银行第二天就宣布“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是中国公司；今年年底前，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同时宣布了降低银行和保险业市场准入等措施。此举威胁到国家金融主权，降低货币政策效率，同时，美国并未做出对等妥协，反而在中国对美投资领域上屡屡设限。

唯唯诺诺的产权立法。中美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将推进包括《专利法》在内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知识产权是核心国家剥削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劳动力、进行不平等交换的手段。在美国压力下被迫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对外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将会加强中国对美国的剩余劳动净输出，将中国进一步锁定在为为核心国家免费贡献剩余劳动的半外围地位。

败事有余的谈判表现。为修宪和连任寻求支持，也为可能发生的贸易争端灭火，后来担任副总理的刘鹤在今年二月底访问美国。为表现中国不想打“贸易战”的诚意，中国在刘鹤抵美的当天就取消了对美国鸡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刘鹤在谈判中提出了“加大外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包括允许外企进入保险等金融行业的措施”。不过，美方并不领情，特朗普不仅没有会见刘鹤，还在谈判当天就宣布了对钢铁征收25%、对铝材征收10%关税的决定。刘鹤无功而返。在博鳌讲话和中国释放出大量妥协信息后，美国贸易代表团五月初访华。他们丝毫没有给中国资产阶级面子，美方的谈判要求中包括：两年内减少中美贸易逆差2000亿美元；废止“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立即采取可核查（当然是让美国核查——作者注）的措施停止侵犯美国知识产权；中国政府停止所有报复行动并不会反对和挑战美国对中国在特定领域投资的限制；降低关税并且不会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惩罚等。这些条件，尤其是美国自由报复中国而中国不能反抗的羞辱性条款在人民群众中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并未直接答应，美国贸易代表团也提前返回，朝野士气为之一振。然而，刘鹤五月中旬赴美谈判的结果却是，除了侮辱性条款以外，中国原则上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所有条件，而刘鹤本人和环球时报等官方媒体却把中美共同声明形容为“双赢选择”甚至“共同胜利”。不到十天后，特朗普政府完全无视刘鹤的“双赢”声明，再次宣布对中国产品增加关税和强化中国在美国投资限制。面对完全没把自己当回事的美国政府，中国资产阶级颜面丢尽，人民群众情绪激愤，海外中文论坛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表现嘘声一片。环球时报删除了自己对此事的报道，只留下了商务部语无伦次的声明：“既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2018年6月15日，美国正式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中国资产阶级终于做出一副如梦初醒状，做出对等加税宣告。但是双方加税措施都要到7月生效，而根据各方消息，中国资产阶级可能又要派出王岐山去美国灭火。至于王岐山能谈出什么结果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今年四月至六月间，中国资产阶级前倨后恭的姿态已经令许多民众对王岐山赴美谈判不抱幻想。

中国的投降路线是“意料之中”的，唯一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它的投降竟然来得如此之快，如此彻底，以至于连美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贸易战”的集团都来不及对它展开支援。至于具体为何如此，我将在文章第二部分予以解答。

(二)从“中兴”到末路：中兴案与半外围国家企业

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

早在2017年，中兴就因为向伊朗等国出口美国部件而接受了8.9亿美元的罚款。2018年4月16日，可能是受博鳌讲话中“保护知识产权，扩大开放”等措施的鼓舞，美国商务部再次禁止中兴与美国有关的业务。

面对处罚，中兴这位“帝国先锋”又干了些什么呢？4月20日中兴就成立专门委员会学习欧美法规，还必须拿到满分。5月6日，中兴通讯表示已正式向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申请暂停执行拒绝令。5月9日，中兴就宣布：“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如此引颈受戮的姿态确实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而更不够“帝国主义”的事情还在后面。6月7日，中兴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协议，缴纳罚款10亿美元，另交4亿美元由第三方托管；30天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并允许美方指派人员进入中兴团队监督执行状况等。

如果说在贸易谈判中，中国没有直接答应侮辱性条款还算有点“帝国气概”的话，这个被中兴一口答应的处罚措施则有浓厚的“辛丑”风味。当时中国答应了每名中国人赔偿列强一两白银(共计4.5亿)，今日则是每人赔偿一美元(14亿)；当时清政府处决刚毅、徐桐等主战派，今日中兴管理层大换血；当时列强派兵进入中国监督赔款，今日美国派员监督处罚执行情况。

看来，这个帝国不过是“大清帝国”，这个中兴，充其量也就是“同治中兴”罢了。中兴如此，被称为“民族骄傲”的联想、华为又如何呢？联想自不必说，关于通信标准投票上“外举不避仇”的商业壮举，联合百名资本家向全国舆论宣战的行为和一直以来的“贸工技”路线已经说明了其买办性质，更不必说明显歧视中国消费者的定价标准。华为的“民族性”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任正非2012实验室座谈会纪要》上，这位“中国企业家”的良心是这样看待“帝国争霸”所必需的基础材料行业的：“我们的优势是数据逻辑，就是在软件，电路设计上的数学逻辑……我们在制造行业，是不可能持续领先的”；在硬件问题上，任总也颇有高见：“大家都认为日本和德国的机器可靠……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德国人做我们的中间实验，把关我们的产品质量”；任总也非常排斥自主创新，认为自主创新会阻碍华为战胜美国：“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我们反对自主……不像美国人民学习他们的伟大，我们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在扶持本土供应商问题上，任总的选择一如既往的高标准：“我们不是扶持而是选择……扶起来的未必不是阿斗……中国遍地都是人，我就把做好的选来干就行了”；任总似乎提前六年预感到了中兴的遭遇，因此提前为不平等条约开脱：“李鸿章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理解这个结论”。

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罚，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革、“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三) 丢人丢到家门口：中国地缘政治的溃败

经济上的“帝国先锋”们糜烂至此，中国资产阶级几年来的地缘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

首先，中国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对美国无底线的妥协。2015年10月，面对美国宣布美军随时随地可能在中国南海执行任务的挑衅，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香山论坛上表示“即使涉及国家主权，也不轻言动用武力”。果然，2017年7月，美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进入中国南海领海，并驶进岛礁12海里领海线。2018年5月，刘鹤签署中美共同宣言后一周，美海军“希金斯”号驱逐舰和“安提坦”号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12海里。同时，美国不再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面对逐渐升格的挑衅，中国资产阶级是如何回应的呢？2018年6月5日，中国撤走了西沙永兴岛上的红旗-9地空导弹系统，对此中国国防部的解释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无需过度解读”。范副主席的话讲得很明白，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度解读。

第二，在美国压力下出卖朝鲜。2016年至2017年间，为配合美国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也发布对朝制裁措施，包括拒绝从朝鲜进口矿物原料，主要是煤炭；禁止对朝鲜出口航空燃油和火箭燃料。同时，中国还威胁朝鲜不再续约《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算不考虑中朝人民“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资产阶级背盟败约的行为也在国际上使中国陷入孤立，尤其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等传统盟国的对华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同时中国的背叛行为也使得朝鲜方面脱离中国影响，向美国靠拢，2018年6月的“金特会”就事实上将中国排除出了半岛和平进程之外。

第三，花拳绣腿的“一带一路”。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政府，以一带一路工程过度照顾中国承包商、腐败横行、担心经济主权被侵蚀、无法支付债务以及担心破坏环境等理由纷纷取消或推迟一带一路项目，或要求更改报价。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截至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已经连续三年停滞在144亿至148亿美元之间，占总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从未超过15%。在“金特会”美朝取得谈判成果、中国对朝鲜的影响逐渐削弱之际，印度总理莫迪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当着中国领导的面公开宣布拒绝“一带一路”战略。至此，“一带一路”不仅早丢了里子，现在连面子也都保不住，不知道那些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无限强大的“大棋党”们要如何解释。

此外，中国资产阶级没能阻止印度军队占据中国领土，也没能阻止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从全局到局部，从经济到政治，中国资产阶级执行的是一条彻底的对外妥协投降之路。用汪洋和楼继伟二位先生的话讲：“中美关系是夫妻关系”。这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大局”观。

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

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不平等交换的途径主要有如下三个：

较早开始资本积累的国家(核心国家)具有较大的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其产品以高于价值的生产价格交换，而外围和半外围国家产品的价值却高于生产价格。因此，核心国家的产品包含价值(无差别人类劳动)较少，半外围和外围国家产品包含价值更多。故而国际贸易中核心国家事实上在剥削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剩余劳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地位

类似于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

核心国家占有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并通过知识产权等方式强化技术和准入制度等的垄断。这种垄断主要被现有国际分工、市场份额、军事和地缘政治霸权等因素所巩固。核心国家由于占有了这些先进的生产资料和垄断了市场份额而占有了外围半外围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免费劳动，如专利费和品牌溢价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核心国家的地位类似于地主阶级，外围半外围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则类似于租地农场主，核心国家获得的垄断收入则相当于地租。

第三种情况则是由于外围半外围国家劳工组织较弱，环境保护较差，金融市场不完善，跨国公司可以规避诸如工伤赔偿、保险、教育、污染治理、金融监管和部分税收等成本，以低于当地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的价格支付工资。这种劳务外包、产业转移和金融投机的本质是剥夺性的原始积累，即以不可持续地压榨外围半外围国家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破坏社会安全网络的方式来攫取超额剩余价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

对于外围半外围国家来讲，该国统治阶级对待上述三种途径的态度和政策决定了该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国策。任何强化上述三种途径的政策，都会强化核心国家对本国剩余劳动的榨取，锁定本国外围或半外围地位，这是充当国际资本在华利益代理人的买办资产阶级国策；任何对抗上述途径的政策，都会弱化核心国家对本国经济和政治的控制，尝试突破外围半外围地位，乃至改变世界体系格局。

中国资产阶级走的是哪一条国策呢？开放金融市场，降低准入标准，放任外国资本涌入高利润行业，会促进利润率平均化，为外国资本攫取剩余劳动创造条件，有利于第一途径和第三途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服从美国立法规则，会强化美国在技术和贸易规则上的垄断性，提高美国的垄断租金，有利于第二途径；缴纳罚款和接受惩罚性关税则是直接鼓励外国资本通过第三条途径来掠夺中国劳动人民，更何况金融自由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中的一切政策都指向强化中国的半外围地位，继续为核心国家提供剩余劳动，绝无挑战美国霸权、搞帝国主义争霸的“僭越”之心。

中国资产阶级为何会走妥协投降的路线呢？这要从世界体系中处在不同地位的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中美两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和中国作为半外围国家的特殊国情来讲起。

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享受着外围国家提供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也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如中国、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都是具备一定中端制造业的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从外围国家进口原材料和低端工业品，另一方面在核心技术，尤其是材料、芯片和机床方面严重依赖核心国家。核心国家需要半外围国家提供的数量庞大（小国做不到）、质量尚可（外围国家做不到）、价格便宜（核心国家做不到）的工业制成品以满足跨国垄断资本家压低本国工人阶级劳动力价格、维持高利润的贪婪欲望。半外围国家则需要核心国家提供军事保护，以提供安全的能源、原材料和制成品交通线，同时维持原料和能源产地秩序稳定。

就中美关系来讲，中国向美国提供的廉价工业品是美国资本主义得以一方面维持较高的利润率、另一方面豢养一部分“工人贵族”的物质基础。据远航一号估算，中国每年免费向美国输出大约 5000 万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中国对美国的劳动净输出为美国垄断资本家带来了高额利润，并与产业转移带来的失业威胁共同作用，构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资产阶级打败工人阶级的物质力量。美国资产阶级少不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需要从中东、非洲和南美进口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在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低于 30% 的情况下，维持印度洋石油交通线、维持中东产油国政局稳定，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至关重要。中国海军显然无力完成这一任务。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军队，就充当了“治安军”和“护镖队”的作用。

中国资产阶级也需要美国。这是中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资产阶级在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不存在平白无故的“争霸”，也不会有毫无利益的妥协。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眼睛一直盯在利润率上，而一方出钱、一方出枪的合作当然比胡乱炫耀肌肉乃至真打起来的“争霸”有利得多。纵观四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对美关系的表述，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到“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广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国”，再到中美“夫妻关系”。两国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是一致的：即共同剥削两国无产阶级（主要是中国无产阶级），维持利润率，确保资产阶级统治长治久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半外围国家一方面从外围国家获取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因而半外围国家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总是有限的，例如半外围国家的综合税率总是显著低于核心国家。相比起核心国家，它们的行政效率、社会稳定和镇压能力总是疲弱的。这会产生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半外围国家政权机关孱弱。半外围国家无力供养强大的暴力机关，因此其官僚系统，尤其是军警宪特组织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现地自给”，即通过灰色手段直接从人民群众攫取资源。这会造成行政机关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腐败化自不必说，半外围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不足以反映其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大小，又缺乏足够经费建立监督机制，因此权力寻租行为广泛存在，这表现为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卖官鬻爵、官商勾结等，例如卡车司机罢工时反映的警察乱罚款现象，就是地方专政机关人员重要的创收渠道；诸侯化是因为整个资产阶级攫取的剩余价值少，内部分配纷争严重，因此不同资本集团与官僚集团会结成派系，这些派系的政治力量表现为对具体官职的控制，其经济基础往往是地方资本集团和金融资本家，在基层则是黑社会化的基层政权。当派系自身巩固，其他派系乃至中央机关无法插手时，就会演变成诸侯式的独立王国。许多地区县委书记乃至村领导一手遮天的现象就是这种“诸侯化”的普遍反映。本世纪初，两广云贵地区自建武装的毒品村，就实质上具备了“中国小车臣”的特点。诸侯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时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一般规则的程度。例如薄熙来事件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同属新自由主义阵营，已不存在任何“路线冲突”，但是各派系以“反腐”为名的倾轧烈度反而不断增强。由于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依附性特点，各派系的冲突往往需要核心国家统治阶级来仲裁，这一方面表现在各派系主要人物都有海外产业和存款，以便在派系斗争失败后跑路，如《巴拿马文件》所曝光的那样；另一方面，各派系也以相互曝光对手海外资产为乐事，如2017年的郭文贵事件。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系的倾轧以2018年初修宪为标志，达到一个小高潮，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派系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资产阶级统治的大局；对于资产阶级某个小集团来说，其内部倾轧失败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本阶级统治失败的成本。这一方面授人以柄，导致中国资产阶级在与美国的国际纷争中处于极其劣势的地位（如“贸易战”中的无底线妥协）；另一方面某一派系遭难、其余派系看戏的状况也为未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破局提供了时间窗口。非正式化则是中国阶级矛盾逐渐尖锐的产物。阶级矛盾越尖锐，无产阶级越有斗争经验和组织性，镇压的成本就越大。据“非新闻”统计，中国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近三万起，每天80起左右，比2014年增加34%。实际数字可能远大于此，国务院参事牛文元表示，2011年，中国平均每天发生群体性事件高达500起。随着参与过群体性事件的民众数量增多，单位数量军警对群体性事件的威慑能力逐渐减弱。至2015年，甘肃永昌县少女跳楼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示威群众与镇压军警数量已经接近一比一，以至于上级金昌市、周边武威市和兰州军区都不得不抽调军警前来支援。群众斗争性的增强使镇压成为了“劳动密集型”任

务，只能以人力对人力。军警数量显然无法满足镇压需要，大举扩充军警队伍成本太高，因此除频繁抽调、疲于奔命外，不得不大量补充协警和临时工，乃至动员地方黑社会穿上制服维持治安。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队伍增加了镇压过程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受群体性事件影响的资本家必须要给军警经济报酬才能买到镇压“服务”，镇压成了生意，军警成了私兵。这种非正规化破坏了军警在人民群众中的专业形象，以至于几乎每次军警出动，都会被民众质疑，“你是为谁服务？”。军警的意识形态威慑功能已经烟消云散，在斗争性强的民众眼里，军警与自己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条枪而已。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的发展随着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速。它降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镇压力，巩固了基层事实上的自治状态，鼓励了地方潜藏着的离心倾向。封建王朝时期“皇权不下乡”的格局，正在以压倒个别领导人集权意志的必然性发展着。同时，一部分非正式和退役的军警，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甚于与专政机关的联系。可以说，阶级斗争是革命的预备学校，今天的抗议群众、昨天的协警老兵，都是未来革命大军的预备队。

第二，半外围国家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土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已占到所有劳动力的60%以上。由于农村产业后备军逐渐减少，城镇净增就业人口已成停滞之势，同时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和人均教育水平的提升，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上地位加强，另一方面斗争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围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数量少、比例低，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足，因而难以组织强大的工人运动。核心国家由于有外围和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即使在新自由主义时期也并无广泛迫切的斗争需要。半外围国家的斗争土壤是得天独厚的。由于要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劳动，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并不具备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的手段，不得不频繁地使用武力镇压。而领教了军警手段的无产阶级斗争，也很快明白了只要斗争成功，“非法”的也是合法的。比如2018年6月的全国卡车司机大罢工就不再满足于拉横幅请愿、呼吁统治阶级满足诉求，而是以直接堵塞运输交通线、盘查过路司机、扣押罢工叛徒的方式逼迫资产阶级做出反应。中国无产阶级斗争走在了幻想“议会模式”包打天下的小资知识分子前面，也走在了部分认为“中华帝国蒸蒸日上，无产阶级只能挣扎”的左翼人士前面。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小资产阶级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减缓，许多青年学生也在思考为何读书也改变不了命运，这构成了小资产阶级中左翼进步思潮的阶级基础。一部分学生则投入了帮扶工农、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例如，2017年底被番禺公安非法拘押和追逃的广工读书会“八青年”，就因为服务工人引起警方的注意。而在解救“八青年”的过程中，各地工农进步群众也广泛参与进来，在“八青年关注团”中的比例显著超过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的交流融合，逐渐打破了知识分子“不接地气”、革命群众“不达天听”的分裂局面。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正在朝着行业联动、全国支援、工农学结合的方向发展。

第三，中国能源危机浮上水面。如上文提到，中国石油自给率现已不到30%，同时石油产量正在下跌。由于人民群众反雾霾、反污染的斗争，煤炭的开采使用受到遏制，中国不得不进口大量的天然气。但是世界石油产地政局恶化，美国的战略收缩进一步制造了战略真空。伊拉克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沙特阿拉伯新自由主义改革引发社会危机，伊朗饱受制裁、社会动荡，委内瑞拉经济也开始崩溃。目前维持世界石油产量的主要因素是美国西德克萨斯的页岩油，页岩油的增产几乎构成了2014年以来全球石油增产的全部。但是据预测，美国页岩油产量有较大可能在2022年（即中共二十大的同一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如果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在四年内彻底改变，当油价再度超过每桶150乃至200美元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变为逆差，同时高能源成本会和工人运动一样压迫利润率，加剧经济社会危机。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一系列次要的危机。例如小资产阶级数量增长和工资上涨受阻，即所谓“阶级固化”问题；在为维持中国资本主义“繁荣”所需要的维持房地产利润和维持房地产行业规模与众多小资所梦想的改善收入房价比之间的“不可能三角”（笔者会另文探

讨)，即住房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下金融和高融资成本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问题虽不及阶级斗争和能源危机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后者的爆发会加速前者发展的速度，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势必是一浪接着一浪，中国的无产阶级也会在与资产阶级的较量中走向成熟，并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本文的第三部分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唯心史观与“中华帝国主义论”

在讨论“中华帝国主义”的具体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它的基本论点。系统论述“中华帝国主义”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红色中国网上转载的“话实”同志的文章《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另一篇是时代先锋网发布的“寒流急”同志的文章《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两篇文章关于“中华帝国主义”基本特点的论述大体一致，即：现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由于压低工资产生的生产过剩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通过战争或经济危机的方式消灭一部分生产能力才能消除生产过剩。而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不想危机发生在自己头上，因此帝国主义的矛盾只能通过帝国争霸乃至战争才能缓解。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其国有企业集团（即两文所指的官僚资本）是进行争霸的急先锋，中国国有企业与美国跨国公司的竞争必然会导致世界大战，而且是核大战。按照“寒流急”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的“再崛起”，依托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和组织性提高的基础上，取得结成工会等合法民主权利。“寒流急”同志强调，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尤其要警惕改良派资产阶级和国企集团对工人的腐蚀作用，尤其要批判“狭隘民族主义”。

首先我们要感谢“话实”和“寒流急”同志的辛苦劳动，没有他们的两篇文章，我们将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倾向各异的表述中找出“中华帝国主义”的系统论述。

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中已经对“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争霸战争理论、生态环境危机理论做了批判，在这里就不必赘述。本文主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革命前途和方针策略的观点。

（一）阶级斗争理论三个断层

“寒流急”同志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提高的物质基础是工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遭受的恶劣待遇，即“背井离乡，妻离子散，工资被扣，跳槽困难”。当意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时，工人就会团结起来一起抗争。简单地讲，“寒流急”同志寄予希望的抗争是被逼到死路上的绝地反击，是历朝历代发生过无数遍的“官逼民反”，是防御性和碎片化的放一枪，“恶心一下臭老板”就走的抗争。

“寒流急”同志的斗争理论与“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相适应的。“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话实”同志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尽管“话实”同志

三番五次重申自己的危机理论不是“消费不足”，但是其斗争理论的前提条件却精确地反映了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有的消费品比例过低，不足以实现家庭团聚、体面生活等目标，一句话，难以维持自身和代际劳动力再生产。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的历史背景是资产阶级力量强大、无产阶级力量弱小、产业后备军数量巨大和生产率进步飞速等。只要这些客观条件不变，那么资本家总能找到替代参与斗争工人的手段，要么是物美价廉的机器，要么是同样“物美价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就不会得到显著改观，工人的工资待遇就不会显著提升。这种情况出现在 19 世纪前半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 20 世纪九十年代的

中国。“寒流急”同志自己对这些状况也有所认识，他指出这种“不干了”、“闹一闹”的斗争“不利于建立长久的工人组织”，不利于“长久的罢工”等。但他把原因归结到工人阶级的觉悟不足上。实际上，20 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东南沿海工人阶级由于流动性大、可替代性高，并不具备“长久工人组织”和“长久罢工”的经济自持力，这才是这些零打碎敲的阶级斗争难以“长久”的根本原因。在农民工蜂拥入城、国企工人纷纷下岗、国际产业转移风起云涌的历史大背景下，要求工人阶级具备远超过经济自持力的“阶级意识”，展开“长久斗争”，就相当于要求连井冈山都保不住的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一般，是典型的左倾机会主义。

所以，在如何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问题上，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寒流急”同志就只能给出从“小事做起”，“照顾细节”，“一人有难，大家帮忙”的“策略”。由于无视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客观状况，这种互助“策略”能带来的组织力量甚至还不如“法轮功”。由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危机特点的错误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正确认识当代工人阶级意识的来源，因而无法在“闹一闹”的阶级意识和长久扎根的组织能力之间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一个断层。

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不是“消费不足”。据红色中国网的“红色经济观察”介绍，中国经济的利润份额已经从 2010 年的约 36% 下降到 2016 年的约 28%，下降总幅度已经接近九十年代大规模私有化带来的上升幅度。同时期企业部门的利润率也从约 23% 下降到 15%，逐渐接近美国以往发生经济危机时的水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 48.5% 上升到 53.6%。不是工人阶级太弱了，弱到活不下去只能绝地反击，而是工人阶级开始强大了，并且初步强大到可以压迫资本主义经济的利润率和利润份额，强大到使消费品成为社会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一部分。这种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自然会呈现出与“消费不足”不同的态势。首先，由于产业后备军萎缩，资产阶级在工资待遇谈判上的优势开始丧失，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都在上升；第二，由于工人阶级获得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越来越高，工人阶级积累了大量成功的阶级斗争经验；第三，沿海工资上升的趋势迫使大量资本家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至内陆，把工厂建到了工人家门口，而本省本地的工人在社会关系网络、经济自持力等方面要远强于流动到外省的工人，这为“长久”的“组织”和“罢工”提供了广阔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从而增强了工人的斗争力量；第四，正如笔者在第二部分分析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特点时所说明的，由于内地地方政府掌握的经济剩余明显少于沿海，因此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程度更深，力量更加薄弱，反应更迟缓，基层镇压力量消极怠工更严重，对派系纷争更忌惮，镇压手段更加非正式且不可控。一旦镇压开始，有可能引发当地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因而内地统治阶级的力量是弱的。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使工人阶级强了，资产阶级弱了，又使工人阶级可以在自己的桑梓故地，迎战不是那么强大的统治机关，中国工人运动在此刻才取得了在某些具体环境下的“强弱易势”，才能“一闹再闹”，才能承受局部的失败和走向胜利。

“寒流急”同志认为，“独立于资本”的工会是工人斗争的基本组织形式，同时也是解

决工人斗争持久力不足、提高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固定组织。独立工会建设的初期目标之一是通过“非法”斗争取得合法地位，并取得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自由。“寒流急”同志对合法工会的向往来源于工会在历史上的核心国家阶级斗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的确，核心诸国的工会在劳资集体谈判、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中曾经发挥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些工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主要是作为阶级妥协工具存在的，其合法存在并发挥支持劳工作用的条件是劳资双方力量大体对等、生产力发展迅速、外围半外围国家输入的免费劳动提供了足够阶级妥协空间，这大体上对应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政府资本主义时期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资本家时，工会就是事实上的政权机关，对工人几乎没有吸引力，这大体对应着美国八十年代以后和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状况。当力量对比明显倾向工人时，则工会就是事实上的革命组织。处在半外围的中国，由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需要贡献给核心国家，统治阶级不会允许独立于自身的劳资集体谈判机构出现，因而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由于对半外围国家阶级妥协空间和阶级斗争的条件缺乏认识，“寒流急”同志不可能将包括合法工会在内的一系列合法权利与未来中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具体阶段建立联系，这是“寒流急”同志斗争理论的第二个断层。

事实上，只有那些缺乏现实斗争经验、乖宝宝当习惯了的左翼知识分子才会对合法不合法、工会不工会的形式问题过分深究。在半外围的中国，在官僚机构普遍“非正式化”的条件下，面对“说你违法就违法”的腐败官僚，一般革命群众早已不认为资产阶级政权授予的“合法地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2018年6月漯河老兵的斗争中，老兵们在没有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备注册的情况下聚集抗议，显然非法；警方围困老兵并切断信号，拒不释放被殴打扣押的军嫂，也属非法。最终中央迫于压力派员处理此事，答应了老兵们包括惩办责任人、释放军嫂等条件，老兵们在达到斗争目的之后也有组织地撤退。深处斗争前线的革命群众，早已在斗争中学习了辩证法，不再追求务虚名而处实祸的“合法性”或“组织形式”，而是务实地利用专政机关的弱点，实现重点突破，夺取阶段性胜利。

关于政权问题，“寒流急”同志特别指出，未来阶级斗争不应当指望在“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但是他立刻就转到批判一些同志“抬举薄熙来那样的某些精英”的问题上，直到文章结束也没有正面回答，假设有了充分的阶级意识甚至是合法工会的无产阶级，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何能不通过“若干地区，若干省份”的首先胜利来取得政权的问题。这暴露了“寒流急”同志理论的第三个断层：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缺乏认识，无法从中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可能的发展中得出革命胜利的可能道路，即无法回答资产阶级如何由盛而衰，最后丢失政权，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变强，最后取得政权的问题。在讲完无产阶级意识大发展和工会合法化后，“寒流急”同志遇到了一堵高墙。在高墙的这边，站着“寒流急”同志和他的合法工会，在高墙的那边，资产阶级政权依然耸立着。“寒流急”同志想必已经发现，他所设计的中国工人的“崛起之路”最多只能把我们导向核心国家工人阶级的水平，而对如何打穿这堵墙、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却束手无策。在提不出任何砸墙战略的时候，“寒流急”同志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一面批判薄熙来和“左转派”，一面批判狭隘民族主义，最后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历史大潮流收尾。

然而，在“寒流急”同志的论述中，我们除了看到他强调工人应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忙”，革命者要“注意团结，光明正大”，知识分子要有“工人立场，结合群众”这些主观能动性之外，看不到任何“不可遏制”的历史必然性。仿佛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革命就能胜利一样。“寒流急”同志特别推崇毛泽东同志的阶级分析和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却忽

略了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是为了在白色政权的缝隙中寻找红色政权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也忽略了列宁同志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为了寻找帝国主义“最薄弱的一环”。两位革命领袖的理论是相通的，即在整体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如何在局部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强弱转换；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运用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现实斗争中；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去发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分析、可操作的革命战略。相反，没有历史必然性的分析，任何关于“历史大潮流”的论断都注定沦为失败主义的温床，沦为在漆黑长夜里的胡乱放枪壮胆。

“中华帝国主义论”做不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做到。从全局看，只要产业后备军逐渐萎缩的趋势不变，中国工人阶级的谈判力和斗争力就会不断增强，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历史趋势就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石油天然气消费结构不发生重大逆转，世界石油产量无法满足需要，飙升的油价就会以中国这样的石油进口大国为代价使得大量剩余价值流入石油生产国；只要中国产出资本比不迅速上升，即生产率没有重大跃升，同时中国还在以不平等交换每年向核心国家贡献剩余价值，中国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的总趋势就不会改变。利润率下降一方面意味着投资动机消失，从而进一步引发利润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利润率下降意味着统治阶级掌握的剩余价值减少，维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常再生产的重要事业单位，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乃至军警宪特都有可能发不出工资，因而加速其“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进程，从而显著弱化武力镇压和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如各地教师、老兵、保安、城管和护士的罢工维权运动）。

从局部看，在统治阶级力量薄弱的内地，由于没有收买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镇压都会以更加直接、暴力且非法的面目出现。当群体性事件数量上升到一定程度，现有军警力量会不堪使用，而军警的“付费”镇压服务也加大了镇压成本，从而无法在第一时间阻止事态扩大。最终会出现统治阶级放弃一部分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系关系不大的地方资本集团（可能以黑社会形式存在），任其被群众力量淹没，乃至默认一些基层政权事实上自治状态的局面。同时，与当权集团矛盾较深的、独立性较大的部分地方集团也事实上处在半自治状态。资产阶级的中央政权只有形式上的宗主地位，在地方和基层则出现反动的、改良的和进步的政权实质上独立和犬牙交错的状态。只要资产阶级无法改变全局上的不利因素，无法阻止利润率下降和崩溃，反动的和改良的政权就无法控制积累危机，导致工农群众乃至一部分资本家投向进步政权这一边。进步政权一方面应当采取积极的经济措施，脱离世界资本主义分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制裁、政治打压、局部武装冲突以及和各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纵连横中训练干部队伍。当发生全国性的强弱易势时，进步政权既有群众基础，又有斗争经验，同时掌握大部分地区的地方政权，有人有钱有枪。到那个时候，取得全国政权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现实可行的战略。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依赖“若干地区的局部胜利”，这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造反。”这不仅是对上一次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也为下一次中国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二）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

“寒流急”同志和“话实”同志对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颇为反感。从杜绝右倾机会主义、实现各国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来看，我们当然要拒绝狭隘民族主义和只讲经济不讲政治的单纯改良思想。但是，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

在“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以薄熙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及会从经济上腐蚀工人的国有企业是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危险的敌人。与其阶级斗争理论一样，他们的论断

同样是与“消费不足”危机理论相适应的。由于工资被压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用改良措施分给工人一部分消费品，资产阶级就可以解决工人反抗和生产过剩两个危机。为了堵住资产阶级一箭双雕的方案，“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改良派和国有企业的攻击一直居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但如果这真是个好方案，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早点使用呢？“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利润挤压”的角度来看，一切就明朗了。由于工人阶级的斗争压低了资产阶级的利润率，因而任何改良方案，尽管可以在短期内提高有效需求缓和阶级矛盾，但根本上讲只能加剧而不是缓解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壮大而不是减损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薄熙来集团被代表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其他集团消灭了。这并非“寒流急”等同志的功劳，而是利润率的要求。而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熙来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

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崛起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中小资产阶级数量的膨胀和收入的上升。要维持民族主义作为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继续扩大小资队伍、提高小资收入就是必要的条件。在利润挤压的背景下，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给出的“中国梦”可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目标。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要就业、要加薪、要住房的诉求，人民日报都不得不给“中国梦”降温，指责年轻人要求太多，缺乏“历史耐心”。民族主义的诉求本质上是消费主义的诉求，这是中国资产阶级无力满足的。一部分小资群众民族主义的梦幻会在面对就业市场或看到房价上一眼望不到边的“0”时灰飞烟灭。而包括“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在内的青年左翼，面对的多是尚未尝到剥削滋味的大学毕业生，等他们毕业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就会迅速明白：这“厉害了”的玩意，可从来不是“我”的国。

(三) 阶级斗争的两条道路

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后，两条清晰的阶级斗争道路摆在我们面前。

一条道路是从唯心史观出发，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然是由于资产阶级强大和无产阶级弱小，所以经济危机必然是无产阶级工资被压制导致的“消费不足”。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只能依靠被逼到墙角的“绝地反击”。为了克服在“消费不足”剧本里实际无法克服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困难，就不得不将组织固定下来，结成工会；为了保护组织的存在，就必须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争取工会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在政权问题面前徘徊彷徨起来，既不愿从地方胜利做起，又不知道如何直接取得全国政权。最终，只能表达一下对“左转派”和民族主义的义愤。如果“寒流急”同志真的要谈到全国政权问题的话，他的论点可能也超不出再进一步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至于革命形势如何与革命前景联系起来，似乎是个不能讨论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此种道路的三个不可逾越的断层，每遇到一个断层，“寒流急”同志就拿出动员组织性和战斗力来试图跳跃，结果就是从“闹一闹”一路跳到了他自己也没有说明白（甚至于恐怕自己也不相信的）“工人阶级崛起”。

在唯心史观看来，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动性可以创造可能，能动性可以保持组织，能动性可以从无比强大的“中华帝国”一跃进入合法工会乃至全国胜利的天堂。这条道路的基调是，敌人强大强大太强大，我们动员动员再动员。至于弱小的我们如何打败强大的敌人，他们是不考虑的。他们把历史上一切的失败都归纳为动员不足、组织不力，思想上没有克服资产阶级影响等等。一方面，“寒流急”同志在文章里反复强调要克服个人英雄主义。但是，只要革命力量的增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结果，而只是无产阶级动员的成就，那么，依靠个人魅力动员工农的“领袖人物”就不得不扮演无产阶级的“救世主”；无产阶级的胜利就只能被理解为领袖动员有方的结果，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张国焘”们也会一天天地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对主观能动性作用的高估，一部分左翼人士才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过分重视，而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又

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所想象的种种所谓“阶级正义”。所以，才会有人说“利润挤压”是把经济危机的责任推向了无产阶级；所以，才会有人觉得策略性地支持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是投降；所以，才会有人比资产阶级还害怕“天下大乱”。这种唯心主义的道德观，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对经济危机的正确理解，不得不放弃暴露和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斗争策略；不得不放弃认识并自觉掌握造成“大乱”的客观历史规律。闭目塞听，自缚手脚，自认清高。按照这样一条唯心主义的道路，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积极分子，都是不可能找到前途的。

另一条道路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在唯物史观看来，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弱小、资产阶级的强大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也必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弱的可以变强，小的可以变大，原来弱小的可以打败原来强大的。

这种转化的条件来自于半外围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半外围条件下的中国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一个日益发展壮大、组织力不断增强、觉悟不断提高的中国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缺乏足够的剩余价值来缓解社会矛盾和谋求内部的妥协；后者又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化、诸侯化和非正式化”，从而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外强中干的本质。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无法阻止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因为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造成了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又无法阻止自己的统治机关日益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因为它无力也无心摆脱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半外围条件下的种种困境。这两种趋势发展下去，两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弱小的就可以变为强大，原来貌似强大的其腐朽虚弱的本质将暴露无遗，各中间阶级的立场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条件变化的过程超越一定的点以后，量变就会转化为质变，历史的可能性就会转化为历史的必然性。

唯物主义者从不否认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与唯心主义者不同的是，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不是“创造可能”，而是“实现必然”。中国革命的到来不是一片漆黑乌云压境之时的祥瑞天降，而是历史浪潮滚滚向前中的百川入海。

参考资料

时代先锋网：《联想已成过街老鼠，华为就是“民族自豪”？》，《试论“特色”资本的崛起和中国工人阶级再解放之路》

“石油峰值桶”网：<http://peakoilbarrel.com/>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

人民日报：《年轻人需多些历史耐心，别丧失拼搏勇气》

红色中国网：《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帝国主义，超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崛起》，《红色经济参考》系列文章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读后感

《红色参考》读者

对事态的经过叙述准确，一针见血。虽然有些提法还不够准确，但已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并且回答了毛主席一直坚持的，中国为什么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一问题，除了帝国主义不允许外，中国资产阶级，不论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官僚资产阶级，都有与生俱来的软骨病，这是先天具有的。这个“先天”并不是指民族传承，而是资本主义革命以后客观的历史条件。中国目前的性质就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其水平而言，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虽然经济总量很大，那不过是利用了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工业基础和中国丰富的劳动力总量成为世界加工厂和廉价劳动力市场的结果而已，对外的势力范围，市场垄断丝毫没有。在此情况下奢谈“中华帝国”无疑是痴人说梦。任正非推崇李鸿章已充分说明了中国的现状，与李鸿章当时不同的仅在于，一个是没落的封建王朝，一个是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建立起来的工业大国，现在正在资本主义的大道上狂奔，遇到危机，如此而已。

有两种中帝论，一种是机械地照搬套用列宁的理论与策略，这是本文作者所批评的。还有一种中帝论，是说中资已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但与美帝相比，中帝还是二流的帝，是第二世界的帝，是依附性附庸性还很大的帝，那么马列毛如何对待它？

真是一篇好文章。这样的文章难得一见了。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看看吧。中国向何处去。关系你我他。不要再沉醉在各种精神鸦片中了。该醒醒了。

对滴，中帝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名词，是强国梦中国梦，盛世大国的孪生兄弟。官僚资本的性质决定了他对内专制对外屈从，对弱蛮横对对强谄媚。是国际垄断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畸形产物。苏联的社会帝国来自老毛子骨子里大国沙文的民族主义，而党国官僚资本完全继承了大清民国的基因，流淌着是狗奴才的血。

此文深刻揭露了席梦思的外强中干纸老虎本质。毛主席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此文收藏了。

难得的雄文！有毛主席《论持久战》的风范，分析鞭辟入里，这种必然性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寒流急同志的文章我看过，自己看的时候只是觉得很鼓舞人心但却有点说不上来的缺陷，今日读此文章豁然开朗。

最现实的“解梦大师”。

贸易战让天朝颜面尽失，上合表面上歌舞升平，隐含巨大的危机。

大大原来没有做梦中梦到的那么大。

对内专制对外谄媚，对弱骄横对强顺从。

从题目看就知道是篇好文章，有帝梦无帝胆是早就人所共知的。憎避离叛毛主席者就是憎避离叛无产阶级人民大众，何来真胆。先拷下来，先说这两句，待看完再参加讨论。这里有真文，这里有真友。

华为的主要利润和营收来自于国外，如果中国的企业，都像华为这么有良心，是中国百姓之富，看看咱的央企国企，同一件产品，老是卖给外国人便宜，卖给国人贵，华为呢，你写这篇文章，不经过调查，偏执，带有明显的煽动性！

中国毫无疑问是帝国主义国家，但他不是超级霸权，而是奥匈或者沙俄这种看似庞大其实虚弱的帝国，他的强大只体现在对亚非拉地区和国内中西部的地区的剥削和榨取，跟美帝

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差的远，只能给人家提鞋。

如果不是帝国主义，不是一带一路，亚投行资本输出，军事扩张，美帝国主义用得着和你打贸易战嘛？直接大炮政策不就行了？

不认同本文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为了利益互相争斗，有时间甲胜了，有时间乙胜了。头号帝国主义在某段时间是存在一定优势的。上文所列举的并不能证明中国为殖民地或被控制者。

帝国主义最大的特点不是外强中干么？

毛主席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也是反动派，认为中国走上资本帝国道路的左派，怎么就吓破胆了呢？中国走什么道路只是现实判断，与胆量无关。再说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您们怎么知道持中帝论就必然等同于被吓破胆呢？

少見評論中國資產階級的文章！在毛澤東時代尚有階級鬥爭，如今的階級鬥爭應該更加激烈，只是中國人較以前麻痹了許多。

昨夜读罢《中帝论》，心潮澎湃难入寝。经济贸易条析辩，阶级政治共风云。资本主义半外围，辛丑条约再刷新。两极三化不归路，复兴大梦羞煞人！

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短评《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今又重阳，2018.6.26，来自：红旗网

《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一文在红旗发表后，粗粗看了一下。感觉文不对题，且文章很长，也就没有耐心去看了。现在文章引起了激烈争论，也凑个热闹，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是文不对题。文章主标题是《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文章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溃千里的“贸易战”》。讲了中国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妥协让步，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一溃千里的“贸易战”。且不说作者的看法是否正确，就算作者说的全部是事实，也得不出作者所说的中华帝国主义论破产的结论。什么是帝国主义，红旗网编者按说的很清楚了。我再重复一下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作者丝毫没有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五大特征出发，去论证中国是否是帝国主义。而只是从中美争夺中中国妥协让步出发，就简单宣布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这不是很荒唐的吗？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既有勾结也有争夺。如果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争夺过程中，谁妥协让步谁就不是帝国主义，那世界上除了美国就没有帝国主义国家了。在帝国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霸权时代，面对美帝国主义霸权，又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与美国的争夺中不是妥协让步呢？一个《广场协议》就让日本再也没有从经济低迷的泥淖中走出。

文章的副标题是《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第二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可是看了几遍也没有看出作者论述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既然作者又是象第一部分那样与标题毫无关系的长篇大论。作者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贩卖李民琪以前兜售过的半外围的修正主义破烂货。

其次，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所谓半外围理论不是什么新鲜货，多年前李民琪就鼓吹过。半外围论不过是用分工这种表象，来取代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分析。半外围论的要害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官僚资产阶级保驾护航。在李民琪等看来，由于中国处于半外围，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对抗以美帝国主义等核心国家的跨国垄断企业就具有进步意义，我们就应该支持国有企业，也就是应该支持以国企业为经济基础的官僚资产阶级。

最后，如何看待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反抗下，为维持其统治，不得不做出某些改良来缓解阶级矛盾。对资产阶级的具体改良措施，无产阶级并不反对。因此这些劳动成果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创造的，由于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抗争拿回来一部分，并不需要对资产阶级的“宽洪大量”感恩戴德。“我们反对的是改良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忘记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一历史使命，仅仅局限在为经济条件的改善的斗争，象本文所说的还要支持资产阶级“改良集团”，则更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他们压迫着无产阶级，还要无产阶级来支持他们，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最后，向此文的作者说一下，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不是要支持资产阶级的某一派别。

笑话！否定“中帝论”就是修正主义？—— ——对“今又重阳”先生短评的短评

远航一号，2018.7.6

“井冈山卫士”同志创作的《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一文在红色中国网首发后，已经在左派积极分子中引起了广泛和热烈的讨论。“井冈山卫士”同志是一位大多数左派同志并不熟知的青年同志，也不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成员。但是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大多数同志赞同“井冈山卫士”同志在上述文章中的大部分观点。

红色中国网的热心网友龙翔五洲同志转来发表在红旗网上的“今又重阳”先生的短评，称“井冈山卫士”同志的文章是“修正主义的老调重弹”，“是在贩卖李民骥以前兜售过的半外围的修正主义破烂货”，“半外围论的要害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官僚资产阶级保驾护航”。在“今又重阳”先生看来，李民骥同志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破烂货”，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井冈山卫士”“贩卖”李民骥的观点，所以也是“修正主义破烂货”，也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既然“今又重阳”先生反对“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今又重阳”先生就一定是拥护无产阶级革命的。假使这个推理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与“今又重阳”先生之间，就有了那么一点点共同点。之所以说，是“一点点”共同点，是因为我们还不肯十分肯定，“今又重阳”先生是实践上的革命派还是口头上的革命派，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为什么我们要怀疑“今又重阳”先生不是实践上的革命派，不是真革命呢？因为“井冈山卫士”同志一文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就在于不仅分析了“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而且通过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指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可以发展壮大，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从而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问题，“今又重阳”先生都不关心，在他的短评中只字不提，这不是说明“今又重阳”先生实际上从来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过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更不敢想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呢？或者，确实是因为“文章很长”，“今又重阳”先生又向来“没有耐心”，看文章从来只会“粗粗”，讨论问题则总是免不了“凑个热闹”，精华的部分都漏过去了，而没漏过去的部分也要习惯性地加以片面和歪曲的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呢？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资本主义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呢？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什么经院的问题吗？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比较谁最善于对经典著作死记硬背、谁是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吗？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比较谁在口头上最激进、最革命、口号最激动人心吗？不是的。我们这样做，我们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我们讨论任何理论问题，不为别的，是为了干革命。

既然是为了干革命，就不是为了单纯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个人表演，而是为了胜利。既然是为了革命的胜利，就要了解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谁是革命的同盟军，谁是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革命，就要了解资产阶级的力量有多大，无产阶级的力量有多大，无产阶级潜在同盟军的力量有多大。就要了解，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及其变化，可以造成资产阶级的力量由强变弱，可以造成无产阶级的力量由弱变强，可以造成无产阶级的潜在同盟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现实同盟军。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从中国资本主义当前的实际中而不是从书本中，从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的和本质的特征中而不是从种种局部的、枝节的、牵强附会的特征中，分

析和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以及这样的矛盾怎样造成上述的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变化。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便是当前历史条件下的革命理论，便是真革命理论。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却要冒充革命理论的，便是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假革命理论。对上述问题做出种种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不利于无产阶级的回答的，便是当前历史条件下的反革命理论。

所以，这里，要向“今又重阳”先生以及所有赞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同志和朋友们提这样一个问题，在形形色色的“中华帝国主义论”中，无论他们拿出哪些似是而非的“证据”来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符合列宁同志所列举的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有哪一个版本，能够论证，只要中国成了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便会由强变弱、中国的无产阶级就会由弱变强，从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胜利？据我们所知，还没有这样版本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倒是有许多版本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在那里卖力地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强大了，很快就要超过美帝了，资产阶级统治越来越巩固了，无产阶级不是在黑暗中挣扎就是迟迟不觉悟，如果不是靠“今又重阳”先生这样的人经常提醒，还随时会被改良主义收买、“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朋友们，你们看，这样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到底是论证革命必要性的理论呢，还是论证革命无望、革命必然失败的理论呢？中国的无产阶级需要这样的革命无望论吗？

“今又重阳”先生自己不能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如果他还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胜利的话），却把自己的主要才华用于歪曲、攻击那些在分析和认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条件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的同志。“今又重阳”先生反复提到李民骢同志，虽然他所攻击的文章明明是“井冈山卫士”同志创作的。“今又重阳”先生说：“在李民骢等看来，由于中国处于半外围，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对抗以美帝国主义等核心国家的跨国垄断企业就具有进步意义，我们就应该支持国有企业，也就是应该支持以国有企业为经济基础的官僚资产阶级。”（编注：这段原文中“以美帝国主义等核心国家…”一段实为病句，这里照抄）鉴于红色中国网编辑部与李民骢同志经常往来，作为红色中国网主编，我要声明，据我们所知，“今又重阳”先生的这段话是对李民骢同志思想和观点的蓄意歪曲和诽谤，是毫无事实基础的。

对于李民骢同志的思想和个人经历，很多左派同志都是了解的；现在不了解的，以后也会慢慢了解。需要证明自己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口头上反对官僚资产阶级的，不是李民骢同志，而是“今又重阳”先生自己。但是，在“今又重阳”先生能够实践之前，我们认为，他还需要多一些“耐心”，少一些“粗粗”，他的行动不妨就先从把“井冈山卫士”的文章看完、看懂做起。做这件事情，应当是不难的，也是不危险的。如果连这样一件不难且不危险的事情都不愿意做、做不了，我们又怎能相信，“今又重阳”先生是一位严肃的革命者呢？又怎能相信，他是一位严肃的个人呢？

谁配打贸易战？

阳和平，2018.7.7，来自：激流网

历史上，只有帝国之间才会有相互制裁的全球性的贸易战。今天的贸易战，如果真能持续地打起来，恰恰证明中国资本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形成了足够大的威胁，否则中国是没有资格与美国打贸易战的。

虽然一战、二战都和贸易战有关，但是以前的贸易战和今天的截然不同。二战以来，在以美帝独霸为前提的全球化过程中，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之间全球性产业链的扩展造就了一个高度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全球性的产业关系。同时，以华尔街财团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更是立足于全球的投资和收益。这些与二战前列强各国的产业和金融主要立足于国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表面上，以世界 500 强为代表的全球性垄断资本看起来是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实际上他们是同床异梦。垄断资本的各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全球市场和资源的争夺，只是在美国老大的监管下，他们全然不能依靠二战前的那种老殖民主义的手段相互争夺罢了。

从美国全球化的金融垄断资本和产业资本的视角出发，他们的基本理念是新自由主义。按理说，今天的贸易战和贸易保护主义应该不符合这些全球化垄断资本的利益。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一定要打贸易战呢？这里面有至少两个原因。其一是美国本土资本集团反对全球化的诉求，其二是美国资本不得不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美国本土资本集团反对全球化的诉求

美国的资本财团大体上可以分为全球化的金融、产业资本和本土为主的产业资本。华尔街投行，汽车、飞机制造等行业属于前者，钢铁等行业、房地产？属于后者。全球化对那些具有先天竞争优势的比如美国的农业非常有利，而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取决于运费占售价比。比如水泥一类的产品基本上是当地生产，当地使用，全球化对其影响不大（中国超过世界一半的水泥产能除了周边国家以外冲击不了世界的其他地方）。相反地，电子、轻工业品等等运费占比低的行业从八十年代起就逐渐走向崩溃，转移到劳动力、资源具有竞争优势的地方。全球化对那些产业链相对比较长的，比如汽车制造业的冲击并不大，或他们的适应性比较强，但是对于那些本身的产业链并不长的，运费占比不算高的行业，比如钢铁行业反而形成了越来越强劲的威胁。

美国资本财团对全球化的态度因而取决于全球化对自己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对美国制造业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美国本土资本对全球化的抵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只不过他们打的是一场退却战。

以下图表可以反映制造业在美国的没落：

1990 年美国还算是个制造业大国（蓝色制造业部分占大多数）：

1990 年各州最高就业部门



2015 年美国的制造业（蓝色部分）已经很少：

2015 年各州最高就业部门



图一：美国各州最高就业部门 1990 到 2015 年的转变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网

<https://www.bls.gov>

早在 1992 年，克林顿之所以能上台就是因为共和党内部反对全球化的罗斯·佩罗与老布什的分裂所致(结果克林顿得票 43%，老布什 37%，佩罗 19%)，而特朗普上台是这一派的回光返照，属于一个偶然事件。

打贸易战是美国世界霸权走向没落的象征。但是，特朗普的贸易战是否能够打下去，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美国全球化的金融、产业寡头资本的态度。这是因为金融资本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太上皇”。

美国资本主义的崛起依靠的是制造业，而非金融。因为产业资本考虑的是长远，而金融资本赚的是眼前，大萧条期间美国工业资本势力对当时大肆兴风作浪胡作非为的金融资本可以说是深恶痛绝，对他们设制了种种的“紧箍咒”和“防火墙”，严厉地管制着金融资本的

活动范围。二战以后美国的制造业达到了顶峰，一度占据世界工业产值的一半。但是，随着美国世界霸权的确立和战后德、日等帝国经济的复苏，在垄断资本集中所必然产生的金融化趋势和美元霸权的推动下，美国的金融业迅速扩张，而制造业的垄断地位却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美国资本主义走向腐朽，金融业逐步替代制造业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太上皇”，进而影响了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七、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比较强势的美元有利于全球化的美国金融资本(同样的美元可以让它们掌控更多的世界资源)，但是对美国本土的产业资本却是个灾难(因为在国内他们会受到国际竞争对手相对廉价产品的冲击，而自己的产品在国外就损失一部分竞争力)。七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曾经试图在协助产业资本克服生产过剩危机的同时满足金融资本全球扩张的诉求，其结果是蔓延无际的滞涨，两面不讨好。

金融资本此刻掀起了新自由主义的大旗，推举代表着他们利益的里根上台。后者大刀阔斧地“去管制”，解禁了一大批对市场行为的规范。金融资本又通过美联储大幅度提高利率，主动制造了一场深度的危机。这两者可以说是“金融党”最后战胜“工业党”的标记性事件。从此以后，美国的制造业一落千丈，空心化日益严重，美国资本主义从制造业垄断的腐朽转向金融业的寄生。

这是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它反映了金融资本在二战后的利益。他们一再地向禁锢金融资本的管制发起进攻，一步步地甩掉那些三十年代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突破一道道那些妨碍他们扩张的“防火墙”。其直接的后果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但是他们至今还不敢完全退出通过“放水”，吹资产泡沫的方法来缓解经济危机的招数，因而严重地束缚着他们面对着就即将来临的下一场经济危机所能采取的补救措施。

今天的贸易战，特朗普打的是就业的旗帜。但是，无论美国政客多么蛊惑人心的诺言，只要金融业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太上皇”，制造业就不可能回流美国。贸易保护从来都是为了保护那些雇佣工人的老板而发起的。但是，为了捍卫正在消亡的美国产业，全球化的美国产业资本是不会允许特朗普通过贸易保护来牺牲他们具有优势的产业。

再说，特朗普这种打着重商主义旗号的政客非要说贸易逆差意味着美国少赚钱了，吃亏了。但是金融资本知道，有了美元霸权，美国称霸世界的政府军事预算赤字可以通过美联储印发钞票来填补，因而他不用吹灰之力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物资。他不准备也没有能力偿还天文数字的美国政府债务，除非他出卖美国的资产。特朗普执意要减少贸易逆差实际上意味着他在逼迫美国偿还自己的债务。因此，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对保护美国本土的实体经济不感兴趣。但是，来自中国的挑战会迫使美国全球化的金融、产业寡头资本跟着特朗普一起制裁中国。

美国的垄断资本势力不得不面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这场贸易战最初就是由美国发起的所谓“301条款”(即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调查引起的。它代表了美国对中国资本崛起的最集中的担忧。其核心指责归纳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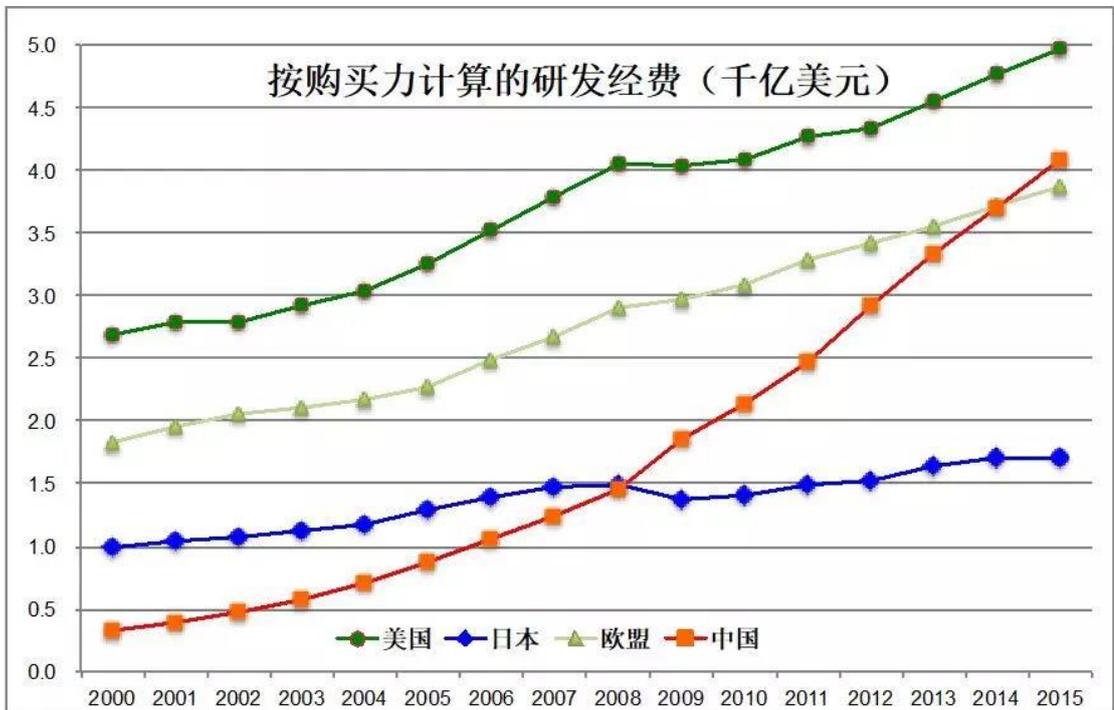
- A. 中国政府对在华美国企业的技术转让要求；
- B. 中国政府对在华美国企业经营的许可限制；
- C. 中国政府力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通过收购美国企业以便获得尖端技术及知识产权，和大规模的技术转让；
- D. 中国政府纵容入侵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商业机密，为中国企业提供了竞争优势的行为。

其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以国家队为后盾的“中国制造2025”。

美国担心在科技上被中国赶超是有依据的。我们可以从商业性研发和专利、基础科学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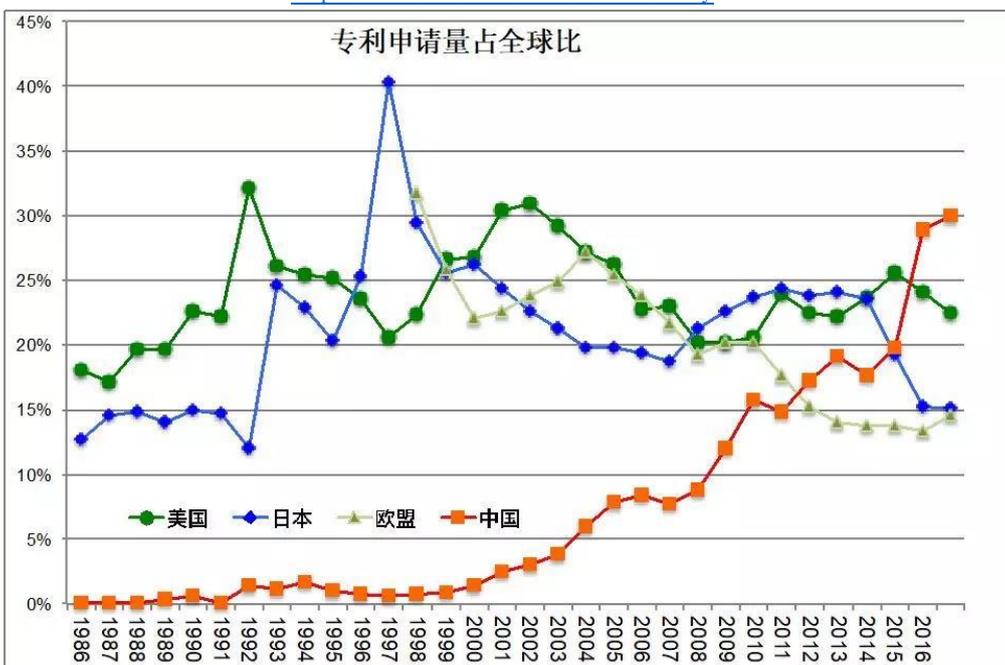
究、军火科技和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四个方面来考察中国资本的崛起对美国的挑战。

1、衡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展速度和潜力的两个比较直观的综合指标是研发投入(R&D)和专利申请。从这两个指标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为什么感觉到中国在科技上的发展对其所造成的威胁。



图二：美、日、欧(英、德、法)和中国在研发投入上的对比资料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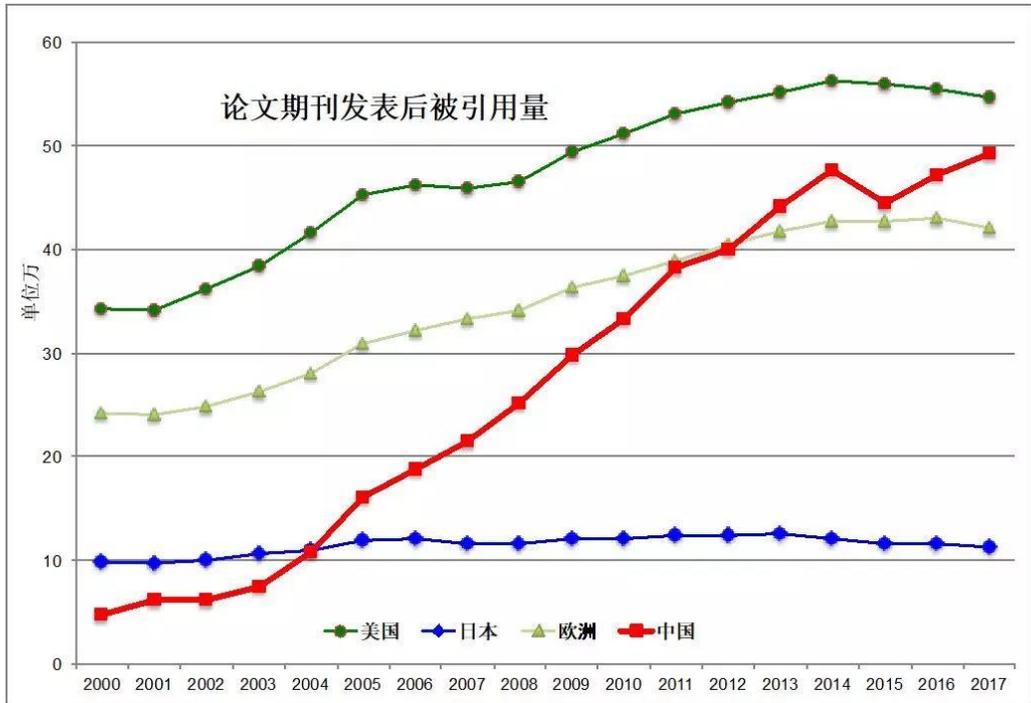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2018/nsb20181/report/sections/overview/r-d-expenditures-and-r-d-intensity>



图三：美、日、欧(英、德、法)和中国专利申请占比的对比资料来源：根据 WIPO 国际专利网站资料整理

<https://www3.wipo.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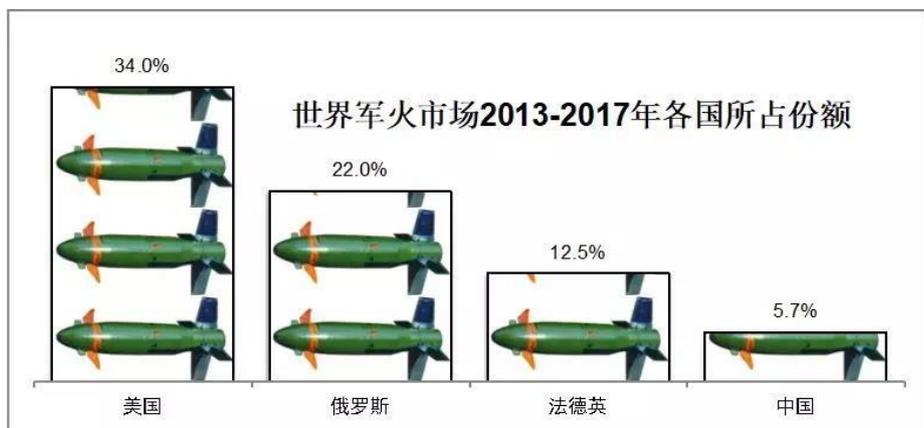
2、以上只是商业研发和专利的数据，其中不乏注水的因素，也并不一定反映基础研究的能力。衡量后者一个比较常用的标准是基础科学学术论文的影响因子，其中一个指标是SJR(SCImagoJournalRankings)。它是一个既考虑了期刊被引数量，又考虑了期刊被引质量的指标。我们可以从下图中看出中国在基础研究上是直追美国，超越了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一个后起之秀。即便是扣除了学术造假(不是特色特有)的因素以外，这种追赶的趋势还是不可否定的。这个不能不引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担心。



图四：美、日、欧(英、德、法)和中国在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数资料来源：根据SJR网站资料整理

<https://www.scimagojr.com>

3、由于军火制造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科技能力，因此除了以上指标以外，占据了2013-2017年世界军火市场可观份额的中国出口(是美、俄、法、德之后的第五军火出口国)就足以使得美国对中国在科技上的挑战(如下图所示)倍感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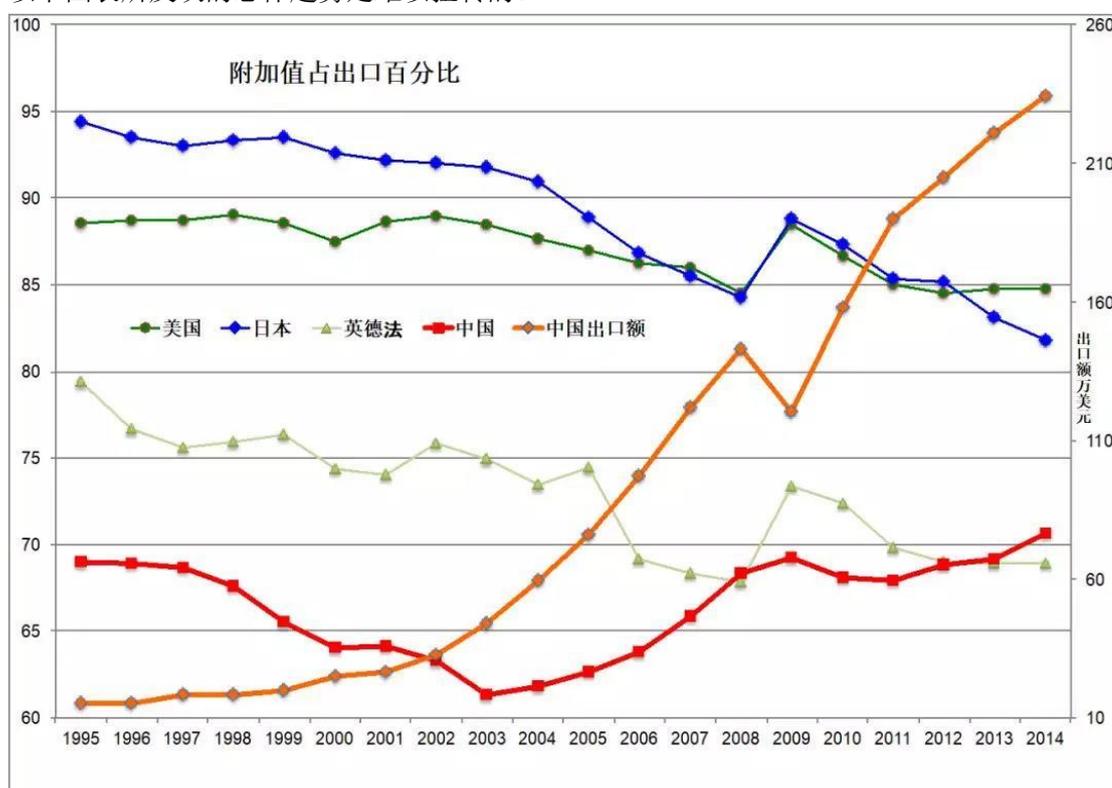


图五：美、俄、欧(法、德、英)和中国在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资料来源：统计网站

<https://www.statista.com>

4、中国在科技上的发展使得他可以不断的提高他所能够分享的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

从以下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光是中国的出口不断的增加，而且在入世以后，他的出口附加值总体也是在上升，挤压着发达国家的出口附加值。这个对现有的全球利益链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由于附加值的计算比较复杂，不同的假设和算法会有不同的数值，但是无论何种算法，以下图表所反映的总体趋势是难以扭转的。



图六：美、俄、欧(英、法、德)和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各自附加值的百分比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网站

<https://data.oecd.org/trade/domestic-value-added-in-gross-exports.htm>

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资本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需求急剧上升，为了缓解产能过剩所造成的压力，中国资本必须走出去。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措施都是这类需求的反映，它也同时不可避免地蚕食着美国的势力范围。中国资本要走出去就必须努力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便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或投资可以避免美元，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但是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就必须开放外汇和资本流通的市场，否则外商回避使用人民币。所以中国过去对资本流通的各种限制目前正在逐步地取消。这些都是为中国资本走出去铺垫的举动。

既然中国资本要走出去，那么就不得不让外资也走进来，否则不好走出去。世界上对外开放最宽松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不需要担心外资入侵的像美国这样的超级核大国或发达国家，一类是像菲律宾这样的没有多少主权的第三世界国家。表一反映了这一情况：

表一：西方眼中的投资自由度打分和排序(2018年版)

地区	香港	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	菲律宾	印度	俄罗斯	中国
排序	5	23	33	45	65	94	140	159	162
得分	90	85	80	75	70	60	40	30	25

资料来源：<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

随着美国霸权的没落，他越来越在乎外资在美国的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资本。相反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他对外资的控制就越来越放开，比如最近公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外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就反映了他掌控局势和外资的自信。有着核大国军备做后盾,中国可以实验性的放开对外资的管控。如果他发现哪些地方对自己不利,他可以改,就像美国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随意启动惩罚外资的“301条款”调查那样。

但是这些基于自信的开放措施并没有能够换回越来越不自信的美国的信赖。

为了自己的世界霸权,美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中国的产业升级。这是他的核心利益所在。在这方面,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美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因此,当前的贸易战可能有以下几个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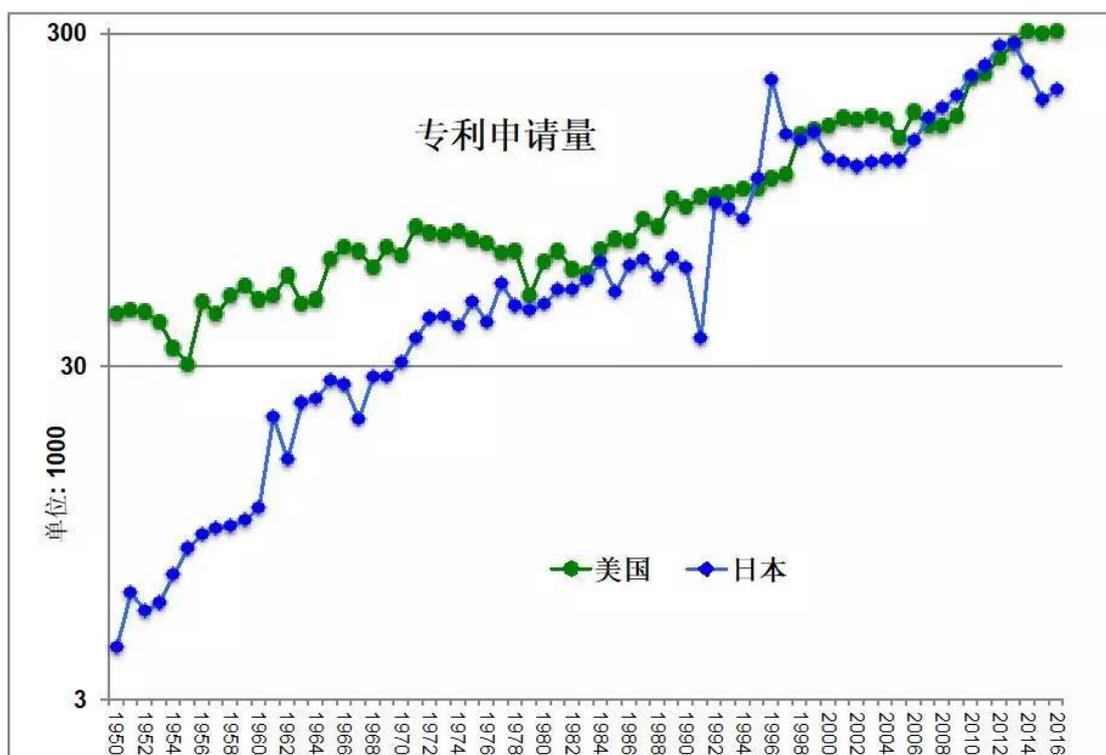
贸易战的一个极端可能是打不到一年,结果遭受美国国内的一片反对,坚持不下去,特朗普倒台,贸易战结束。但是美国制约中国,防止中国的产业升级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因此,即便是贸易战结束了,不等于中美摩擦的结束,类似对中兴制裁的新的其他方式的摩擦和冲突,会变本加厉。

第二种极端的可能是贸易战逐步升级,美国迫使他的盟友中断和中国的贸易,加入对中国的制裁,谁要和中国贸易他就跟谁急,最后形成世界范围的分别以中美两国为代表的两个相互对立的贸易圈。从此世界贸易陷入类似冷战时期的两极运转形式,科技、军备竞赛加剧。但是由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严重依赖,这一结局的可能性不大。

在这两种比较极端的可能性之间,还会有其他的形式。比如,美国的全球化垄断资本和特朗普所代表的本土资本,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人为地制造一场新的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迫使中国让步,甚至指望中国发生政治动荡,放弃产业升级的目标。

美国之所以会做出这种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举动是因为他今天所面临的挑战比当年来自日本的挑战要严重的多。

战后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相对高速的发展阶段,其在技术上对美国的冲击可以从专利申请的下图中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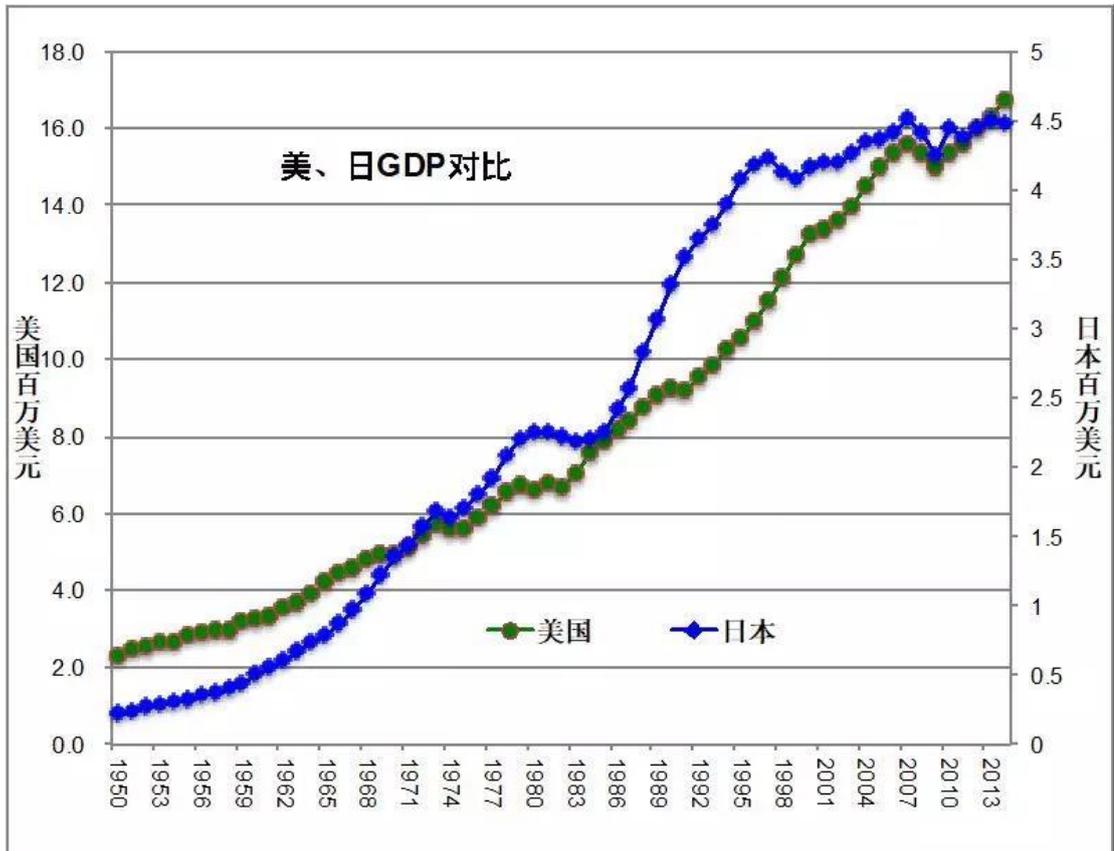


图七: 美、日专利申请的对比
资料来源: WIPO 国际专利网站资料

<https://www3.wipo.int>

日本战后科技的快速发展对当时美国势力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确实形成了一个强劲的挑战。为此，在八十年代，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和一系列轮番发起的类似“301条款”等制裁措施，首先成功地抑制了日本在制造业方面对美国的威胁，后来通过1997年亚洲的金融危机，他又成功地制约了日本金融资本对美国霸权的挑战。

美国之所以能够制裁日本，阻止日本崛起对美国的挑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日本在战后没有军事主权。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就范。从此以后，日本的经济长期不振，再也无法形成对美国霸权的冲击(见下图九十年代后期)。



DP 的对比

资料来源：美联储网站资料

<https://fred.stlouisfed.org>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以他的经济实力做全球经济的运动员，又以他的军事实力做全球“治理”的裁判员，现在他又依仗着自己高超的覆盖全球的窃听技术去指责追赶的后来者剽窃自己的知识产权。

但是，由于中国实质上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俄罗斯虽然在核武器和科技上面要优越于中国，但是他没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其2017年的军费开支仅仅是中国的29%)，美国完全不可能像制裁日本那样来制裁中国，美国就必须换一个打法。

只要对手没有国家队的参与，美国的大财团就有信心击败任何市场上的挑战者。2012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是当初美国资本一厢情愿给中国开的实质上的私有化方案。他误以为在中国推动私有化的势力足够强大，私有化的方案能够尽快地实行，因此制约中国崛起的目地不难达到。

美国精心策划的私有化改革方案是他制约中国的最后希望。那个方案被搁置以后，美国

绝望了。美国的资本集团不得不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普遍地意识到，只有打破中国的这种党政军企商为一体的国有资本集团的势力，他们才有可能遏制中国的崛起，才有可能防备自己在科技上的垄断地位被中国打破。以贸易战为契机，宁愿就像八十年代人为制造的那场经济危机一样，如果能够迫使中国的官方改变或最好放弃其产业升级的布局，无论是华尔街的财团，还是美国本土的制造业，都可能认为是必要的代价。贸易战背后的真实目的明显的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

环球网社评7月4日写到：“美国对华政策正在经历从接触与融合到遏制战略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已经不可逆转。这将对中国的崛起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对华贸易战只是华盛顿遏制中国战略的开始，今后中美之间或将发生烈度更高的冲突。”

争夺世界霸权从来就没有共赢的方案，惨烈的“好戏”还在后面。Fasten your seatbelts, it's going to be a bumpy ride! (过山车即将启动，请系好安全带！)

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 卫士的假唯物主义

何宇，2018.7.14，来自：激流网 2018

七月初，井冈山卫士在“红色中国”微信公众号上刊发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现在已经封杀，无法提供网页原件了。在文章第二、三部分转折处，他写道：

“那么，在一部分左派同志中流行一时的‘中华帝国主义论’又是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并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怎样的革命道路呢？”

为了避免琐碎而又无聊的争论，我就从正面回答上述问题开始。——当然，我不代表任何左派同志，也难以有左派同志以我为代表，如若观点一致，纯属巧合；倘若不一，那也正常得很。总之，我也决定以“我”的口吻来写作此文，以免被说成是“绑架”马列主义。

一、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该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

在我看来，要问某一国家某一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那么首先要考虑的是该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它的起点条件)，其次是它的主要产品和产业分布特征(它是生产什么的，具体又是哪些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乃至更具体更细致的划分，生产性产业、非生产性产业)，再次是它的产业份额、产业地位(占多大比例、起多大作用)，然后是它的产业生产方式(小生产的、大生产的？自由竞争的、垄断的？本土的、世界的？)，最后是在每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考虑它们世界总和的相互关系，并在总和的规定上重新考虑某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点，确定它在世界总和中的具体地位。

因此，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如从不平等交换出发——这个原理是错的——衍生出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体系的排序，把这种排序特定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

因此，也不是说只有井冈山同志才讲“世界体系”、我就不讲“世界体系”，而是我们俩的“世界体系”完全是两个东西。井冈山同志的体系是从抽象原则出发建立的特定排序的体系、而我的体系却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不是一个抽象原则的关系序列就可以概括的了、把握得了的。

总之，对我而言，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在每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确定它们的世界总和，继而又在世界总和的规定下重新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既不是抽象先验的整体主义，也不是狭隘直观的个体主义，而是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这就是我主张的认识资本主义及其总和(体系)、以及总和下的资本主义的方法。

二、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策略？

既然我的方法是把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放在具体的历史起点的条件上去考察，那么，如何认识中国的资本主义，自然也就要首先考察这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

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它的产业分布特征、它的产业份额和产业地位、产业的主要生产方式、以及世界背景和世界影响等，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又具有哪些特点呢？

不是全面论述(我还没这个本事)，而是仅仅提出要点，显然的特征是：(1)落后农业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2)官僚集团垄断政权+(3)改革开放下各种资本主义成分的大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4)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由竞争转向垄断、由实体转向虚拟、由生产性转向非生产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的生产方式新变化。

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当前特征，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没有超出列宁所讲的不平衡性，即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等。而且，不是一般资本主义的不平衡(不成比例性和无政府性)，更是从一般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那种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外不平衡性(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平衡的经济基础从一般的自由竞争变成了高度集中的垄断，舞台也进一步从单一国家扩展到了整个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必然是(1)全球性的危机、(2)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全球性的危机，意味着它决不是中国一国的孤立事件，而是世界范围的事件；全方位的或全面的危机，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关系领域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而不会只是一种或几种危机形式的爆发。

由此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必然是(1)全球性的斗争、(2)全面性的斗争。

因此，马列主义者仍然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原理，坚持现代条件下一切阶级的政治斗争都必然要求政党的原理，从而坚持党的领导下，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一国与世界相结合的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支持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

三、如何认识中国最近以来在贸易战和其他地缘政治、对外关系活动上的表现？

第一，这不是中国一直以来对外关系活动的全部内容(在阳和平老师《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就已经揭露了井冈山同志未予注意甚至不想注意的具有进攻性的事实)；

第二，这(妥协退让)也完全符合中国新兴的、也是二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处境。

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妥协性、软弱性，丝毫不影响它所同时具有的危险性。相反，它正是在危险中兼有妥协，在妥协中兼有危险。在我看来，如果不警惕和重视中国资本主义可能具有的危险性，那就不可能有效打击中国资本主义同时具有的脆弱性，而在井冈山同志看来，“重视危险”=“黑云压顶、绝望挣扎”(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有“毫无危险、只是脆弱”才=“百川入海、一片光明”。——于是乎，我们也就知道井冈山同志所谓的必然胜利到底是根据什么了，那就是麻痹大意+乐观自负。

四、与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的逐一对比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我主张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主张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当前特征出发，从每一资本主义的具体生产出发。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的问题上，我主张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主张全球性危机和全面性危机。继而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的问题上，我主张阶级斗争的全面性、政治性、全球性，主张党领导下的政治经济相统一、合法非法相统一、党与群众相统一、一国与世界相统一，反对帝国主义、改良主义、机会主义、本土主义、民族主义，支持民主运动和改良运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而在最近现象的认识问题上，我主张妥协退让不是全部，也并不超出中国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更不妨碍这个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危险性。

那么，我的观点如此，井冈山同志又是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呢？

(1)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坚持“世界体系论”，指出对某一资本主义的认识必须以对“世界体系”的认识为前提。但是，井冈山同志是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体系”的呢？他是从交换，而且是从“不平等”交换出发，来认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即“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

现在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不平等交换”是什么玩意儿。

在马克思那里，不同资本具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即工人和不变资本之间具有不同比例，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多、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多的产业，反之，那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就是活劳动比较少、因而剩余劳动也比较少的产业。假如资本都按它们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进行分配和交换，那么活劳动比较多的产业部门就会得到大量剩余，活劳动比较少的部门就会得不到什么剩余——这难道公平吗？这难道平等吗？显然，对于等量资本取得等额利润的资产阶级基本法而言，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不管资本构成是高是低，不管各部门资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归根结底，所有资本都只能取得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和平均化的利润，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因此，有机构成高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低，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高；而有机构成低的部门，尽管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较高，但平均化后的生产价格却比较低。——但是，不管怎样，高构成资本和低构成资本在这里得到的终究是“相等的”利润和“相等的”利润率，高构成资本并不比低构成资本多得剩余价值，低构成资本也并不比高构成资本少得剩余价值。——因此，有机构成的高低根本不影响资本交换的平等或不平等，它与资本之间的“等价交换”无关，只与社会平均的资本构成和平均的利润率水平的决定因素有关。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有机构成不过是生产价格平均化的一个因素，而生产价格的平均化，所体现的正是资本交换间的“平等”，而不是资本交换间的“不平等”。相反，只有从蒲鲁东式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才能说这种交换是“不平等”，是高构成资本“剥削压榨”了低构成资本，是低构成资本“进贡纳税”给了高构成资本(何其伟大的高论)。——也就是世界体系论者所说的“不平等交换”。而事实上，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只能在垄断和非垄断之间去寻找，而不能在高构成和低构成之间去寻找；也可以在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之间去寻找(如让渡利润——但这实际上也是垄断的一种形式，不过不是产业资本的垄断，而是非生产部门的垄断罢了，如商业垄断、金融垄断、知识产权或品牌垄断等等)，但不能在产业资本各部门之间的构成差别中寻找。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的所谓“不平等交换”，要么是对马克思生产价格平均化理论的误解，要么是对列宁垄断资本理论的劣解。在前者的情况下，它把资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错误

地归结为有机构成的高低；在后者的情况下，它虽然承认垄断才是资本不等价交换的根源，但此时，它关心的重点仍然是不平等交换，而不是垄断本身，垄断在它那里只是用来解释不平等交换的工具，而不是要予以关注的核心。相反，对列宁而言，重要的是垄断本身，至于交换的不平等，那不过是垄断后果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且还是及其次要的表现形式之一。

因此，世界体系理论终究是一种关于“交换”的抽象体系的理论，而不是关于生产和垄断的理论，它要么是关于交换的错误理论，要么是关于交换的极其浅薄的理论。但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成为井冈山同志理解世界资本主义及每一资本主义的“钥匙”。他怎么理解呢？不过是根据“有机构成”、“不平等交换”、“在交换中榨取剩余的国家”（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在进入垄断之前，仅仅因为它要大量进口外围国家的原产品，就被井冈山同志认定为榨取了外围国家的剩余价值，从而有半外围的中国一方面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一方面又要向核心国家输送剩余的高论，他就不想想，半外围的中国能够从外围国家榨取剩余价值，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开始）、“在交换中贡献剩余的国家”、“所有参与交换的国家”，推论出“核心国家、外围国家、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推论出这些类型的固有本性或固有矛盾甚至是固有宿命（核心强大、外围落后、半外围冲突激烈且脆弱易突破），推论出这些类型之间的固有关系模式（依附与被依附、需要与被需要、一方出钱一方出枪、本质上是不会违背根本利益的命运共同体等等）。

综上，在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及其世界体系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的是错误的交换原理和抽象的、刻板的固有类型体系。

(2)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既有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该理论的一套固有类型，很简单地就能把中国归属到“半外围”资本主义的范畴内。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就是“半外围”的典型特征，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半外围”的主要矛盾。

那么，“半外围”资本主义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a. 妥协性、买办性、依附性、软弱性，——这很好理解，毕竟不是“核心”国家而是“半”外围国家嘛。奇怪的倒是核心国家似乎就不会妥协、买办、依附、软弱。

b. 剩余价值有限性，或利润挤压性，——因为“半”外围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处于输送剩余价值的地位，所以半外围国家就不可能像核心国家那样掌握充足的剩余价值，一方面能有效收买无产阶级、缓和社会矛盾，一方面又建立有效的、稳固的、高超的统治/机关。

c. 统治脆弱性，——综合以上各因素，说半外围国家统治脆弱，也是顺理成章，奇怪的倒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帝国主义国家竟能没有统治的“脆弱性”，莫非它们只有统治的“强大性”和“巩固性”吗？（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体系理论关于固有类型和固有特征的独断论特点，既然一种特点为半外围国家所特有，那就不会为核心国家所特有，因此弱者极弱、强者极强，妥协者极妥协、强硬者极强硬，一方的特点以另一方的绝对反特点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必胜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必败主义为前提，半外围的革命英雄主义以其他国家的革命狗熊主义为前提。对于此种独断论的逻辑，我在后文中还会集中揭露。）

总之，“半外围”资本主义就是妥协的、买办的、依附的、软弱的、剩余有限的、利润挤压的、统治脆弱的，中国属于“半外围”，因此中国资本主义也就是相同的特征。这就是井冈山同志的“半外围论”，也是他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的判断。

(3)在如何认识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他的“半外围论”，自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利润挤压的危机、利润不足的危机，或者说，是利润率受挤压的危机，是利润率下降的危机。方便起见，就称其为“利润率危机论”。

在这里，无论是对“生产过剩危机”，还是对“利润率挤压危机”，井冈山同志都有他“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生产过剩危机=工人消费不足的危机=工人力量弱小、资本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工人难以取得胜利的危机；而利润率挤压危机=工人力量强大、资本力量弱

小引起的危机=工人容易取得胜利的危机。可见，无论是哪种危机，都被理解为无产阶级力量强弱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这种“独特”解释并不是偶然，而是为井冈山同志后来的“必然胜利论”服务的，只有把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才能把利用危机说成是无产阶级必然性的结果。毕竟，既然危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造成，那无产阶级又怎么会不利用这个危机呢？既然无产阶级自己就会利用这个危机，那又怎能不设想无产阶级也会在这种利用中取得胜利呢？所以，利用危机是必然的，通过危机取得胜利也是必然的，只要危机本身是无产阶级主动性的结果，那么利用危机、战胜危机就都是自然而然的后续动作。——这也是井冈山同志“必然胜利论”的秘密所在。它和马克思的“必然胜利”的区别在于，马克思的必然只是一种历史趋势，正因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灭亡；正因为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这一次胜利。能动性不是创造可能，而是把可能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必然性。但井冈山同志就不同，他的必然不是无产阶级可能在这次危机中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必然在这次危机中胜利，——理由就是利润率危机是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引起的危机，是无产阶级进行利润挤压的危机，既然无产阶级会造成危机，那它也就必然会利用这个危机、通过这个危机，取得胜利。

与井冈山同志不同，我主张中国的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危机和全面性的危机，换言之，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全面的危机形式不会局限在利润率下降和资本过剩上一种，而且也很难说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就一定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如果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判断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过程，那么单一的生产过剩理论、资本过剩理论、物质再生产的比例失衡理论等，都明显不足。

无论怎样，资本主义的危机只能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够利用这个危机并在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动性，但决不是危机的主要因素，相反，它本身还要以这个过程为转移呢。

综上，抛开危机理论的经济学内容不谈（我认为在这里插入大段的危机理论的讨论没有必要，尽管我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危机前景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认为主要是利润率挤压的危机、是无产阶级强大的危机、也是“半外围”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即中国范围的危机）。

（4）在如何认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上，井冈山同志根据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危机前景（利润率挤压），自然把利润率作为主要的斗争对象，认为对利润率的挤压就是最好的、也是最革命的斗争方式。通过利润率的挤压，也就必然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同时配合“半外围”国家的“统治脆弱性”（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也就必然会出现利润率斗争、地方群众斗争，在统治阶级先开第一枪的条件下，向地方暴动乃至地方割据斗争的转化；继而也就会出现地方割据斗争向全国性政权斗争的转化。因此，利润率斗争论，利润率革命论，地方割据论，必然胜利论——这就是井冈山同志向我们开出的革命前景。

（5）最后，在如何认识最近现象的问题上，井冈山同志当然认为中国“只是妥协”、“只是脆弱”，从而认为这是对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的最有力的证据。

五、全面评价井冈山卫士的世界观、方法论、写作脉络和逻辑

在了解了井冈山卫士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结论以后，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梳理《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的写作逻辑了。

首先，井冈山卫士在写作之前已经有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个方法的出发点不是各国资本主义，不是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起点，不是在各国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总和，在总和规定

下重新理解的各国资本主义及其相互关系，——而是抽象的、错误的、不平等交换的世界贸易原则，是在这种不平等交换的世界贸易原则的基础上构想的“核心-榨取”和“外围-依附”的根本利益共同体的世界关系体系。好像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总和的全部内容甚或主要内容。

这种出发点和世界观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世界体系理论抽象的、片面的理解各国资本主义作为根本利益共同体的相互联系，片面的理解体系中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支配作用和外围国家对核心国家的依附地位，片面的抽象出核心、外围、半外围等资本主义固有类型，抽象出这些类型的固有矛盾和固有特点，抽象出这些类型的固有关系模式。

世界体系论者既然掌握了全球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真理，他就不必再研究每一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独立进程，而认为它们天然就是作为体系中的一个螺丝钉而存在的，因而也就能被体系理论所识别、划分、解释、规定。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的各地发展，积累、集聚、集中，垄断，输入、输出，妥协、反抗，合力、冲突，时而共赢、时而互损，时而我强、时而你弱的生动发展和矛盾演变等等，到了世界体系理论那里，都是“核心-压榨、外围-依附”的刻板公式。

因此，世界体系论、半外围论、利润率危机论，就成了它脑子里唯一的矛盾论。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进程、阶段演变等，则都不予考虑。例如，管它是从自由转向垄断，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由国内转向国际，半外围都是半外围，软弱性都是软弱性。所以经典马列主义的理论只是供它类比——错误的类比，而实际上完全为核心、半外围、外围的体系划分所代替。

至此，他先有观点、体系，然后根据这一体系裁剪现象、归纳事实，结果就是开篇的现象描述：中国对外关系活动上的全面妥协与溃败，然后引出它的世界体系观和中国半外围论，最后剖析了两种危机理论、矛盾观、革命方法、革命路线，甚至上升到了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能动性还是必然性的思想分歧上去了。

大的脉络就是如此，下面具体例举《“贸易战”》一文的逻辑神奇之处。

1. 《“贸易战”》前言部分，作者提问：

为什么贸易战中中国一再妥协？

——而他本来应该提问，为什么中国会引起美国的贸易战，美国又为什么要打贸易战。首先是美国要对中国打贸易战，其次才谈得到中国对美国妥协。而作者却避开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能看到“妥协”，他看到的也只有“妥协”。“妥协”，这就是他两只眼睛的看到的全部。

2. 前言部分，作者问：

为什么凶神恶煞的官僚、军警竟压制不了、恐吓不了、惩办不了、
打压不倒？

——奇怪的倒是，谁又认为官僚、军警压制得了、恐吓得了、惩办得了、打压得倒呢？显然，说这种话是装样子，好像他信任人民，而别人就怀疑人民、迷信军警。

3. 前言部分，作者最后一问：

为什么吓得不轻的中华帝国主义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这就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翻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那里有：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但就是没有所谓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说垄断资本主义是“强大的”资本主义，那只能在垄断是资本主义的最新成果的意义之上才能说。因此，任何真正的

帝国主义论者都不会认为帝国主义“很强大”，相反，倒是井冈山卫士从方方面面透露出他对“帝国主义=强大的、难以战胜的”迷信。例如，看看下面这段吧：

4. 在第二部分结尾，作者写道：

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这里，“不是伟大帝国”=“可分析、可认知、可削弱、可打垮”；言外之意，“帝国”=“不可分析、不可认知、不可削弱、不可打垮”。每一个字都暴露井冈山卫士对于“帝国=强大=不可战胜”的迷信。

5. 回到第一部分，论述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全面溃败的部分，作者写道：

在一些左翼人士看来，以中兴，华为等为代表的有政府背景的高科技工业企业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因为这些“官僚垄断资本”是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争霸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它们将绑架中国无产阶级，挑起新一轮的列强争霸。不过“贸易战”中中兴的表现恐怕辜负了这些同志的期望。

——这段话也是歪曲的集大成。首先，被作为“主要敌人”的不是“企业”，而是“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不是高科技工业企业，而是处于统治地位的一般垄断资产阶级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其次，我们判断谁是主要敌人，不是根据他是否要争霸、是否急先锋、是否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者和受益方，是否一定会挑起什么或不挑起什么，一定会怎样或一定不会怎样，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呢？我们之所以说垄断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乃是因为、也只是因为，它们是整个资产阶级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或居于统治地位的代表方面。只是因为它们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代表方面，我们才说它们是主要敌人。至于说我国居于统治地位的集团是否一定是急先锋，定是煽动方而不是镇压方，一定是挑动方而不是降压方，一定是强硬不可世而不是妥协软弱如保儒，一定是民族性的体现者而不是民族性的叛卖者，那么，所有这些根本不是主要敌人的固有属性，而是在每一具体问题上需要具体分析。

相反，帝国主义论者不会迷信垄断资产阶级的任何属性，井冈山卫士倒是很喜欢给垄断资产阶级添加各种刻板印象，如垄断资产阶级=强大、自信、蛮横、不可一世、只是民族情绪的挑动方、也只是民族情绪的受益方、只是要不顾一切的争霸、而绝不会怂得像个软蛋。归根结底，对垄断资产阶级抱有如此幻想和如此“期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井冈山自己。

6. 同样第一部分，谈民族性和买办性的，作者写道：

中兴、联想、华为，一个磕头认罪，叩谢天恩；一个“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个“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丝毫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民族主义，家国情怀，更谈不上为中国争霸保驾护航。相反，它们却通过国企改革、“公平竞争”、区别定价等方式帮助核心国家榨取中国人民的剩余劳动，这种买办性是典型的半外围国家跨国企业的特征。

就不谈“区别定价”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已经介绍过的十分老套的垄断竞争的手段吧（在国内用高价确保利润，在国外用低价争夺市场；或者在国内用低价压低成本，在国外用高价争夺客户。这样看来，一战前后的各垄断资本都是帮助其他帝国主义榨取本国剩余劳动的买办资本了）。这里，又可以看出井冈山卫士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拿来作为判断资本

性质的标准。有无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在他看来，就是买办资本和非买办资本的判断标准。而实际上，垄断资本向来只是“利用”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而不是本身“具有”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当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蛊惑煽动，当民族主义和家国情怀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打击/镇/压。归根结底，垄断资本在乎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和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冲突，不是因为他们之间国籍不同、民族不同，而只是因为他们之间利益不同。虽然它们在互相争夺的时候，又都会利用这种民族身份和家国情怀就是了（可不要忘记了，不是只有垄断资本的爱国主义，还有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呢！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垄断资本可并不是十分喜欢的，就像自干五和真正的圣/意之间有着莫大的距离，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之间也是有着巨大的落差的）。可见，迷信垄断资本民族性的人，不是别人，又正是井冈山自己。

7. 第三部分，批判唯心主义-中华帝国主义论的，作者写道：在当今中国特殊背景下，批判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既不是主要任务也不是明智的策略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井冈山同志的主要敌人是利润率嘛，相比于利润率斗争和利润率革命，民族主义不民族主义、国有企业不国有企业，有啥关系呢？只要民族主义和国有企业有助于利润率挤压，那么无产阶级都可以“策略性”的支持，而这就叫“主要任务”和“明智策略”。于是才有：

无产阶级运动策略地支持薄 XL 和国企集团，一方面进一步压制利润率，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产阶级内部各集团的争斗，何乐而不为？

——的高妙结论。

当然，具体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讲中美关系部分，天真地认为“根本利益”=“相互需要”而不是“相互斗争”，“相互和平”而不是“相互战争”。又例如，讲政权机关的腐败化、诸侯化、非正式化的时候，夸大一面而无视相反一面的独断论等等。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有兴趣自己去体会吧

六、分歧的实质及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那么，以上分歧的实质和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从实质上说，分歧在于：任意一国的资本主义到底是有其相对独立的逻辑还是彻底依附于“世界体系”（或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无政府性、不平衡性 vs 依附体系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资本主义到底只是脆弱性，还是危险性与脆弱性兼备？马列主义者到底是坚持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从而要求无产阶级组织成为政党，还是主张对利润率的斗争就是革命斗争从而认为党的作用不过是某些人的意识形态夸大或主观能动性的夸大？

分歧的理论意义在于：用错误的出发点、错误的理论原理、错误的体系构建、错误的生搬硬套全面歪曲和偷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及其对当下资本主义的个别和全局的理解。

分歧的实践意义在于：用经济主义、必然主义、地方主义、自然而然的尾巴主义、想象成功的乐观主义全面代替列宁主义。

七、分歧的物质基础

发达国家工人运动的低迷、发展中国家工人运动的高涨，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都会在新兴的产业资本国家的无产阶级分子中引起对本国工人运动的无限崇拜。

这个崇拜可以产生自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不敢超前于现有的或可能有的工人运动一步，小心翼翼的跟在工人运动的后面。或者是，主张工人运动的无限意义，宣称这个运动必

然导致资本危机乃至资本毁灭。

前者立足于工人群众还很不成熟、非常落后，难以接受更多、更高和更复杂的东西。后者则立足于工人阶级非常强大，它的斗争直接具有革命意义，而且是那种决定资本主义生死存亡的重大革命意义。

如果以为经济派只有前一种而没有后一种，那就大错特错了。比起悲观保守的“落后经济派”，这种乐观激进的“革命经济派”至少还显得稀奇和有趣。

因此，落后经济派和革命经济派在本质上、策略上是相通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理论外衣和意义假定。落后经济派的理论外衣是唯物主义、条件主义，革命经济派的理论外衣是半外围论和资本主义脆弱性（那些不属于世界体系论的革命经济派通过另外的方式论证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以便证明在资本主义脆弱的条件下，鼓励改良就具有鼓励革命的直接意义。）二者都践行经济主义和群众主义的尾巴策略，所不同的只是前者认为这具有“准备”革命的意义，而后者认为这具有“直接”革命的意义。前者认为在漫长的力量积累以后方可有向更高阶段的政治斗争的转化，后者则认为在直接革命的不断“挤压”之下，转化必然是向地方暴动和地方夺权的转化。——区别不过于此，干的事完全一样，只是说法和赋予的前景并不一样罢了。

因此，分歧的根源也就不过是经济派的根源，而且是经济派中特有的革命经济派的根源。不管这种革命经济派如何想象自己的理论源泉——即好像是某种思想导致他成为某种人物——事实上都是因为他他是某种人物，所以才会接受这一或那一思想。那么，革命经济派到底是哪种人物呢？不过是落后国家工人运动中对本国工运感到特别痴迷的那些人罢了。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具有革命意义，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就是在进行革命斗争，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直接就能决定该国资本主义的存亡与生死，它的运动直接就是必然走向胜利的运动。至于为何如此，所需要的理论解释一大堆，有的借助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的借助于中国“世界工厂”的特殊国情。有的求助于半外围国家剩余价值不足，有的求助于世界工厂产业人口太大。归根结底都是三个字：脆弱性。于是得出工人运动具有直接革资本主义命的意义。

因此，革命经济派的现实基础不仅是落后国家工人运动中的一般落后分子，而且更是这一落后分子中的盲信痴迷分子。一般落后分子只会保守、怯懦、固守落后，不会把落后说成是先进、伟大，顶多把落后说成是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只有盲信痴迷的分子才会用革命点缀落后，用直接革命的高调来掩饰自己实际行动的狭小。

八、结论

综上，我认为：井冈山卫士的思想观点，只是以世界体系理论为门面，以革命、必然、历史唯物主义、客观、辩证、人民力量等高调为装潢的，现代经济主义的新变种罢了。

孤胆精英还是人民英雄？——评何宇同志 的危机和斗争理论

井冈山卫士，2018.7.15

昨天激流网发布了何宇同志的《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驳井冈山卫士的假唯物主义》一文。该文批判了《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的破产》，认为我在文章中的观点是“现代经济主义的新变种”。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很有意思，也颇能反映目前左翼队伍里的一些状况，这些同时也是何宇同志理论的中心。我们就来讨论下这些问题。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从“全面结合”到“很难说”

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最大特点是“全面性”，尽管他自己也说自己“没这个本事”作“全面论述”，但是他仍然指出了中国资本主义危机必然是“全球性的”、“全方位的或全面的”，不是一国的局部的，而是各个政治社会关系领域矛盾的总爆发。与之相适应，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的核心是“结合”，是合法非法、党与群众、一国与世界的“结合”等等。

漂亮的总结，这是我们看待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起点。当今中国任何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无论是“中帝论”的还是反“中帝论”的，没人能否认这一点。不过，此番争论的两方都讲的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强了还是弱了，是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和社会危机如何具体地爆发，即突破口在何方。而何宇同志的“全面”和“结合”只不过是把双方都承认的起点再说了一遍。

那何宇同志的“全面”、“结合”的危机理论说了些什么呢？何宇同志讲“我(这里值得加个粗体，何宇同志——井冈山卫士)对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表示反对意见，认为任何一种危机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教条和片面”。何宇同志在承认自己“没有本事”的前提下，在“抛开危机理论的政治学内容不谈”的情况下，竟然像教皇一样颁布了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理论的死刑：教条和片面。

何宇同志颁布死刑判决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危机不会只是“利润率下降、资本过剩、剩余价值不足，同时也是商品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虚拟资本过剩等等”。对，按照何宇同志“全面”的理论，危机还可以是山洪海啸、彗星落地、列宁降世、红光蔽天。所以何宇同志把他学到的所有关于危机的词汇都列举完毕之后，来了句“很难说”中国的危机是“始于利润率的下降或生产产品的过剩”。因此，要“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分析。对，很难说这是山羊、绵羊还是藏羚羊，只要说出它既有可能是山羊，也有可能是绵羊和藏羚羊就好了，而且还要指出那些根据自己的考察认为这是山羊、绵羊或藏羚羊的同志是教条和片面。这就是何宇同志“全面”危机理论的力量所在。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格局要求我们寻找危机的突破口，而不是泛泛地谈论危机。与世界体系理论相关的利润挤压说和与“中帝论”相关的消费不足说都是对具体突破口的探索。只不过前者认为危机的原因是无产阶级的强大，后者认为是无产阶级弱小而已。何宇同志尽管列举了他经济学宝库中的大量具体词汇，但是一个“很难说”就把他打回了抽象的幻境。但是，仅仅指出何宇同志的危机理论不去具体研究矛盾的规律，只是循环播放矛盾的存在是不够的，因为危机理论是与斗争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前者的回答决定了对于后者的回答。何宇同志既然认为危机“很难说”，那么他对未来阶级斗争图景的判断也只能是“很难说”。因此在一片漩涡混迷之中，有什么人能克服(何宇认为的)运动客观规律的

“很难说”，征服“大错特错”的同志们，为革命插上定海神针呢？

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落后”的群众与“先进”的小列宁们

何宇同志毫不掩饰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反感，尤其认为那些认同工人运动，认为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学习，认为知识分子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的同志是“落后的经济主义者”。然后他毫不吝啬地用“保守、怯懦、固守落后”、用“必然主义、地方主义、自然而然的尾巴主义”、用“错误的出发点、错误的理论原理、错误的体系构建”来宣泄对这些同志的不满。何宇同志认为，应当是知识分子“要求”无产阶级组织为政党，从而领导阶级斗争，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本身成为历史潮流并让知识分子加入进来。如果要完成何宇同志的斗争理论，那么无产阶级一定是落后的、保守的、怯懦的，领导他们的知识分子则一定是先进的、果决的、勇敢的。这是何宇同志“很难说”的危机理论能导出的唯一剧本。

何宇同志的不满来自哪里呢？一句话，来源于现实并没有按照他的剧本走。他的不满来自于在他认为的“很难说”的前景下，中国工人运动居然挤压了利润，居然能在未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较大的困境，居然能从经济斗争前进为政治斗争，居然能涌现出未来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居然能成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他的不满来自于中国经济危机不仅不难说，而且正在造成工人阶级的普遍觉醒，尤其是目前这种觉醒和斗争多数不是在知识分子领导下的，相反知识分子需要学习的太多；他的不满来自于今天中国的工人运动是先进的工人领导着落后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相反。塔吊司机罢工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卡车司机罢工没有知识分子领导、取得了一定成果野火烧不尽的老兵斗争也不是知识分子领导，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工资份额上升、利润率的全局性变化更不是知识分子领导的。对何宇来讲，落后的、保守的、怯懦的群众竟如此大逆不道，竟让中国资本主义的“脆弱性”暴露了出来，而不需要知识分子去教育他们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如此抢镜，殊难忍受。

那么，现实世界的发展为什么造成了工人阶级走在前面，知识分子走在后面的局面呢？作为半外围资本主义大国的中国，需要一个庞大的制造业无产阶级队伍的存在，这就将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拉到了城市，成为产业工人，这是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要完成对这些产业工人的管理和协调，同样需要培养一大批各级管理人员，这是中国小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教育的遗产，另一方面由于扩大现代工人阶级的需要，中国无产阶级尤其是年轻无产阶级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截至现在，中国每年高中毕业人数已经与高等教育录取人数基本相当，即21世纪出生的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人民群众不是革命知识的荒漠，而是革命斗争的土壤，今日风起云涌的阶级斗争，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同样，也正是在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收买工人贵族，也没有足够的剩余价值收买小资上层。因此，就算是改良的斗争，也不会被资产阶级吸收成为软化斗争能力的手段，而只会成为直接激化阶级矛盾的导火索。何宇同志看到“改良”、看到无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就恨得牙痒痒，殊不知今日中国的改良和经济斗争只会收紧资产阶级头上的绞索，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我们正视中国的阶级斗争现状，不是“崇拜落后性”，而是发现突破口，这自然与“很难说”的原则指导下的何宇同志差别甚大。

何宇同志用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来批判我们只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错误的理解，我们一直强调任何革命理论必须回答无产阶级由弱到强的问题，革命精神如何变物质的问题，如何用无产阶级的武器打倒资产阶级的武器的问题。在《从“贸易战”看“中帝论”破产》的第三部分，我们一直在探讨怎样实现阶级力量的强弱转化，尤其是从剩余产品、政权和财政方面，即唯物主义的方面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一刻也没有忽视资产阶级仍然是统治阶级的事实，因此我们不会去在没钱没枪没人没地盘的情况下去和资产阶级争夺什么工会自

由、言论自由、建党自由。因为现在即使资产阶级在法律上给我们这些自由，在执行的时候照样会收回，就像它从未真正给过资产阶级宪法中的那些自由一样。何宇同志，如果你要的是法律上的自由，那么你绝不会享受到这自由，如果你要的是握在手里的自由，你就必须有政权来保卫这自由。如果没有政权，法律给的自由是虚的，如果有政权，你也不需要法律给你这些。（何宇同志的这种观点在老左派、造反派等的论战中，属于“二次革命论”，有兴趣可以向他们虚心请教）如何掌握政权，哪怕是地方政权，是一切追求真自由的革命同志必须思考的问题。它只能来源于对危机确定无疑的而不是“很难说”的回答，它只能来源于对资产阶级弱点和突破口的分析，而不是泛泛地讲“危险性”，只有马列毛主义指导下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解答这些问题。“中帝论”和何宇同志的“全面”论都做不到。

让我们回到何宇同志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尽管事实一再否定、而且越来越无情地否定他的观点，他还是要指责我们是“经济主义者”，即指责我们开出的革命策略是跟在工人阶级尾巴后面的，这是因为他和一些类似观点的同志一直想要走到群众的前面、掌握群众（这很好）、领导群众（没问题），但是他搞错了历史条件。列宁时代，俄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工业人口只占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很早就接受了欧洲先进国家的革命理论，而广大劳动群众一方面没有经过革命本身的教育，另一方面科学文化素养有限。这就造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比起当时俄国的农民运动更加进步，更能代表社会历史的前进方向，这是不“难说”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列宁用革命的“灌输论”来解决先进的知识分子和落后的人民群众的落差。列宁认为，不能让党落到人民群众的水平，而应当让人民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党的斗争水平显著高于人民群众斗争的水平，而不是相反。而在今天的中国，当人民群众斗争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并能在未来造成积累危机的时候，而一些知识分子居然还认为人民群众“保守、怯懦”，资产阶级强大又危险，尤其是在危机问题上还有人支支吾吾“很难说”。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即中国阶级斗争的理论水平大大落后于实践，中国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的斗争水准大大落后于无产阶级。这样，要人民群众服从这些知识分子“进步”的领导，只能是把人民群众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只能是拖人民群众的后腿，起到事实上的反动作用。无视当今中国阶级斗争现状，是对列宁同志“灌输论”的曲解，而在此基础上还要给人民群众灌输“很难说”的理论，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破坏。

结论：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

革命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方式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即明确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矛盾，明确了无产阶级的现实需要，向无产阶级学习，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

脱离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斗争理论势必造成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脱离。同样，以“先进”自居的小团体和小列宁们也无益于解决革命后如何解除旧分工、如何实现大民主的问题，即使他们成功（他们当然无法成功）也会迅速地蜕变为官僚集团和走资派。只要某些同志还抱着高人一等的态度，试图用实现政治自由的空话来糊弄人民群众，他们就永远走不出小宗派团体的圈子，无法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同样，这些小宗派团体也会因为年轻写手的出现而重复内斗分裂的趣事。表面上看，他们是积极写作积极论战的小列宁，实际上，他们一不理解当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二要夸大自身主动性作用。只要他们不敢讨论中国革命能否胜利和怎么胜利，只要他们总是重复这也可能那也可能，他们就不能理解列宁同志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所以，他们是只能用其激进话语构筑的“强力意志”来冲破自己也不觉得能战胜的“永恒轮回”的小尼采。他们恐怕并不在意革命能否胜利，他们在意的是能否压过邻班、邻系和邻校的其他小尼采们一头。于是在拿不出除了“很难说”以外的理由时，他们就只能通过谩骂“错误”、“落后”乃至“狭小”来堆起本校小列宁的威望。

以上就是我对何宇同志文章的意见，我们从不给人轻易地下定论，我们也真诚地希望何

宇同志可以从错误思想中走出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站到革命的队伍里来。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我们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当孤胆精英，要做人民英雄。

贸易战从何而来——谁埋下贸易战的种子？巴西印度中国的崛起如何颠覆 WTO

张跃然，2018.7.17，来自：政见 CN Politics

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能力。特朗普频频发动的贸易战和诸多「退群」举动，根源便在于美国霸权的衰落。

这篇文章将帮助你从历史的视角理解今天的贸易战。

让我们回到 2001 年。那一年发生了三件举国瞩目的大事：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男足打入世界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能和奥运会、世界杯相提并论，说明了 WTO 在当时国人的眼中具有多么重大的象征意义。WTO 代表着世界贸易秩序本身，加入了 WTO 就意味着加入了自由贸易的全球经济共同体——不管是「入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实际上都承认了这个前提。

就在同一年，多哈回合贸易谈判（Doha Round）正式启动。作为 WTO 在 1995 年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全体成员国共同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被各方寄予厚望。对美国来说，主导 WTO 的成立只是为世界自由贸易秩序这座高楼打了个地基，多哈回合谈判才是真正的「盖楼」环节。对中国来说，如果多哈回合谈判能为中国进一步打开全球市场，那么在「入世」谈判时所做出的巨大让步和牺牲便是值得的。

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十七年过去，多哈回合谈判依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WTO 部长级会议年复一年地开，共识却变得越来越难以达成；各种截止日期一次又一次推后，但还是被错过，只能再一次推后……今天看来，多哈回合谈判似乎已经不可能完成，「多哈回合已死」成为各方新的共识。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纷纷绕开 WTO、绕开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双边或地区性的多边贸易协定来推进自由贸易。TPP、TIPP、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绕开 WTO 建立多边自贸区的努力层出不穷，各种双边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于当今的全球贸易秩序来说，多哈回合谈判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甚至 WTO 本身也不再是全球贸易秩序的核心。甚至在 2018 年 6 月份，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私下表达了退出 WTO 的意愿。虽然这一消息最终被美国财政部长否认，但还是令人吃惊不小：一手主导 WTO 成立的美国，如今竟要抛弃自己的孩子？

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以及 WTO 的地位下降，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产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社会学家 Kristen Hopewell 在 2016 年出版著作《颠覆 WTO：新兴国家如何打乱新自由主义计划》（*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通过详实的档案分析和实地调查，揭示了多哈回合谈判崩溃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多哈回合谈判之所以无法继续，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巴西、印度、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有力地挑战了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印度、中国所挑战的并不是「自由贸易」的理念本身，而是欧美主导的贸易秩序的虚伪与矛盾：欧美国家嘴上说着「支持自由贸易」，但实际上只是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它们一边为了支持本国优势产业而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一边为了扶植本国弱势产业而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换句话说，欧美国家对自由贸易的态度是非常「任性」的：如果自由贸易有利于本国利益，我就支持；如果它不利于本国利益，我就反对。

面对这种任性的、高度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发展中国家一直深恶痛绝，但因为自身实力难以和发达国家抗衡，所以不得不接受。但到了多哈回合谈判，事情起了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几个领头羊已经崛起，第一次拥有了抗衡发达国家的能力。巴西、印度、中国在谈判过程中拥抱「自由贸易」理念，要求欧美国家真正践行这一理念、不要再说一套做一套，要求扭转全球贸易秩序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高度不平等。这一姿态挑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权，双方各不相让，使得多哈回合谈判陷入长期僵局。

美国霸权下的贸易谈判

两次世界大战让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意识到，国家之间的经济孤立和贸易保护主义，极易引发地缘冲突。因此，为了避免新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必须增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促进经济和贸易的一体化。当然，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后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是在美国霸权的主导下进行的。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美国打造着一个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西方世界，也不断利用自己的主导权，使这个资本主义秩序服务于自身的利益。

具体到贸易领域，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主导下，23个国家在1947年签署了「关贸总协定」（也就是WTO的前身），作为全球资本主义贸易秩序的总框架。这一框架的使命是，通过不断的后续谈判，逐步破除各种贸易壁垒，促进商品在各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成员国不断增多，到了1980年代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参与的国家已经达到123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除了一系列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政策协定之外，这次谈判还达成协议：在1995年创立WTO，取代关贸总协定成为新的全球贸易秩序治理机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一直是全球贸易秩序的重要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其他国家打开市场、减少贸易干预，但自身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一边保护本国弱势产业免受他国产品竞争压力，一边大力扶植本国优势产业占领他国市场。每次贸易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协定中，总是留下各种各样的特别豁免机制和保护条款；由于极其复杂的技术设计，这些机制很难被发展中国家使用，而为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关贸总协定和WTO框架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放开本国市场，而美国却能「合理合法」地采用关税、补贴、进口配额、反倾销审查、政府采购歧视等五花八门的手段保护本国产业。

美国霸权下的不平等，在1986-1994年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达到顶峰。在谈判过程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表达对于谈判议程的不满和抵制，但因为自身实力不足、也未能维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最终被发达国家阵营以威逼、利诱、哄骗、羞辱等方式各个击破。同时，西方国家所推动的自由贸易话语太过强势，使得任何对于谈判条款的不满，都被描述成反对自由贸易理念本身。

1995年WTO成立后，西方发达国家立即开始推动新一轮贸易回合谈判，以继续深化（高度不平等的）自由贸易秩序，并把投资、垄断、政府采购等新议题（因为在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被提出，所以被称为「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然而，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启动新一轮谈判，更反对将「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贸易协定在实际执行中的不平等问题，才是当务之急。

发达国家打算在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上启动新一轮贸易谈判。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会议期间，世界各国的公民社会组织齐聚西雅图，发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反WTO示威运动。在社会运动的鼓舞下，参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坚定了反对态度，最终几乎全部离场抗议。西雅图部长级会议以失败告终，新一轮谈判未能启动。

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阻力，美国和欧盟再次使用「胡萝卜加大棒」战术，一方面对特定的

发展中国家施加威胁，另一方面将新一轮贸易谈判描绘成「以发展为主题的谈判」。发达国家宣称，新一轮贸易谈判将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重，帮助它们更好地发展——当然，对发达国家而言，这只不过是用于宣传的说辞。最终，新一轮 WTO 贸易谈判终于在 2001 年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史称「多哈回合谈判」。

巴西：农业大国如何成为发展中国家领袖

2003 年 WTO 坎昆部长级会议之前，美国和欧盟私下在农业贸易方面达成协议，共同拿出一份提案，试图主导多哈回合谈判的农业议程。这和之前若干轮贸易回合谈判并无区别——美国和欧洲各国先达成一致的方案，再将方案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美欧这一次拿出的农业谈判议程，基调依然是一面迫使发展中国家降低农业贸易壁垒，一面允许发达国家继续通过补贴和关税保护本国农业。

面对美国和欧盟的这一提案，不满情绪最强烈的是巴西。这是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and 政府支持，巴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坐拥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贸易顺差，优势产业遍及大豆、玉米、棉花、蔗糖、肉类等等。当然，这样的农业优势并不是基于小农经济的；正相反，巴西的农业早已高度产业化和资本化，被农业企业巨头所控制。

鉴于农业在巴西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农业资本的利益一直是巴西政府重点回应和服务的对象，即使在卢拉领导的左翼政府上台之后依然如此。在国际贸易领域，巴西自然希望打开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希望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政策。而美国和欧盟拿出的提案，和巴西的立场完全相悖。

在这样的情况下，巴西选择和印度联手，最终打造出一个由 23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 G20-T），一致要求发达国家破除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尤其是取消对本国农业企业的补贴。在 2003 年坎昆部长级会议上，G20-T 提出的发达国家农业补贴问题，完全打乱了美国和欧盟事先设定的议程。在多边贸易谈判史上，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从「防守方」（抵制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变成「进攻方」（主动要求发达国家开放市场）。G20-T 积极拥抱「自由贸易」话语，指出农业保护主义恰恰是发达国家口头拥抱自由贸易、但实际言行不一的表现。G20-T 成功地掌握了农业议程的主导权，几乎将多哈回合谈判关于农业的部分完全变成了关于发达国家是否应该取消农业补贴的谈判。

G20-T 之所以能获得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与巴西的有效领导密不可分。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时使用的一贯招数，就是用极其复杂的技术细节来「忽悠」发展中国家。然而，在本国智库的研究支撑下（这些智库多由巴西农业资本资助），巴西的谈判代表团积累了大量关于贸易谈判技术细节的专业知识，不仅能看穿发达国家提案中的陷阱，而且还能提出技术复杂度不亚于发达国家提案的「反提案」。一位贸易谈判代表甚至说，G20-T 成员国开会时，往往变成巴西给其他国家上课、讲解各种农业补贴是怎么操作的。

另一方面，巴西和各种跨国 NGO、媒体合作，成功地构建了关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的话语：在这一话语中，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被看作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被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这一话语成功地挪用了「自由贸易」和「发展」这两大话语元素，并将两者结合起来。

然而，研究者同时指出，我们很难将这种话语建构看作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巴西将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根本问题，将自身描述成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守护者。但事实上，能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少之又少，毕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不像巴西那样有竞争力，本来就难以打入发达国家市场；更有甚者，「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会推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平均价格，而这对大多数依赖粮食

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有害的。另外，即使在巴西本国内部，「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诉求代表的主要是农业资本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利益。

换句话说，巴西在 G20-T 中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绘成一个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以此赢得共同体的支持。这种策略，的确让巴西成为多哈回合谈判中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对发达国家在 WTO 中的霸权形成了有力冲击。

印度：在 IT 工程师与小农之间

巴西为什么在一开始就选择了与印度结盟呢？这并非因为两国之间有什么天然的亲近联系，而是出于利益考量。对于巴西而言，若想将「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描述成全体发展中国家（而不仅仅是巴西这样农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就必须寻求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议题上的支持——而印度恰恰是个经济体量巨大而农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另外，巴西深知，印度对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不满已久并且有心反抗。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印度就是撑到最后一个才妥协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与印度结盟，有利于扩大巴西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号召力。

而对印度来说，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苦涩体验让印度深刻体会到「孤木不成林」的道理，因此非常希望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结盟。面对巴西抛出的橄榄枝，印度欣然应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核心利益诉求与巴西并不一致。不同于巴西对于「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执着，印度的核心立场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印度具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是 IT 和高新技术服务业。为本国的高新技术服务业扩大市场、放开这一领域的贸易自由流动，就成了印度的核心诉求。尤其是，高新技术服务业的出口，往往依赖于技术人员前往客户的所在国家现场提供服务。因此，作为打破高新技术服务业贸易壁垒的重要环节，「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就成了印度在谈判中重点关注的议题。

因此，同巴西一样，印度在谈判中同样高举「自由贸易」大旗，主动出击，向发达国家施压。巴西在迫使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的议题上引领风潮，印度则带头要求发达国家放开技术服务人员的短期跨国流动。

同样和巴西类似的是，印度在推动基于本国优势产业的特殊利益诉求时，也和各种机构合作，采用种种话语建构手法，将自身的特殊利益描述成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利益，以争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团结。在印度的话语中，「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难题的重要途径。然而，虽然印度将自己宣传成「放开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捍卫者，但在实际谈判过程中，印度重点推动的议题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劳动力自由流动，而是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又有几个除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真的可以从高新技术劳动力的短期流动中获益呢？

另一方面，印度存在着大量生计不稳定且十分脆弱的小农，这些小农几乎不可能抵御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因此，保护本国农业市场、限制农产品进口，就成了印度的另一个核心诉求。在 2003 年，印度除了加入巴西领导的 G20-T 以外，另组建了一个由 48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被称为 G33），争取发展中国家限制外来农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裁量权。

G20-T 和 G33 虽然都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关于农业议题的联盟，但其诉求的方向正好相反。G20-T 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进攻型」利益，谋求发达国家放开农产品市场；而 G33 则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防守型」利益，谋求发展中国家不放开农产品市场的权利。印度领导的 G33 看起来是反对自由贸易的，但深究起来，G33 在本质上和所有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的发达国家没有任何区别：选择性地搞自由贸易，当其有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拥抱它；当其不利于本国利益时，就抛弃它。

G33 所代表的「防守型」农业利益，并不能惠及巴西，甚至对巴西的农业产业来说是有害的——毕竟，如果发展中国家拥有了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权力，巴西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也变小了。然而，为了维护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团结、强化发展中国家对 G20-T 的支持，巴西也表态支持 G33 的诉求。这也说明，巴西和印度在打造发展中国家联盟、维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时，光靠话语建构是不行的，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实质的妥协，以换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对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成功动员，让巴西和印度进入了 WTO 的权力核心，也让发达国家不得不开始回应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诉求。在 2003 年前，关贸总协定和 WTO 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由一个私下的核心小圈子主导，这个小圈子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组成。但在 2003 年之后，小圈子的构成变为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可见 WTO 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

中国：闷声发大财，关键时刻不让步

当 2001 年多哈回合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少人预测中国将在这一轮谈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此轮谈判的最大赢家。按常理讲，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做出那么多牺牲，似乎自然更有动力在 WTO 成立后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为自己争取利益。21 世纪初，中国已经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积累了雄厚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制造业领域的自由贸易能进一步放开，那么中国将成为主要的获益国家。

但随着多哈回合谈判的展开，中国的姿态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中国虽然加入了 G20-T、G33 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联盟，但在其中没有扮演任何主要角色，而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普通一员，任由巴西和印度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谈判诉求。此外，中国既没有积极主动地推动制造业领域的贸易放开，也没有特别坚决地抵制制造业贸易谈判中可能会对中国不利的议题。换句话说，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中国不仅不是一个议程设置者，而且甚至可以用「安静」和「被动」来形容。

中国的谈判代表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安静，是因为深深的忧虑。中国制造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速度之快、中国制造业贸易顺差之大，早已让其他国家不满——发达国家将中国视作恶化贸易不平衡的罪魁祸首，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作可怕的竞争者。中国的谈判代表担心，如果中国积极地谋求关于制造业贸易的利益诉求，有可能进一步激起其他国家的反感，从而遭到针对性报复。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让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希望中国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如果中国在谈判中表现得过于显眼，也可能进一步成为各国的目标，被施加更大的放开本国市场的压力。

因此中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选择的策略，可以概括为「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假装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不声不响地潜伏在发展中国家的队伍中，享受巴西和印度领导的发展中国家联盟所争取到的谈判成果。

然而到了 2008 年，一直「韬光养晦」的中国终于事与愿违，被美国拉进了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组成的谈判小圈子。美国拉中国「进群」的目的有两重。第一，在 2003 年之后的五年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以巴西、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对峙，谈判陷入僵局。美国认为，中国在若干关键贸易议题上利益与发达国家一致，拉中国「进群」可以进一步对抗巴西和印度。

第二，在巴西和印度的频频「进攻」下，美国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尤其是在农业补贴方面。美国的谈判代表担心，这样一份与预期大相径庭、被迫大幅让步的贸易协定，将被美国国内舆论看作是「重大失利」，还将招致国内游说集团的反对，也不会被国会批准。作为

弥补，美国的谈判代表希望中国能对美国专门做出额外的妥协，使得谈判协定总体上更有利于美国，平息国内的不满。

然而，美国的如意算盘打空了——中国被拉入小圈子后，坚定地站在巴西和印度一边，并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额外要求。中国虽然一贯安静，但在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不得不表态时，毫无疑问地拒绝向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妥协。

就这样，多哈回合谈判变成了长期的拉锯和僵持。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广泛不满，但最终无力对抗发达国家的威逼利诱，不得不屈服。而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巴西、印度、中国等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抵御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而且还主动出击，要求发达国家实质性地消除贸易壁垒。美国等发达国家发现自己陷入被动，既不能强迫发展中国家就范，也不愿意在发展中国家施加的压力面前低头。拉锯和僵持之下，谈判走入了死胡同。

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混乱」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WTO 第一次被公众广泛关注，是在 1999 年的西雅图。那年声势浩大的反 WTO 示威，第一次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 WTO 所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和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也激发了对这一秩序的强烈质疑。

在西雅图反 WTO 示威发生的近二十年后，WTO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瘫痪。但 Kristen Hopewell 的研究向我们揭示，造成这种瘫痪的根源不在于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团体和社运组织，而在于个别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对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秩序的冲击。

这些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推进自由贸易」视作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热情地拥抱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话语，指出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贸易秩序徒有「自由」之名却无「自由」之实，要求西方发达国家停止说一套做一套。当原有贸易秩序中蕴含的矛盾被彻底揭露，危机便不可避免。

Kristen Hopewell 的研究还向我们揭示了，新兴发展中国家在 WTO 中的权力地位上升，并不完全是这些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增速和经济体量将巴西和印度甩在身后，但巴西和印度却比中国更早进入 WTO 的核心权力圈。这里体现的，是各国政治能动性、构建联盟的能力以及谈判策略的重要性。巴西和印度主动地谋求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位置，将自身塑造成发展中国家的代言人，以此为基础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而中国则选择走「韬光养晦」路线，但因为经济体量实在过于庞大，最终被美国拉进核心谈判圈。

当然，多哈回合谈判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停滞。在今天，积极推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声音依然占据主流。然而，各国推进自由贸易的方式已经大不一样。在多哈回合谈判之前，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构建围绕着一个中心机制（关贸总协定/WTO）展开，这一中心机制受美国霸权主导。但在多哈回合谈判崩溃后，各国更倾向于绕过 WTO，通过双边或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私下」推进自由贸易。

换句话说，今天的全球贸易秩序，变得越来越分裂化、去中心化、碎片化。或者说，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在今天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反映为中心秩序的消失和系统性混乱的出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希尔弗(Beverly Silver)是怎样描述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发生转移时出现的状况：「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贸易战与「退群总统」的诞生

在这一语境下，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近几年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思潮在美国的兴起。

特朗普的当选和他执政后的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举措，与其被看作是美国一部分政治与

经济精英对「自由贸易」理念的抛弃，不如说是美国对其原本主导的自由贸易秩序失去控制的表现。在美国牢牢把控着全球贸易秩序的年代，它可以「任性」地选择在哪些领域强推自由贸易、哪些领域坚持保护主义，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那些被「自由贸易」话语包装过但实质上高度不平等的贸易协定。然而，个别发展中国家在崛起后，开始反过来使用「自由贸易」话语来要求美国兑现自由贸易的承诺。当美国的霸权被挑战，它在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多边谈判中所获得的好处就远远不像从前那样大，这便是对「自由贸易」的不满情绪在美国蔓延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明白美国为什么最近频频对其他国家发动贸易战。当美国主导全球贸易秩序时，它有能力在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多边谈判下让其他国家接受高度不平等的贸易条款、「合理合法」地巩固自己的贸易霸权。然而，在它失去这一主导权之后，它不得不开始使用更加粗暴的「直接开战」方式逼迫其他国家在贸易领域做出让步。

换句话说，美国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但这其实恰恰是它霸权衰落的表现。

同样的道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政府之所以频频退出多边国际组织、以至于特朗普被戏称为「退群总统」，也是因为美国越发不能维持在这些多边组织中的主导权。在包含大量成员国的多边组织中，新兴发展中国家已经有条件联合起来争取更大的话语权，这逼迫着美国不得不更加依赖双边或小范围区域性多边组织来解决问题。

吊诡的是，在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越发冷淡的时候，中国反倒更加积极地扛起了「自由贸易」大旗，俨然扮演起全球自由贸易秩序领航者的角色——习近平在 2017 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积极地为「经济全球化」鼓呼，引来国内国外媒体阵阵惊叹。按照 Kristen Hopewell 书中观点看，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抱「自由贸易」话语，目的是将这一话语变成为自己所用的武器，冲击现有贸易秩序下的不平等结构，揭露发达国家在「自由贸易」话语下的言行不一。

也就是说，美国和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表态，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但在这个「系统性混乱」的年代，新的霸权格局将走向何方，依然难以预料。

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Hopewell, Kristen. 2016. *Breaking the WTO: How Emerging Powers Disrupted the Neoliberal Projec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次要参考文献

Arrighi, Giovanni, and Beverly J. Silver. 1999.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骥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2018. 7. 19，来自：公众号《现代资本主义研究》

近来有关贸易战的评论文章层出不穷，但如果不去深入挖掘国际贸易秩序背后的互动关系、权力变化，就难以得出切合实际的结论。张跃然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如今的贸易冲突根源于新兴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而不论是“挑战”还是“维护”，其行为都根植于本国资本集团的利益，尽管具体政策会因各国政治能动性而不同；不论旧霸主、挑战者们口头上多么宣扬“自由贸易”，实际上都是根据特定的资本利益选择性地支持“自由贸易”。

文章也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十分符合阿瑞吉、西尔弗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霸权转移时的系统性混乱——「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最近，左翼内部对“中帝论”的讨论十分热烈。这篇文章或许也可以为这场争论提供一个视角：世界体系的秩序并非始终稳定、不可撼动的，体系中的各国关系也有着丰富的层面，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如果仅仅以此来看待世界体系，就是把世界体系理论降低为一种自欺欺人的话术。《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原帖已被删除）一文充分批判了这种话术，但可惜的是把丰富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一概否定掉了。

另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是《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其回应了反“中帝论”者们自欺欺人的所谓“论据”。有趣的是，反“中帝论”者还不肯直面现实，又抛出了一篇苍白混乱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令曾经拿着《资本的终结》找李民骥签名的编者哭笑不得、大失所望。

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此文的槽点：

1、其论据的蹩脚程度仅需举一例，作者拿 IT 企业（苹果）跟石油企业（中石油）比较销售利润率（21%：1.8%），以此论证中国的垄断国企没有超额利润——连行业差异都能抹杀，这是哪门子的“政治经济学”？李民骥等人怎么不去列举沃尔玛的利润率（2.7%）、壳牌石油（1.9%）的利润率呢？

2、此文的逻辑是

「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

李民骥等人口头乐观，实则丧失信心到无以复加；他们连 20 世纪初沙俄的性质都忘记了，居然还来大言不惭地谈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骥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糟点”

远航一号，2018. 7. 20

近日，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在红色中国网上发表了与“太平洋的风”同志的讨论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这篇文章中，我们答复了“太平洋的风”同志的一些疑问，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一些体会。本来，站在马列毛主义的立场上，我们欢迎一切同志和朋友积极地参加讨论并提出真诚的批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在计算中国工业企业集中度时，我们只计算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中度而没有计算全部工业企业的集中度。这确实是不恰当的。为此，我们已经对“太平洋的风”同志的批评意见表示了感谢。我们同样欢迎，一切致力于进步事业的同志和朋友继续给我们提出批评意见，包括来自《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批评意见。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并没有直接向我们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而是将他们的意见躲躲闪闪地表达在一篇编者按中；这篇编者按是为了推荐张跃然先生介绍世界体系理论的一篇文章。并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明明是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撰写的；但《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却将全部的批评火力集中于李民骢同志：

另一篇值得参考的文章是《中国工业当前的垄断程度低于列宁时代的美国吗？》，其回应了反“中帝论”者们自欺欺人的所谓“论据”。

有趣的是，反“中帝论”者还不肯直面现实，又抛出了一篇苍白混乱的回应：《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令曾经拿着《资本的终结》找李民骢签名的编者哭笑不得、大失所望。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同志，苍白也好、混乱也罢，概由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负责。你或许崇拜过李民骢同志，但并没有崇拜过我们，你的“望”是什么，失的又是什么呢？

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说不清自己失什么、望什么，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同志在拙文中所发现的“糟点”：

在此简单提及一下此文的糟点：其论据的蹩脚程度仅需举一例，作者拿 IT 企业(苹果)跟石油企业(中石油)比较销售利润率(21%: 1.8%)，以此论证中国的垄断国企没有超额利润——连行业差异都能抹杀，这是哪门子的“政治经济学”？李民骢等人怎么不去列举沃尔玛的利润率(2.7%)、壳牌石油(1.9%)的利润率呢？

看来，李民骢同志不懂政治经济学，还不如《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懂一些，据说还懂得“行业差异”。苹果公司与中石油不属于同一行业，这点常识我们还是有的。但是，即使不与壳牌石油公司做比较，1.8%的销售净利润率实在算不得超额垄断利润；这一点，我们想，就是最精通行业差异的读者也是不会反对的。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同于常人的见解？

在介绍中石油的盈利状况时，为了对读者负责，我们分别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利润指标，一是净资产收益率，一是销售净利润率，并且特别说明了年份和数据来源。《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请问，你们所说的壳牌石油公司的“利润率”是哪一种利润率呢？又是哪一

年的利润率呢？你们所提醒的行业差异很重要。但是，比李民骐同志更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会不懂得，不同年份的商业行情大有差异吧？

接下来，还有一段据说让《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笑掉大牙”的更大的“糟点”：

此文的逻辑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必然要从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攫取大量超额利润，这样的超额利润必然可以被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中国的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贵族乃至“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改良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占有统治地位。如果这样，那么你们就不能否认，中国工人运动的前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最好也不过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良；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甚至于连这样的改良也未必能够得到。」——李民骐等人口头乐观，实则丧失信心到无以复加；他们连 20 世纪初沙俄的性质都忘记了，居然还来大言不惭地谈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如果笑掉了人们的大牙，李民骐们愿意赔一下医疗费吗？

要感谢《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较为“完整”地引用了一段我们的原文。不过，还有些不大完整，就在上述这段引文之前，我们还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赞成还是不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呢？…如果你们赞成列宁的上述教导，并且你们又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帝国主义，你们又怎能否认你们上述观点的必然推论：”

就是说，在我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所引用的那段话，是一个诚实的“中帝论”者，如果他确实接受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且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马列主义者而不是在左翼“虚拟世界”中寻找精神寄托的懦夫，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出发不可避免地要得出的结论。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同志们，请问，你们到底赞成不赞成列宁的教导呢？你们到底承认不承认，帝国主义就必然意味着通过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攫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呢？如果承认，那么就请你们来说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超额利润在哪里、有多少？如果你们不承认，而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没有超额利润仍然可以是“帝国主义”，那么也请说明，“中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哪里，它的附庸国在哪里，或者它的广大的“内部殖民地”在哪里？

如果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正如当年的沙俄一样，是“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那么也请不要客气，也不妨像列宁那样，指出中国资本主义为什么是“最薄弱”的，指出帝国主义大战的条件和必然性、指出“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必然性，向广大的马列毛同志指出你们的“十月革命”道路！如果你们指不出这样的道路，甚至于从内心中害怕这样的道路，那么不如趁早揭去你们“革命”的伪装！

先生们，革命是危险的事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恐怕不只掉几颗牙那样简单)。

世界体系理论的丰富内涵是什么？

毛经天，2018. 7. 21

近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公众号转载了张跃然博士对某一本资产阶级学术著作进行总结的文章《贸易战从何而来》。其编者认为，该总结深入挖掘了国际贸易秩序背后的互动关系、权力变化，得出了切合实际的关于贸易战的结论——巴西、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崛起挑战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在热情称赞了这篇总结之后，该编者立马换了一张脸，批评井冈山卫士和远航一号以自欺欺人的“世界体系”话术否定“中帝论”，在该编者看来，“世界体系的秩序并非始终稳定、不可撼动的，体系中的各国关系也有着丰富的层面，不是简单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而何宇的文章《马列主义还是世界体系论？》“充分批判了这种话术，但可惜的是把丰富的世界体系理论也一概否定掉了。”

何宇在其文章中宣称，“所谓‘体系’，在我看来不过是各资本主义关系的总和。体系就等于总和，而不是从总和的某个抽象方面出发演化出的固有排序……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

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和何宇都认为，体系是具有“丰富的层面”的，却又吝惜笔墨不肯赐教这些“丰富的层面”是什么，本文就来探讨一下这些东西。

1.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何宇宣称，他的体系不过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罢了。任何具有现代科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对于复杂系统来说，总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加总。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会在整体层面呈现出部分不具有的性质，并推动系统的演化发展。马克思所讲的价值规律就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各小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客观上就将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到了各个生产部门以满足社会各种需求。何宇后来又又在行文中用“在个体基础上的整体和在整体规定下的个体相统一”的词句来否定他先前关于“体系是各资本主义的总和”的论断，这不过反映了他脑袋里的混乱罢了。

何宇声称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却不去说明我们需要考察总和里哪些丰富的内容，只指责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是抽象的排序。这时，笔者不禁要问，有哪个科学理论不做必要的抽象？做任何科学研究，都要抛掉枝叶抓住主干，都要合理地抽象，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一句话，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何宇一定可以理解动力学里把物体抽象为“质点”的理由吧。

既然要批判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那就要说明他的抽象为什么不是主要矛盾，为什么不能解释当前世界体系的动态发展，而不能像何宇一样说“总和的内容是生动的、丰富的，既有依附关系的序列，也有非依附关系的序列；既有秩序性的方面，也有反秩序性的方面”，自以为说全面了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说了和没说一样，毫不利于我们去认识客观世界。

何宇采用这些自相矛盾和违背科学的说法，是为了给他的论断留下空间，即中国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其主要矛盾是政治不平衡、经济不平衡、国内不平衡、国际不平衡。奇怪的是，何宇所批评的井冈山卫士的世界体系论恰恰是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的理论，井冈山卫士所作的分析恰恰是关于薄弱环节的分析，只不过没给何宇的“二次革命论”、“工人群众落后论”留下位置罢了。

马克思曾说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

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希望何宇还能潜下心来学习学习现代科学知识。

总而言之，要理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要坚持整体论，要说明白各阶级、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这些相互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如何演化发展乃至灭亡。

2.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

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我们要从整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系统，分析单位是整个体系而不是单个国家或地区。此外，对世界体系的分析必须是系统的和历史的，也就是说要在系统层面上阐明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要说明整个体系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路径。

历史上出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以资本积累为动力的分工体系。处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国家可以划分为核心、半外围和外围。在世界市场上，核心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处于科技前沿的、能够获得垄断利润的部门构成，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主要由竞争性的、科技含量低的部门构成，而半外围国家的生产活动则兼有这两种类型的部门。因此，剩余价值从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和半外围国家，也从半外围国家转移到核心国家。享有超额剩余价值的核心国家能够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来吸引核心资本（即处于科技前沿的资本），提升产业结构；因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而淘汰下来的产业则转移到半外围国家、外围国家。这一机制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而剩余价值从外围、半外围向核心的转移，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所以为体系的关键。

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所推崇的文章《贸易战从何而来》里所引用的阿瑞吉就曾详细阐述过这一机制。而“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似乎对此一无所知。通读编者按，该编者所声称的“丰富的层面”好像是指巴西、印度和中国经济崛起，摆脱了其半外围的地位，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生了严重冲突。可是，如果他真心推崇那篇文章的每个字句，就应该去了解一下阿瑞吉的学术成果。按照阿瑞吉以人均 GNP 划分核心、半外围、外围的标准，中国、巴西只能是半外围的地位，而印度才刚刚踏入半外围的门槛。

除了剩余价值转移的“主干”外，世界体系理论当然还有“丰富的层面”。既然“现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崇对某一本资产阶级学术著作的总结文章，那就不妨去看看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Nature 上刊发的关于世界体系的文献综述，毕竟文献综述会更有说服力一点。2018 年 4 月底 Nature 子刊 Geoscience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国际贸易的环境和社会足迹》。作者列举了多项研究成果，例如：在过去 50 年中，发达国家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被逐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07 年全球 30% 的 PM2.5 排放是由生产出口品引起的，其中大部分是从中国和印度出口到美国和欧洲；2006 年，中国 4%–8% 的空气污染物是由于生产满足美国的消费品引起的；发达国家将低技能工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2011/2012 年，印度有 100 万儿童为生产出口品而工作；美国每年 7000 万人年的劳动足迹里有 4000 万人年来自于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如巴西、菲律宾、墨西哥和中国……不知这些“丰富的层面”入不入“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的法眼？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什么，远航一号和井冈山卫士已经做出了大量的说明。何宇将他们的世界体系论判定为无用的抽象，“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说其忽略了世界体系的“丰富的层面”，话实则将其视作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现代翻版。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研究”可以和话实辩一辩，捍卫一下他们的具有“丰富的层面”的世界体系理论。

3.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

“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专门将《贸易战从何而来》一文中

的这个语句挑出来：

“当前的国际秩序十分符合阿瑞吉、西尔弗描述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生霸权转移时的系统性混乱——「随着竞争和冲突逐渐超出现有结构的管制能力，新的结构在缝隙中冒出，并让主导型的权力结构变得更不稳定。紊乱往往是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其实，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讨论，从上世纪 60 年代末就开始了。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 70 年代初的解体，就和德国、日本的经济崛起有密切关系。运用相同的逻辑，张跃然博士或者“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编辑还可以谈谈那个时候“紊乱”是怎么自我强化的，“最终威胁或直接导致了旧秩序的全面崩溃”。

所谓“混乱”，在中文的正式翻译中应该叫做“混沌”，这是复杂系统理论中关于非线性系统的一个概念。“混沌”并不是说事物发展不再遵守规律而呈现出随机的特点，而是说，系统的发展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而系统是否呈现出混沌的特点，取决于基本参数。随着基本参数的变化，一个非线性系统会逐渐出现分叉现象、然后再过渡到混沌。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混沌”，我们要注意两点，一是基本参数，二是初始条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本参数应该是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即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税负成本。随着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税负成本的上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会趋向混沌——中国的崛起在此意义上才能被认为是造成了混沌，而不是中国与美国争霸造成了混沌。因为系统未来的发展路径取决于初始条件，即当前人们采取的行动，因此左翼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发挥巨大作用。所以，我们必须对可能的“薄弱环节”进行严肃的研究，以求取得局部胜利乃至最终的全局胜利，而这正是关于“中帝论”争论的关键所在。

早在 10 年前，被“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编辑所嘲讽的李民骐教授就发表了著作《中国的崛起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终结》，探讨中国崛起和世界资本主义灭亡之间的关系。如果“现代资本主义研究”要进行真诚的讨论，那就不妨取来读一读。

红旗网评 《“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

红旗网

（红旗网编者按：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红旗网转发这篇文章，是因为此文对中国社会性质提出的看法，值得同志们思考、讨论。）

此文把中国看成还是“大清帝国”，“同治中兴”，按此文逻辑，就是中国无产阶级还要再次替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二次民主革命”。用此文的话：“要策略性的支持中国资产阶级中特定的改良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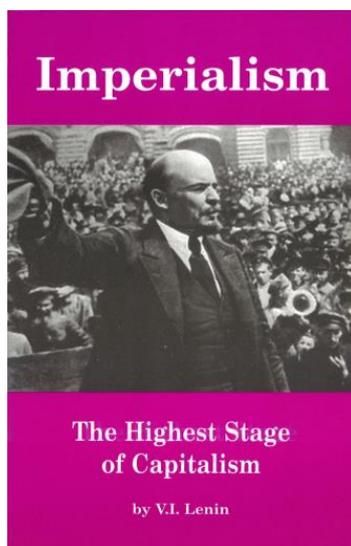
为什么中国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此文始终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观点：“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际，对中国社会性质说清楚，当然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应该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此文就更说得不明不白了。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红旗网曾经发表过包括“寒流急”，“清源”等许多同志的文章，参加讨论，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暂停了。看来这个问题，有必要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停一停，有同志想讨论了，再进行一段讨论，然后再停一停。如此重大革命问题，在同志们中间反复讨论，其目的是为了求得马列毛主义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团结和进步。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吗？——与红旗网同志商榷

井冈山卫士，2018.7.3

列宁同志在其不朽著作《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中，将沙皇俄国列为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按照列宁同志的定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方诸侯，沙俄不仅对外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而且从其殖民地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这与我们印象中的庞大，虚弱且须英法资本输血的沙俄有所不同。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帝国主义论》，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同志对沙俄与殖民地关系的论述是独具慧眼的。



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在一张图表(大国的殖民地)中提到，截至1914年，沙皇俄国宗主国与殖民地面积之和约为2280万平方公里，这与后来苏联总领土面积相近。然而，其宗主国领土面积只有540万平方公里，剩下的1740万平方公里全是殖民地。如果我们了解地理，我们就应该知道，列宁同志所讲的沙皇俄国只包括今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乌拉尔山以西部分。即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中亚、高加索、西北巴尔干、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乃至芬兰都是沙俄的殖民地。列宁同志的看法不难理解，沙皇俄国自十六世纪开始扩张后，先后吞并了上述殖民地地区，并在当地实行残暴的民族政策。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点，列宁同志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只将沙俄的宗主国领土限制在俄乌白三国的欧洲部分。

如果我们认同列宁同志的分法，那么沙俄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波兰工业基础设施和投资中亚畜牧业和高加索种植业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同时，沙俄直接通过赋税或不平等交换从上述地区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确有一部分属于垄断利润。照这样看，沙俄确实是一个拥有广大内部殖民地，垄断和资本输出蓬勃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与我们将沙俄政治领土全部视为宗主国所观察到的庞大虚弱是不一致的。(我和远航一号同志在前一天的文章里认为沙俄没有获得大量超额剩余价值，是没有认真学习革命导师著作的结果，是不对的，现在经过认真学习，予以纠正。)

按照红旗网部分同志的观点，中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中国要么有利润丰厚的资本输出，要么有广阔的殖民地。但是这两点中国都没有。首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发达

国家，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不超过总额的 15%，且回报率偏低，即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远航一号与卢荻都有论述），同时中国并没有海外殖民地。如果红旗网的同志所说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属实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即中国沿海诸省是宗主国，内陆汉族各省和少数民族自治区是中国的内部殖民地。如果这样，总部位于沿海诸省的各大垄断资本集团对内陆地区的投资以及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中华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沿海企业内陆设厂支付低工资获得高利润就是“中华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发达欠发达地区对口帮扶就是“瓜分殖民地”；地方保护主义相互扯皮就是“世界大战”的预演。按照红旗网同志的观点一路推演，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支持少数民族地区“独立”？

如果你们继续生搬硬套革命导师的结论，认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你们只能得出上述结论。如果你们认为上述结论在经济上无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现状，在阶级问题上无视今日斗争格局，在政治上也不符合世界民族解放一般规律的话，你们就只能放弃“中华帝国主义论”；承认中国是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现阶段阶级斗争格局的主旋律是无产阶级逐渐壮大和资产阶级逐渐衰弱；承认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而不是在“炮声隆隆”的“天际”。

谈“中帝论”破产了，还是“中帝”破产了？

红旗网评论员和尚，2018.7.1

（红旗网编注：最近，红旗网转发井冈山卫士网友写的一篇文章《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兼论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对特色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讨论。文章认为特色中国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

作者说：

本文将和同志们从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中国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性。揭露“中华帝国主义论”的错误，为进一步的阶级斗争做准备。文章第一部分简述中国资产阶级在“贸易战”和相关地缘政治领域的妥协投降路线。第二部分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发，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分析“中华帝国主义论”的基本论点，揭露其阶级斗争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历史必然性。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所以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工作。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最根本的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有人否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自己发明一套“核心外围”理论，来论证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历来有不同认识。列宁和考茨基的分歧就很大。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而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政策。

作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没有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特点，仅仅从中国资产阶级在中美争霸中采取了“妥协投降路线”，就否定中国是帝国主义。

作者说：在中美“贸易战”中，首先是针对关税、金融开放和购买美国产品的全局性态度，以妥协求团结，以退让求共赢；其次是“中兴案”集中体现的虚弱本质；最后是相关地缘冲突中的妥协退让立场。中国资产阶级一溃千里，让某些左翼人士吓得不敢的“中华帝国主义”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辜负了“小粉红”和“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的期望，因而得出结论：中国不够“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不是一种资产阶级实行的政治路线，经济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是资本由上升阶段，开始下行，进入衰亡的历史阶段。列宁还一再强调，即使在帝国主义阶段，不排除某个历史时期，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会更快一些，超过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特色社会主义与美帝国主义的“贸易战”是特色垄断资本与美国垄断资本的争霸战。在争霸中特色采取妥协退让，和谐共荣，还是以牙还牙，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并不能决定特色的社会性质。决定特色社会性质的是特色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是否达到了垄断，腐朽，垂死程度。

不能像某些人所说，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讨论特色社会性质就是“机械照搬”，按“核心外围理论”就是实事求是，创新发展。作者认为承认特色是帝国主义，就是承认中国资本

“强大”，就是高看了特色资本。恰恰和作者的看法相反，帝国主义不是什么新生的事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说特色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不是高看了特色，看伟大的特色，而是看穿了特色，看透了特色资本纸老虎虚弱的本质。特色是垄断腐败没落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是对特色资本主义在战略上的藐视。另一方面，承认特色中国垄断资本主义是血腥镇压，残酷剥削人民的帝国主义真老虎，这也不是害怕特色，而是战术上重视敌人，坚持持久战，决战条件不成熟，不要盲动。

中国垄断资本已经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国际垄断。中国资产阶级的垄断性，从每年资本主流媒体公布的《财富》世界五百强的名单和资产就可以一目了然。在 2017 年，中国有 115 家企业入围《财富》世界 500 强，其中，国有企业占较大比例。入围的中国企业数量比上年度增长五家，中国公司上榜数量连续第十四年增长。据了解，《财富》世界 500 强排行榜一直是衡量全球大型垄断公司的榜单。当垄断企业在一年中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216 亿美元以上，才有可能跻身到 2017 年的榜单中。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基本反映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从数量上看，中国上榜垄断企业仅比美国少 17 家，位居世界第二位。在前十名中美国垄断资本 4 家，中国垄断资本 3 家，德国，日本，荷兰垄断资本各 1 家。这些资料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因此不过多引用。

这些实事说明特色中国垄断资本虽然质量上比一些老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还有差距，但是数量上已然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垄断代替自由竞争。

特色帝国主义除了垄断，还有腐朽垂死的特征。中国贪官的数量，贪腐的程度，也和特色中国的 GDP 增长成正比，和资本崛起的体量匹配，充分显示出特色资本腐朽发展速度。最能反映特色资本垂死性的一个经济指标，就是国内维稳的费用超过对外的军费。国内工农兵维权，罢工，集会，游行，上访，暴力反抗的事件数量，全世界名列前茅。特色资本惶惶不可终日，纷纷举家移民，担心“无法无天”的“共匪”再回来“杀富济贫，共产共妻”。特色资本的腐朽还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看看中国特色资本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的主流舞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明星大款群魔乱舞，看看中国特色资本的教育产业，以出卖文凭为教育资本第一核心商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的孔孟之道，如今又被特色资本抬出来，供起来，还用中国老百姓的钱在全世界开办孔子学院，毒害世界人民。让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和为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资本醉生梦死，活过今天，不知有明天。

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说要“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可是，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与资本私有制的矛盾只字未提。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没有作为主要矛盾论述。而是大谈核心国家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矛盾。

作者说：

要认识中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路线，必须首先明确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这必须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是不平等交换，即外围和半外围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用较多的本国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即向核心国家无偿输出剩余劳动，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进贡”。

作者对帝国主义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害怕，整篇文章不敢提帝国主义。明明是中美新老帝国主义之间争霸，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却独出心裁创新发展出什么核心国家与外围和半外围国家的不平等交换。这里有两个错误需要指出。

第一，商品经济社会，商品按价值交换，违反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不能进行，就不能形成商品经济。其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斯密开始，到作者写文章时为止，其理论基础都是商品按价值规律“平等交换”。正是在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的“平等交换”中，实现了劳动力价值，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产生剩余价值，资本才能无偿占有劳动力创造的一切。剩余价值在各个不同种类的资本中的占多少比例，是资本按数量大小和价值规律分配的结果。如果个人敢于违法，或进行不公平交易，会受到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法律制裁，或价值规律的惩罚。请问作者：什么是不平等交换？无产者出卖劳动力得到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或价值交换，平等吗？劳动力商品按价值规律进行商品交换，按所有资本主义包括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进行劳动力商品交换，合理合法吗？作者以资产阶级商品交换中体现出的平等概念，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讨论所谓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不平等交换问题，追求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产生的“自由，平等，博爱”，“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等等资产阶级法权，殊不知这些私有制产生的“平等”东西，正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的资本主义权利。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就是说这种资本主义已经走向腐朽衰亡，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和胜利的时代，这时还要追求资本的商品交换的自由平等世界，不觉得思想与现实相差太远了么？

作者还说：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作者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外围论观点”，否定了列宁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封杀了“中华帝国主义论”，“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不过，帝国主义在世界到处侵略燃起的战火，枪炮声，贸易战，关税战，打破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萧墙之内”的沉静，响彻云天。中国吃瓜群众已经看到了比世界杯足球赛还激烈的国际垄断资本争霸大戏，更精彩的“战争与革命”的好戏还在后头。

作者在第二章的最后一段说：

综上所述，在半外围的中国，我们有一个色厉内荏、派系倾轧的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个数量庞大、逐渐成熟的无产阶级，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它是脆弱的，可以分析认知的，可以削弱和最终打垮的。而决定我们认知、削弱、打垮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正义”观念，不是“普世价值”，也不是一时的激情迸发，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矛盾。

作者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但是，社会现实不完全像作者所描述的：“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有利形势。”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剥削一步步加强，一天天残酷，造成这两个阶级的矛盾一步步激化。无产阶级的觉悟和斗争造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势。“能源危机、利润率下降”会造成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有利于通过帝国主义战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有利形势。

尽管作者全文没有说明特色资本主义为什么不是垄断腐朽垂死的，但是，坚持说：“我们可以做出结论，资本主义中国不是什么‘伟大帝国’”。确实，特色中国不是“伟大的帝国”，“同治中兴”。特色社会主义是垄断腐朽垂死的“三流帝国主义”，“婊子小三帝国

主义”。

作者的“核心外围理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理论。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因此，说明不了 21 世纪帝国主义时代，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情况。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说：

首先我们要感谢“话实”和“寒流急”同志的辛苦劳动，没有他们的两篇文章，我们将不得不从浩如烟海的信息和倾向各异的表述中找出“中华帝国主义”的系统论述。

作者还说：

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在《话实先生的“帝国主义论”——兼评中国小资产阶级左派的失败主义》中已经对“中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争霸战争理论、生态环境危机理论做了批判，在这里就不必赘述。本文主要讨论“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对革命前途和方针政策

的观点。

既然作者还没有搞明白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搞不明白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更无法明白中国革命前途和方针政策。即使作者提出前途方针政策，也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

和作者看法差不多的某些朋友说，当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要先争取到资产阶级民主，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然后再进行新社会主义革命。据说这是“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指引中国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最正确的“新时代”理论。

因为朋友们希望继续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故把以前发在红旗网上的，对特色帝国主义的看法，结合井冈山卫士网友的文章又唠唠叨叨重复了一下。没有更新观点，还是坚持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虽然 21 世纪是互联网信息经济新世界，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这篇一百年前的文章还有旺盛生命力，还在大放光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正确分析了革命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由弱变强，打败了封建主义，然后又从自由走向垄断，腐朽，衰亡，反动，由强变弱，被无产阶级革命打败，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历史规律。马列毛主义理论一旦被人民掌握，就能变成改天换地的强大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历史作用。也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学习，宣传，实践马列毛主义理论的原因。

今天，社会现实，不是某些人说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破产了，而是资本主义自己走向历史的反面，终点，破产，灭亡。“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生死有命”，“物质不灭”，是自然规律。中国特色帝国主义破产了，怎么能怪《帝国主义论》呢？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批评，批判。

和尚 2018-7-1

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与中国红旗网评论员“和尚”同志商榷

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2018.7.2

经红色中国网龙翔五洲、野火两位网友介绍，读到了中国红旗网评论员“和尚”同志对首发于红色中国网的《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论”的破产》一文撰写的评论文章：《谈“中帝论”破产了，还是“中帝”破产了？》。

读后，我们认为，我们与红旗网的同志在许多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当然，也有不一致的方面。

“和尚”同志认为：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对此，我们完全赞同。

我们与“和尚”同志都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也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领导和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并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几点，我们想，“和尚”同志也是同意的。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点。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逐段了“井冈山卫士”同志的一些观点以后，“和尚”同志还会认为：

“既然作者还没有搞明白中国社会性质，也就搞不明白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更无法明白中国革命前途和方针政策。即使作者提出前途方针政策，也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和作者看法差不多的某些朋友说，当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人民要先争取到资产阶级民主，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然后再进行新社会主义革命。”

“和尚”同志在这里的观点，也叫“二次革命论”，是远航一号、井冈山卫士和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其他同志明确反对的，远航一号曾多次、公开地批驳这种认为中国应首先争取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错误观点。“井冈山卫士”同志的文章，虽然并不是针对“二次革命论”的，如果“和尚”同志能够更为仔细地阅读，也不至于将其误解为是在宣传“二次革命论”。

“井冈山卫士”同志虽然没有点名批判“二次革命论”，但是明确批判了与“二次革命论”有密切关系也为相当一部分“中华帝国主义论者”所信奉的“独立工会论”。所谓“独立工会论”，就是认为在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条件下，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进行广泛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更谈不上领导革命。只有等到实现了“一般意义上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有了合法的、“独立”的工会，无产阶级才能够通过资产阶级法律所允许的集体谈判等手段开展经济斗争，然后在某个遥遥无期的未来，政治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提上日程。

“井冈山卫士”同志明确指出，在半外围的中国，这样的“阶级妥协”的空间并不存在，

“如果中国资产阶级有一天让独立工会合法，同时开放言论和结社自由，那就只有一种情况，即资产阶级的统治力量已经萎缩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其无法阻止事实上的工人革命组织出现，也无法管制言论和结社自由。革命形势发展到了这一步，不仅工会组织合法和非法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为了孵化革命政党而存在的工会本身也已经是落后于时代的事物了。”

换言之，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矛盾，在资产阶级正常统治时期，是不会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的，因而也不会有什么“独立工会”。中国的政治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产阶级足够强大时才能够实现；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果然足够强大时，不仅资产阶级专制统治无法存在下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无法存在下去。“和尚”同志，这难道是你所理解的“二次革命论”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半外围”这一概念来说明中国目前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而不直接照搬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呢？

作为马列毛主义者，毫无疑问，我们都是要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并且要争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此，就必须不仅了解以往革命胜利的经验，而且要总结以往革命失败的教训。我们知道，在世界阶级斗争的发展史上，欧美无产阶级曾经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早就做过无产阶级必然成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断。

但是，毋庸讳言，欧美无产阶级在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实际历史发展中并没有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没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工人运动会堕落到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的邪路上去呢？对此，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做过分析，那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从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中攫取超额利润，又可以从这些超额利润中拿一部分出来，赎买本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使之成为“工人贵族”。这在列宁看来，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得以流行的物质基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社会改良，被赎买的不再是少数“工人贵族”，而是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或者如恩格斯曾经评论英国工人阶级那样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资产阶级化了。

另一方面，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似乎一度实现了阶级妥协的同时，世界阶级斗争的重心转移到了拉丁美洲、东欧、南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这些地区的许多国家阶级矛盾激化并发生了革命形势；其中有的地方，如葡萄牙、智利，几乎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半外围”地区。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国际上的许多进步学者也在积极思考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其中一部分学者，一方面继承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结合新形势下的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特别是结合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的经验，才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核心、半外围、外围等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已经应用于许多国家的阶级斗争实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自己发明的。

那么，为什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会集中于半外围国家呢？这是因为，一方面，半外围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有了相当发展，从而无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并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力量；这些国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有相当规模，并且也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与核心国家不同（就是说，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同），这些半外围国家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攫取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并用来在国内实行社会改良和建立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也就是说，他们养不起大量的“工人贵族”，也满足不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对民主自由、高工资、高福利的要求，因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频频发生罢工、骚乱、政变，乃至爆发革命。

这与今天中国的阶级斗争形势有怎样的联系呢？我们想，我们和你们都同意，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也不是半殖民地。因此，以往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的革命经验是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的。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呢？我们和你们都是列宁主义者，都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对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所有论断都要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实际来认真体会，不能搞断章取义，不能只从其中挑选自己喜欢的一部分，而忘却或抛弃另外一些部分。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用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来收买“工人贵族”，这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在后来的实际历史发展中，欧美核心国家事实上用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本地区的工人阶级，在一个时期内实现了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一定范围的阶级妥协。

所以，如果如你们所认为的，中国资本主义果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你们就要承认，正如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中国资产阶级将有条件用它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收买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恰恰实现了你们（红旗网同志）所坚决反对的“二次革命论”，而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这，难道是“和尚”同志与红旗网同志乐于见到的前景吗？

我们和红色中国网编辑部的同志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前途是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不是在某种想象中的、遥遥无期的将来，而是今天的青年、中年乃至老年同志都可以亲眼目睹、亲身经历并且投身于其中的。中国革命的红旗是可以在不远的将来树立于神州大地的。

在我们看来，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这个半外围国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有了一个数量庞大并且仍在继续壮大的无产阶级，还有着有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在提出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半外围地位，决定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和将来都不能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剥削到大量的超额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没有条件大量收买“工人贵族”，因而也就既不能用社会改良的方法来缓和内部阶级矛盾，也建立不了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条件，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限容纳不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日益增长的斗争力量和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从而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必然不断激化，从而决定了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形势；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另外一些特殊条件，这样的革命形势，将无法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解决，而只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附带说一下，“和尚”同志举出 100 多家中国企业加入所谓《财富》杂志世界 500 强，作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依据；这里要说明一下，要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号称“国际垄断”，并且要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大量攫取超额剩余价值，需要的不仅仅是有大量的“营业收入”，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显著超过世界市场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要像美国的苹果那样，而不是像中国的“中兴”、华为那样，更不是像中国的大量“国有企业”，其利润率显著低于私企、外企的平均利润率。）

所以，在我们看来，将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国家来分析，能够正确地把握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能够说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用其他一些概念，比如套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则不能对这些矛盾和条件加以说明，还会引起很多误解、迷惑和混乱。

此外，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左派同志，津津乐道于“中华帝国主义论”，恰恰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是腐朽垂死的，而是蒸蒸日上的，是可以挑战美帝国主义乃至替代美帝霸权的。这些同志，确实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抱有无数的希望，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悲观

失望的。就在“井冈山卫士”的文章发表以后，攻击我们对革命前途“盲目乐观”的言论也是不少的。我们想，“和尚”同志和红旗网的同志不属于这种情况。

当然，沙皇俄国也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沙俄不仅没有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攫取大量超额剩余价值，并且在经济上还高度依赖英法资本，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我们也认为，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很可能在未来将被证明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但是，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与当初的沙皇俄国又有很大的不同，今天中国的资本主义更发达、无产阶级更强大。沙皇俄国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垮台的，今天不存在世界大战的条件，也不存在中美争霸战争的条件。美帝国主义是在无可挽回地衰落，但是我们相信，无论是中国资本主义还是任何其他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力量来代替美帝充当霸权并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的秩序。还在下一个世界资本主义霸权产生之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会走向灭亡。

正因为如此，“井冈山卫士”同志才指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不过是“夫妻龃龉”，无产阶级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掘墓人。

我们本以为，这也是红旗网同志的观点。不曾想，“和尚”同志对于“萧墙之内”的理解却是这样的：

“帝国主义在世界到处侵略燃起的战火，枪炮声，贸易战，关税战，打破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萧墙之内’的沉静，响彻云天。”

难道“和尚”同志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萧墙之内”是“沉静”的，不会燃起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火，而只能坐等帝国主义的战火来毁灭吗？我们相信，这不是“和尚”同志的本意，“和尚”同志的觉悟应当比一般的“中华帝国主义论者”要高一些。

再谈特色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井冈山卫士、远航一号同志讨论

和尚，2018.7.22

在红旗网上看到龙翔五洲网友转发的你们和我商榷的文章，其中，有许多共识，比如对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性，特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不需要“二次民主革命”，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我们的主要分歧是特色资本主义是否发展到了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

对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每个阶级，每个派别，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因此，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比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法西斯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还有马列毛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样，资本主义也是五花八门，比如，重商资本主义，皇家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旧民主资本主义，新民主资本主义，第一世界资本主义，第二世界资本主义，第三世界资本主义，核心资本主义，半外围资本主义，外围资本主义，超帝国主义，当然也有马列毛主义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曾经赞扬过又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和如今要打倒的垄断，腐朽，垂死，反动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

今天，众多五颜六色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暂不讨论，仅仅讨论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特色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什么阶段，以及特色资本主义在世界国家体系中的地位，位置关系。这是我和你们，还有很多同志关心的问题。

你们说：

“国际上的许多进步学者也在积极思考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其中一部分学者，一方面继承了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又结合新形势下的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特别是结合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革命高潮的经验，才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核心、半外围、外围等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已经应用于许多国家的阶级斗争实践，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我们几个人自己发明的。”

你们说：

“在我们看来，将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一个半外围国家来分析，能够正确地把握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能够说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能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用其他一些概念，比如套用帝国主义的概念，则不能对这些矛盾和条件加以说明，还会引起很多误解、迷惑和混乱。”

我认为，特色是第一或第二世界资本主义，还是最大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是核心，还是非核心，或者说是半外围资本主义，这些说法表示出了特色的某种外部关系，在世界体系中的某种位置，没有说清楚特色内部矛盾，特色资本主义内部生产阶段的特点，是革命的，自由的，欣欣向荣的，上升期的第三世界，“半外围”资本主义，还是反动的，垄断的，腐

朽的，垂死的，日落西山的第三世界，“半外围”资本主义。

一个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这个事物性质，这个事物与外部事物的矛盾是这个事物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条件。正是根据特色内部资本生产的发展，而不是外部矛盾，我们说特色是垄断，腐朽，垂死，反动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把特色与世界各国的关系，矛盾，发展，与特色本身的各阶级关系，矛盾，发展，就是说把特色内部和外部矛盾混淆，分不清内外关系既有联系又不同，那么就不可能讨论清楚问题。

你们认为：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

你们用“先进学者”的“世界体系理论”，即“核心外围资本主义”观点，分析特色是半外围资本主义。我是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即“垄断腐朽垂死反动的资本主义”，分析特色是帝国主义。你们按“世界体系理论”把特色资本主义摆在半外围资本主义位置上，我按特色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实际，把特色资本主义定性为帝国主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对特色资本主义的不同分析，一个分析特色的某些外部矛盾，一个分析特色内部矛盾。理论不同，对象不同，结论不同。我认为“进步学者”的“核心外围理论”是一种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只看到核心与外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包容，依附关系，看不到争霸夺利的矛盾，更没有全面辩证分析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内部矛盾和发展。对特色资本主义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现实，新老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可能引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客观分析和认识。

特色资本主义的垄断性你们说不能仅看营业收入，更要看利润，看超额利润。2017 年世界 500 强利润榜的前五名除了排在第一位的苹果公司，利润 456.87 亿美元，其余均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四家总计 1291.86 亿美元。2017 年世界 500 强营业收入排名第二的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利润不如营业收入排名第一的美国沃尔玛公司，不如排名第五位的日本丰田公司，但是比排名第三的中国石油石化，第四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第六的德国大众公司，第七的荷兰皇家石油都多。再看排名世界 500 强前 50 名，其中中国公司有 12 个，总利润 1728.09 亿美元，据世界第二。日本公司有 5 个，总利润 358.29 亿美元，排第三。以上三组数字说明中国垄断资本的超额利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美国之下，各国之上。特色资本的垄断性从营业收入和利润两方面，在世界 500 强中公布的数据都能反映出来是名列前茅，占据世界老二的位子。此文写好后，7 月 20 日，2018 年世界 500 强公布，我看了一下，总的趋势差不多，因此，没有换成 2018 年的资料，如果有兴趣，网上搜一搜就能轻松看到。

正因为特色垄断资本有全球第二大的生产资本，金融资本，国家资本，国际联合资本，不仅占有超量的超额利润，在超额剩余价值中还占有令全世界资本羡慕的巨大国家税收，用于特色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公款消费，贪污腐化。特色垄断资本霸占超额利润，巨大税收两大超额剩余价值，所以特色垄断资本豢养了一大批资本家的党委书记，党委委员，党员代表，公仆，政客，教授，专家，经理，律师，法官，军警，工程师，工青妇干部，媒体人，艺术家，爱心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色左派，工人贵族，各色走狗。这些资本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团体，集体个人，维稳工具，专政机器，全心全意为垄断资本服务。改革开放 40 年来把特色社会的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彻底私有化，资本化，商品化，乌烟瘴气，群魔乱舞，腐化堕落，假货水货，遍布城乡，随处可见。特色垄断资本把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的孔家店，被中国人民清除的沉渣余孽，污泥浊水，收集恢复，任意泼洒，污染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美丽花朵，人们心灵。劳动人民再次被打入地狱，压上三座大山，成为一无所有的弱势群体。特色垄断资本反动暴力罪恶滔天，腐败堕落有目

共睹。而反动暴力和垄断腐朽正是列宁说的帝国主义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特征。

说到特色的垂死性，我想也不用多费笔墨。看看特色社会有多少裸官贪官，多少先富移民，看看特色夜过坟地吹口哨的“四个自信”，星火遍地的工农大众自发维权，造反，群体事件。特色每次出巡，开会，如临大敌，警车开道，现场封锁，安保林立，就知道官僚垄断资本统治者多么惶惶不可终日。

你们说：

“如果如你们所认为的，中国资本主义果然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你们就要承认，正如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样，中国资产阶级将有条件用它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收买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恰恰实现了你们(红旗网同志)所坚决反对的‘二次革命论’，而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

对你们这些看法，我有两点疑问。一是为什么承认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就一定要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将有条件用它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收买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二是为什么承认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必须进行“二次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

先说第一个疑问。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说明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阶段，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前夜，走向胜利的时期。你们认为承认特色是帝国主义，就必须承认：

“特色资产阶级将有条件用它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收买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你们的看法不符合当前世界的实际情况。资产阶级曾经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贵族，工贼，叛徒，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那是过去，是十九世纪以前的事情。从20世纪初开始资本主义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特征日益发展明显。今天21世纪的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还有特色帝国主义即使有巨大超额剩余价值，有比军费还多的维稳费用，可以收买整个上流社会，豢养大批武装精良的军警，政客，专家教授，工人贵族，特色左派，资本家走狗，建立的也只能是极不稳定的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比100年前不是更民主，更革命，更蒸蒸日上，而是更独裁，更反动，更日落西山。“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早就烟消云散了，霸占多少超额剩余价值也不能维持稳定统治。今天，帝国主义极不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是靠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专政维护，靠对共产党人，工人阶级的残酷镇压实现。“就连很多美国公民和美国盟友都直言不讳，称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认识特色是帝国主义，就是说明特色的统治极不稳定，是走向灭亡的资本主义。

再说第二个疑问。你们说：

承认特色是帝国主义，就是承认“二次革命”，就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

恰恰相反，承认特色是帝国主义，就不需要进行“二次革命”。说明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已经进行过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袁世凯复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失败，上世纪50年代中国城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胜利为标志，封建主义制度一去不复返，永远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特色抬出孔老二和实行包产到户也只是封建亡灵的回光返照。中国已经从反封建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反资本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这是任何腐朽反动势力无法逆转的历史进步。承认特色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就是承认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当其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的时代。十月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苏联，中国人民在马列毛主义领导下取得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这是世界从 20 世纪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之后，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胜利，也是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胜利。虽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遭到资产阶级和平演变，阴谋政变，血腥镇压，反攻倒算，但是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没有停止，社会主义革命依然在进行中。只是革命处于低潮，正在为下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积蓄更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遥遥无期，而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承认特色的帝国主义性质，才是要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

你们说：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比起各国资产阶级的夫妻龃龉，中国资产阶级的危机总在萧墙之内。”

如果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对你们的说法理解不准确，那么对你们看法的准确理解是不是这样：一是“贸易战不会演变成有违两国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全面经济战，我们不会看到让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夜不能寐的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二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不在外部而在内部“萧墙之内”，中国资产阶级与美帝国主义的外部矛盾不过是“夫妻龃龉”，无产阶级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真正掘墓人。

如果我的理解准确，那么我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中美两个新老帝国主义的政治战，经济战，文化战，军事战，颜色革命，帝国争霸和世界大战的精彩大戏，早已经上演多时，多场，多幕，主角配角都换了好几茬演员。最近上演的新老帝国主义关税，汇率，货币，知识产权，芯片，网络控制争夺全球大战，更让吃瓜群众“夜不能寐”目不暇接，期待能有更惊心动魄的群狗撕咬场面，更出神入化的强盗武功表演，并且心中欢喜，乐开了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新老帝国主义之间的各种明争暗斗好戏连连，仅仅从军事表演上看，有 1979 年 2 月的中越边境之战，是特色和苏越争霸战。十年后的春天坦克冲锋枪镇压“自由民主派”，是特色和美帝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争霸战，一旦“颜色革命”成功，特色必将成为阶下囚。接着又有三次火力侦查，1993 年 7 月 23 日，“银河号”货轮事件，美国武力强行上船搜查。1999 年 5 月 7 日，美国导弹轰炸特色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 年 4 月 1 日，美国侦察机与特色飞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上空撞机事件。经过这三次军事摸底后，2003 年美帝为首的老帝国主义认为准备就绪，时机成熟，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 年利比亚战争，随着炸弹轰鸣，毫无防备的特色惊慌失措从利比亚，伊拉克，也门大撤侨，特别是 2011 年 2 月从利比亚撤侨 35860 人，浩浩荡荡的撤退场面，不是特色自我吹嘘的大国尊严威武，而是特色在北非中东的石油和地盘争霸战中狼狈溃逃。帝国主义斗而不破，合作共赢是“夫妻龃龉”，核心利益互不想让，大打出手，更是恶狗争食。40 年来，我们看到特色的“韬光养晦，崛起，厉害”，也看到特色妄图占领生产科技制高点，推行“一带一路”，冲破包围，弯道超车，确保核心利益和利益最大化，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

特色当然要靠中国无产阶级打倒，这点没有问题。但是在帝国主义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如今进入国际垄断的帝国主义时代，全世界资产阶级日益接轨一体化，同时全世界无产阶级也日益联合起来。如今特色 22 条向国际资本敞开胸怀，赤裸裸开放，比袁世凯的

21 条有过之无不及。特色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不仅是夫妻，老爷姨太，还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真是儿孙满堂，五世同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的私人垄断资本，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互信互助中外联姻成为一家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垄断资本的对立面全世界无产者正在日益走向联合，“占领华尔街”运动，从美国开始不久就席卷全球。特色否定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和中国无产者高举马列毛主义“造反有理”的红旗在继续斗争。今天互联网，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为垄断资本带来巨大超额利润，同时也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胜利的物质条件。从特色互联网垄断三巨头的股东结构就能看出垄断资本国际化的程度。同样，互联网上世界人民的大鸣大放大批判，对特色帝国主义的揭露，也看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迅猛势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产生了巴黎公社，第二次产生了苏联，东欧，中国，亚洲，古巴，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必将迎来全世界无产者的更大的全面胜利。更多国家无产阶级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的预言，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对此我充满信心。

事物发展变化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我认为你们的“半外围资本主义”的看法停留于表面，没有深入事物的内部，特色不仅是半外围资本主义，更是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我认为你们忽视了特色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否定特色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从当初“摸石头过河”“韬光养晦”的特色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发展到了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这就是我们的主要分歧。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是否符合实际，符合你们的本意。

对特色社会性质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不可能强求一致。强迫人们承认一种看法，不现实，不可能。判定人们对特色社会的认识是否正确，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我愿意和同志们不断学习马列毛主义，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实践中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共同进步。

和尚 2018-7-20

“中帝论”是通往改良主义泥潭的迷药—— ——与和尚同志再商榷

远航一号

经龙翔五洲网友介绍,我们刚刚看到红旗网的和尚同志最新撰写的文章“再谈特色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和尚同志提出:“对特色社会性质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现象,不可能强求一致。强迫人们承认一种看法,不现实,不可能。判定人们对特色社会的认识是否正确,马列毛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我愿意和同志们不断学习马列毛主义,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积极参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实践中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共同进步。”我们认为,和尚同志的这一讨论态度是诚恳的,是马列毛主义者对待同志之间意见分歧的正确态度。

正如和尚同志所说,红色中国网的同志与红旗网的同志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有许多共识,比如对认清中国社会性质的重要性,特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不需要‘二次民主革命’,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等。”

和尚同志认为:

“我们的主要分歧是特色资本主义是否发展到了反动垄断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

关于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是反动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我们与红旗网同志实际上在原则上也是意见一致的,区别仅在于怎样具体分析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腐朽在哪里,垂死在哪里?是在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腐朽和垂死,还是通过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矛盾,切实地分析和认识导致其腐朽和垂死的具体的、特殊的矛盾并应用于阶级斗争的实践。就像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并不满足于抽象地谈论抗日战争必胜,而是具体地分析中日双方的优点和缺点,从而既批判亡国论,又批判速胜论,从而得出通过持久战实现抗日战争胜利的思想。

关于“垄断”,一般地说,今日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当然不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很多行业被垄断资本统治着。但是,在中国经济的垄断资本中,哪些是外资垄断资本,哪些是国内私人垄断资本,哪些是国有资本“控股”的垄断资本(今日中国已经基本上不存在纯国有企业了),需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一些高科技行业被外资垄断的现状,就不仅不能作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证据,反而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在技术、市场、资本等方面依附于属于国际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即使是一些表面上由国内私企、国企垄断的行业,也要具体分析这些企业是否实际上在技术、市场、资本等方面依赖于国际垄断资本,如此次“中兴事件”所暴露的。关于这一问题,还可以继续探讨。

和尚同志以新发表的世界 500 强数据为例,试图说明中国的垄断资本已经占有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对此,龙翔五洲网友在跟帖中提出了他的看法,我将其抄在这里,供和尚同志参考:

“如果不考虑人口总量的因素,不考虑人均的因素,单凭总量来分析是否垄断,这是一种合理的指标吗?如果不考虑从外部世界剥削来掠夺来的劳动价值,以缓解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寄生性来分析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合理的吗?如果不考虑这个国家对外的资本输出与被外资输入相比远远落后的因素来分析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合

理的吗？如果不考虑这个国家有没有发生过军事侵略参与世界瓜分来分析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合理的吗？如果不考虑这个国家有没有能力在科技、文化教育、高端制造业、国际组织、规则和标准制定等重要方面控制其他国家或被控制来分析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合理的吗？如果不考虑这个国家是否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外妥协、投降、长期韬光养晦甚至至今还无法完成国家统一来分析是否是帝国主义国家是合理的吗？”

这里主要与和尚同志、红旗网的同志探讨一下，我们为什么认为将中国资本主义定性为帝国主义，恰恰会为改良主义、二次革命提供理论依据？我们的这一看法，除了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以外，主要是根据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提出的伟大预见。

近日，在与激流网同志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将我们的一些看法，特别是我们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心得，在“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红旗网的同志可以在红色中国网上找到这篇文章¹，或者也可请龙翔五洲网友或其他同志将这篇文章转发到红旗网上。

我建议，我们与红旗网的同志一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特别是学习其中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以及第八章。从列宁亲自撰写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大家可以看到，列宁对第八章是非常重要的。列宁在第八章中所重点论述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正是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剥削来的“高额垄断利润”；列宁又多次指出，不理解“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就不可能理解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两个主要派别”；列宁特别强调了“高额垄断利润”对于工人贵族、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列宁在这里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从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得来的“高额垄断利润”（列宁特别强调，这种利润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用“超额利润”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后者又成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支柱，实际上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第七章中所说的要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理解列宁给帝国主义下的“另外一个定义”，不能正确地理解“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今天，则是帝国主义对外围和半外围的剥削）、“高额垄断利润”、工人贵族和改良主义相互之间的必然的和有机的联系，自然也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改良主义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基础；相应地，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历史条件。

这里，要再一次引用列宁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所说：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红旗网的同志们，你们看，列宁指出，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现象”（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经济根源”（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我们“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¹<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36136>

和尚同志说：

“我有两点疑问。一是为什么承认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就一定要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将有条件用它从全世界剥削来的超额剩余价值来收买无产阶级、收买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而建立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二是为什么承认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必须进行‘二次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则被推迟到了遥遥无期的将来’？”

如上所述，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已经阐述了，帝国主义必然意味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剥削所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又必然被资本家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从而构成改良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经济根源”。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说，在创作《帝国主义论》时，列宁虽然明确指出了第二国际改良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指出了后者正是前者的物质基础，但还没有完全排除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不远的将来走上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到列宁临终时，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实际上就已经明确指出，世界革命的重心只能在东方，即在世界上被帝国主义国家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地区，而不是在帝国主义国家（相关引文可参见“再谈怎样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文）。后来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也是符合列宁预见的。自那时起，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爆发过无产阶级革命。

正是根据列宁的分析和预见，也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历史的实际发展，我们才认为，如果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和特殊的矛盾，而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才恰恰意味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从对全世界的剥削中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从而工人运动改良主义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经济基础。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不得不指出，到目前为止，凡是陷入这样的改良主义泥潭的帝国主义国家，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从这个泥潭中摆脱出来。至少在我们看来，所幸的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还没有陷入这种泥潭，而且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前也不会“有幸”掉入这种泥潭。

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也是如此。在列宁的时代，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状况都可以从列宁所列举的帝国主义五个基本特征得到很好的说明，也都具备“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从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中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并且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倾向已经占了统治地位。但是，也有例外，沙皇俄国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尤其在“寄生性”、“高额垄断利润”方面不典型，改良主义也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今日的中国资本主义属于沙皇俄国那样的帝国主义呢？在列宁时代，沙皇俄国虽然在帝国主义的某些特征方面、在“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方面并不典型，但是却拥有广大的内部殖民地。据列宁计算，沙皇俄国的宗主国领土仅占沙俄总面积的四分之一，而殖民地性质的领土却占沙俄总面积的四分之三。在这方面，今天的中国资本主义显然与当年的沙皇俄国没有可比性。

需要指出的是，后来，斯大林对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又有所发展。在分析沙皇俄国的社会性质时，斯大林曾经指出，沙皇俄国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带有“半殖民地”的性质。比如，在“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中，斯大林就指出，纲要“未指明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资本主义对于西欧资本的依赖作用，因此，十月革命作为把俄国从半殖民地状况下解放出来的俄罗斯解放者的意义，就无从得到说明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指出：“沙皇政府紧紧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把俄国变成了这些国家的纳贡国，变成了它们的半殖民地。”（引自阮大荣，“沙俄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一期；这篇“改开”后的学术论文蓄意夸大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假借抬高

列宁来攻击斯大林，这是阅读时须加以鉴别的，但其引用的史料大致可靠。)

可见，列宁、斯大林并没有简单地用固定不变的帝国主义定义来认识当时俄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现实，而是充分考虑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复杂性。就现在的中国资本主义来说，显然不是像沙皇俄国那样占有广大的殖民地；另一方面，虽然不能说现在的中国就是“半殖民地”，但是就中国资本主义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依赖，就中国资本主义通过对廉价劳动力剥削、通过不平等交换、通过对帝国主义投资“全面开放”从而为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输送大量超额剩余价值来说，不能不说，与斯大林所指出的沙皇俄国的“半殖民地”的性质有着相当的可比性。

总之，在我们看来，还是要根据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实际来分析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矛盾(正如斯大林在发展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时又指出了沙皇俄国的“半殖民地”性质那样)。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矛盾，而盲目地追随“中帝论”，简单地将中国资本主义定性为是“帝国主义”，甚至是要与美帝争霸的“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相信，红旗网的大多数同志与我们一样，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和垂死的；但是确有不少的“中帝论”者认为“中华帝国主义”是很强大的，比如，在“谁配打贸易战”一文中，阳和平同志就认为“中国资本的崛起已经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形成了足够大的威胁，否则中国是没有资格与美国打贸易战的”，甚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对美国金融资本“开放”也被认为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自信”)，那么，与红旗网同志的主观愿望相反，这样的“中帝论”不仅不能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前景，反而是一副通往改良主义泥潭的迷药。

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特党是资产阶级政党

先锋报，2018. 10. 18

引言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贸易战越演越烈，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也愈发高涨。而中国的一系列政策和行为，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镇压力度的加强，也越来越将其反动本质暴露出来——中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同时，也有热心网友在9月18日书摘中回复，希望我们能够对于斯大林同志的《论民族主义》进行解说。我们对斯大林同志的文章进行分析，发现更多的是对当时俄国国内的民族主义问题进行分析，对于现在来说，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对中国利用民族主义达到其帝国主义目的进行分析。

列宁同志对民族主义有着精确的论断：

“气焰嚣张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麻醉、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

对此，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论断——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本质和一战时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本质没有丝毫区别，都是经济危机条件之下为了争夺市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



一、中国执政党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政党

要想说明当今中国是帝国主义，那么先决条件就是论证：“中国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特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

我们不想像写论文一样去做详细周密的考证，把证据一一罗列，逻辑推理一一写明。

一是中国的反动本质早已充分暴露，我们只需要点明最重要的特征即可；二是这篇文章是给广大工人兄弟和左派同志看的，我们不想给工人兄弟添加时间和理解上的负担。相关分析会放在后续的理论分析文章中，想深入了解的工人兄弟可以关注一下。

中特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是极其狡诈的，对于他们来说，身上披着貌似社会主义的一层名号或者说牌坊是十分重要的。这既不妨碍中国行资本主义之实，同时还可以用来迷惑广大的工人兄弟和左派同志。

中特党用了很多手段来粉饰，比如说：“弄出了八千万党员的所谓世界第一大党，明面

上工农党员似乎占比也不少，有 35%；每年还拜拜马列毛，装装样子；更是花不少笔墨去渲染所谓工人十九大代表、人大代表。”但是狐狸尾巴是藏不住的！以下几点正暴露了中特党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

1. 全国党代会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

政党是基于阶级利益的联合而建立的政治组织，国家是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机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俗的说，党是由其所代表的阶级中最具战斗力的分子组成的。一个政党，要代表的是其阶级的利益。那么党员选出来的领头羊要对整个阶级的利益负责就很好理解了。党的代表大会正是为了听见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诉求，并且统合起来形成合力去达成这种诉求。那么一个国家、一个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构成，不正是能够说明这个国家、这个党代表的是谁的利益么？！中特党的十九大的工农党代表一共 284 人，占比 12.5%。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的工农代表 468 人，占比 15.7%。剩下的代表名额，基本是被党政军代表和企业负责人(也就是资本家)瓜瓜分了。



中特党 19 大代表“工农”成分图

而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工人代表有多少？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7 大代表构成（1934 年）

(来源：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XVII съезд ВКП(б)

XVII съезд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проходил в Москве с 26 января по 10 февраля 1934 и получил название «*Съезд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На Съезд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о 1966 делегатов, из них: 1227 с решающим голосом, 739 с совещательным голосом, представлявших 1 872 488 членов партии и 935 298 кандидатов.

«Работники централь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не считая членов ЦК и ЦКК, получили 166 мандатов, или 23 %, члены ЦК и ЦКК получили 175 мандатов, или 24 %, и местные парт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лучили 395 мандатов, или 53 %»; среди делегатов было 60 % рабочих и 8 % крестьян; делегатов, работавших в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ах было 40 %, работников советск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органов — 10,2 %, работников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 10 %, военных органов — 7,3 % и работников транспорта — 6 %».

代表总人数：1966 人 有投票权的代表：1227 人 无投票权出席者：739 人
党员总数：1872488 人 代表候选人总数：935298 其中：

代表来源成分		人数	占比
中央机构和政府成员		166	23%
中央委员会		175	24%
地方党委		395	53%
党政干部(注：大清洗前资产阶级高层占优，工人基层占优。数据包含阶级。)	党委机关成员	786	40%
	苏联行政官员	201	10.2%
工人阶级	总计	1495	76%
	产业工人	1180	60%
	农业工人	197	10%
	服务业和运输工人	118	6%
农民阶级		157	8%
工农总计		1652	84%
军人(注：红军中基层党员干部大多为工人出身，高层为资产阶级出身)		144	7.3%

会议选举中央委员 71 人，其中斯大林派占据了最重要的职位。而在 1934 年这次大会结束后，大清洗依然尚未开始，中央委员和党代表中依然还有相当数量的资产阶级代表。

当今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叫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么？！

中特党这样的政党能叫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么？！

更何况这些所谓工农代表的数字里是掺了水分的：

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代表中还有一批工会干部，分布在各个代表团当中……十九大代表中，有不少一线职工是工会兼职副主席。包括全总兼职副主席郭明义、巨晓林，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兼职副主席、回族教师何桂琴，中国国防邮电工会兼职副主席、钳工薛莹，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兼职副主席、电气技术工人邓建军……

相信广大工人群众和左派同志在佳士事件之后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合法工会是什么玩意，所谓的国家认可的企业工会主席是谁的人。

这些人能叫工人阶级么？！他们只不过顶了个所谓工人代表名号的资产阶级走狗！而剩下的那些工人代表呢？让我们仔细看看他们的成色吧！

黄贵松

来源： 时间：2016-11-08 17:15



黄贵松事迹材料

1999年，黄贵松同志大学毕业后加入了超声电子集团公司，自参加工作以来，十七年如一日，致力于中小尺寸液晶显示器件和触控器件的制造工艺提高与推广应用。

求真务实，专心敬业。本职工作积极做，他人累活苦活帮着做；工艺技术勤钻研，遇到问题

黄贵松 - 新华网

的完成工作必须全面掌握产品的技术特性。因此在每天完成本职工作之余，他除上向前辈请教专业知识之外，还虚心向一线同事们学习生产操作技能，每天像海绵般汲取技术知识。主动学习、积极向上的工作激情，给周围同事留下深刻印象，也引起了公司管理层的注意。由于实习期间出色的表现，他很快便正式定岗成为一名工程技术人员，从一名刚出校门的“新人”，快速成长为公司的技术骨干，获得更多锻炼自身能力的机会，为后来能够参与行业前沿技术的推广与运用打下的扎实的基础。

带领团队后，他深知自己必须比一线同事们更快更好掌握新工艺和新设备，但由于缺乏经验，在接手新工作几个月之后，他发现工作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能完成的，他更加迫切地去了解学习工艺技术、品质管理工具等，汲取行业成熟经验，充实自身。从失败中汲取经验，虚心向前辈取经，使他逐步掌握工作技巧，形成自己的工作套路，从技术新手逐步成长起来。

在他的努力与带动下，公司建立了一条条

黄贵松 - 新华网

这位黄贵松先生现任广东省汕头超声电子股份公司显示器事业部工艺工程师，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划分代表成分的时候，他“光荣”的被划成了一名工人代表。

是的，一个负责带领团队的工程师，一个手下管理着众多工人的工程师，是一名“工人”代表。

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可想而知，这剩下来微乎其微的工人代表当中，又有多少是如黄贵松先生一样的实为工程经理的“工人”代表？

如此的代表，难道不是只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吗？

2.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无产阶级的党掌握国家政权。”

“党是妈，厂是家，缺钱找妈要，缺啥从家拿。”这句话很多工人兄弟应该都听说过，这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最通俗传神的说法。

在毛泽东同志去世之前，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工人过的是舒坦、没老板的好日子：

在工厂归属上，公有制的工厂归全体工人所有，工人的党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老板们。

在生产上，不是为了老板的利润而生产，也没有老板们什么事。在工厂里，工人掌握生产，没人能骑在工人头上屙屎拉尿；在工厂外，工人的党统筹规划，缺什么由工人的党统一调拨。

在生活上，工厂有自己的社区、医院、学校；住房、治病和孩子上学都不用花钱。

再看看现在的工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吧！我们拿着微薄的薪水，连养活自己都难，沉重的房贷、艰难婚姻、用尽全家之力也很难供养的下一代、在各种工伤事故中连成为数字的资格都没……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工人应该有的境况吗？！

在毛泽东同志逝去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历史分析文章)。工人的党没了，留下的是中特党；无产阶级专政没了，留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

那中特党到底谁的党，到底谁是所谓的“人民”，到底是谁专政谁？！我们来仔细看看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工厂归属上，私有企业当然是归老板们个人所有。

那国有企业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目前，联通发放工资的机制是工资总额与利润联动。工资总额限定，最尴尬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引入。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向记者表示，工资总额的限定与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需要一个政策之间的协调。高薪是对人才的激励，但是政策协调还不到位。一边受到工资总额的限定，一边又要留下人才，联通开始推进员工持股计划。员工持股的目标人群为“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公司核心管理人才及专业人才”。2018年初，联通首期向7752名管理骨干及核心人才授予本公司股票7.94亿股。记者了解到，主要持股人员为处级以上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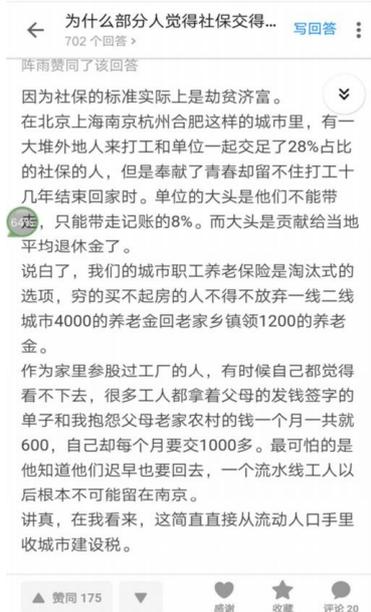
像联通这种国企都在搞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所谓的员工持股。那谁才是所谓的员工呢？很明显，是处级以上领导，是当官的。反正肯定是和工人兄弟们无关。

从这例子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国有企业就是归当官的所有，中特党的官本来就是老板嘛。在生产上，无论是私营老板的工厂还是中特党的官老板的所谓国有工厂，都是为了老板们的利润而生产。在工厂里，工人兄弟被老板们骑在脖子上屙屎拉尿，被线长主管这些老板们的狗欺压。在工厂外，工人兄弟们被中特党的官欺压。

《广东惠州 TCL 员工因不发工资将上司砍死》

9月11日早7点半左右，一名钟姓工人在广东惠州仲恺区和畅五路TCL工厂门口持刀将潘姓生产线线长杀死。杀人之后，钟某坐在离死者不远的小凳子上，对着周围的人大喊大叫：“知道我为什么砍他吗？（他）扣我工资！”

养老这个问题应该有不少工人兄弟关注，我们看看中特党是如何通过社保来欺压工人。



工人兄弟们大多在城市工作，按照城市的高标准交社保。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只能回老家按照农村的低标准领社保。本来不多的工资，又被中特党刮走一部分，作为中特党官员和走狗们的退休金。这种情况，连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在生活上，工人兄弟们买不起房、治不起病、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上不起学。即使结了婚、有了娃，也只能放在老家，上最便宜的学校，一年见不到几次。老板们开着豪车，到处旅游，孩子上那些收费惊人的贵族学校，他们一顿晚饭就是很多工人兄弟10年的工资!!!



图：签单消费者蒋鑫，系香港上市公司中国稀土控股创始人蒋泉龙之子那现在的社会是

谁过得舒坦?老板们!

是谁欺负咱工人?老板和他们的狗!

是谁和老板们穿一条裤子?! 中特党!

是谁一次次的扬言开除我们, 要我们好看?中特党的官! 有钱的老板!

答案不言而喻,这是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中特党又能是什么性质的党?!

3. 鼓吹市场经济, 大下岗

什么叫市场经济?

一切都是商品!

包括我们工人, 在资本家眼里就是商品, 是一群自由的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商品!

我们为了一点儿活命钱就得累死累活, 没日没夜的干活, 甚至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就好比那个 98%烫伤而死的帅小伙, 就好比那个猝死的清洁工。

而对于老板来说, 不过是赔点钱了事, 因为还有足够的失业大军等着自己去挑牲口一样买来干活。

而我们却只能选择去贱卖自己, 因为工人, 不干活就活不下去!

造成这一切的是谁呢?

是中特党!

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其实质就是资本主义上面套了个画皮。而为了工人能被老板自由的剥削, 为了造就一支失业大军, 压低老板们的用工花费, 中特党祭出了大下岗的大招。

1998 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下岗总人数达 7000 万人, 直接受影响人口 2.3 亿。下岗工人因为经济困难, 自杀、卖淫者不计其数, 无数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 而正是这些奠定了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 奠定了先富吸血鬼们二十年的美好生活。这一切的代价是数以亿计的工人的血泪。

工人兄弟们, 为什么我们如同生活在地狱, 时刻要担心失业的风险。为什么这群吸血鬼不下地狱去呢?! 他们不愿意, 我们可以送他们上路!

4. 对于工人阶级的镇压

两个月前的佳士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了争取自己合法的权利, 工人们希望组建自己的工会, 却被资本家、企业党委污蔑为寻衅闹事。

工人们向全国呐喊发声, 迎来的是当局政府的逮捕镇压。

左派进步青年的响应, 得到的是拘留、刑讯逼供、勒令退学休学。

中特党和政府的法西斯嘴脸昭然若揭, 他们将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这一真理发扬的可谓是淋漓尽致。镇压的矛头直指工人阶级, 直指进步左派。

不光如此, 中特党和政府还将工人和进步左派污蔑为境外势力。如果说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境外势力, 那么没错, 兄弟姐妹们, 我们正应当高举马恩列斯毛这杆境外势力的大旗, 砸烂中特党的狗头!

二、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什么是帝国主义国家?

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 给帝国主义国家下了如下定义:

①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 产生了垄断组织;

- ②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寡头；
- ③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 ④参与形成国际垄断同盟，联合瓜分世界。

综上，帝国主义国家是发展到对内垄断组织与金融寡头的统治已经确立，对外以资本输出为主、参与形成了国际垄断同盟并瓜分世界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些特征中，前三个特征又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帝国主义的根本标志。2. 当今的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明确了帝国主义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用中国当今的情况去一一对应；如果符合以上特征，那么中国显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1. 当今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要判断当今中国是不是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就要判断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基础，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当今中国，自 1976 年复辟以来就逐渐恢复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到本世纪初，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彻底、根本的建立了；与此同时，雇佣劳动生产关系也已经彻底在全国占据绝对主体地位。除小生产外，中国的大部分生产关系都是雇佣劳动。

综上，当今中国具备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两个要素，是资本主义国家。

2. 当今中国有没有垄断组织？

从 2001 年到 2017 年，在国际垄断企业 500 强中，中国企业的数量从 12 个迅速增长到 115 家，仅次于美国 (132 家)。109 家企业的总营业收入达到了 6.04 万亿美元，占世界 500 强总营收的 22%，占中国 2016 年 GDP 的 55%。这其中，80% 的上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

以中国前十大企业为例，它们的营收都在 1000 亿美元以上！这十家企业中的绝大多数来自重要的生产领域，例如排名前三名的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十家企业中，除了平安集团，其余 9 家都是央企，而平安保险的前十大股东当中有九家都是国企。也就是说，前十大上榜企业全部是国有控股集团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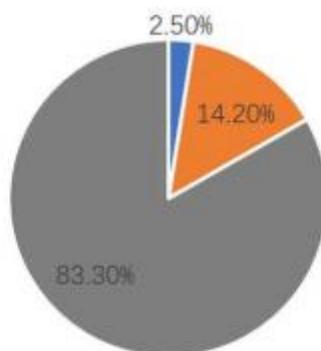


中国在全球 500 强企业前十大上榜企业营收数据

2016 年末，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 (以下简称“中小企业”) 当中，中型企业 5.4 万

户，占全部户数的 14.6%，小型企业 31.6 万户，占全部户数的 85.4%。大企业户数仅占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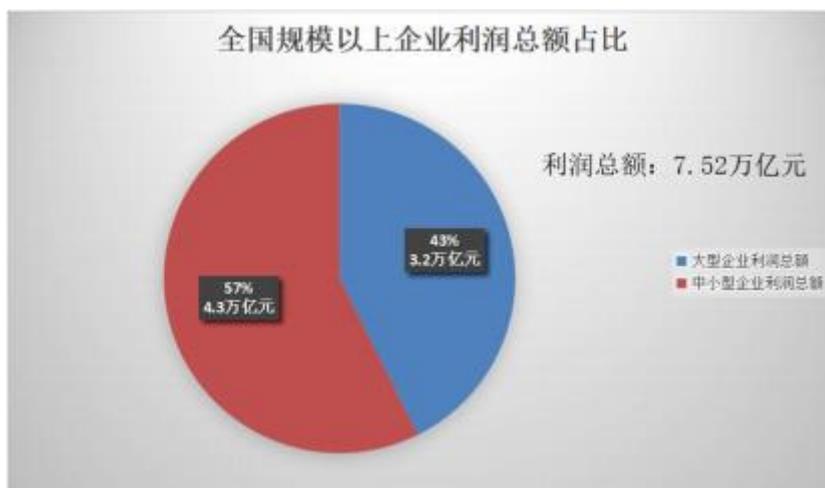
2016年末中小企业户数占比全国企业情况



■ 大型企业 ■ 中型企业 ■ 小型企业

但是，2017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75187.1 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大型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 45.1%，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的私营企业利润总额仅增长 11.7%！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利润增长远远高于中小企业。

利润总额的差距也很大。仅仅在 2016 年末，中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数量上只占全部注册企业数不过 2.5%的大型企业占有 43%以上的利润总额！



而易见，中国已经形成了极为庞大的垄断组织。

3. 当今中国有金融资本吗？它们有多强势？

我们先来看看国有的四大银行 2017 年的营业数据：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总额将近 90 万亿元人民币，2017 年总收入将近 2.5 万亿元人民币，净利润将近 9000 亿元。

国有四大银行2017年业绩（单位：亿元）				
银行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日赚	不良率
中国银行	4837.61	1724.07	4.72	1.45%
工商银行	6756.54	2874.51	7.88	1.55%
建设银行	6216.59	2436.15	6.67	1.49%
农业银行	5370.41	1931.33	5.29	1.81%

	总资产（万亿）	营业收入（亿）	同比增长（%）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亿元）	净利润增速（%）
工商银行	25.76	5358	3.48	2280	2.34
建设银行	22.05	4720	-0.12	2012	3.82
农业银行	20.92	4084	5.76	1600	3.79
中国银行	19.42	3041	-1.35	1455	7.93

	不良贷款余额（亿元）	增长（亿元）	不良贷款率（%）	增长情况	拨备覆盖率（%）	增长情况
工商银行	2200	82.42	1.56	-0.06	148.42	11.73
建设银行	1909	122.59	1.5	-0.02	162.91	12.55
农业银行	2098	-210	1.97	-0.4	194.29	20.89
中国银行	1527	67.22	1.41	-0.05	153.57	-9.25

而截至2017年9月，中国的消费金融公司的数量仍然非常少，目前只有25家获批。这25家当中，17家是民营银行，但只有5家获准加入同业拆借中心。下表是其中四家银行的同业存单发行量：

亿元	发行总计	未到期	已到期
温州民商银行	22.5	11	11.5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	336.2	227.7	108.5
上海华瑞银行	113.2	24.4	88.8
浙江网商银行	760	10	7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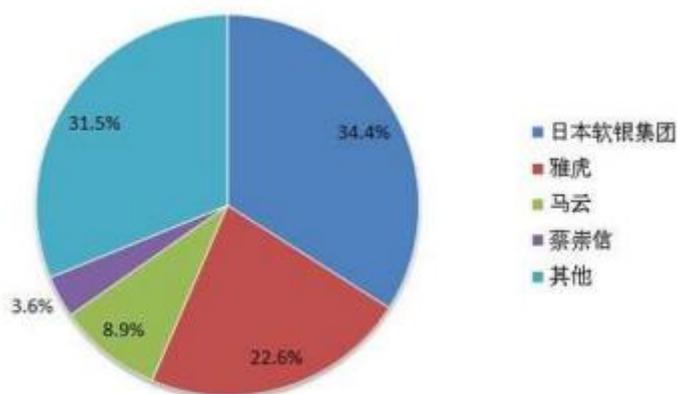
可以看到，即使以民营银行中实力最强的几家和国有四大行相比，其在资本总额、营业额等方面都存在着天差地别的巨大差距。国有银行在全方位的实力都要强过民营银行。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金融领域，国有四大行是居于绝对主体地位；以国有银行为首，中国的金融业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垄断。而实际上，中国的所有大型国有银行全部都是直属央行和财政部的，其股权牢牢被中央汇金公司、中投总公司所持有，完全可以将中央汇金公司、财政部、央行视为一个整体！形式上中国最大的银行有四家，实际上只有一家！

中国金融资本集团在银行业内部的垄断程度，甚至远超工业领域！

那么，这个金融资本集团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有多紧密呢？我们以阿里巴巴集团为例，详

细剖析一下其股权结构：



2016 年阿里巴巴股权结构

可以看到，阿里巴巴的最大独立股东是日本软银集团。难道阿里巴巴实际上是一家日本控股的公司吗？错！软银总裁孙正义虽然持有软银 20%左右的股份，但软银的第一大股东却是南非标准银行；而在 2014 年 1 月 29 日，中国工商银行收购了南非标准银行公众有限公司股份的 20%，成为了标准银行的最大股东。



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上支付、B2B 网上交易领域的垄断公司。由于其电商交易平台的特性，阿里巴巴对中国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工商银行则通过收购下属子公司的方式，以巨额投资控股了这家企业。金融资本直接和产业资本进行结合，这已经符合了列宁所说的金融寡头的一切特征。

因此，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国有四大行为首的金融资本、金融寡头。这些金融寡头通过给予各家企业存贷款和资金拆借、企业投资等方面的业务和手段，直接对工农业生产进行干预。但是，与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中国并不是完全以银行业金融寡头为工农业资本发展配置资源的。这是中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中国，资产阶级党和政府才是最终决定资源配置单位，而不是金融资本（尤其是银行业）。

4. 中国的国家垄断组织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最高形态

前面说过，当今中国不但存在垄断组织，而且存在金融寡头；但是，以四大行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在中国并不是最高的配置资源的单位。

首先来看一下四大行的股权结构：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权比例



我们看到，四大行的前几位股东中总是出现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名字，根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该公司是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而四大银行就归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直接管理，并接受人民银行的领导。

所以，表面上，四大行是互相独立的银行企业；实际上，四大银行都被国家牢牢控制；而其他民营银行，要么不成气候，要么背后同样有中国政府的高比例持股。因此，中国的银行业实际上一直都是一家垄断，并且直接被中特党和政府牢牢控制。这是比美国摩根、洛克菲勒对银行、金融业更加牢固、更加紧密的控制形式。

中特党以及其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对国家政权机关的牢固掌控，实际上成为了全中国所有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所有者、控制者、大股东、经营者、总老板。中特党作为唯一执政党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国家政权，同时又利用政权牢牢控制了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国企。

政权和垄断资本彻底地结合在一起了！政权就是垄断资本，垄断资本就是政权，再也不分彼此！这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中最高垄断程度的垄断形式！如此高的控股比例，如此庞大的总资产，在人类历史上除了修正主义苏联，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

列宁曾经对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形式做过大致的划分，列出了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这四种主要垄断组织形式。但今天，我们可以这么说，世界上的主要垄断组织形式已经又多了——那就是当今中国这样的国家垄断组织！

5. 中国是否在对外资本输出？程度如何？

首先来看看对外商品输出的资料：

中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最广泛的份额。2017年，按人民币计价，我国进出口总额为27.8万亿元。其中，出口总额为15.3万亿元，进口总额为12.5万亿元。2017年，我国进出口占全球份额为11.5%，货物贸易重回全球第一，其中出口占比为12.8%，进口占比为10.2%。在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占出口比重分别为94.8%和5.2%，其中机电类产品出口总额为1.3万亿美元，已经连续9年保持机电产品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地位。同期，高新技术产品占我国出口比重从2%左右提高到28.8%。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显然已经在对外商品输出，并且这个输出份额高达世界第一。而早在2013年，中特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就已经提议要筹建亚投行(AIIB)。2015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由以中国为首的21个创始成员国成立。

亚投行的具体信息如下：

该行法定资本为 1000 亿美元，主要业务为由亚投行普通资本提供融资的业务，和亚投行所接受的特别基金开展的业务。其理事会主席为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行长为财政部副部长金立群。

2016 年，亚投行创始之初就为孟加拉、印尼、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了总计 7 亿美元的资金，以建设一批基础建设项目。截止 2018 年 2 月，亚投行 42 亿美元的项目贷款撬动了 200 多亿美元的公共和私营部门资金，并投资了 3 个金融中介类项目，分别是 IFC 新兴亚洲基金、印度基础设施基金、印尼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其中，IFC 新兴亚洲基金正在组建，该基金预计目标规模为 10 亿美元，亚投行向基金投资 1.5 亿美元，基金投资的目标部门是基础设施、金融机构、制造业、农业企业和服务业；印度基础设施基金规模在 7.5 亿美元，其中亚投行投资 1.5 亿美元，基金主要投资印度的基础设施部门；印尼区域基础设施发展基金是由世界银行领衔、亚投行参与，直接面向印尼地方政府借贷的金融中介。

而除了亚投行，中国当局政府还有别的资本输出途径。2015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开始建设“一带一路(B&R)”经济区。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2015 年，中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178.3 亿美元，执行金额 121.5 亿美元。

在一带一路工程中，肯尼亚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非洲唯一的支点，是新丝路建设中获得中国资金援助最多的国家。2014 年 5 月，中肯签署了关于蒙巴萨-内罗毕铁路相关合作协议。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百年来建设的首条新铁路，是东非铁路网的咽喉，也是东非次区域互联互通重大项目，规划全长 2700 公里，预计总造价 250 亿美元。

2015 年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与巴基斯坦国家高速公路管理局正式签署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苏库尔-木尔坦段）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卡拉奇-拉合尔高速公路项目为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全长约 1152 公里。公司本次签约承建的苏库尔-木尔坦段，为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全长 392 公里，建设工期 36 个月。合同金额 2.943 亿卢比，约折合人民币 184.6 亿元，约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31%。

2016 年 1 月 10 日，在距离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50 多公里处的吉拉姆河畔，三峡集团承建的卡洛特水电站主体工程开工。这是丝路基金首个对外投资项目。中国政府已承诺在 2030 年前向巴基斯坦投资至少 350 亿美元，为建造发电厂提供融资。

在商务部公布的 2017 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情况报告中，该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 59 个国家新增投资合计 143.6 亿美元，主要投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阿联酋和柬埔寨等国家。

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61 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新签合同 7217 份，合同额 1443.2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855.3 亿美元。



在海外并购方面，2017 年中国境内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 62 起，投资额 8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5%，中石油集团和中国华信投资 28 亿美元联合收购阿联酋阿布扎比石油公司 12% 股权为其中最大项目。

2016年

2017年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单位：亿美元

2016年

2017年



数据来源：商务部网站 单位：亿美元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占海外并购总额的变化情况
 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推动下，全球工业巨头企业都在迫切的试图加入这一市场跟进投资：



除此之外，而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中非合作论坛会议上，中特党总书记习近平还刚刚宣布了要对非洲提供 600 亿美元的支持：

习近平：中国将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

2018-09-03 17:24:48 来源：新华社

新华网

中国不仅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疯狂输出资本，对欧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也相当庞大(来源：德国马列主义党《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

而随着“中国制造 2025”规划的出台，中国调整了在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斗争中的扩张战略。现在的重点是成为世界经济不容置疑的领导力量，并超过它的主要对手美国。为了这一目的，中国正在增加对外国垄断企业的投资，这些企业有着强大的专业技术。从2015年到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增长了77%，达到350多亿欧元。中国垄断企业海航集团(HNA)成了德国重要的垄断银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最大的单个投资者，持有其近10%的股份。2016年，中国电器垄断企业美的(Midea)收购了德国重要的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库卡(Kuka)

而早在2015年，中国已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网易财经 网易首页 > 财经频道 > 宏观新闻 > 正文

【网易华泰联手回馈网友】7*24小时开户不排队

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离投资强国还有相当距离 (全文)

2015-02-24 11:29:41 来源：国际在线(北京)

分享到：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陈雨、朱宛玲、韩旭)，2014年，中国成为了资本净输出国。随着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大，这给中国和全球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不过，无论是官方、专家还是企业家都认为，中国目前还只是投资大国，距离成为投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4年我国共实现全行业对外投资1160亿美元，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2014年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应该在14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据大约高于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就是说2014年我国的实际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利用外资的规模了，中国已经成为资本的净输出国。”

综上，中国不但正在进行资本输出，而且资本输出的规模在全世界也是数一数二的！

6. 总结

从以上的大量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 1、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 2、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国有垄断企业为主的垄断组织；
- 3、中国的金融资本在河蟹党的管控下已经牢牢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
- 4、中国已经开始对外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

所以，就经济形态而言，当今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国家不仅是暴力专政机器，同时它也是资产阶级管理经济、扩张资本的直接帮手与工具——政权与垄断资本达到了最大程度的联合！

所以，中国的国家垄断组织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中垄断程度最高的！

三、中华帝国主义争霸世界

1. 走出去

从 2001 年到 2015 年，中国的 GDP 翻了七番多，从 1.5 万亿美元增长到 11.4 万亿美元；在全球 GDP 中，中国所占份额从 4.5% 提高到了 15.4%。在国际垄断企业 500 强当中，中国企业的数量从 12 个迅速增长到了 115 个（2017 年）。

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市场已经无法满足中国资产阶级急剧增长的生产能力，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向外扩张，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产地，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内整个资产阶级的共识！

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



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技术改造升级，但我们已经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计，2014 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已经突破了千亿美元，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一带一路”建设恰

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将中国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优质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较低的要素成本会使这些产业重现生机。在国内，因为产品出口一些发达国家受限而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也许在其他国家就能绕开这些壁垒，等等。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

一带一路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经济区开放后，承包工程项目突破 3000 个。

2015 年，中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相关的 49 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投资额同比增长 18.2%。2015 年，我国承接“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178.3 亿美元，执行金额 121.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42.6% 和 23.45%。

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

这就是一带一路的本质：用投资、输出产能等手段向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以维持自己的资本主义生产循环！中帝在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同时，还同步推进了亚投行的成立与运营；中帝还极力加强自己在非洲的投资，在不久前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上给予了非洲6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当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向外资输出的作法并不能总是得到本国资本势力的认同。2017年11月13日津巴布韦的政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民网 > 国际

津巴布韦局势突变 军事“政变”还是“介入”？

张玉亮、闫洁、于荣

2017年11月16日10:09 来源：新华社

分享到：

总统埃森·姆南加古瓦的职务。此后姆南加古瓦一直未公开露面。8日，他发表声明说，因遭到“不断的威胁”，他已经离开津巴布韦。

此外，中国国防部本月11日发布消息称，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八一大楼会见了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奇温加。有外媒就此事提问，耿爽回应说，奇温加访华是中津双方商定的正常的军事交往。

津巴布韦国防军司令康斯坦丁·古韦亚·奇文加13日警告，执政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如果不结束内斗，军方将“毫不犹豫地介入”。

国际媒体分析，津巴布韦军方介入政治事务实属罕见，而这与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前不久解职副总统埃森·姆南加古瓦不无关系。姆南加古瓦深受军方支持，曾被视为穆加贝最可能的“接班人”。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介绍，2007年，津巴布韦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要求在津所有企业中，津本地人所占股份不少于51%，外国人和白人拥有的企业必须将51%的股份出售给当地黑人所有时，新投资企业必须为本土人预留51%以上股份才能获准经营。2008年，津巴布韦通过《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成为国家法律。2010年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总）条例，之后陆续出台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实施细则。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推行激进的土地改革之后，长期受到西方制裁，经济不断下滑，而在穆加贝“向东看”战略的主导下，中国已成为津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和重要的贸易伙伴。目前，在津巴布韦从事经济保

人民网3月30日电 据报道，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近日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下了一道“死命令”——要么按照该国本土化法律，4月1日前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要么关门走人。津巴布韦本土化部长朱沃沃（PATRICK ZHUWAO）表示，内阁的做法是为了确保本土化法规得到贯彻，同时帮助改善津巴布韦黑人的经济状况。

本土化的法规，其实津巴布韦已经推行了数年，但由于与现实环境严重脱节，始终没有特别大的进展。穆加贝上一次“打土豪分田地”的对象是白人农场主，这一轮“打土豪分田地”只有针对外企了。据估计，内阁的新决定之下，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当属中国、印度和尼日利亚人在当地的经营活动。

同时，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也必然会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造成冲击，所以中国的资本扩张所至之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和政治的动荡也不可避免。

土耳其的政变与土耳其主动谋求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就是例子：

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

自动刷新: 40秒 60秒

外媒:土耳其开除2000余警察和数百名军人

来源: 人民网-国际频道(2016-08-17 14:40)

人民网讯 据俄卫星新闻中文信息专线消息,土耳其政府颁布2项命令,开除2000余名警察、数百名军人,并解散信息和通讯技术局。报道称,相关政府令发表在土耳其政府机关报《Resmi Gazete》上。根据命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任命了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新领导人。此前,土耳其教育界2.7万多人遭解…[\[详细\]](#)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西方支持图谋政变分子

来源: 环球网(2016-08-03 09:33)

原标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西方支持图谋政变分子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2日报道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当地时间8月2日发表讲话,针对7月15日的未遂政变,对西方盟国发出迄今最猛烈的抨击,指控西方国家支持“恐怖行动”及“意图推翻他的政变分子”。埃尔多安一直将这次政变归咎于流亡美国的教士居伦…[\[详细\]](#)

埃尔多安要改革军队系统 削弱土耳其军方的地位

来源: 新华社(2016-08-01 09:18)

资料图:埃尔多安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7月30日宣布对军队系统实行改革,军方最高权力机构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家情报局划归总统府直接管辖,其他机构也划分给不同的文官政府部门监管。分析人士指出,埃尔多安此番改革意在扩大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削弱土耳其军方的地位。【拆分…[\[详细\]](#)】

英媒称土耳其积极向中国靠拢：愿成为“一带一路”欧亚桥梁

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土耳其展开贸易战、对土耳其铜铝大幅征税，土耳其近两年就开始不断贬值的里拉兑美元汇率闪崩。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的同时，是连续数月高达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率，失业、债务率不断攀升，一场经济危机的风暴来临。

土耳其官员表示：“美国有可能失去土耳其这个盟友。”BBC土耳其语部记者卡萨波格鲁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指责西方对土耳其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将中国视为替代西方的一个新朋友。

报道称，在土耳其经济危机之际，中国送来“大礼包”，中国工商银行将向土耳其提供总值约36亿美元的借贷额，用于能源与交通基建等建设。这也正符合埃尔多安总统要求外债多元化的要求。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要“与伊朗、俄罗斯、中国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建立新的经济盟友关系”。

报道还称，土耳其早已考虑在2018年内发行熊猫债券的可能性。熊猫债是指国际金融机构在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如果熊猫债能成功发行，那将意味着土耳其将获得首批非美元资金来源。

报道称，近两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政经地位上升，同时土耳其加入欧盟努力受挫，土耳其更积极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土耳其希望发挥其横跨亚欧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谋而合。

土耳其外长表示愿成为“一带一路”上连接欧亚的桥梁。

报道称，土耳其原有建设该国横贯东西的、东起卡尔斯西至埃迪尔内铁路的“中间走廊”的设想，但重大的基建项目受到资金制约。现在这条铁路已经成为该国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报道称，土耳其在与美国关系日渐冷淡的情况下，中国和土耳其的经贸与外交关系不断改善。

此外，中国还果断地在经济上支持叙利亚、伊朗的战事，同时为它们提供全面的各类武器系统。中国的军事顾问也在当地训练叙利亚士兵，以保证“一带一路”计划能够在中东地区顺利实行。然而，为了落实计划，中国必须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影响力——这就是中国在叙利亚战争中支持俄罗斯-伊朗-叙利亚集团的原因。为了维持并扩大在中东地区的霸

权，美帝国主义、以色列和沙特也加入了叙利亚战争的干涉之中。(资料来源：德国马列主义党 MLPD《叙利亚战争与“新丝绸之路”》)而土耳其，今天已经成为了上合组织的对话伙伴国；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上合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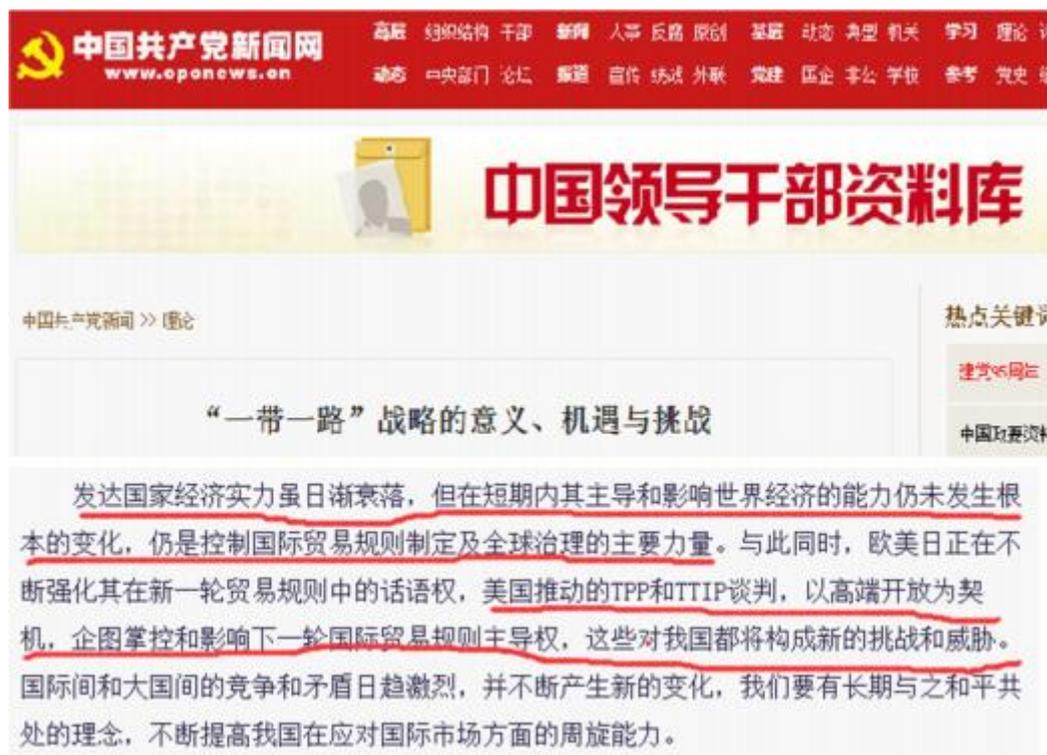
2. 合作与对抗

德国马列主义党(MLPD)在《论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现》一文中讲到：

“在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期间，新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地提高了，到2014年达到了31.1%。在2010年，它们超过了美国和欧盟。2014年，美国在全球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21.1%，比2007年少了3%，比2000年少了8.6%；2014年，欧盟的比重是23.6%，比2007年少了7.2%。”

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动摇了老牌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而在新的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迅速积累则为其改变世界经济秩序提供了有力保证；谋求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也成了中国资产阶级以至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同要求。

但是，如果要与老牌帝国主义产生直接对抗，此时的中国资产阶级还缺乏足够的腰板和借口：



因此，为了对抗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中国一直在积极的培养自己在国际上的力量，上合组织就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2001年6月15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2003年8月，上合组织首次举行多国联合军事演习；

2005年7月4日，六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宣言》。呼吁美国等制定撤离驻中亚军事基地的期限。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获接纳为观察员；

2009年6月，成员国元首签署了《叶卡捷琳堡宣言》和《反恐怖主义公约》等重要文件。会议给予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对话伙伴地位；

201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阿富汗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土耳其为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国；

2014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一致通过《给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程序》和《关于申请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范本》修订案，标志着正式打开本组织扩员大门；

2017年6月9日，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这也是上合组织首次增加成员国。有趣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中国资产阶级官媒的口中可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结果它们同时加入了上合；还有，大家记得，2017年中国官媒也一直在渲染“中印边境冲突”，当时似乎大战就在眼前：

印边境对峙：新华社发出警告 中印关系会怎么走？

2017-07-14 8:21

第一白银网7月14日讯 中印边境对峙情况已经僵持了四周时间，印度仍然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表态，新华社在昨日向印度发文警告称，希望印度不要执迷不悟，尽快撤出越界边防部队，避免局势陷入更大的被动当中。面对印度方面咄咄逼人的举动，中印后续关系会如何发展？

可是实际上呢？印度在当年6月便加入了上合；今年官媒也再未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着墨！我们看看上合组织目前的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中亚五国。除了中亚五国，中俄印巴四国都是有核国家！同样的，它们也都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为了抵抗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了！

自此，上合组织终于从原来的对抗老牌帝国主义压力的政治经济组织，发展为以新兴帝国主义为主导，与老牌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政治军事集团！

而两大集团也时常发生摩擦冲突，比如在中国南海长时间的中美对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16年7月份的中国反对南海仲裁事件与17年1月份的中美俄海军对峙事件。



人民网 >> 军事

美媒揭露中美南海争端内幕：争夺亚太优势地位

2016年06月30日08:26 来源：环球网

分享到：

2016年7月12日，中国宣布不接受南海仲裁；在此期间，海军三大舰队的近百舰艇和数十架飞机齐聚海南岛至西沙某海域，一场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实兵实弹对抗演习正在上演；同时，美军里根号、斯坦尼斯号双航母编队进入南海附近举行联合训练，双方火药味十足。

而到了2017年1月，中美俄三个大国又在南海就南海与菲律宾问题发生了争端：

俄罗斯海军访问菲律宾: 希望中俄菲马能在南海演习

2017-01-04 14:09:07 观察者网 参与讨论(0)



【观察者网综合】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海军3日称，俄海军计划同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目前，俄罗斯两艘军舰正对菲律宾进行访问。

新年刚开始，俄罗斯海军就与菲律宾在南海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演练，菲律宾方面表示，这是多年来两国海军首次官方接触。

另一边，美国也没闲着，虽然在新年初召集了全球巡弋航母“班师回朝”，然而，没几天之后，美军再次派出“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向南海。

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海军近日称，俄海军计划同菲律宾举行联合军演。目前，俄罗斯两艘军舰正对菲律宾进行访问。

另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海军3日称，计划与菲律宾举行军事演习。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与美国拉开距离之后，俄罗斯的两艘军舰罕见地在菲律宾停靠。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副司令爱德华·米哈伊洛夫少将表示，俄罗斯还很可能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在中国南海举行联合军演，该区域的主权争议是几十年来紧张关系和潜在冲突的主要根源。

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新兴的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作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中与美国对抗的主要势力，在南海取得了战略优势；但这只不过是更大冲突的前奏而已！

3. 中美贸易战

相对于军事上的试探，两大集团之间的经济冲突更加激烈、白热化：

时间进入2018年，世界上最大的大事可谓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了：其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情节之曲折，可谓赚足了世界人民的眼球；作为争夺世界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在这一年里终于赤膊上阵、撕杀成一团。

美国贸易代表宣布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商务部：将对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日报网
百家号 03-23 09:48

原标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方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发表谈话

【3月9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关税协议 钢铝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

北京时间3月9日凌晨，特朗普正式签署关税协议，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关税将会在15天后生效。

【3月22日】白宫：将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基于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对华“301调查”报告，指令有关部门对从中国进口约500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

【3月23日】商务部：拟对自美进口3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

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其中计划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产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和另外100多种商品征收关税。

【4月2日】中国对美国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清单)

4月2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关税。

【4月4日】中国决定对美国大豆、汽车等106项商品加征25%关税！

4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4月5日】特朗普指示考虑对中国1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

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一做法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5月3日至4日，中美代表团就经贸问题进行了讨论；5月17日至18日，中美就贸易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磋商；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20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美中两国已就框架问题达成协议，同意停打贸易战；好景不长，5月29日，白宫发表的声明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变卦，将对中国在美科技投资再加限。

美国贸易战开打 首批进出口树脂被加征关税

2018年09月11日11:41 来源：塑料新闻中国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奏——贸易战正式开始了！

文章写到这里，其实已经很清楚，不论那些别有用心民族主义分子怎么掩饰、狡辩，中国帝国主义的本色已经暴露无疑！并且，中国还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强大、最危险的国家！战争的危险正在迫近，我们希望更多的工人兄弟能够团结起来，用我们的方式终结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

最后，以列宁同志的一段话做本部分结尾吧：

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

四、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攘外必先安内

1. “摆脱危机”

中国资本主义经济面临巨大危机！



人民网 >> 观点

人民日报：中国经济新方位

本报记者 田俊荣 白天亮 朱 隽 刘志强

2018年12月14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7.7%、7.7%、7.3%、6.9%、6.7%……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这条略微下行的曲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速图中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干扰，过后都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第四次，究竟是短暂探底还是长期换挡？经济增速能不能“回得去”？降速会不会演变为失速？

刨去无用的废话，我们只看到了十年一次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这个现象想必各左派朋友不会陌生；对，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外在表现！无论官方媒体怎么鼓吹经济复苏，数据不会说假话。我们从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出，从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在一路下行！特别是2012年后，大量企业遭遇周转问题甚至濒临破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已经严重产能过剩！

我国中小企业倒闭数量或超想象

发布时间: 2011年06月05日 09:52:06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讯) 全国工商联近日调查显示,江浙等16省中小企业目前经营困难,生存状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艰难。其中,长三角地区更是出现大量企业停工、半停工局面。而原因是融资难、税赋高、生产成本不断增加。

长三角出现大面积停工,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可怕的日子还在后头。对于过于依赖融资和现金流的中小企业,或将提前告别这个夏季。

中小企业数量庞大的长三角地区,目前已出现大量企业停工、半停工局面。



我国破产案件数量连续五年攀升

发布时间: 2017-08-04 22:02:37 来源: 法制日报 中国青网

图表 1: 2016 年非金融部门负债占 GDP 的比重达 277%

而上一届政府只能单纯靠增发货币的手段来应对: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货币发行量(万亿)	47.517	61.022	72.585	85.159	97.415	110.653	122.837	139.228	155.007	167.577

来源: 世界银行

08 年经济危机后,中国便大量超发货币;根据中国央行数据,截至 2012 年末,中国货币发行量达到人民币 97.42 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 1.5 倍!而 2012 年后的货币发行量已经无法从中国官媒上直接查询到!而大量超发货币,直接的后果便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钱会越来越不值钱!大规模的企业倒闭,海量的工人失业,以及日渐加剧的通货膨胀,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动荡。经济危机有转变为政治危机的可能,资产阶级感到了压力!

2014 年度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分析报告

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中心

(张明军 陈 朋)

群体性事件一直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和追赶现代化浪潮过程中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同往期相比,2014 年的群体性事件依然保持高位运行,总量高达 17.2 万起左右。

所以,为了走出经济危机的困境,作为世界上政权和资本结合程度最高的帝国主义国家执政党,特色党便高效的行动起来:

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整合内部、统一思想、加强政党的执行能力,以保证政策的顺利实行。为此,习近平刚一上台,便大力鼓吹“反腐倡廉”,领导中特党以反腐为名,对党内各级异见分子进行了清洗:



“反腐”对资产阶级的意义重大：

激烈的党内斗争统一了中特党内的思想，确立了对内镇压、对外扩张的路线方针，为当局训练出了一支强有力的专政队伍；“反腐”还为当局收缴了大量本被贪腐的资金，这些资金可以投入用作维稳经费，用来镇压国内愈演愈烈的反抗行动，这使得资产阶级整合了更多的资源，也大大加强了专政的力量。“反腐”清洗给当局奠定了确立更强专政的物质基础，极大地增强了中特党的战斗力！阶级内部稳定了，资产阶级便开始对经济进行调控。新的统治当局试图改变以往仅仅通过增发货币、增加定单来摆脱危机的消极政策，用政府干预的方式，更加积极的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2015 年，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口号，直接通过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来淘汰过剩资本——相比以往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中帝在对资本拥有高度控制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创新”。中国的改革手段主要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是这套改革的核心。中国当局直接从生产环节下手，以查环保、提升质量等为借口，关停了大批中小企业，以减少相对过剩产能。同时，中特党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亲自挂帅，加强对财政和经济的管控力度，以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财力用于调控全国经济：



但精通马列的中国当局深知，这样的改革只能延缓新一轮危机的到来，要想更好的缓解这个资本主义根本矛盾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必须获得新的市场，而这最终只能靠世界大战来解决！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读懂中国经济的“含金量”

王有鑫

2018年01月26日04:35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6.8%，这是2017年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增速，也是中国经济连续第九个季度保持在6.7%—6.9%的运行区间内。

增速背后的“含金量”，中国经济的质量、效益和结构都有了明显提升和改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6%，实现自2011年以来增速的首次回升；消费对经济增

图：201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低于GDP增速，经济增长明显无力，依然处于危机之中

2. “要准备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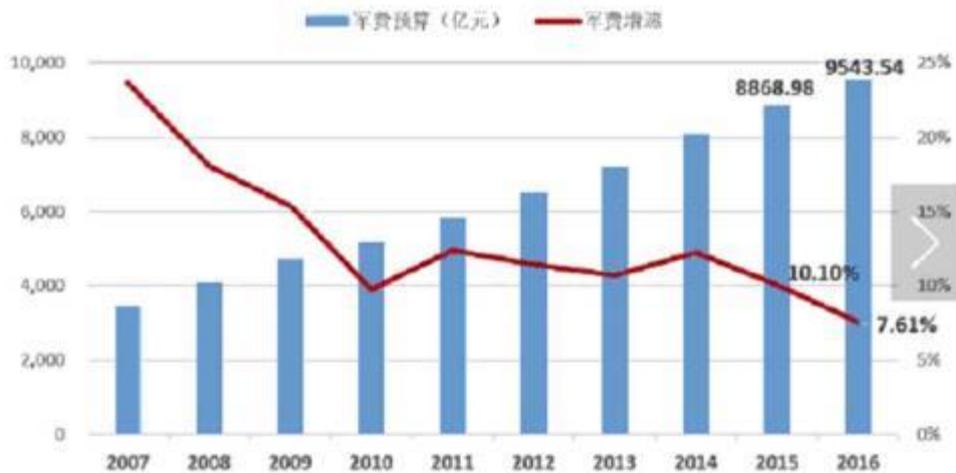
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危机从来只有一个办法：打仗！新一届当局上任之始，就通过官媒公开发声，明确了对外扩张的大方向！

中国要准备打仗！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作者：任卫东 | 点击：5423 | 共14条评论 | 时间：2013年1月18日 16:34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丢掉那些很容易在压力和威胁下演变为投降主义的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立足于斗争准备，打仗准备。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把和平发展维持得更长久一些。

在经济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军费连续十年以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增加；至2018年，中国国防开支已达11070亿元，而这些军备大部分用于海军和空军方面：





名义上，中国当局在 201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日宣布裁军 30 万，但其实这些裁撤的部队大多是文工团、步兵、军医、离退休干部、机关兵和外围科研人员，海军和空军的人数反而上升了！并且，中国依然拥有 800 万以上的预备役部队和 152 万武警部队，实际战斗力不降反升！

张明仓：如何理解“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2018年01月05日 10:30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如何理解“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1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军委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牢牢掌握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这些重要论述道破了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职能使命，揭示了备战打仗在强军兴军中的核心作用，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指明了方向。

在中特党的十九大会上，中国的扩张战略已经在中特党内达成共识！

3.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是 170 年来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中国人民的跨世纪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高涨的国力，急速攀升的军事实力，已及国内低迷的经济形势，向外争夺市场的呼声传遍了整个资产阶级内部，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顿时高涨起来。在中帝的吹风下，资本也大量投入到这些民族主义的宣传中！《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空天猎》《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一大批鼓吹民族主义的情节的宣传纷纷上映。其中《红海行动》《空天猎》这几部电影背后还分别有中国军方海军和空军的影子。2017年7月上映的《战狼2》更是以其近六十亿的票房，获得了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吹捧：

《战狼II》是吴京执导的动作军事电影，由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张翰、卢靖姗、淳于珊珊、丁海峰等主演。该片于2017年7月27日在中国内地上映^{[1][2]}。该片讲述了脱下军装的冷锋被卷入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本来能够安全撤离的他无法忘记军人的职责，重回战场展开救援的故事^[3]。2017年12月，该片获得2017中国-东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4]，在第二届澳门国际影展上获得亚洲人气电影大奖。

目录

TA

这些电影公然违反当局一直宣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鼓吹对小国进行武装干涉，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作舆论上的辩护，显然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愿望。同时当局也加强了舆论管制，对任何损害民族主义宣传的声音进行封杀：

关于取消土木院新生王栋入学资格的情况通报

时间：2018-10-18 来源：

王栋，男，汉族，2000年8月13日出生，湖南祁东县人，现为学校2018级土木工程学院土木工程专业大一新生。

9月19日凌晨，该生在网络微博以“贵州省省草王英俄”网名，在网上发布“爱国是不可能爱国的，老子一辈子都不可能爱国”、“都他妈大学生了还爱国，我看你就是蠢货”等等国言论，遭网友举报。益阳市有关部门和学校进行核查，查实了网名“贵州省省草王英俄”的为我校土木专业新生王栋，王栋对所发错误微博言论供认不讳。又查，2018年9月9日入学以来，多次在学生宿舍发表等国言论，且不听同学劝阻，并对同学同学爱国言论冷嘲热讽。

鉴于王栋散布等国等极其错误言论，影响极坏，根据《国家招生考试规定》及《湖南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有关条款，《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章第九条和《湖南城市学院学籍管理规定》（湘城院发〔2017〕91号）第一章第二条之规定，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取消王栋入学资格。

而更深一层的目的，显然也是在为更大的战争作舆论准备。而当局要对外扩张，就必然要求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国内形势。对此，当局直接采用了胡萝卜大棒政策对待工人。他们一方面大力打击拖薪、欠薪等有害于资产阶级长远利润的行为，一方面对工人阶级进行残酷镇压。资产阶级穷兵黩武的背后，是工人兄弟深重的苦难！经济危机后，大量企业遭遇周转问题甚至濒临破产，导致工人讨薪等工运事件大量发生：



在当局在解决内部分歧之后，经过整合的资产阶级先锋队直接向工人阶级露出了獠牙！他们大量的取缔了境内的劳工组织，对工人运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未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

自然不是对手，中国的工运一时陷入低潮！



就在 2016 年初，黑龙江省长陆昊公然撒谎说没有拖欠煤矿工人一分钱！消息传出，双鸭山煤矿工人直接掀起了万人规模的讨薪大罢工！但当局毫不留情，直接出动了特警予以残酷镇压！



4. 尾声

时间进入 2018 年，资产阶级的专政还在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镇压也在加剧，他们大量的取缔了境内的劳工组织，封杀进步言论！试图达成他们瓜分世界的妄想！

武警部队一月起归中央军委领导

2017-12-28 10:14 星岛环球网

人民日报评论员：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政治决定

2017年12月27日 18:12 来源：新华网

但这仅仅只是暂时的低谷！只要资产阶级一时不被打倒，工人阶级所受的苦难就一日不会结束！经历了低谷期的无产阶级在越来越激烈的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整体觉悟，工运数量又开始回升。无产阶级还在前不久的佳士事件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

据《中国劳工通讯》报导[来源可靠?]，截至2018年8月为止的过去12个月内，全中国已发生超过1860次罢工或工人抗议活动 [6]。2015年至2017年，该组织共收到工人集体行动个案6694起，其中5177起诉求是追讨欠薪，303起诉求是增加工资，合计占比超过80%。而且工人集体行动发展势头趋于强劲，正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迅速向内陆扩展，组织性大大提高。其中还指出，中国劳资矛盾的激化程度，已超过了政治和民生的临界点，直接威胁到政权的合法性。 [7][8]纽约时报未具名地引述专家观点，指出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未来几年内将会有500万到600万工人失业，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动荡。 [9]

“资产阶级自然要行动起来。它向‘下层同胞’呼吁，开始高呼‘祖国’，把自己的私事冒充全民的事情。它为着‘祖国’的利益而在‘同胞’中间给自己招募军队——民族主义运动就是这样兴起的……但工人所关心的是使自己所有的同志完全汇合成一支统一的跨民族的大军。”——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时隔一百多年，他们把自己打扮成被压迫国家，重新拾起民族主义的臭布，用无产阶级的鲜血把它涂抹的光鲜亮丽，打扮成腥红的旗帜，这个旗帜的名字叫“民族的伟大复兴”！工人兄弟们，联合起来！

先锋报
2018年10月5日

私有制是战争的根源，帝国主义是极端的 腐朽的私有制

辣椒，2018.7.7，来自：红旗网

一、资本垄断扩大了失业和贫困（不能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那样至少能保证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生存，反而要资本家养活奴隶的程度），资本垄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把工人变成赤贫者，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造成自己本身的掘墓人。资本垄断在我国已经形成铁的事实，这是不可否认的。工业的垄断已经基本完成，形成庞大的繁杂的官僚垄断资本；农业正在垄断进行中，有些地方已经变成初步的官僚垄断资本；商业正在垄断进行中，马云等一批资本垄断大鳄已经形成。如果在2012年前，说特色是帝国主义，这是不对的。2012年前，还处于自由竞争环境，特色还基本能保障就业问题，并且人民群众的收入是逐年上涨的。2012年之后，出现了失业和贫困的不断激增，是激增，不是缓慢地增。是什么原因造成特色官僚垄断如此之速？那是因为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打下的雄厚工业基础。隐藏在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军事政变发生后，变成了所谓的国企、央企，其实质是变成了官僚们“共产”的蛋糕。2012年所谓的混合所有制，为官僚垄断创造了条件。是从铁道部开始的。

二、官僚资本是如何打败和消灭自己竞争对手的？通过混合所有制、通过绿色能源发展、通过土地流转、通过简政放权等等反动政策来实现的。资本垄断代替自由竞争，虽然打败和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但是仍然不能解决自己的生产过剩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把危机转嫁出去，把自己的过剩的产品输出国外，为自己创造更高更大的利润。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三、由于发展不平衡，就必须把资本输出国外——资本跨国剥削。在资本输出国外的同时，也就是去盘剥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剥削、压迫那里的人民，造成那里的贫困和失业的扩大。一句话，资本走到哪里，就为哪里制造失业、贫困和饥荒——这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的职能。这样，反对特色的就不只是本国人民了，而是世界人民。这样就壮大了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增加了反对特色的力量。这是矛盾的发展，矛盾的扩大，由本国扩大发展到外国去了。“资本垄断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导致国际阶级矛盾激化，特色不仅残酷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还跑到国际上跨国残酷压迫、剥削第三国际人民，这是我们分析特色是否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原因。特色帝国主义不仅反对国内人民，它同时反对世界人民。它要在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它要在其他国家谋取利润，就必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要求第三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到破坏，保护自己的压迫剥削的政治地位。这样特色就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从而加强了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就同世界工人共和，同其他国家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共和共同反对特色，共同破坏特色。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已经引起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警觉，因而不断出现‘反华势力’的斗争。”

四、分析一个国家是不是帝国主义，要看其有没有、支持不支持、理解不理解、同帝国主义结盟不结盟。特色在这点上完全做到了。如果认为特色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对美国言听计从，俯首称臣，那么，日本对美国也是言听计从，俯首称臣的，那它就不是帝国主义了？一带一路战略是在前两个战略（第二论和夫妻论）计划失败后，想独立发展帝国主义。美国是不准许特色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资本的发展历来是无情的丛林法则式的发展。特色发展壮大起来的一天，就是美国被代替的一天，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五、《列宁在十月》临时政府不但愿意给德国千亿万的金钱，而且愿意割让乌克兰，

甚至半个俄国，难道就此否认俄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了？特色多年依附美国，是受够了恶气的，暂时的依附，是为了将来的独立，它不可能永远想依附美国甘当受气包，出气筒。我们应当以此来分析特色。

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贸易战就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了吗？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帝国主义就是扩张自己的世界市场。谁的资本雄厚（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谁就能占领巨大的市场份额。资本的最终是强大的打败弱小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有硝烟的战争和不见硝烟的战争，有政治的有经济的，有贸易的和非贸易的，有军事的和非军事的。如果认为帝国主义扩张只有军事战争手段一种，而否认没有其它手段，他就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贸易战争是军事战争的前奏。关于这一点，我留存后面说。

七、特色过分地过早地张扬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引起了美国的注意。首先不承认太平洋游弋，你当老大，我当老二；不承认夫妻论；不承认一带一路。由于特色满世界宣传，美化了自己，比四大美人还美，比美国还美，仿佛自己是救世主，是世界的主要领导者，大有代替美国之意和影响、作用。美国是看在眼里的，是要在其羽翼未丰满之时，将其消灭掉，折其翅，消其足。

八、我们分析特色是不是帝国主义，它能不能成为帝国主义，能不能完成帝国主义梦，不是为了抬高特色，更不是替特色当吹鼓手。如果特色像 2012 年前那样，只在本国发展资本主义，不去剥削第三世界国家，那么，特色的敌对阶级是中国人民。而现在恰恰是一带一路战略帝国梦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发生作用了，特色已经暴露出其对第三国家的层层扒皮政策的丑陋狰狞真面目了。那么，它就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生了，同第三国家人民的矛盾发生了，特色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那么，当中国再次生冷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就能联合一切受特色压迫、剥削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特色。

九、特色搞劳动力输出，同样是反对世界人民，打击国际劳动市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有利，对各国人民不利。这些都对中国将来再次重新社会主义革命有帮助的，是一定会有助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特色用来反对世界人民的反动资本输出，将换来革命的输入，赢得国际的援助。这样分析特色是否有道理呢？特色的反动力量是缩小了还是强大了呢？

十、战胜资本主义，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完不成的，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国际力量，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消灭它自己的无比强大力量，工人共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十一、特色狂妄自大，过高地高估了自己，低估了美国和国际，根本想不到会引起美国如此强烈地斗争，因而它的帝国梦有可能破产。但是，特色的帝国主义野心和倾向是暴露无余的。它时刻准备着强大起来，像美国那样，有一天也当帝国主义老大，去压迫、剥削各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如果人们认为特色没有这样的野心和倾向，他就完全错了。

十二、分析当前的形式或发展趋势，是为了在烟海中看清本质，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理出头绪，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产阶级要告诉全世界人民——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资本垄断这个极端腐朽资本主义造成全世界人民失业和贫困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最终，都会发生这样的现象。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的必然的规律。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它的力量不是更强大了，而是更加缩小了。资本垄断的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力量，壮大了革命力量，壮大了消灭帝国主义的力量，因为世界人民反对它。我们应当以此来分析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发展趋势。

贸易战争是由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增加关税无疑是为了提高大资本的利益，受益的是大资本集团，受损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因为增加关税无疑的是降低全世界工人的工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收入，这是一定和必然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不平衡导致

贸易战争，以解决不平衡问题；但是，当贸易战争仍然解决不了这种平衡时，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时，谁都走不下去了，谁都走不通了，都走进死胡同了的时候，它们就要狗急跳墙，就一定地必然地发展成冒险的反革命军事战争，把危机转嫁到人民的躯体上。因此，贸易战争是军事战争的前奏。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无法避免，第三次把世界人民卷进到战火中来。资本主义不仅制造全世界失业、贫困，它还制造全世界饥荒和战火。

我们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在这个世界上愈是发展愈是反动的本质，它们不再代表先进，而是完全代表反动，同全人类为敌，站在人类的对立面反对全人类，资本跨国，到处制造失业、贫困、饥荒，再也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劳动和生存的最基本问题，最后还要制造战火。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实行工人共和，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共和，消灭全人类最后的敌人——资产阶级，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解放全人类。私有制被消灭了，战争也就自动停止了，全人类大联合将进入到永久的和平时代，在那里将亿万年看不到失业、贫困和饥荒。

现在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吗？

井冈山卫士，2018.7.3

自《从“贸易战”看中华帝国主义的破产》一文发布后，各界左翼人士积极参加讨论，其中一些读者关于战争的观点很有探讨价值，他们说：

不认同本文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换句话说，帝国主义为了利益互相争斗，有时间甲胜了，有时间乙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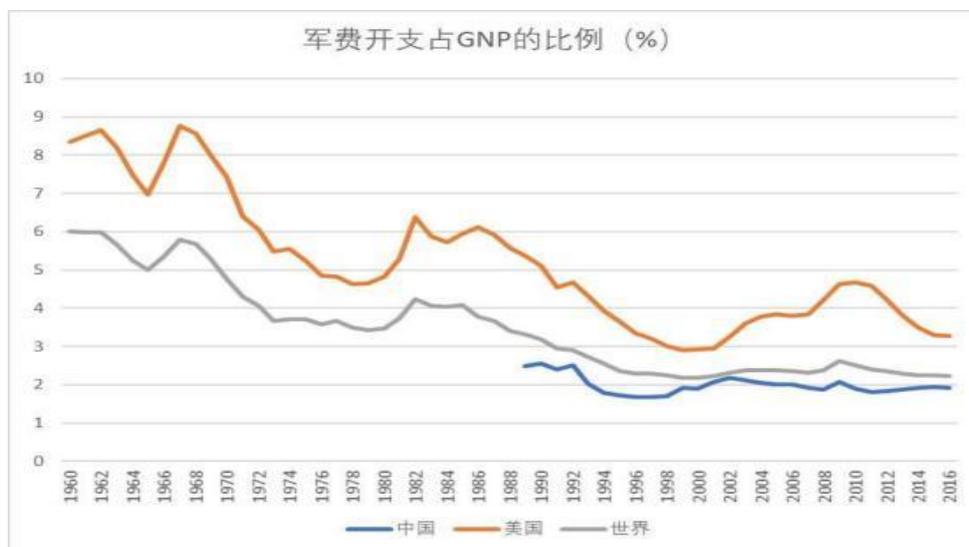
如果不是帝国主义，不是一带一路，亚投行资本输出，军事扩张，美帝国主义用得着和你打贸易战嘛？直接大炮政策不就行了？

不过，帝国主义在世界到处侵略燃起的战火，枪炮声，贸易战，关税战，打破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萧墙之内”的沉静，响彻云天。

按照这个论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中国又处在帝国争霸的年代，那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处在准备下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它们一定会积极扩充军备，招兵买马，挖洞屯粮，只等有朝一日提枪上马，炮弹上膛，打他个痛快。中国自然也不应甘为人后，作为崛起中的“帝国”，中国也应当以打倒美帝为目标，奋起直追，只等兵强马壮，择个良辰吉日，把珍珠港的美海军炸个底儿朝天，再给困守岛礁的美陆军来一出中国版的“瓜岛落日”，最后在金門大桥下逼美国签个城下之盟，岂不美哉？在“小粉红”乃至一些“中华帝国主义论者”看来，这不仅仅是梦想，而且是在近几年可以实现的规划。但事实如此吗？

首先，这个世界是处在世界大战的前夜吗？战争要花钱，还不能临时抱佛脚，所以军费开支是衡量一国军备状况，判断其是否要打仗的基本指标。如果一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被用作军备，那么我们才可以说该国可能进入军备扩张期。现实世界的情况如何呢？

图一是中国，美国和世界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军费开支平均水平(灰线)在进入新世纪后长期维持在 2.3%左右的水平，这个——按照一些同志的观点——处在愈演愈烈的“帝国争霸”中的世界，军费开支比例竟然明显小于“和平与发展”的八十年代。如此漫不经心的备战状况，实在对不起“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伟大论断。



图一：中国、美国和世界平均军费占 GNP 的比例来源：世界银行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蓝线)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新世纪以后也长期维持在略低于 2%的水平。如果考虑中国人均收入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话，今天中国人均军费开支也只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80%。这与强盛帝国的“军事扩张”论点相矛盾。

那么“中帝”要何时才能与美帝一决雌雄呢？现在中国总军费开支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假设两国军费占各自国民收入比例不变，且假设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以一直比美国高 4%(这基本不可能，参见《红色经济观察》)，那么至少要到 2036 年，中国军费开支才能勉强接近旧日本帝国“对美七成”的赌博标准。但是各位不要忘了，旧日本帝国的“对美七成”指的是舰队吨位，即经济学上的资本存量，军费开支仅仅是流量，要在存量上达到“对美七成”，更不知猴年马月，这还是不考虑美国盟友参战的情况。中国资本主义在被国内无产阶级运动推翻之前，没有机会在帝国争霸的战场上击败美国，成为核心国家。那些束缚半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不利因素是中国资产阶级脖子上剪不开逃不掉的绞索。第一个评论讲“头号帝国主义在某段时间是存在一定优势的”，没错，这个优势将持续到中国资本主义灭亡，持续到现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崩溃。

那崛起的“中帝”自己是如何对待军费开支的呢？



图二：三项支出占总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来源：国家统计局

从图二我们可以看出，“中帝”军费开支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年年走低，已经从 2007 年的 7% 跌到了 2016 年的 5%，公共安全支出(所谓“维稳支出”)的比例和趋势与之基本相同。既然“中帝”在军费开支上三心二意，那么它的钱都花到了那里去了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从 4% 上升为 7%，交通运输支出从 4% 上升为 5.6%。而图中没显示的教育和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则常年稳定在 15% 和 11% 的水平。因此，“中帝”逐渐扩张的财政支出主要被用来搞教育，保就业，还不得不用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补贴医疗和交通。这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要就业，要保障，要基本公共服务的呼声，压倒了“帝国争霸”的野心，压倒了“星辰大海”的壮志，成为了现时代阶级斗争的主战场。这一切和帝国主义时代各大国动辄用超过 20% 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超过 60% 的财政支出扩张军备差距甚远。中国无产阶级的强大，使我们不需要借助世界大战就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虚弱，使他们无心也无力发动世界大战来挽救自己。

因此，说各大国磨刀霍霍，说“中帝”穷兵黩武，是既不懂得基本数量关系，又不懂得当今历史趋势，尤其不懂得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规律的结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解决阶级矛盾的手段，是只有足够强大的阶级才能充分掌握的武器。谁忽略这一点，谁就会认为在国内斗争中，一旦开始非法斗争，就是和统治阶级的全部武力彻底摊牌，最后要么吃掉统治阶级的所有武装，一刻不停地取得胜利(恐怕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要么被统治阶级彻底摧毁(这是他们所担心的)；谁忽略这一点，谁就会认为在国际斗争中，资产阶级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想侵略哪就侵略哪，无产阶级只能在当了炮灰付出重大牺牲之后才能反戈一击。他们不了解，半外围国家的劳动群众无时无刻不在开展非法斗争，无时无刻不在取得可能是微小的，但会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果。他们不了解，战争是资产阶级的生意，资产阶级不会，也不能去打政治风险极大，且又无法恢复利润率的侵略战争。从目空一切，轻视战争和战争艺术，到以为战争就是一切，忽视战争的经济政治基础，“中华帝国主义”论者可以瞬间从“世界大战造就革命”摇摆到“国内战争摧毁革命”。在他们的眼里，战争就是“小粉红”兵棋推演失败后的“东风洗地”，仿佛按一下电钮，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什么阶级斗争的强弱对比，统统都不算数了。但不幸的是，他们又不是资产阶级，不掌握电钮，于是他们给出的答案，也只能是朗诵一下毛主席著作的书皮，“战术上重视敌人”，打“持久战”，把打败资产阶级的问题无限期推迟下去。

好了，让他们继续“持久”、“重视”吧！今日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日千里，已经远远将他们甩在了后面。

不要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给某青年同志的一封信

远航一号，2018.6.26

某同志，

你们的杂志，我个人已经读过，初步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一)鉴于国内实际情况，建议你们不公开以某学社名义活动，也不要搞纲领、委员会等，不如另外采用某种非政治性的、联谊性的名义，有利于长远。

(二)关于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其中当然有不同集团，但其相互之间的差别，不是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内部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都是革命对象。至于其中是否有应当策略性地加以利用的部分，要取决于未来政治形势。

(三)不要幻想中国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部分会赞成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即其半外围的、依赖廉价劳动力剥削的积累模式)。所以不要相信个别资产阶级人物什么普世价值的鬼话。从实际政治来说，有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不在于资产阶级说什么，也不在于资产阶级有什么样的法律，而是取决于现时现地的阶级力量对比。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权是实际的问题，有干部、财政、武装才有政权，否则即无政权，也无所谓民主。即使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也要符合这一一般规律。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存在天高皇帝远、县官不如现管等大量实际问题。所以，就中国来说，即使是为了实现一般民主自由，也只有无产阶级力量相当强大时才可能；而无产阶级力量果然相当强大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不了的。

(四)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不是半资本主义或过渡状态，这种过渡至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所以，资产阶级也是中国目前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处于统治地位。

(五)不要高估国有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中国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长期趋于下降，已经显著低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国有资本的比例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主要或关键方面。

(六)关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目前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围国家，就是说，它对外围国家处于剥削地位(攫取其剩余劳动)，对于核心国家处于被剥削地位(输出剩余劳动)。平均来说，中国目前对核心国家输出的剩余劳动仍然显著多于从外围国家攫取的剩余劳动

(七)不要机械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一种革命理论，它的作用，不在于从中寻找一些表面上似乎与我们周围的经济、社会现象相似的方面，如垄断、集中、资本输出等，而在于它能够切实回答我们当前阶级斗争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切实抓住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表面的、形式上的谈矛盾，而是能够实际回答资产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条件，无产阶级发展赖以发生的条件，能够回答，无产阶级如何能发展壮大，资产阶级如何能由强转弱，直至回答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的问题。就像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那样，能够准确全面地认识到敌我两方的强弱优劣，并且正确地分析对方的优势为什么是暂时的、可以削弱的，我方的劣势为什么也是暂时的、可以转化为优势的。目前在部分青年同志中流行的形形色色的“中华帝国主义论”都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因而在我们看来，都是表面上激进，而实际上掩盖部分左翼青年畏惧资产阶级“强大”、看不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失败主义

(八)关于阶级分析,要从生产关系入手,首先掌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特点,然后掌握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和特殊的特点,然后了解各个社会集团在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然后来判断某个社会集团是什么阶级、属于什么阶级;而不是单纯地将各种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现象随意地堆积在一起。

(九)“井冈山卫士”的文章不是我写的;但我和另外一些同志赞成其中的大部分观点。

中国的考茨基——远航一号

辣椒，2018.7.2，来自：红旗网

中国的考茨基——远航一号先生写了一篇《不要照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给某青年同志的一封信》。远航一号先生用“国内实际情况”掩盖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实质。

当前，中国正处于阶级斗争无比空前尖锐的时期，到处是干柴的时期。而远航一号先生竟然提出了“建议你们不公开以某学社名义活动，也不要搞纲领、委员会等，不如另外采用某种非政治性的、联谊性的名义，有利于长远。”列宁不要搞纲领、委员会等，能有十月革命吗？不利用公开的斗争和隐蔽的斗争能进行革命活动吗？远航一号先生竟然把这些全部取消了。“不公开”；“不要搞纲领、委员会”；“非政治性的、联谊性的”。在远航一号先生看来，卡车司机不应该公开罢工；老兵们也不应该公开到镇江去维权，教师也不要抗议了，大家都不谈政治，因为这些都带有政治色彩，大家都在一起“联谊”好了。看，国内残酷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远航一号先生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大家“联谊”一醉方休吧，醉生梦死吧，政治靠边站吧。这些思想有利于谁的长远利益？当前，无产阶级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利用互联网等等，公开结社——建微信群，尽可能的把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联系到一起来，利用互联网把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由公开的经济斗争上升为公开的政治斗争，没有纲领行吗？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委员会行吗？不讲政治行吗？不搞政治宣传行吗？不讲阶级斗争行吗？

“关于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阶级，其中当然有不同集团，但其相互之间的差别，不是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内部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都是革命对象。至于其中是否有应当策略性地加以利用的部分，要取决于未来政治形势。”修正主义的高明手法就在这里。“资产阶级内部的差别？！”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权斗争？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权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打倒那个反革命集团，维护旧统治；“至于其中是否有应当策略性地加以利用的部分，要取决于未来政治形势？！”无产阶级现在不利用现在的政治形势？要等一千年后的政治形势吗？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权斗争，往往经常地呼吁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内部的争权夺权斗争，就把革命的因素传给了无产阶级。重庆模式不正是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权斗争的表现吗？资产阶级内部争权夺权斗争，打左灯向右行，等等，对人民群众认清修正主义不是生动的政治课吗？资产阶级在呼吁无产阶级的支持和援助的时候，替无产阶级把群众组织起来了；在反日货的时候，替无产阶级把群众组织起来了。这就把人民群众卷入到运动中来了。

前有太平洋足够大，足够中美游弋——暴露出特色野心勃勃——被美国识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拿出美人计——中美夫妻论，又被美国识破。这说明，让美当第一帝国主义，特色甘当第二帝国主义。结果都吃了闭门羹。二计不成，又生三计，一带一路战略，后来引发贸易大战。

一带一路，亚投行，贷款给第三国家，从中谋取利息，口头说是支援第三国建设改善那里的人民生活的漂亮话；然后特色官僚资产阶级又从中进行所谓的“投资”、“帮助”，再谋取利润；然后解决国内过剩的官僚垄断资本钢铁水泥等等危机，把危机转嫁出去，又再从中谋取利润；工程结束，再按股分红；达到长期地永久地寄生在第三国家民族人民肌体上。这些东西都在一揽子“协议”当中。这是什么政策？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的层层扒皮政策？这不是资本输出？这不是腐朽的、垂死的、寄生的资本主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能使用经济侵略，它绝不搞政治侵略，只有二者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才用军事侵略的冒险手段。特色搞帝国主义，现在还能用经济的欺骗手段政策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它就绝对不会使用其它手段。

“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占统治地位？”资本垄断表现在我国工业上，由于混合所有制太明显，太赤裸，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就用绿色能源发展，降成本等等花腔掩盖起来，打败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不扶植僵尸企业等等，迫使无数工厂倒闭、破产，官僚资本采取裁员减员政策等等，迫使大量工人失业；资本垄断表现在我国农业上，由于土地流转也太明显，太赤裸，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就用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花腔加以掩盖——参观英美大型农场，到农场主家中做客——提高生产资料价格，压低粮食价格，股份制等等手段，使小农经济的农民破产，达到资本垄断的目的；资本垄断表现在物流上，由于简政放权也太明显，太赤裸，容易激化阶级矛盾，就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等加以掩盖，马云等一大批资本垄断大鳄兴起，打败消灭大中小商户业主，使他们倒闭、破产、失业。财富的集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惊人程度。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是垄断资本主义!!! 阶级矛盾前所未有激化!!! 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 帝国主义阶段!!! 这是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

资本垄断导致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同时导致国际阶级矛盾激化，特色不仅残酷压迫、剥削本国人民，还跑到国际上残酷压迫、剥削第三国际人民，这是我们分析特色是否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原因。特色帝国主义不仅反对国内人民，它同时反对世界人民。它要在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它要在其他国家谋取利润，就必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要求第三国家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到破坏，保护自己的压迫剥削的政治地位。这样特色就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从而加强了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中国工人阶级就同世界工人共和，同其他国家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共和共同反对特色，共同破坏特色。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已经引起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警觉，因而不断出现“反华势力”的斗争。

我们绝没有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作教条，而是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作分析特色资本主义的钥匙。

“不要幻想中国的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部分会赞成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实行的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吗？极权专制独裁，不正是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民主吗？不是每天都在实行的吗？这是事实，不是幻想？

“不要高估国有资本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在外国(和国内)建高铁，建电站，修高速等等，是否国有资本在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不把国有资本输出国外，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怎么能创造巨大的利润？国有资本是个什么事物？在中国，国有资本即是官僚垄断资本。这些官僚资本是为谁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还是为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只有官僚资本占关键的统治的地位，官僚资本只有打败非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官僚资本才能谋取无比的巨大的长远的利益利润。从前是自由竞争，全社会就业还比较稳定；2012年后到现在是垄断代替竞争，这是中国出现前所未有贫困和失业的根本原因。这难道不是实事吗？

“国有资本的比例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主要或关键方面？”国有资本即是官僚垄断资本，这是无可置疑的。今天是：官僚资本的比例正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的主要或关键方面，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是财富高度集中的表现，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极端表现。中国的考茨基——远航一号先生完全掩盖了这一实事，在那里胡诌“国有资本的比例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主要或关键方面。”

“关于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位，中国目前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半外国国家”。否！目前特色正使自己努力跻身于帝国主义行列，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不断壮大自己，收买骗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准备在未来打倒头号帝国主义美国。这是帝国主义的内部斗争。劳动力输出也是资本输出，用廉价劳动力打败高价劳动力，用廉价劳动力竞争打败竞争对手，给其他国家带来内乱，内战，自己从中渔利。

资本垄断加剧了财富高度集中，造成全社会的广泛的贫困和失业，资本垄断加剧了阶级

矛盾，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加剧了国际矛盾，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贸易大战。贸易大战最终引起工人共和。这就是我们用列宁帝国主义论分析出来的结果。资本垄断的不断加剧，必然引起革命。

中国人民只有了解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才能找到自己贫困和失业的根源；正因为是中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以才造成了全社会的广泛贫困和失业；也才能找到消灭贫困和失业的输办法，去同帝国主义决战，消灭帝国主义。资本垄断愈是在我国不断加剧，就愈是造成人民群众的贫困和失业的加剧，贫困和失业的加剧必然造成更广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壮大革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消灭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因而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前夜。中国的考茨基——远航一号先生，对此是避而不谈的。

评帝国与半外围之争

RedFlag, 2018. 7. 6

拜读了远航一号同志两年前的文章《简单说说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美两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一致，因而两国之间不会开战，就算开战中国也必败。这恰好回答了我前两天的提问，不过我并不赞同这个回答，因为远航是从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的角度去认识阶级斗争问题，以子系统内因去论证父系统规律，这种思维方式有误。

远航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生产过剩，而是资本积累危机，这个我也不同意，同时也没弄明白“资本积累危机”的确切含义。

通观全文，远航同志好像不是把阶级斗争、而是把资产阶级的阶段性特点当作解释历史指导未来的依据，这是不妥的。

本来我想专门写个抬杠的论文，可是写起来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材料不充足需要搜集核实，理论不扎实需要补习，文思不泉涌这个没办法。于是就只好作罢了。但必须用阶级力量对比的思路去解释历史和预言未来，这种思维方式应该没错，因此以下观点或许是对的，至少可供讨论和批判：

1、当无产阶级无组织无觉悟的时候，尽管人口数量对比悬殊，阶级矛盾却不具有对抗性(无产阶级没有成形的力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知敌人在何处)。此时，即便有丧权辱国的大事件严重损害弱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也能被弱国统治者轻松说成合作共赢而最终归于无声。只要无产阶级还不够强大，强弱资产阶级就始终存在“共赢”的空间，这种情况下“半外围只会妥协”的断言就成立。

2、当无产者组织和觉悟起来之后，阶级力量对比就有了质变，这时阶级矛盾就从散乱的非对抗性质转变为集中的对抗性质，通过内战决定谁上台谁下台就迫在眉睫了。无产阶级若赢得内战，就会造成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事实。资本主义的特点决定了弱国无产阶级更容易觉悟和组织起来。

3、当力量对比质变时，资产阶级为了保住剥削地位，就会一边暴力镇压革命，一边设法打入革命阵营内部篡夺领导权。如果镇压得力或者篡权成功，弱国就必将转型(可能换一拨人上台)为法西斯国家，与强国进行争霸战争。这是因为只有掠夺财富，才能转嫁国内已升级为对抗性冲突的阶级矛盾，这时候“半外围只会妥协”的断言就错了。

4、两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都能用上述三条去解释：弱势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壮大是大战爆发的充分必要条件，大战的结果必将在弱国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在弱国诞生无产阶级的国家，反过来促进大战的结束。由此也可隐约看见未来的中国。

5、当无产阶级强大到拥有自己的大国政权时，世界范围内两个阶级就达成了力量均衡，反而就不会有大战了。因此二战后的头三十年只有所谓的局部战争。

6、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无产阶级的力量下降到历史最弱，此后人数增加觉悟提高却仍然很弱，根据第1条，资产阶级之间以妥协为主，因此没有大战。这并不代表大战已经消失了，仅仅是条件尚未成熟(无产阶级尚未强大)而已。

7、最近四十年是地球社会和各国社会从公平向极端不公平倒退的四十年。这样长的时期内没有爆发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因为资产阶级统治术有了改进(统治术丝毫也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而仅仅是因为“公平红利”尚未消耗完(啃社会主义老本)而已。谁都知道危机的直接根源是分配不公平，也就是相对生产过剩。

8、公平红利在今天已然无存，真正的大危机正在迅速进展之中，这个危机将扩大无产阶级的规模，锻炼无产阶级的本领，特别是弱国的无产阶级，让他们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变得强大，阶级力量对比即将发生四十年来的第一次逆转。因此，弱国的革命战争和第三次

世界大战都已经不远了。

另外，我认为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特征是既绝对又相对的双重生产过剩。因为四十年来，几乎所有工业资本的有机构成都已逼近无穷大，这就造成三个结果：首先，越来越只有生产出绝对过剩的商品并卖掉才能实现利润。其次，私有制限制了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新部门的产生速度远远跟不上机器排挤旧部门工人的速度，失业日益严重。第三，越来越高的剥削率(剩余价值率)。三个结果使得商品根本卖不掉，资本积累自然就遇到了危机(因此实在不明白远航的创新说法)。可以说，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接近于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极限，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已经到了不能不被扫入垃圾堆的历史阶段了。

总结一下近日围绕“中帝论”的探讨，我的结论是：中究竟帝不帝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左翼已经到了应该与工人相结合的时候了。

这几天，围绕中国资产阶级的属性问题，网上爆发了三方论战。一方是持“半外围论”的红中网，一方是持“中帝论”的红旗网，还有一方是对两派都不同意的网友(如笔者)。论战以前二者为主，第三派别的人除了对为主的双方都不同意之外，大概并不完全一致，实际构不成一派，但因其非主流，不妨暂且归作一堆。

之所以是在这些人而不是其他人之间爆发争论，是因为这三派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有共产主义理想，都有底层立场或同情底层的情怀，都想改变当前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为了改造世界都想弄清楚中国资产阶级的定性问题。只是因为思维方式不同，才大“打”出手。由此可见争论的基础是同，而不是异。

为主双方的歧见都已经充分展示过了，甚至连伤人的话也都喊过了，在这里我想从旁观的视角出发，简单说说双方或各方实际存在的更多共同点。

第一，争论各方都曾经或正在认为，作为当前统治者的资产阶级，才是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主要是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前途以及无产阶级的对策。这种潜意识实在是一个糊涂思想，它违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哲学基点，违背了物质生产者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显然，这是剥削压迫者的唯心史观对我们这些被剥削被压迫者长期的毒害造成的。

正确的观点应该是：两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无产阶级在这对主要矛盾之中居于主要方面。那么根据矛盾论，要想正确解释世界，就必须承认主要是无产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前途和无产阶级的策略。

如果不从灵魂深处肃清唯心主义的流毒，如果不自觉自愿地与无产阶级融为一体，那么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将不可能把关注的目光从贪官奸商的身上移开，从而正确对待历史和现实，那么这样的知识分子最终必然会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奴仆和帮凶。这种危险的倾向，值得每一个自认为共产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严重警惕和认真自查、认真克服。

第二，争论各方都认为，研究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必要的。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的必要条件，研究敌人，一点错误也没有，唯一的问题仅在于怎样研究。是刺探资产阶级内部情报、研究各派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呢，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批判资产阶级的倒行逆施破坏生产阻碍进步、论证资产阶级的虚弱本质和必然失败呢？显然后者才是正确的。

从这几天的实际情况来看，凡是符合后一条原则的文字，都得到各派的由衷赞同；凡是违背该原则的文字，则引发双方面红耳赤的争论。这种现象毫不奇怪，因为符合原则的文字建立在大量的并且是各派共有的材料与观点的基础之上，不仅有说服力而且大家都认可；而违反原则的文字所依据的素材则往往缺乏完备性、完整性和真实性，所依据的经典论述也几乎不存在(由此可见导师们对于刺探内情也是无兴趣亦无渠道的)。实际上，这次论战的真正分歧正在于这类缺乏可信材料佐证、也缺乏革命经典论证的观点上。

第三，争论各方都是爱国主义者。如果要问，中国究竟是人民的家园，还是贪官奸商的私宅？相信各派都能正确回答。然而，为主的争论双方却在各自的文章中，不自觉地把“中

国”这个概念等同于“中国资产阶级”，比如用人均收入或人均鸡的屁来论证是否为“帝国”，无形之中就把国家的真正主人变成了窃据国家的盗贼的仆从。看起来这是一时疏忽，但根源仍在于唯心主义定势。实际上，哪怕无产阶级在经济政治上都处于被统治地位，他们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创造者。资产阶级既然在事实上只不过是处于依附地位的寄生虫，那么它们就绝不能在试图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论述中成为主要方面，从而把无产阶级给代表了、遮蔽了。

行文至此，究竟在争论什么？怎么解决争论？这两个问题似乎能说明白了，但似乎又有很多没说。限于思想水平，笔者难以继续展开了，只求能抛砖引玉。一些同志想当革命的理论家，这是非常值得推崇的雄心壮志，那么，结论就由未来的理论家们去做吧！而现在，如果有共同的正确，那就应继续发扬；如果有共同的错误，那就当各自改过。

什么是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兼答

RedFlag 同志

井冈山卫士，2018.7.7

拜读了 RedFlag 同志的短评，受益良多。其中短评后半部分关于矛盾主要方面的问题很值得探讨。

我们知道，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中哪一方居于支配地位。只要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同志，事实上都会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贪官奸商”的个人品格和具体行为，是决定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因此不管中国是“帝国主义”、还是“特色资本主义”、还是“最坏的资本主义”、还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半外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都是中国社会性质的核心，即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与中国是“社会主义成分占主流的社会”、“特色社会主义”、“封建社会”等划开了界限。

在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在这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哪一方占主导地位呢？首先我们要搞懂“占主导地位”的含义。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统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剩余产品；占有武装、官僚和社会组织的上层建筑；占有教育、政治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他们支配着物质资料和阶级关系的再生产，因此他们是统治阶级，他们是社会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他们的主导地位集中体现在政权问题上，在中国社会，资产阶级掌握中央政权，故而有指挥军警、采取经济政策、推进全国私有化的力量，无产阶级现在做不到；资产阶级掌握地方和基层政权，故而能直接参与镇压、落实具体政策、制定地方发展规划的能力，无产阶级现在也做不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是中国阶级矛盾的主导方面。按照我们日常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强，无产阶级弱。尽管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但只要无产阶级一不掌握生产资料，二不掌握剩余产品，无产阶级就会在工作场所里被剥削、在政治参与中被镇压、在思想文化上被限制，在阶级斗争中既无力量优势也无主动权优势。如果说此时的无产阶级，仅仅因为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成为了“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那就是看不清当前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

那么，无产阶级何时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呢？按照上述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掌握至少是能维持自己政权生存和削弱乃至打垮资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剩余产品。这就需要未来的无产阶级实质上掌控大片地区的基层和地方政权，掌握财政，掌握武装力量。惟其如此，才能在阶级斗争中占据力量优势和主动权优势、才能对本政权内乃至全国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才能开展公有化和计划经济、才能解除旧的分工体系，向社会主义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自然是推进阶级斗争前进的重要因素，但首先它是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斗争精神自己打不垮资产阶级，斗争精神要变成物质才能打垮资产阶级。什么理论可以解决斗争精神变物质的问题，解决怎么战胜资产阶级的问题，它就是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

赞成与反对“中帝论”的两方，表面上是在争论中国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实际上争论的是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的策略，即无产阶级如何由弱到强，如何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红色中国网方面(也包括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灭亡决定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斗争挤压利润率，造成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半外围国家向核心国家贡献超额剩余价值，产业后备军萎缩和能源危机等对无产阶级有利

的条件作用下，中国无产阶级由弱到强，建立从地方到中央的政权，战胜资产阶级。在这里，无产阶级由弱到强是实力的积累过程、是从量变到质变、从经济斗争延伸到政治斗争、从在消费品分配中获取更大份额到掌握生产资料的过程。其中，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历史必然性的结果，而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是实现必然性的力量。这是唯物主义的斗争策略，这一观点或多或少也开始为红旗网的部分同志所接受。

“寒流急”同志和另一部分红旗网的同志所指出的革命前途是什么呢？由于资产阶级无限压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经济斗争阶段只是任人摆布的无比悲惨的木偶，资产阶级为了“毁灭”多余生产力，发动世界大战，无产阶级实在不能忍受为资产阶级牺牲进而夺取政权。不得不承认，从一般意义的“诉苦”上讲，这种革命前途更有感召力，但是“诉苦”和感召力解释不了资产阶级政权如何瓦解，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建立，解释不了资产阶级由强变弱，无产阶级由弱变强的问题，因此“中帝论”不得不反复用“增强组织力和战斗性”来跨越（实质上是逃避）阶级斗争的三个断层。在“中帝论”看来，这一切是阶级正义指导下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但是它没有能力指出主观能动性如何变成物质力量，如何实现量变到质变。他们能设想的剧本就是大手一挥，天下云集响应，革命就成功了。这是唯心主义的斗争策略。这一观点尽管曾在左翼中影响很大，但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地位，先是在有斗争成功经验的工农群众中，再是在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中被抛弃。

RedFlag 同志讲，革命理论要把“无产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深感赞同。但我和“中帝论”的区别在于，我们把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即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放在第一位，“中帝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把呼吁大家关注无产阶级的利益——即描述无产阶级的惨状和渲染资产阶级的强大——放在第一位。那谁是革命的理论也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的考茨基——井冈山卫士

辣椒，2018.7.8，来自：红旗网

无产阶级何时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呢？按照上述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掌握至少是能维持自己政权生存和削弱乃至打垮资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剩余产品。这就需要未来的无产阶级实质上掌控大片地区的基层和地方政府，掌握财政，掌握武装力量。惟其如此，才能在阶级斗争中占据力量优势和主动权优势、才能对本政权内乃至全国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才能开展公有化和计划经济、才能解除旧的分工体系，向社会主义迈进。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自然是推进阶级斗争前进的重要因素，但首先它是资本主义物质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斗争精神自己打不垮资产阶级，斗争精神要变成物质才能打垮资产阶级。什么理论可以解决斗争精神变物质的问题，解决怎么战胜资产阶级的问题，它就是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

列宁讲过，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就是革命的时机。什么是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就是欺骗再也不行了，只能靠镇压这唯一的手段了，就是说，用镇压代替欺骗。什么是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失业和贫困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资本垄断造成人们没有工作了，生存实在保障不了了，到了快饿死、冻死、病死的程度，被逼得全社会不得不武装反抗了。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时，无产阶级就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而作者完全掩盖和隐瞒了这些，这就不是唯物主义了，而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中了。别有用心在那里唠唠叨叨什么“无产阶级需要掌握至少是能维持自己政权生存和削弱乃至打垮资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剩余产品。这就需要未来的无产阶级实质上掌控大片地区的基层和地方政府，掌握财政，掌握武装力量。”

不得不承认，从一般意义的“诉苦”上讲，这种革命前途更有感召力？！作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跪着革命总比站着革命强，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反动当局，尽量不要去刺激它，刺激它，它就会伤人吃人。这是什么主义？这是陈独秀主义。按照作者的这种思想，无产阶级怎么可能发生力量到质的转变呢？按照作者的意思，“诉苦”这个坎千万不能跨越，千万不能去刺激老虎，不能“过分”。作者认为无产阶级“增强组织力和战斗性”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而作者的“诉苦”战略才是唯物主义的，是正确的。无产阶级力量的由弱到强要靠“诉苦”来实现。作者说到最后，也没有说出怎么跨越“诉苦”。作者不是在逃避什么？

跪着革命，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唯心主义思想最后一定被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所唾骂和抛弃。

无产阶级何时能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呢？按照上述条件，无产阶级需要掌握至少是能维持自己政权生存和削弱乃至打垮资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剩余产品。这就需要未来的无产阶级实质上掌控大片地区的基层和地方政府，掌握财政，掌握武装力量？！

我要问作者是在做梦还是在睡觉？是白痴还是愚蠢？什么是无产阶级作者可能都不知道，不打倒资产阶级，哪里得来政权？哪里得来生产资料？哪里得来剩余产品？怎么掌控大片地区的基层和地方政府，掌握财政，掌握武装力量？这是痴人说梦还是大白天酒喝多的醉话？无产阶级正因为没有生产资料，到了赤贫的程度，到了失业没有工作，被迫失去了劳动场所，被迫忍饥挨饿，全家人都要快被饿死了，冻死了，病死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才起来造反。如果无产阶级有了上述条件，通过“有前途的”“诉苦”来“感召”反动政府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谁还愿意干革命？相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愿意用作者的和平方法实现社会主义，谁都不愿暴力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了。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被变成唯心主义了，而作者的“更有”“前途”的“诉苦”“感召”变成革命的了，变成唯物主义了。就这样轻轻松松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翻了。按照作者的意思，可以通过和平过渡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哪家的唯物主义？是与考茨基一家

的吧，考茨基后继有人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无产阶级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怎么造成的？是谁造成的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资本垄断愈是加速，财富愈是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是极端严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愈是极端激增，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造成全社会饥荒，也就愈是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扩大革命的队伍，有组织的有纪律的斗争和反抗就愈加强，阶级矛盾加剧，阶级斗争尖锐化，形成全国广泛的大联合斗争，力量也就由不平衡到向平衡转化，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大于反动政府力量，以暴力的压倒性优势取得政权，取得一切社会资本，才能对全社会进行改造，才能全面实现社会主义。这才是唯物主义的分析。

而在作者那里，他在告诉群众，还“不得不承认”，“诉苦”式的革命最稳当，没有危险，“这种革命前途更有感召力”，不会受到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并且能使无产阶级队伍由弱变强，是唯物主义的？！“增强组织力和战斗性”的革命是危险的，要杀头，不可取，要受到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不能使无产阶级队伍由弱变强，是唯心主义的？！这是哪家的唯物主义？是与考茨基一家的吧，考茨基后继有人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作者最后也没有解决“诉苦”式的革命的问题，没有实现跨越。

孟姜女、窦娥的“诉苦”可谓是惊天动地的，然而并没有由弱变强，并没有哭倒腐朽的统治；难道井冈山卫士的“不得不承认”的“诉苦”式的革命比孟姜女、窦娥的“诉苦”还要高明？人民群众要争得幸福的生活，唯有“增强组织力和战斗性”才能争得；唯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气概才能取得；靠“诉苦”是不行的，是没有希望的；要看到希望，见到光明，唯有拿起枪杆子、大刀、炸药，去炸翻反动政府，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有效；人民有了权力，才能得到一切。这才是跨越，是质的跨越，这才是唯物主义。

就革命道路和前途问题回复辣椒网友

井冈山卫士，2018.7.9

继远航一号被封为“中国的考茨基”之后，我也被“辣椒”网友称为另一个“中国考茨基”。这篇短文就和辣椒网友聊一聊这些问题。

第一，辣椒网友认为，无产阶级上升为阶级斗争的主要方面，是因为“没工作，没保障，饿死，冻死，病死”；相反我们认为，无产阶级上升为斗争的主要方面，是因为“掌握政权，掌握财政，掌握武装”。一句话，辣椒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死”才能成为斗争的主要方面，而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强”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如果辣椒网友是对的，而我和远航一号是叛徒考茨基，那么革命导师的理论就是寻死的学问而不是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学说。辣椒网友，您是不是读了假的马列主义？

第二，辣椒网友并未认真阅读文章，就认为我在推销他虚构出的“诉苦战略”。文章中说的“诉苦”，是“中帝论”者的特征，而不是唯物主义者的特征。由于不理解哪怕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是如何由弱变强、如何从经济斗争扩展到政治斗争、如何看到并把握革命胜利的前途，一切坚持今天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仍是“消费不足”危机的人士(包括“中帝论”者)，都会认为无产阶级是挨打、再挨打、不断挨打、占领道德制高点(即诉苦的制高点)，才能奋起反抗。所以，受委屈而诉苦，是“中帝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逻辑和道德起点。不是我们唯物主义者“不能解决诉苦式革命的问题，没有实现跨越”，而是“中帝论”者只能通过幻想“增强组织力和战斗性”的方式去在梦中实现“诉苦”到胜利的跨越。但是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错误认知，他们无法走出这个看起来很有“感召力”的起点，无法理解精神上的感召力如何成为战胜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假设他们真想战胜资产阶级)，无法向由弱变强直到胜利的前景前进哪怕一步，所以“中帝论”在中国资产阶级仍然强大的今天也正在被进步人士抛弃。

第三，辣椒网友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近些年斗争的成果，从宏观上，他看不到实际工资上涨，劳动份额上升，收入基尼系数停止上升乃至开始下降；从微观上，他看不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一次次斗争中取得的涨工资，促保障，反污染的成果；从历史趋势上，他看不到正是无产阶级的强大而不是弱小使得阶级矛盾不再有可调和的空间，使无产阶级有了战胜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起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认为无产阶级只配“冻死饿死”的辣椒网友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他相信的是：即使拒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现阶段的基本格局，即使不承认无产阶级逐渐强大的历史事实，自己也能通过玩儿一些不“稳当”，“危险”，“要杀头”的把戏搞到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也能召唤出白盔白甲的革命党，杀去北京，夺了鸟位。我们当然不希望同为红色网友的辣椒这样牺牲自己，不过幸运的是，辣椒网友坚持的“中帝论”恐怕也无能把他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变成一支手枪，两条木棍或三瓶煤油的物质力量，自然不会让辣椒网友付出超过“拘留15天”的牺牲。

第四，世界上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历史都表明，无产阶级即使有了自己的政权，也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才能在政治上打败资产阶级，在俄国，是苏维埃政权与白卫军政权，独立农民武装和地方分离势力斗争的时期；在中国，则有长期的“工农武装割据”。即使在政治上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还存在着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的过程，在苏联，这是从新经济政策转向国有化、集体化和计划经济，在中国，则是三大改造。

按照辣椒网友的说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公式：无产阶级受苦=无产阶级反抗=推翻资产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看起来一气呵成，但实际上它把无产阶级如何起来反抗，如何战胜资产阶级，如何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全部忽略了。“辣椒公式”的每一个“=”，每一个用“组织性和战斗力”轻松跳过的逻辑关系，都是革命史上充满复杂斗争的一个历史

阶段。这不是辣椒网友个人的问题，这是“中帝论”背后一整条唯心史观的问题。（详见《“中帝论”的破产》一文）

最后，辣椒网友习惯性地批发“考茨基”牌帽子，这回还顺便送了我“做梦、睡觉、白痴、愚蠢”一套四喜临门。这不是因为别的，这只是因为辣椒网友想用“考茨基”牌帽子来在思想上堵我的嘴，专我的政。或许是辣椒网友急公好义，心情急躁，但我不会，任何心胸坦荡的同志也不会这样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唯物主义者相信真理是可以认识的，尤其是可以为追求真理的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这场争论已经逐渐走出了“中帝论”的领域，成为了大家对未来革命前途的思考，这会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和积极分子接触和思考这一问题，探寻革命的前途。就算为了这个目的，即使我们被毫无理由地扣了“考茨基”的帽子，也是不枉此回了。